

儲文懿公集序



南京吏部左侍郎柴墟先生儲
公既卒之十有三季其从子台
州貳守平甫君公集若干卷刻
于沔陽羈齋者謁予二泉山中
請為之序其言曰先伯父為先
生知素矣是集之序非先生其

誰圖之敢虛晉簡以請予媿乎
其言抑有感焉正德癸酉公在
南京余請告家居各召病間公
小愈時予尚榻卧及穉予幸漸
渡公乃不起予聞之深以知己
凋謝為恨而弔使誄辭坐病俱
廢居閒之暇北望海陵未嘗不

慨然興懷也序吾烏乎舜諸公
天資超邁自幼學時已有尚友
千古之志涵養既久其性情風
度從容詳暇接引後進穆如可
親至論國事人才正邪忠佞辯
涇渭義色法言凜莫可犯歷兩
攷功品署惟允及佐中臺薦起

名節如恐不及剡牘之餘溢於
言論時稱大雅君子必公焉歸
故其為詩或恬澹平雅或渾雄
跌宕或洒落清遠所謂風雅邊
音公益有之其為奏疏為書啓
為碑表序記銘誌諸作繫天下
國家大體關乎古今治亂者則

方正嚴毅斬截崛竒雖片言單
詞蒼然古色壁立千仞望之魄
然而未易即焉其長篇大章抑
不待論也烏乎盛哉故觀公之
為人者雖未嘗執簡披閱可以
知其言觀其言者亦然若夫公
所蓄積書自六籍外先秦兩漢

臣來諸子者之所撰無不讀也
詩自騷選以來魏晉唐宋諸家
者之所賦無不誦也其博如此
乃若近事自宋金元季至我國
初諸老之遺言逸點旁詢壽耆
徵之故府歷能道之元夫鉅人
自公卿達於韋布號有識者無

不賓禮交游相與叅訂焉至欲
筆之為書其言則曰知古非難
知今為難通達國體者古難其
人而況今乎云云繼之以嘆由
是觀之充公所志使見柄用必
將大建勲業上追古人而以時
臣地未之究也其所述作托諸

縑楮金石者皆公之餘爾然公之所蘊執是以暴於天下而徵乎其所行夫誰曰不可哉予自甲辰以公登第越十年被召自州相从卽署者數年凡公所著往又得承面論而私讀其稿故嘗僭有所論如此先是公之知

友山西憲使東吳顧君華玉嘗以台守過我亦將屬序未果今乃卒爲台州執筆固亦予之分也集初名柴墟刻旣成而賜謚命下遂稱之上以昭聖明崇獎名德不遺遐故之盛典下以慰公於九原云爾公諱

嶠字靜夫柴墟其別號也其邑里世系官階履歷在碑誌者不書台州名洵辛未進士累官兵部郎中由沔陽知州遷今官嘉靖乙酉冬南京禮部尚書詔許有疾調理葺戶部左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

友生句吳邵寶序



儲文懿公集序

侍郎文懿公於昌祚為魯伯祖
公裔出臧林其先以間左徙居
海陵越四世而生公聰明俊偉
度越一世弱冠發解南畿既而
大魁天下人咸以三元期之因
試卷沾墨不獲進呈士類惜其

少遜商公云公在朝凡若而年
正色侃侃真有古大臣風其建
豎鴻懿載在國史郡志及家乘
等書不具論論其逸事公家居
每與諸名儒講聖賢之學踐履
一如其言喜接引後輩戶外之
屨常滿既掇巍科猶手不釋卷

鱣緇之業儲蓄甚富該覽甚博
至朝家典故尤所究心每謂知
古非難知今為難故耆儒老生
多所詢訪即稗官野史咸加採
錄真有經世之畧而惜猶未究
其用也公既沒猶子平野公以
名進士出典州郡刻公之集行

於世世共珍之今讀其詩溫厚
典則綽有風人之致而其文則
道勁古雅直逼西京而上我
朝所稱名家誰有出其右者猗
與盛哉昌祚嘗聞之先封翁云
文懿公嘗念水木根源欲復我
邠族故其送同邑杭稽勲詩云

買田擬就吾宗住為訪東坡舊
屋廬以仁人不忘本之心也惜
當時工部未為買宅致公之駕
不南所稱珠還璧合之美未覩
其盛今猶憾焉昌祚與弟顯祚
輩每讀公集而重有感於今也
吾宗自曲阜而遷莊城自莊城

而遷臧林敦詩悅禮世有聞人
在宋元及國初為尤盛具在譜
牒無容言矣即成弘之間登甲
第而同朝者猶有四五人故公
之詩有曰怪得前人尚王謝從
來家世有人材彼其時輪轂盈
衢南北競爽豈不稱鍾鼎名家

哉而今何寥寥也易稱堂構禮
重箕裘所為無忘前人之緒庶
幾美而彰盛而傳者凡我宗盟
胡可忽諸胡可忽諸公集之板
歲久而敝不肖方欲新之因風
塵役役繙校未遑今叔祖寅賓
自捐百金更其梨棗甚盛舉也

因為之跋數言於後
賜進士第南京兵部車駕司主
事曾侄孫昌祚頓首拜跋

曾侄孫邠泰頓首拜書

柴墟文集目錄

一卷

詩

送劉東山先生行邊

宿金山聽潮閣

公樂驛

發永濟驛

磨臺山中

薊州山中

渡三河

渡白溝

靈山

平谷院中

望嶼邪有懷

寶坻郊行

悼手植檜次涯翁韻

廷章文光邀遊龍潭寺賦謝

訪鳳舉進士寺中

坐月一首贈張一



贈張鳳舉改令寧海

涉園

婁職方池亭次韻

題蒼雪道人卷

即事用韻答趙叔鳴進士

至日再用韻招趙張并公獻飲

贈別公獻用至日韻 白巖扇頭次泉齋韻

觀中即事 是日獨坐懷應韻

送王載卿使揚粵

中秋日鏡光閣餞馮執之分韻得長字

送鍾舜臣升廣東參議

七月廿有三日雨中同邊李坐李道士西軒

贈題寒泉濯足 湘潭暮雨竹圖

病目 過玄武湖

匏菴題馬圖贈楊邃菴西巡次韻

題吳康齋贈劉濟寧清白字卷

房山 次韻邵國賢生女

贈魏文璧 送吳貢士歸海門

送程貢士入尚監 次名甫借悲青坂韻

次名甫釋悶 南旺湖次韻

八月十五夜對月有感

次白巖望白雲閣之作

再次應韶閣韻 燕城行

十六夜飲徐昌國館 坐月

夜熱 小晴

雨夜 微涼

有懷

望夕

閒坐

坐久

涿鹿道中

涿州分司夜坐

曉發至新安

望青縣

自文安至保定

露坐

涿水道中次韻答朱主事

入順義

登雄縣城樓

過盧溝橋

新城道中九日

三河道中曉行

夜讀三河

兗州道中

武清院中睡覺

自兗州至闕里

過牛欄山進次許給事九日韻

八月十五夜過海子橋

三月過范水

清源舟夜

將至清河睡起

穿城至漕堂飲

宿口岸寺次壁間韻

泊舟見新月

西園季春二日次

小憇馬店僧舍

涉濟

彭城有懷

古城

留城雨夜

淮上春晦

元日雷雨三日雨雪仍雷四日雪

春晦連日風雨贈別 七月十四日夜得雨

郊墅花朝 宿龍江驛有感 懷舊何處觀燈好

遇雪將訪涇川

再答

良鄉察院夜次壁間韻

次吳侍郎克溫天界寺別春

對月懷叔鳴

九月十七日夜看月因懷西林蕪簡致中

二十日夜月下獨吟再簡致中

壽華濟之乃翁

董萬英之兄遺墨卷

題王氏祭掃圖

二卷

詩

孝宗皇帝挽詞

弘法寺與應韶別

別後有懷應韶

感事寫懷

贈叔亨都憲詣京師 送劉大理赴兵侍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老米店舟中與懿卿夜飯

金舜舉巡按雲南就省親思南

答唐執中歲暮感懷 送人官江東

次國賢飲南屏家別後之作

送李叔源副憲河南 壽王介菴

送戴司寇先生之南京

席上次希大韻送良貴少叅之廣西

馮御史執之賈主事璇同遊太明寺

驛中會宿別朱亨之用實夫韻

送頤華王之南京并壽其大母

賓館春風卷

送後本中知零陵

同馮執之遊上方寺

贈周瀛一首仍其喜雨韻

悼亡

挽高員外揖之

追挽孫叟德麟

挽廉知縣

挽吳潛祖母

史經闕家艱回

挽武陵楊給事母

悼光孝寺然僧

挽仲維馨

歲寒亭牡丹

松菴屠公加封

滁易道中漫興

送王尚文參議之陝

壽洪洞韓尚書

次徐傳賞內閣芍藥

次楊邃菴先生韻

廬溝西次白巖贈別

雨中寄興

金臺

謁靜修先生祠

雄縣感事

青縣會別應韶

大城院夜思

將至德勝門暨懋寺中

大房金源諸陵

游石經山值雨

發涑水

遊太寧山

雄縣舟行至保定

霸州大水

宿龜山寺

入易州

薄晚渡白溝即事

夜入雄縣懷歸

衝雨發雄縣至涿州

固安途中次舊韻

登繹山

宿呂梁有感

宜陵次前人過家韻

登方山次馮執之韻

直沽阻風

游盤山宿四門塔寺期叔鳴元弼不至

夜坐次壁間韻 遇叔鳴元弼於山間

石門詠石將軍次壁間韻

再次盤山峰字韻荅恒叔治中

再次徐字韻荅恒叔 冬至恭祀 東陵

東墅剝柳

剝柳之日客有携酒相訪者次韻謝之

人日用韻寫懷 迎春日赴郡齋宴集

夜坐有感 西園季春

雨中看階前芍藥 池上即事仍前韻

芍藥將謝再次韻 邳州月夜

將至甘陵阻風雨 神樂觀祈雨

候雨不至再次 再次韻荅石邦彥

次韻荅邦彥快雨 至日送希大子克祀陵

中秋雲晦待月寫懷

江淮旱甚告賑貸者日至以韻閔之

秋思 十六夜始晴試筆

郊園閒興 歲晚病懷

月夕病懷 元旦試筆

人日 穀日迎春

立春日 十四夜小飲

上元夕飲客 次喬宗伯白巖三律

飲雨花臺次白巖韻 再次聯句韻

重登雨花再依韻 除夕寫懷

元旦二日謁文廟病作既愈次韻

齋宿有懷

雨中赴賞西臺牡丹

二月十四日遊東山

西臺招飲馬上即事

屢卜居未遂

三卷

詩

賜緋

郊齋次緋韻荅同事者

東山草堂一首送司馬劉公致仕歸華容

送孔聞韶襲衍聖公還闕里

送楊邃菴還陝

次見素見寄之作

次白巖虎谷恭韻

次應韶韻謁元世祖廟

次克溫南宮賞魏花

再次

王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

飲張仲湜寓舍悵然感牡丹已謝再次

賀克溫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仲湜請老次韻奉留 仲湜述歸再疊韻解之

再次韻留仲湜

中秋遇雨簡涇川

荅涇川雨夕飲客待月

九日同諸公登幙府山次樊川韻

涇川以詩來次其韻 次白巖韻

次孫司空韻

送克溫改官禮部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世臣家襖飲遇雨

次荅世臣

青陽驛懷李維正

朝天宮西方丈席上荅宣谿

崔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西遊

靈濟宮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張光祿席上分韻賦檜亭

次劉宗伯野亭慶鶴韻

次野亭金橘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次韻太宰劉公留別南宮竹鶴

次韻寄酌檜亭

次韻司寇洪公春游

簡王德華少宰

壽絳州韓尚書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赴

追和丹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謝希大虎皮

白鷺次元禮

再次希大韻

次希大應韶上陵見懷

李貽教席上留別

白巖諸公餞別

夜遇陳明之

次李職方遊弘法寺

次德華韻留別

次張進之除夕客懷

再次進之放懷

次鍾負外舜臣陪祀

再次

次舜臣春宴

白巖貞菴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韻奉酬

杭稽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送白少卿還滁陽

賀栢憲生女

次希大贈李惟誠韻

再次韻答李二

會飲淨拭行軒

送德華奉詔封潘府

送秦國聲臨清總餉

柴墟道中奉懷張一

次東園贈舍弟韻

次國賢邵伯見懷

送葉良臣推官金華

答張鳳舉進士

答趙叔鳴進士

再答鳳舉兼柬叔鳴

答李師文進士

移疾答李師文

雨夜寫懷

次元善韻奉答見懷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

送蔡中舍署南刑部員外郎

送王文珮入南監

壽明之乃翁都憲

送馬汝勵歸任

次汝修直宿中秋夜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送劉進士台濬縣令

送廣平黃同知

聰公房宴雨

送周進士之官南京

送馬御史赴南臺

送婁誠善分教歸安

送達士晤教崇德

送龐元化叅閩省政

次宣谿韻贈別趙栗夫

追別宣谿

送胡企參守撫

寄題高御史觀風卷

題劉御史澄清卷

題月會鄉英卷

次敬修襖飲韻

新城道觀次遜齋謝客見訪之作

西園辭春次新城韻

羅令邀過野人家看芝

慶徐廷圭鄉老八十

家君生日次外侄瀛韻

諸公有詩祝壽代家君答之

次韻為家君謝客

再次

再次

守歲

北山看梅次霄字韻

次王敬夫席上留別

送子隣太守述職

寄東園先生

謝何先生并寫懷

再次奉荅

再次韻奉荅

四卷

詩

送王德輝歸餘姚

壽大傅屠公

王守溪尊翁壽詩

送馬侍郎歸故城

檜亭小集韻荅大經

再荅檜亭

再次韻荅本初編修

有懷江東檀園

寄題檜亭戎葵

大經有詩未見邀賓之意再次韻調之

月夜過檜亭次壁間韻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廷章邀視龍潭遂飲寺中次壁間韻以謝

問訊李獻吉員外疾

獻吉荅詩有癩病憂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同獻吉過檜亭夜飲

新秋寫懷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贈張愈光次宣溪韻

過海子橋懷李獻吉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荅獻吉見懷之詩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荅袁鳳儀歲暮感懷

送盧文淵知岳州

崔民瞻戶部得誥壽親

西園阻雨

無得先生限韻禁體

次張東園悼梅

送張元德

次張進之除夕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白巖平臺來問疾歸途聯句見寄次韻

贈送王給事蓋奉使湘府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賀張尚質生子

劉尚寶務教回南京

贈劉太守致仕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生朝答鍾南簡諸公

即事

次韻答東園先生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送韓大理轉刑侍

再答王掌教

答夏郡博

答李郡博

陳情奉

旨仍許病痊起用感媿之餘再次韻

聞洵姪應和理卿三進士報呈郡中諸公共賦

生朝自壽

家君生朝次客韻

依韻贈高汝瞻

飲周甥宅疊瀛生韻

答方貢士嘉伯

張灣次錢水部韻

宗一席上次陞官韻

送吳禹疇之易州

別朱升之用希大韻

分韻得多字送杭東卿

乙丑除夕次舊歲韻

贈張鵠舉

贈華源楚

竹居為顧山人賦

寄賀鼎夫新拜寺丞

題馬汝礪同年會詩軸

送張光祿廷賓致仕

送徐畊讀

饒公獻友愛堂寄題

再賀屠松菴加封

侍郎張公邀飲有本亭次明仲都憲舊韻

汶上與亨之內弟話別次貽教前韻

再答寫懷 移居次韻

送劉敬夫還泰 次韻馮御史執之留別

謝王晉之 倣古意仍紅藥韻

方嘉伯發解赴南宮 送冒良房卿

次韻寄謝錢司訓 次冒有質韻寫懷

訪張養中不遇次壁間韻

送封秀才入南監 追輓李兆先

過蜀岡遊功德寺次韻

同年王郎中璘尊甫千兵并母宜人挽詩

題徐霖畫萱為華母壽

挽周伯深

是日省墓

寄挽鄉丈何宗輔

哭李君霖次楚英韻

挽衛晉明卒於歸州

胡兵馬母孺人挽詩

夜飲西寺次匏翁韻

挽楊樗老

挽傅處士體齋叔父

鄭城大雪

與况山人郊行口占所見

雜言再疊郊行韻

題李空同扇頭

汝忠扇次韻

錄園丁語

題王憲之畫

聽琴與蓮女

渡河乘月至保定

席上賦史巽仲歸雲洞

五卷

詩

趨 朝寓目

元勛都憲家貓圖

雲湖水僊花

雨霽書所見

題中流砥柱圖

次白巖九日西觀見憶之作

題扇贈喬本大

題扇贈惟正

潤守王誠之以假山石見貽奉謝

寄王鴻漸

崔都尉家芙蓉畫屏

元章拜石圖

李後主寫生鷓鴣

題李宗一荷鷺橫披

題畫

題花雀畫

止菴畫角

題白巖扇次韻

口號與嘉伯覓竹

題仲昭太常墨竹

馬上荅希大

郭錦衣紅菊次韻

又黃菊

中秋荅希大

題漁樂樵隱二圖

題國賢扇明之畫菊

李宗一錦川芙蓉

謝武靖伯惠茉莉茶

題畫贈錢仁夫歸吳

題扇贈元政譚

強明之萱卷

西寺四絕與然話舊

寺中再次敬修詠竹

荅周瀛北寺秋夜韻

題扇次韻

歲寒亭前牡丹謝

嘲石門

山寺菜花

太平門堤上口號

張道士山房

送人歸彭城

走筆次龍雨

題左世英贈行卷

題歛人羅士敬蘭冊

四鼓入城

刊溝途中仍瀛韻

出城渡水西墅看竹

聞秋聲偶成

兩後出郭

題樊贊理小畫

晚出城

送卞提點歸南京

答貢元禮

携琴扇頭次韻

追送李茂卿四絕

淵明撫松橫披

應韶對局共七首

魚圖

泛舟過西園口號

五色菊次韻

送宜興族人

郊行

孫志同自然亭

七日寶應有懷

古城驛

北風

兗州道中

揚州文雨

涑水雪行

入易州

容城道中

出新安

道中有懷

出雄縣南門

任丘東

霸州北門

村舍前杏花爛開

小憇次壁間韻

黃村

順義院中夜坐

密雲

過房山

察院望西山

望岐溝

吟臺

發大城

水水院後李樹

階前甘菊

銀冶嶺

密雲即事

渡水望靈山

出薊

石門驛西

挑山小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子口人家

寶坻道中

戴家閣寺晚至香河

香河喜雨

雨中至灤縣

題極樂岩龕

巖閣次壁韻

渡涿河見月有感

老米店有感

宿天津

青縣對月懷應韶

晚至滕陽

淮上感鴈

漂母祠

安山嶺上

瑞巖山次元章韻

泗亭清明

魚臺道中郊行

棘城桃花

舊縣驛前人家

野寺槐樹

淮堰

儀真往六合道中

題華文光蘭軸

附廷章次韻

槐寺中折桃

東平道中柳下有感

是日晚風定

寄書

新昌何中丞榮山菴

清涼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

詩荅潔夫弟

夏太常墨竹

六卷

序文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送喬希大代祀西行序

贈林待用序

贈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考績序

送蔡介夫南還序

贈參議毛君貞甫序

送太僕少卿李公叙 贈少叅吳君官廣西叙

贈太守何公陞任貴州左叅政序

送吳中立知揚州序

贈吏部尚書陳公致仕歸閩中叙

贈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出判吉安序

贈考功管君出守惠州詩序

贈宋僉憲之宦詩叙 贈胡公少叅之陝詩叙

贈黃時用詩序

贈鄧君貢甫還南京戶部詩叙

贈曾舜善冠帶還莆序

送吳禹疇序 贈游用賓出守紹興叙

送潁州太守周君序 壽留守朱侯七袞叙

壽逋氏翁媪序 壽杭廷瑞七十詩叙

看竹亭詩稿序

七卷

序文

海屋壽徵圖叙 送靳充道叙

孝徵詩錄叙

送施君彥器擢守河間詩序

送汪進之知永嘉叙 贈董汝淳知楚雄序

仙居士人贈縣令詩叙

贈舒君桓玉擢廣東僉憲叙

贈張鳳舉叙

送揚名甫母太孺人歸慈溪序

送華源潔遊南雍序 榮壽圖詩序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送沈德莊知婁安縣序

送周汝大教諭餘杭叙

送施以德教諭龍泉叙

壽淡菴廖處士八十有九叙

贈封吏部郎中張公致仕歸安定序

江湖利濟叙

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戶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詩叙

壽王處士剛仲詩序 松谷道人詩叙

送杜嘉齊冠帶歸永嘉叙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八卷

序文

賀愚逸顧處士六袞 馳封序

丹桂秋香詩卷序 田氏昭先錄詩序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贈別王憲之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叙 望雲思親圖序

壽紀士傑七袞叙 康氏獻壽圖序

贈醫士李惟節序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贈李容之叙 送施以德叙

壽程思賢七十詩引 別方與義詩引

愛直聯句引 贈祝醫士序

余處士壽詩序

蟠桃壽卷引
題李恒齋遺教帖

九卷

墓誌

通政夏君墓誌銘	辣齋王公墓誌銘
按察使姜君墓誌銘	亞中大夫李公墓誌銘
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	文林郎何處士墓誌銘
徐元定墓誌銘	明威將軍喬君墓誌銘
王處士秉忠墓誌銘	張從善墓誌銘
黃處士時德墓誌銘	張先生合葬墓誌銘
封主事吳公墓誌銘	修職郎沈君墓誌銘
何處士墓誌銘	

吳處士大有墓誌銘	沈處士宗泰墓誌銘
武畧將軍劉君墓誌銘	范景儀墓誌銘
主事仲與成墓誌銘	承事郎安伯恭墓誌銘
許公樂墓誌銘	林文玉墓誌銘
宜人王氏墓誌銘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太孺人董氏墓誌銘	余孺人墓誌銘
母宜人董氏權厝誌	吳仲恒妻墓誌銘
亡妹馬鎮妻壙銘	何處士宗輔墓表
吳孺人墓表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儲府君墓誌銘	

十卷

雜著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重刊遺山先生集

晞髮集引

遊第一山

感秋詩卷

祭鍾鹿耿公文三首

祭左都御史戴先生文

祭通政夏廷章文

祭余司馬文

祭箕憲張先生文

祭翰林吳汝賢文

祭周原已文

祭吳一清文

祭吳侍郎母夫人文

祭吳仁甫文

靳太夫人哀詞

江朝東挽詩叙

馬淑人哀挽詩叙

挽張母詩引

覺菴劉先生真贊

陳明之小像

贊 司訓

周隱君像

王司訓贊

王孺人贊

饒公媪贊

祭吏部馬少師夫人文

十一卷

雜著

宜祿堂記

睢寧縣河防記

鈔關浮橋記

寶稼堂記

山泉書屋記

憲度餘思軒記

揚州儒學文津橋記

王氏兄弟字說

書章恭懿公傳後

跋復霍山碑

題吳懋貞奏議後

題駟野稿後

題歛程氏譜

題周生鳳冊葉

題趙文敏一家墨蹟

題金太子允恭墨竹

題宋穆陵詩卷

題傅日章雪詩卷

題莊定山詩卷

題吳江莫氏壽牒卷

題迨氏譜

題景婁軒記後

題李時行書卷後

題錫山楊處士梅卷

跋王憲之尺牘卷

題瑞鳥詩冊後

鴻山趙氏思成堂詩

西歸賦

太宰陳公還閩中詩

周生炯祝辭

題思軒王公手簡卷

遠遊辭

醉花陰一闋

雨夕浪淘沙

楊花有感卜筮子

踏莎行寓意

浪淘沙入夜

浣溪沙方城晚思

浣溪沙復至固安

洞仙歌落梅

風流子邀飲西園

朝中措促飲北寺中

十二卷

奏疏

題薦舉遺才

題赦言官以光聖德

奏紀注言動

題議防虜患

題地方事件

題馬政四事

題馬政利病

陳情再乞休致

改南京戶部侍郎謝

恩

改吏部侍郎謝

奏乞恩賜封

十三卷

書簡

奉李西涯先生

奉劉東山先生

奉戴先生司寇

復楊邃菴都憲

回童宗伯

慰張東白廷祥

寄劉司寇與清

奉靳充道

回高都憲

與南屏待詔先生

寄林見素待用

寄蔡介夫

奉李定齋

寄劉與清都憲

奉謝方石先生

復王思菴太宰

寄楊石齋

寄費閣老

與張都憲朝用

復顧都憲良弼

復陸金卿都憲

奉王諫齋

寄孫九峰志同

回丁玉夫

與沈畏齋憲副

寄李子陽

回白秉德

與張栢崖

回常彥質

寄婁元善

與張敬修東園

復石邦彥

寄畢嘉會

回孫惟冕

與王誠之

奉何良載先生

十四卷

書簡

寄喬白巖希大川

與楊方震

與夏廷章

與李惟正

寄王忬學

寄邵國賢

復王應韶

寄李惟誠

寄黃公獻

與陳明之

回楊晉叔

復蔣惟深

復毛貞甫

寄楊君謙

復姜玉卿

復王伯安

答方與義

與王應韶又前一首

復趙叔鳴

與王欽佩

與黃維秀才

復為侍御執之

復龔元之

與李叔源

與程德和

與張進之

復陳文德

復李宗一

與徐宣之

復王太守克承

復張一鳳舉

寄謝德溫

復曹御史廷輝

復歐季先

回劉希召

復張黃門時行

與李茂卿

與李巡按

與劉東之

十五卷

書簡

寄仲與立親家

寄高楫之

與沈儀賓寶

復周元弼

與沈德元

與貢元禮

答王宏文

與葉貳守

復仇東之

與徐興之

回沈公茂大尹

與葛廷光

回楊重光

與繆全之

與邵民愛

答盧伯綱

答黃良貴

與外舅朱先生

與方嘉伯

與禔居

與朱亨之

與徐子仁

與劉職方東升

答莫曰良

與周近仁

答徐元定

與陸希遠

答文太僕宗儒

與郭太守

寄唐執中

回胡教諭彥深

問陶雲湖

與王肅之

答王公濟

與姚秀夫李惟正

與朱楚英

與侄男洵

回周千兵

目錄終

新增目次

鄭澹泉傳

趙叔鳴靈徵詩

歐楨伯傳

大政紀斷

李卓吾續藏書評

顧華玉靈徵記

靈徵三木文圖

皇明世說新語七則

王弇州別集說

柴墟文集附錄

澹泉鄭先生吾學編傳

曾孫耀率男均均菟輯

儲公名巵字靜夫泰州人成化二十年進士歷南京考功主事文選郎中弘治七年調考功十年陞太僕少卿公淳行清修與物無競而自守介然考功出入三年臧否不淆交遊稀寡嘗薦張吉等五人可任諫官論救科道龐泮等不宜以言事下獄又上言乞令史官紀注言動如古左右史康陵初陞太僕卿明年僉都御史總糧南京間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朝

故事又明季入戶部為侍郎逆瑾專權益甚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長沙與公善得允致仕內批公有才望行且起嶽公去數月瑾誅不數月公起時瑾雖誅諸佞倖繼用事公益不樂明年冬又乞休去七年改南京戶部是年冬改吏部南京公辭益力起益數其淳易恬靖人皆慕之卒謚文懿

藥玉顧先生靈徵記

柴墟儲文懿公正德癸酉以南京吏部左侍郎告終於官喪歸海陵之地丙子塗穢擯於墓舍丁丑啓而葬諸制域視其棺上變發黝墨成繪畫文具_{有畫}家鱗_斂烘_梁之法其前奇石枯松旁出二小筠莖葉咸_脩左則梅株夭矯如龍稍綴數花其杪右如左而樹_差短全無_蒼古雅蕭散絕不類今俗工所為後有文隱隱未就吁亦異甚矣哉殆有鬼神為之其間者家人驚愕走聞州大夫馳駕來視削而窺之深入木裡於是四境喧詫觀者填溢莫不駭歎以為神異模

其大都藏之家廟夫靈氣寓於兩間生人為聖詰文
秀其發於天地則為卿雲景星麟鳳芝艸之祥彼此
更見無有定質龜龍之文是為圖書果孰使之然哉
昔公孕天地之靈端方秀睿耀諸德藝天下祝其萬
年以為楷式乃弗登於下壽其精華之所蘊蓄固宜
有未盡也歿而歸諸大造必且為神靈精與昭著體
物而示象蓋亦理所宜有無足恠者譬之椒蘭之澤
漸物成芳嘉種不腐蒸且為菌謂公之靈不能為此
豈達於天人之際者乎



前木文

左木文



宗地不美也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宗地不美也

三

右木文



光緒二十九年

甲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待選文集卷之三

五



叔鳴趙先生靈徵詩

前和竹拚連石成陽休山立貌其生左桺梅吐花盈
盈不穠不稿如詩清柳挺桿右屹霄崢凜凜直氣曾
填膺造化於公真有情生前已號萬人英死有文章
淺土呈欲朽翻為不朽彌長血千年碧更熒雷陽斷
竹根蒼萌二老志節何精誠文懿不負大魁名瑞生
瑞死徵其靈瑞生瑞死徵其靈

楨伯歐先生廣陵十先生傳之一

儲燿字靜夫其先毘陵人也宋時徙海陵今遂為泰
州人生而秀穎少工文辭成化癸卯舉應天鄉試第
一甲辰舉會試第一 廷試賜二甲進士第一當是

時泰州儲君名動京師矣太宰濟南尹旻欲選為屬
懇求便養授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盧氏耿九疇知其
為人簡重端默有公輔之器及轉天官尚書調燿考
功郎中嘗覈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燿不從且云
公所執何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軼
良久曰我為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後尚書某繼

耿亦欲有所改評。壻指其官注藉云：嫌涉部長鄉里，遂不改。弘治丙辰，當黜陟天下官員，壻考如臯令某不稱職，令囑某太監為之請。壻宣言於署廳曰：某某雜職，尚能名節自檢，有以進士宰邑，反不自立，且託內侍干請亂法。語人云：方發如臯令干託時，吾幾媿死。曾疏薦丁璣、張吉、教、毓、元、王、純、李文祥五人可補。諫職之缺六科十三道官，龐泮等論事下獄，為之申抹人服，其敢言丁巳。陞太僕少卿乙丑。陞本寺卿。蒐訪馬政得失，剗革蠹弊，脩舉所當興復者，疏四事以聞。詔皆報可。又上章請紀注孝廟言動，以示將

來。正德丁卯，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首釐正倉庾宿弊，條上應議數事。省糧戶及京邑供給之費。戊辰，進戶部右侍郎。己巳，轉左。庚午春，以疾乞休。溫詔答之，賜乘傳歸。是冬，召復舊職，辭不就。壬申春，起為南京戶部左侍郎。癸酉，改南京吏部左侍郎。甲戌卒於官。壻有內行事親至孝，撫從子洵如己出。授之經學，竟以進士顯。門人卒業者多，取科第時，李夢陽、何景明等倡古文辭，執政者嫉才，欲擯斥之。壻以文章復古為國家元氣，故於李何極其扶植，得不傾陷。性好學，老而彌篤。文法森嚴，詩冲淡沈澗，有

陶韋之風所著有柴墟文集駟野集奏疏各若干卷
嘉靖癸未禮部以易名請 賜謚曰文懿



皇明大政紀斷

欽直隸秦州人好賢惜才凡海內知名士咸見推引
阨窮弗達者必思振起之遠非類不惡而嚴未嘗有
不善人至其門也邵寶常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為
法方終不為惡人累其見推重如此

王弇州別集說

成化甲辰會試第一名儲欽南直隸人仕至戶部左
侍郎改南吏部左侍郎卒謚文懿嘉靖甲辰會試第
一名瞿景淳亦南直隸人仕至南吏部右侍郎改北
禮部左侍郎卒亦謚文懿

李卓吾續藏書評

李贄曰公視陽明先生居然前輩矣陽明中弘治十二年進士時公則已太僕少卿而往來問學若弟子吁此公之所以益不可及也後泰州有心齋先生其聞風而興者與

皇明世說新語七則

儲燿疏薦謫籍遺才丁璣張吉王純敷毓元李文祥曰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

儲燿咨林待用云平世用人多循資格感公意欲以積薪待僕不知當路之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儲燿在吏部留意人才考註臧否無不曲當一時人士竦然戒曰儲君陽秋可畏

耿九疇為太宰深知儲燿之賢調為考功郎中嘗覈一官得實九疇忽又改評燿不從且云公所執河異王介甫兩侍郎方並坐省中九疇大慙良久曰

我為渠知已然非我莫能容也

儲罐病亟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言猶
舉筆作國恩未報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
儲罐云徐子仁書種種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
其窮厄然耳

王常作詩為諸老所賞儲罐稱之曰絕似溫李陸深
戲曰本是王常蓋指王摩詰常蘇州戲之

四庫館議定條例

一自萬歷以前各書
內偶有涉及遼東女
直地名者並非指斥
之語無庸銷毀
一各書內有及西北
邊外部落者俱明史
韃靼瓦剌系類等
傳所載實無干碍
毋庸擬銷

柴墟文集卷之一

古詩

送劉東山先生行邊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七月秋已肅北風捲黃埃歛茲數百騎夜過長城來我
公調兵食慘澹旌旗開前驅初出塞黠虜驚且猜平生
職方畧聲徹單于臺况茲仗忠義山岳可使摧乃知折
衝具廟勝先掄才吁嗟秦漢時無策良可哀
司徒來何遲胡馬已無迹傳聞夜來雨虜窟水三尺皇
靈暢無外嗟爾忍為逐豈無嫖姚將不殺乃奇畫常憂
六月師須令十年積
天驕未能絕古人重守邊芻粟既飛輓士卒仍屯田何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為肉食人此法日棄捐茲行理軍實重見洪熙前吾聞
塞下議詔許司徒專得志貴一時成功論百年丁寧誠
邊吏中國方晏然

宿金山聽潮閣

朝遊懽未極暮憇還自營上方鍾磬罷虛室冷然清起
視夜何其片月東南生青山如改顧隱隱攢高城蛟龍
寒尚蟄波浪誰與爭乃知羣動息夕景涵空明歛爾紫
霞想緬貽滄洲情篝燈閉石閣細聽江濤聲

公樂驛

薄暮抵山驛高春辭薊丘青山半斷日重為行人留山
中三日行頗覺懷抱幽鳥鳴白雲澹不省人間憂簡書
復驅出兀兀如拘囚自憎牛馬走真作稻梁謀何人諧

夙尚為我營菟裘

發永濟驛

暮宿山下城朝飯山下驛山高雲霧深飯久初見日豈
不畏馳驅欲憇仍復出悄悄閔農心落落用世術川塗
澹無際稅駕何時必賴此寬旅憂千里青未畢

磨臺山中

嵒低林木踈馬上見山麓朝陽曬我背蹊徑紆且復徐
驅喜崖豁稍上驚峯獨何當陟其巔一騁遠遊目闔風
眇崑丘萬里疑可縮翻思下土人誰與洗炎燠歲旱不
為霖白雲滿幽谷

薊州山中

青山借微雨洗沐為誰容宿雲猶未歸更覺岡巒重我

行頗愁寂賴此山靈供宛如平生交傾蓋遙相從晚來
境逾勝四顧皆奇峰何由擅一丘且作漁陽農諒無功
業建還以千家封

渡三河

出郭渡河水清波思濯纓濯纓不可得復逐青山行青
山澹無姿白石紛縱橫蜿蜒走一徑始得坡陀平停車
古樹下涼意翛然生

渡白溝次東之金臺韻

西山鬱高寒青繞燕代閣我行春已深絮纒尚未脫平
生四方志眼底纔圭撮區區白溝河編簡不能剗經涑
流漸廣赴海瀕莫遏欲渡仍徘徊緬懷開運末茲惟遼
晉疆終古抱嗟咄天公憤餘腥老雨衣來潑堂堂十六

州幅幘一朝割桑君漫周旋國旱爾為魁中原殺戮盡
胡忍犬羊括哀哉黃龍府回首飯無鉢橫流到靖康戎
馬屢南跋往事勿具陳憂端猝難豁居人諱言兵惟記
粘與曷

靈山

靈山慕名勝曦午停征軺倒裝換冠幘徑往凌岩堯手
披茂草開思逐浮雲飄迢迢詣白塔獨立吹清飈迴旋
休緇廬老屋依山椒野僧三四輩衲破形容顛共言山
中貧菽水聊今朝問渠何所戀且得避征徭

平谷院中

縣僻客來少庭幽草未刪我来掃荒翳老樹迴蒼顏温
温飄風來稍稍暮鳥還晨興開北牖一飯面青山烟峯
遠宜眺絕勝窮躋攀惜哉行役累斲寓非長閒

望邨邪有懷

林嚶送寂歷野淥明潺湲蕭蕭雲日冷更覺春山間坡
陀漭迴互四合如連環何人留妙語環滁皆好山我行
攬秀色遠見邨邪顏輕軹搖短夢兀兀句愈慳緬懷諸
老翁游戲超人寰荒城偶一顧文藻貽榛菅至今服肱
郡介在江淮間遙遙望不及飛鳥空中還

寶坻郊行

四月麥隴焦靈雨苦不早田家能幾日租食不相保我
從溽陰來風曠顏色老閑愁填肺腑詩思淨如掃焉得
膚寸雲抹此千里槁傳巖諒已求棄林尚須禱

悼手植檜次涯翁韻

物理有代謝陳根仍復新猗與千年檜乃尔枯株存想

當翁鬱時羽蓋魯東門坑焚幸不及白兔迷狂秦豈無
四方樹楷杏難為羣上無鸚鵡巢下免螻蟻屯鱗皴苔
蘚迹茫昧科斗文伊誰紀顛末欵壁書八分我来劫火
餘所見異所聞傷哉翰林句感歎傳成均南枝幾時復
青帝將東巡豈繫孔氏木四海皆門人會見干霄安鳧
繹爭嶙峋

廷章文光邀遊龍潭寺賦謝

蒼山宛龍蟠南棹岷邪尾潺湲兩崖間一綫行如蟻崎
嶇度澗約蒼莽拂林卉何年鑿靈巖佛閣擅雄偉長年
環滁思江介浮一葦及茲諧良游落落故人幾肝腸苦
雕琢髮髮銷讒誹歷覽石上題留詩弔山鬼兩公廊廟
具名姓在 丹宸空山豈久留且醉月生朏

訪鳳舉進士寺中

聞君僦僧刹屢往屬未閒及茲炎雨際獨步城東灣路
紆經石椽木杪開柴關老僧訊鄉曲喜溢眉與顏砌苔
淨堪憇庭樹涼可攀藤籬映瓜圃眷子栖其間此境稍
閑圓已覺起塵寰誰為剗屋角坐納西南山嗟予職吏
局茲游良已愜但恐他時至君去空予還

坐月一首贈張一

悄悄不成寐愛此明月閒流光媚清夜徐度銀河灣道
人掩襟坐塵慮了不關虛發朗煥如對君子顏緬懷
古仙人一往不可攀至今指遺跡明滅飛鴻間我欲載
圓魄日夕經人寰永拙廣寒殿擬作蓬萊山憂虞抵富
貴不知誠何慳雲居倘有獲仍載張騫還

贈張鳳舉改令寧海

嘉君本奇士得縣山水窟前年遊桐江釣瀨漱齒髮今
年過赤城天姥爽風骨况茲侯城里有士古碑斫手把
遜志編生氣凜不歿長有懷賢詩高齋對明月

再一首

相別六七年復此與君別暄塵苦無情回首迷車轍台
南渺何許海嶠霞明滅豈無送行人我意先到瀨且須
一尊酒痛洗肝肺熱期君來何時寒暑不再閱

涉園

涉園日已晚春去聊追攀微風喜我至習習鳴樹間方
池澹無波中有鳧藻閑雖非沂水曲聊此清塵顏浩歌
弥自慰携幼徐當還

婁職方池亭次韻

虛池受明月風澹微漣起蕩漾不成圓夜靜波乃已豈
知天中影已落金尊裏清光本無方臨流笑吾子驚鳥
繞涼柯游魚集芳芷安得駕桂舟沿洄三萬里道逢古
仙人長揖問名氏沉沉廣寒宮去此各餘幾迴驂悄無
言欲別聊莞尔沂流過臨臯褰裳訪居士崕空山寂寥
水月餘形似

題蒼雪道人卷

水官失蒼珮龍伯竊上天染成天水碧屑花競芳妍瀾
漫三萬頃彷彿堆雲烟物情忌太潔白帝不敢前道人
茅宇小骨冷驚高眠出門杳無見乾坤正蒼然誰開混
沌竅坐此清冷淵翩然謝濁世還我太古年

即事用韻答趙叔鳴進士

趙生淮海士眉宇溫而閒宛如九臯禽獨立秋塘灣竭
來游京國籍甚名賢關曾中爛文字膏澤曾與顏翹材
館閣地賢俊爭追攀胡為不見擢猶滯郎吏間青雲多
捷徑冠蓋紛區寰誰能澹無事日眺城西山生才必有
用頗笑時人慳幽貞子無厭天道終好還

至日再用韻招趙張并公獻飲

節物不相貸歲功無停閒昨日淶水波今日氷雪灣倏
茲日長至商旅皆閉關齋居幸暇豫思奉我友顏寓游
邇坊陌過從非難攀人情眷鄉邑况託文字間常恐忽
分散各在天一寰君看暮歸雲未必朝來山感此每長
嘆嗟君來何慳一觴亟相屬坐遲春陽還

贈別公獻用至日韻

憶昨初筮仕共乞留都閒君廬淮水湄余住古柳灣相
思輒相見絕勝居鄉闕嚶鳴正欣悅君有憂在顏春江
流慟哭歸棹遄難攀旋京忽奉召悒別須臾間秋風大
儀夢不隔千里寰所期永今日把臂游燕山如何復垂
隔矯首疑天慳同心抱離感爭似仍同還
末俗兢夸毗誰能宅幽閒愛君醇襟姿古道無崎嶇栖
心翰墨窟閉跡聲利關何論江夏裔吾國今有顏走昔
不自况徒倚長松攀頽行愧時論幸處蘿蔦間到今齒
髮暮僅識海與寰蹉跎十年讀精舍閑南山美哉千頃
陂賴爾獨余慳狂馳寧我願稅駕行當還

白巖扇頭次泉齋韻

黃塵走名都白日觸陰景雲山忽當眼便自出人境脩
然蹇驢翁細路轉岩嶺疎林劃空明一笑得人影我家
柴墟旁南望長引領烟蘿繞茅屋江月閑漁艇栖栖恐
無成題詩聊自省

觀中即事

蜡月省牲初有詔傳尺一周廬屬近郊羽衛肅清蹕
輦路雪已乾京城冬不颺通宵走士女共候翠華出如
何風與塵漭蕩在今日

是日獨坐懷應韶

風沙擊人面我馬未能出上床借餘暖獨坐道士室閑
生栖雲心漫想馭風術悔不留髯即暮去轉蕭瑟何當
竟無事共此南榮日

送王載卿使揚粵

長安溽雨餘客衣盡生蘚王郎將何之走馬皇華選欲
語仍低徊已去復偃蹇澤國終歲貧邊庾幾時衍我非
王子明何以為君餞悠悠南海湄輶車隔年轉星霜易
變改事業貴黽勉平生萬里游送子興不淺

中秋日鏡光閣餞馮執之分韻得長字

招提倚城背俯抱平湖涼晴颯蕩暄濁高閣凌空翔秋
期倏然至我友之遠方駕言騁遐矚共舉惜別觴九衢
豈無月塵土沉清光眷焉此終夕徙倚隨巖廊浮雲爾
何妬點綴天中央吁嗟人間事歛化那可量燕月幾回
圓桂水千里長相思逐明發良夜遙相望

送鍾舜臣升廣東叅議

云年京師旱今歲乃淫雨世事本無方人生各有過
然丈夫心出處隨所寓喟彼冥迷人昨非竟誰悟不見
曲江公獨立三珠樹朗咏孤鴻篇千秋動遐慕
嶺海常軫念孰為吾民師民徯相啖食還定嗟何時盜
賊本王民殺戮豈所宜冥冥氛祲地安得清風吹輟我
郎署彥輿論良在茲階前即萬里南粵非天涯

七月廿有三日雨中同邊李坐李道士西軒

炎歊困朱墨久阻塵外遊及茲風雨辰相與躋崑丘飛
觴狎羽客搦翰逢詩流翛然供宴坐花竹媚涼秋空庭
水盈尺泱泱天光浮零簾遲夕霽欲去仍為留坐悲芳
草歇况復鳴蟬稠豈無終夕歡感事令人愁層雲蔽蒼
翠誰能詰其由梯空諒有術願就王喬謀

贈題寒泉濯足

閻公以考功郎中出叅河南政年五十有三即棄官歸闕中走進士時聞其風而高之乃今謬繼公官又與其子御史名德游亦可謂有世契矣題寒泉濯足一景致仰慕之意云

岍山在何處望入春雲微中有百尺泉日夕鳴珠璣淪
漪澹平淥亦足克我饑興來恣游詠濯足褰裳衣不嫌
水泉冷但喜無塵霏頽波正東注宴坐聊因依冷然天
壤間高咏如清沂非闕厭聲利自與心賞違

湘潭暮雨竹圖

重華去不返暮雨秋楓岍相思千點淚灑向幽篁畔淚
盡竹不枯目斷江空晚誰言不同藏菟返蒼梧遠流風
被豐鎬行露譎江漢至今枝上痕羞與行人看巫陽霧
杳冥堤曲花靡曼何為辭賦人等作荒淫勸我心本無

小之死乃所願援毫寫吾詩為洗湘妃怨

病目

洛陽兩童子自少與我俱奈何嬰以疾使我心煩紆我
貧無舊業所業詩與書蚩蚩三十年賴此多懽娛胡寧
青我目何異喪吾軀金鏡落誰手藥石徒區區願言屏
氛雜身心常晏如會當清泚淵還我明月珠

古詩

過玄武湖

北山飛翠疑吾杯舟人舉棹相徘徊城隅揆舵踏冰入
船底軋軋聞春雷霜風吹衣衣欲裂湖天泱泱疑飛雪
司空勸飲夕郎酬始覺微酣生頰熱中流咫尺冰盡開
沙禽水鳥忘驚猜新洲昨夜梅花發暗香偏逐詩人來

湖波為帶城為被冊府圖書真得地堪笑前朝建此都
只將山水供遊戲鍾山龍蟠幾百里下有龍宮藏劍
履山中老樹盡成龍夜夜飛來飲湖水湖波直與銀河
通背城一派垂晴虹栢梯高寒石梁迥十洲三島神仙
宮長堤隱隱湖心路堤上行人日來去春風楊柳夏芙
蕖換盡年光顏色故世間萬事如雲烟湖光山渌只依
然不及湖中魚與鳥涵泳恩波今百年

匏菴題馬圖贈楊遠菴西巡次韻

西戎獻馬何年來玉關石城天漢開衝沙薈雲祇一日
頃令冀北皆驚才誰遺此疋長洲下似貌當時大宛者
年深物化毛骨改謾道生程復生馬匏菴老筆詩境新
題贈西臺第一人平生好畫今好馬金源秘監疑前身

尚憶吳興趙丞昔半幅生綃價無比何如汧渭若雲屯
畫苑連天屬吾子楚丘垆野何須曹尺箠不假奚官勞
龍驤內厩不知數空聞芻粟如山高邊城馬飽狂胡遁
萬隊看公秋入覲君王願得仗前鳴已欲人間千里駿

題吳康齋贈劉濟寧清白字卷

康齋兩字雲垂紙珍重劉宗百金比南窓把卷觸熱看
習習清風吹簟几就中墨汁西江水直寄任城五千里
閩中丈人不復見得見風流老孫子傳家所寶在不貪
阿堵真堪付泥滓長安父老向人說虞部郎官亦如此
君不見漢家西京全盛時五侯七貴門如市繁華回首
併成空籍籍今聞揚伯起

房山

我行京西三百里日望燕臺哥易水春風着眼到房山
不放黃塵吹馬耳烟嵐護雪不肯銷層峰相揖如相招
千金枉購尚書畫何如平地橫生綃晚來頃刻巖姿變
急雨漫山颯銀箭斜陽一抹亂青紅似與詩人供戲幻
宵中丘壑句傳神聞道劉公下筆親太華中峰五千仞
人間何地卜東隣

次韻邵國賢生女

太行虎谷雄鬚眉於菟不合來非時春風試手瑤環姿
遺情坐誦陶翁詩婉婉索笑聊自竒泉齋准擬秋生羅
歲晚共訝稱鶴遲居然抱送丹山雌向來餐餌空禱禱
蓋仙入夢那能離奪換骨嗟神醫何當遇之及未衰
人生抱子寧無期况此二妙時所推詞源墨窟應有兒

閨中少婦慎莫嗤他年衫袴看駢隨我歌慰君君豈悲
鳥雌烏雄誰得知

贈魏文璧

廣陵魏文璧號野鶴自云泛海六上
日至蓬壺山訪異人得藥與方茲游

京師諸公相率
次少陵韻贈之

昇仙樓高胡不住回首蓬山墮烟霧縞衣化盡帝京塵
何年却返三珠樹青精石髓毛骨換流水桃花人世暮
鼉為砥柱蜺為梁中有飛仙往來路愛君小隱蕪城市
傾蓋壺公即如故萬金良藥到長安不羨金莖一杯露
海波萬里秋風餘豈願得食馴堦除爾來貽我太古訣
茫昧不似人間書遠遊賦罷脫身去蜉蝣起滅嗟紛如

送吳貢士歸海門

海門儒士吳季子閉戶長年誦書史丞郎勸駕克國賓

襟研囊錐來帝里手携尺素故人書
謁我騎省春風初
明光試罷忽歸去
衝塵自儻城南車
知君家近瀛洲路
俛首橋門非久住
他年晞髮過咸池
與君同賦觀瀾句

送程貢士入南監

與君傾蓋長安陌
姻婭何須論宿昔
京遊三月苦思歸
白馬湖乾欲龜拆
春官召試彤庭前
晨曦五色搖爐烟
集賢學士看墨卷
青袍鵠立知誰先
姓名且入南雖籍
桂殿秋風吹羽翻
到家喜雨謾留連
洗眼湖光依舊碧

次名甫借悲青坂韻

黑風掀舞旋頭出
胡兒夜甲陰山窟
雲中老将提偏師
犄角平原共衝突
重圍七日空飲泣
鉦鼓無聲箭衝骨
漢家安得飛將軍
百騎還餘遮倉卒

次名甫釋悶

吾家麴生作老兵
十年一劍游咸京
乾愁漫漫不可
空杯自笑攻堅城
天驕破障虞侯死
嗟汝掉舌徒縱橫
新鬼煩冤舊鬼哭
纍纍戰骨桑乾平
綸巾羽扇請一戰
七校未可輕書生
南窓睡醒快新雨
滂沱為洗烟塵清

南旺湖次韻

南湖水闊秋無岬
盡日開帆疑不轉
忽從樹杪得高崖
始覺扁舟出天畔
漁家何自住楓蘆
陂寒鴈鷺遙相呼
斜陽欲下晚風急
人間此景何時無
君不見飲啄那須
論漿藿人生得意良不惡

秋蟲嚙盡枯楊綠
道上征車晚驅犢
北風昨夜過任城
便覺緇塵浣吾足
十年飽看江南山
衰遲自愛留都閑

檀園宴坐騁吾目十章柳樹城隅灣君不見漢家苦覓
羊裘樣底事江湖任疎放

八月十五夜對月有感

昔年中秋在靈谷坐待冰輪轉空曲一天明水四山寒
老兔涼蟾出新浴舉杯不飲嘲菊田扶衰取醉憐謫仙
三山豪士頗跌宕高歌屢和騎鯨篇洞天一別長相憶
草樹巖巒總陳迹山中父老寄書來十過中秋無此客
前年奉詔祀房星襟袂獨宿祠西序正當今夕月滿榻
水晶窻戶琉璃屏古人不見風流在冷落人間無好會
南樓高興據胡床西園清讌追飛蓋中宵徒倚庭中央
我所思兮天一方銀潢碧海渺無路翻令百感生中腸
嫦娥應笑詩人老底事愁多頭白早千年石臼擣玄霜

不與人間抹枯槁聞道狂胡戰武威關山塵土浣清眸
安得并州劉越石一聲長嘯解重圍

次白巖望白雲閣之作

白巖槌閣興絕豪盤馬醉睨西樓小谷中猛虎視眈眈
萬里纔堪供一飽柴墟眼渴沙霧黃一斑瞥見林間蒼
天憐此樓掣鑰去白雲噴薄迷其方

再次應韶閣韻

飛來傑閣秋林杪勢走平原輒山小歸來三日夢峇峇
若恨詩腸撐不飽巢阿縞鶴毛羽黃白雲變作天狗蒼
眼前時事忽翻覆我欲掉臂遊諸方

燕城行

燕城莽陳跡易水留餘漭浩訶入東市暮色橫西山西

山影沒扶胥灣神仙可望不可攀昇天入海兩寂寞騰
有迂怪傳人間烏頭白盡馬生角秦人猶笑燕人頑扶
傾本有望諸策底用屠狗驚函關我來此地市駿骨傾
囊直破千金慳天山之芻日池水要令駮駟充 君閑
紛紛過眼祇凡骨龍媒何處埋榛菅郊垌變滅戰爭盡
意像慘淡山川閒筑訶劍舞枉悲吒壯士一去誰當還
西風落日三臺路彷彿萬古來征顏

十六夜飲徐昌國館

八月十六夜中秋明月今宵多清風吹浮雲空明萬里
天無河西林看月苦無伴城東有客能相過月從禁中
來亭亭御織阿涼蟾吐靈液老桂生新柯瑯樓玉宇不
知處但見剡剡宮瓦搖金波酒酣逸興發衆客謠且謔

倒着紫綺裘滿勸金卷荷青山渡口喚李白黃泥坂下
追東坡古人不見今時月今人回首成嗟蛇明年修說
事吳苑知誰何頽影不復醉踏碎階前莎旁有幾虱臣
涕泗心靡它綠章閔雨三萬字顛天無路祈姮娥再拜
酌杯酒勸汝明月慎勿離畢仍滂沱

律詩

坐月

溽暑得涼夜小山涵碧連到家纔見月為客已經年病
阻登樓嘯閒思對榻眠高城今夕漏不到枕屏前

夜熱

月暈光微減風軒吹漸稀氣蒸眊眼濕汗浹病身肥竹
冷思湘簟荷香愛越衣南枝栖已定烏鵲不須飛

小晴

輕霞迴照晚疎雨發涼新新沐閒晞髮高吟自爽神河
山微有影樓宇淨無塵歷盡浮雲態清光始近人

雨夜

潑瀉河將渴飄蕭漏未終雲峯懸宿雨月皎閉遙空涇
渭千流合炎涼萬里同北牕支石枕秋意滿簾櫳

微涼

微涼生枕簟睡與病相宜海月供清玩林風愜素期暗
蛩喧砌急栖鶴抱巢危預向蟾宮道秋來桂許移

有懷

冷坐誰為伴清謠夜不眠懷人千里共看月幾回圓秦
塞連雲戍荆門下峽船幽懷蕪病抱依舊柝津年

望夕

暑鬱庚重伏陰凝魄正圓羽蟲明可數螢火暗能然塵
土開清景光華照暮年浩歌追太白把酒問青天

閒坐

北城闌柝罷待月坐南軒露濕蟾光動風冷桂影翻旅
懷多作病宦海只聞喧何似今宵看閒身在故園

坐久

坐久墻垂練今宵月較遲嫩涼吹細葛古調發柔絲灑
灑金波麗沉沉玉宇移莫愁光漸少素質未曾虧

涿鹿道中

受命嚴坳牧驅馳敢自閑雨中行涿鹿詩裡過房山野
水寒猶溢邊雲晚更頑歸程那用筭應傍麥秋還

行役不違舍趨裝發井房雲低山戴帽渡晚水漸衰牧
事嗟吾劣燕風自古強道傍沙礫地盡說是逃亡
掉鞅遊譌地平生願不違山川動悲慨習氣挾雄飛曲
折黃泥坂蕭條白石扉春和聞有 詔寬大恤邦畿

涿州分司夜坐

簿牒相仍急沉迷眼欲花籠燈猶閱馬廳樹已棲鴉強
半春為客饒多夢到家却嫌塵土浣無地汎僂槎

曉發至新安

出郭半舍許晨光猶未舒壯心看手劍殘睡倚肩輿遠
水微茫樹平沙莽蒼墟去年脩襖處北望意躊躇
咫尺千家邑縈迴六里村輕陰詩發興獨眺客忘言野
色明還滅林烟淡欲昏只疑滄海上雲水浴朝暎

望青縣

青縣望不極兼程盡日遙衣從塵裡化春向客邊消野
飯留荒寺車吟過小橋西山能慰客返照故相撩

自文安至保定

夜短不成寐晨初仍戒征星霜行曠野燈火發高城游
倦憑誰慰譌勞祇自賡褰帷看日出花柳半村明

露坐

曙鼓憎春睡開窓月已西樹高先占鵲城小盡聞鷄露
坐移床久星言數馬齊何時巾櫛罷携酒覓芳蹊

涑水道中次韻荅朱主事

九日登高興山川此地良雲門判獨住粉署許相將興
似催租減情同看菊傷將軍能有約歲晚過南塘

王程有餘暇最喜得朋良野站詩分贈行厨酒自將年
豐人語別秋老物華傷正憶金閨彥飛鴻漸滿塘

登雄縣城樓

高秋愜登眺平楚動悲訝樓櫓何年廢前朝爭戰多雲
閒青海戍塵淨白溝河翻笑咸平際金繒滿塞馳
雉堞倚雲平關河控古城獨憑秋閣迥千里暮山橫灑
落平戎策淒涼歎塞盟瓦橋遺石在覽古若為情

入順義

眼纈睛初放心旌暮欲懸柳行聊弭蓋沙渡急迴船積
水經荒漠層峰抱遠天柴墟它日夢應到此山川

新城道中九日

九日偏風兩氈車皂笠斜岸楓明赤葉野菊蔓黃花清

唳初霜鴈低飛欲暮鴉白溝聊引眺樽酒不須賒

過盧溝橋

萬礎峙橫流襟形抱帝州駕鼉驚海立蟠螭覺天浮燕
趙悲謔地關河浩渺秋何當乘曉月驅馬過盧溝

夜詣三河

簿牒知何益關河厭屢經夢牽東閣句駕媿北山靈沙
細路衝雪村寒樹帶星遲明行役在依舊數長亭

三河道中曉行

卧冷獨看月曉行初見霜莫驚顏髮改自乞道塗忙僧
碗供幽茗奚囊聚越粮病身多少事忘却在他鄉

武清院中睡覺

騏驎歸苑寂蟋蟀近床鳴往事夢中復暗愁閑處生篝

燈留掩映城柝遞分明此地還追憶秋窓曉月情

兗州道中

聖賢環轍地而我亦來遊井邑遺風在山川灑氣浮盪
胃雲出嶠縱目海侵樓泱泱仙源裡憑誰訪帝丘

自兗州至闕里

晨出魯東門晴光抱日溫青山路傍堠喬木望中村入
里先憑軾函香敬扣關東遊有成約泗水欲窮源

過牛欄山追次許給事九日韻

不是窮途客嗟君底事號意多空落落節去自滔滔鍾
鼎羞勛業軒墀惜羽毛南山秋色晚若箇與爭高
不識陽坡路牛山十里遲野陰秋近晦沙軟雨移時石
迸千年菊江涵九日詩憑高懷小杜此地亦堪悲

一雨洗塵土青山如病蘇宿雲城轉壓積潦路常迂
星邊聲鴈千金電影駒宦游多感慨懷古視平蕪

八月十五夜過海子橋

為愛湖心月長堤薄暮回浮雲仍點綴清夜謾徘徊九
陌笙歌待層城刻漏催桂宮消息近曾約及期來

清源舟夜

十年三往復此地忽重經塵土長安夢烟波汶水舸平
川涵夕景遠樹隱春星魯酒偏難醉從人咲獨醒

三月過范水

好風貪利涉半日隔秦郵雜鳥鳴芳甸閒花占遠洲酒
從今兩飲春及故鄉遊老大空縻祿湖西欲繫舟

穿城至漕堂飲

入市槐成蔭當壚酒佐歡清淮晴可濯疊嶂晚宜看客
子淹留久將軍禮數寬飲中幽興在花絮惜春殘

將至清河睡起

睡醒湖日滿帆影見中流風景猶吾土妻孥共此舟潮
隨殘夜長水接遠天浮野性依然在閒飛羨白鷗

泊舟見新月

蕭蕭趨嚴命郵程不假催泊舟新月出欹枕暗鐘來藥
裘晴還曬書籤夜忽開誰云游宦樂旅思若為裁

宿口岸寺次壁間韻

古刹初留宿平生漫好奇貝經翻舊業祇樹倚高枝月
伴枯禪坐秋欺病客肢清光不相負此地一題詩

小憇馬店僧舍

僧舍倚林端征塗一憇鞍棕蕉供宴坐蔬荀入晨餐曠
堃雲山遠初陽霧露殘季鷹瞻望近無用說荒寒

西園季春二日次

瑤草方堪擷緋桃暖欲然暮春懷曲水今雨到西園村
遠須携酒厨寒不禁烟武陵非此地漁父莫尋源

彭城有懷

清夜棹歌發高秋客思生綿綿鄉國夢歷歷水雲程老
樹危蟠石衝波怒啣城白門樓上月偏傍海東明

涉濟

河曲風無定舡扉掩復開岸花衝絮落沙燕掠波迴詩
思逢春亂鄉心苦病催分流從此去欲渡且徘徊

留城雨夜

南歸仍卧病藥裹謾隨身風雨留城夜鶯花沛水春渴
心縣楚早衰髮洗京塵長路曾來住逢人莫問津

古城

古城臨水驛燈火望中微雨夜孤舟泊江春遠客歸楚
謠多慷慨漢事惜睽違指點英雄跡漁樵謾是非

淮上春晦

捲幙涼生恰楚天今麥秋留連淮浦飲悵望秣陵舟
屈中丞留飯遂追及樹密藏村墅湖平見驛樓碧波芳草晚春
亦帶離愁

元日雷雨三日雨雪仍雷四日雪

元日何多雨纔春已荐雷史嚴宣父筆詩冷杜陵杯一
飽思坡麥閒吟齾野梅晴光與淑氣應不待人催

春晦連日風雨贈別

風雨彌昏旦韶華暗去來病多空意氣事往半塵埃
郭園初筍南湖水畫苔今朝覽明鏡更覺老相催
春去年年別顏衰日日侵稍期全晚節已媿負初心江
郭行雲暗湖田冒雨深柳陰晴處坐聊和老農吟
病較芳時晚春含晦日陰曉鍾人不寐舊雨客難尋院
濕蛛絲重庭虛鳥跡深平明添好况移竹滿西林
殘春猶兩日欲去且相留脉脉難為別匆匆可自由天
涯芳草路花外夕陽樓誰道文園客新來賦倦游

七月十四日夜得雨

苦暑不能寐微涼夜歛生病身逢雨健詩思與秋清雲
薄蟾蜍見簾踈蟀蟋鳴翛然疑夢境行坐到天明

郊墅花朝

林霽聊容與郊寒尚寂寥客懷空耿耿春色自蕭蕭遠
水含烟澹浮雲挾雨驕南榮梅樹下淪茗過花朝

宿龍江驛有感

舊驛臨江滸開門近翠微憶曾乘月宿因得趁潮歸歲
久舫人老天寒使客稀摩娑庭下樹頓覺壯心違
人日雪不止

入夜飄初急遲明積已深王春方少雪入日不妨陰病
阻城南步寒生塞上吟晴郊燈月近願聽屬車音

懷舊何處觀燈好四首

何處觀燈好分曹建業年春星低觀闕晴雪映山川鄰
曲筵長接城隅騎每聯憶同江水部終夕咏紅蓮

何處觀燈好臺城並騎時酒邊看夜戲花下聽春詞火

樹璇霄發松棚綠市移遲遲南陌上明月鎮相隨

何處觀燈好琳宮

禁籞西星橋通碧落雲網綴丹梯

梅畔春猶寂松梢月漸低傳柑誰得句痛飲憶宣溪

世王

賞號宣溪是夕予同希大

何處觀燈好風光帝里多鮫屏圍寶炬鼉駕灑金荷列

第珠垂箔長橋竦枕河誰家吹鐵篴月午更相過

遇雪將訪涇川

共抱王猷興相將訪剡溪五更千里雪殘月滿城雞戴
笠人堪畫移庖酒自携主人聞客至應掃竹間泥

再答

宦邸聊堪隱危峰枕曲溪人情疑夢鹿時事怕聞雞夜

枕牽詩卧寒枰罷酒携只愁門外雪客至踏成泥
謝病久不出何時過虎溪解空忘塞馬卧穩卻朝雞盡
柴江春發青藜閣夜携雪堂它日客阪步自黃泥

良鄉察院夜次壁間韻

不眠疑漏盡獨坐愛燈明好夜春連市微風月滿城凝
香清燕寢落筆得蠶聲無限懷人意迢迢到玉京
徘徊沙苑夕更喜駟星明雜虜猶遮塞王師未築城春
田榛莽迹夜枕鼓鞳聲宛種雖神駿何須慕漢京

次吳侍郎克温天界寺別春

病裡逢春去持盃柰酒何空山花事晚晦日雨聲多謾
誦劉郎句疑聞穆氏歌長干舊僧在應記客曾過
江東朋舊少詩裡得陰何行輩皆稱老追隨不厭多香

臺供燕坐花院聽鶯歌共筭餘春日還期載酒過

對月懷叔鳴

碧水東西渡青崖八九盤獨行懷我友旅夢到長安九
日誰家菊清風楚澤蘭山中秋月冷不似玉河看

九月十七日夜看月因懷西林兼簡致中

清夜金波灑遙空玉露溥秋光媚幽獨詩境入高寒決
漭愁何在裴回興未殘西林好明月誰共子西看

二十日夜月下獨吟再簡致中

涼夜有幽思獨吟秋月中那堪一水隔不與故人同
撼閨金粟飄飄近碧空禪林想瀟灑舒嘯對生公

壽華濟之乃翁

句吳山水郡况復值清時曉閣琴尊淨春泉杖履遲百

年惟菊隱一命且松滋想問平安罷當筵咏壽詞

董萬英之兄遺墨卷子

藥裹頻傳問詩筒忽送愁稍能淹疾病應不廢賡酬客
裡孤鴻泣人間宰木秋最憐詩未到魂已到鈞州

題王氏祭掃圖

城南營壘域當日表新阡文武衣冠盛松楸兩露偏龍
光垂九地鳥跡刻千年淮水流無盡人間不乏賢
溪流縈抱慶高冢鬱生烟汛掃除榛棘兒孫共墓田悽
悽霜露感冉冉歲時遷為讀眉山記披圖重慨然

柴墟文集卷之一終

柴墟文集卷之二

律詩

孝宗皇帝挽詞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

宮車疑晚出帳殿竟彌留
兩泣孤臣慟天崩萬國憂
憂勤真損壽燕翼贖詒謀
陟降知何處還從七聖遊
憑几宣遺命悲風白日陰
藥來仙嶠遠雲覆帝鄉深
惻怛蠲租詔丁寧魏戍金神
霄時反顧四海正懸心
黃屋能無意蒼生自少緣
風琴閒舜殿曠馭薄虞淵
暗數升遐月翻悲踐祚年
神功并聖德高紀合同編
憶昨臨軒日從容訪老臣
日高瞻袞冕風細颺絲綸
六典書初汗千秋鑑已塵
都人含淚閭闔蓋恐南巡
厭代嗟何遽千秋抱此哀
因山開禹穴環水築軒臺
黼

座許謨盛宸遊法從陪祇應彤管史曾注起居來

弘法寺與應韶別

初日下長坂出門征馬嘶如何十年別復此一尊携憶
月洮河北迴舟青縣西相思劇離抱書劄若為題

別後有懷應韶

木葉脫已盡上無寒蟬嘶慘慘美人手別去何時携秦
中明月滿驛路車塵西蕭條寺門壁留君前日題

感事寫懷次李東厓韻

獨坐池邊榻長謠月下庭感時頭漸白諧俗眼長青秋
觸蛩聲動風搖鶴夢醒世紛誰得喪嗒爾且忘形

贈叔亨都憲詣京師

天上千秋節江南一使來表隨香案上舡待酒盃闌遠

水浮仙棹晴雲滿帝臺清朝金鑑錄誰似曲江才
王事牽行役京華數往來淮雲秋尚濕江霧晚初開
日長懷闕祈年願築臺賢勞應眷顧當路正需才

送劉大理赴兵侍

南寺停丹筆中臺候玉珂濕雲鐘阜雨秋水潞河波廟
筭何煩戰天驕已請和匏翁舊門巷公暇數相過
慶祥徵柱石足跡遍方輿懷抱平生在功名取次書邊
兵今健否國馬近何如回首同官意長安十載餘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我有連城璧贈君良是輕虛度扳逸駕芳宴友華繁山
水秦中地關河歲暮程休歌渭城柳投老若為情
老米店舟中與懿卿夜餽

北風三日厲旅次潞河邊
鮭菜燈前飯冰霜歲暮舡龍
顏遠咫尺豸史荷留連
檣檣三千里無功愧長年

金舜舉巡按雲南就省親思南

紫禁瞻依切炎方夢寐頻
比年遠定省今日賴咨詢
駢躍連錢急衣飄雜綵新
遙知趨控處五馬正行春

答唐執中歲暮感懷

旅食長安客遲回歲復徂
貧能藏楚璞老不試齊竽
鄉國三秋夢風雲萬里軀
清朝推轂日爭說薦唐衢

送人官江東

客有秦關念江東一舸遲
路衝鴻鴈去身與菊松辭
山水供多暇功名及壯時
登臨懷李白時寄鳳臺詩

次國賢飲南屏家別後之作

四山飛雨急不放片雲東
落落客初合沉沉夜未窮
唧唧傾宿抱弭蓋挹清風
頗訝蘭溪辯燈前酒面紅

送李叔源副憲河南

霜簡仍分命星輅半載書
徂冬辭漢闕覽古入參墟
詩逐郵筒發春生判筆餘
高平論人物郝李盛冠裾
科名三晉重風采一臺傾
巡歷河山徧回翔歲月更
稱觴洗磊砢攬轡憶澄清
關吏遙應識前騶過洛城

壽王介菴

廊廟辭榮願山林結靜緣
深衣供燕坐老手校遺編
晚節遭逢盛高名諫諍傳
遙知初度日先拜祝堯年
萬口誦臺萊南山對酒梧
杖題靈壽賜堂榜具瞻開
黃髮秋初換丹心老不回
都人頌洞處長訝陝中來

送戴司寇先生之南京

曉漏辭丹極，春星動貫城。刑名聊付託，瑣鑰共經營。南
國公來重，西曹掾搃清。舊時風采在，擁馬看秋卿。
京邸慚官冗，春風坐未深。每因趨殿陛，常得望冠襟。閱
士平生眼，憂民四海心。留都寧久滯，早晚奉綸音。

席上次希大韻送良貴少叅之廣西

迢遞蒼梧郡，王程數驛樓。雨晴花繞路，春晚水平洲。年
事多翻覆，才名豈滯留。中原凝眺處，長在月山頭。
嶺徼休辭遠，風烟滿郡樓。竒峰鬱林石，叢桂訾家洲。對
酒愁明發，停裝借雨留。朝回最相憶，聯步殿東頭。

馮御史執之賈主事璇同遊太明寺

野寺乘春到，縈紆一徑賒。風聲殘葉亂，人影夕陽斜。醉

墨懷僧壁，訶鐘火帝家。馮唐多逸興，隨處岸烏紗。
蘭茗層霞上，江南山繞門。衝泥陪妙躅，移席盡芳尊。地
冷笙全澁，風高旆欲翻。邊愁猶未已，徒倚憶中原。
騁望攄幽抱，茲遊良已遲。岡巒聯楚蜀，臺殿閱陳隋。雲
物蒼茫外，鶯花寂歷時。談兵懷杜牧，對酒寫烏絲。

驛中會宿別朱亨之用實夫韻

江館送君行，遙遙白下城。傾杯愁酒盡，促席愛燈明。闕
下平安字，淮南骨肉情。短訶非楚調，彷彿帶離聲。
三十已專城，青雲萬里行。病身驚我在，老眼傍誰明。夕
照臨流意，寒江聽雨聲。壯年游宦樂，莫動別離情。
壯哉山水郡，共羨使君行。盜起非無謂，民嗟尚有聲。潢
池兵後畧，畝舊時情。樂土行看復，風謠達帝城。

惜別重行行高風落鴈聲野陰朝雨急江靜夜波明弋
水旁通越靈山曲繞城此邦多故舊送子不勝情

送顧華玉之南京并壽其大母

愜雨移舟櫂懸秋夢枕帟故鄉牛渚近古調鳳臺稀雲
日烘春酒山川媚綵衣東曹揮翰罷退食奉慈闈
憶昔含飴日丁年即省郎歸程初度裡壽域百齡傍瑤
水浮仙棹秋諼樹碧堂御綾鸞鵲墨分寵看相將

賓館春風卷

賓館才函丈前修宛若存冠裳陪晝寂琴瑟奏春溫戴
學今行世王臣半出門河汾空自偉房杜竟無言
坐來留一語千載汝南思異代誰能繼遺風今在茲輝
光奚擇地語咲許移時細論吹噓妙當年我較私

送後本中知零陵

結客名場日江南蚤識君屢為鄉榜屈今喜縣符分俗
遠詩虞德山深帶楚氛它年來奏績重讀柳侯文

同馮執之遊上方寺

獨向青不銜西崦上方開林暝杉松合天清鶴雀迴斷
橋微有石澗井不生苔多暇陪驄馬芳春共酒盃
第五泉西路村墟接寺扃酒清欣地主駕俗媿山靈日
夕觥隨箭春寒幙護屏迴舟望雲壑鍾磬晚泠泠
譚吹竹西好馬蹄何惜遙坐深貪佛日吟穩待花朝賓
客揔瀟灑江山非寂寥蕪城多勝迹更訪月明橋

贈周瀛一首仍其喜兩韻

鍾甫後來秀詞林新有聲詩隨今兩得盡共遠山平野

寺秋光早高居夜氣清栖遲應不久名在魯諸生

悼亡

西風吹敗葉獨夜轉傷神千里共明月一尊懷故人泉
臺尋隔歲夜壑不逢晨莫道清談誤凄然語最真

挽高員外楫之

憶昨京師別風沙欲暮時我啣慈母恤君抱故人私
掩抑含悽久徘徊欲去遲那知回首際相見更無期
揮涕南歸日朝迴數過予行裝煩吏護詩榜借公書
甚荷交游厚多慚禮法疎如何經月別函問到吾廬
妙質生華冑高科擢茂才秦關曾擁節杭局為掄材賸
有賢勞我與君并哀遺書方畧在留待阿郎開
文酒京華曾交歡席屢同官居留好夜僧關倚晴空

棋罷樽空月詩成硯吐虹傷心舊遊地愁過玉河東

追挽孫叟德

麟里中孫叟德麟予弘治甲寅過
鹿家時已百有二歲作詩書之
戊午冬歸則叟而辰年已下
世矣復次韻追挽同錄于此

海濱多大老百歲獨完名閱世衣冠古臨風杖履輕何
須都貴顯惜不與耆英盛事宜詠咏東軒舊有盟

嘆息斯人歿唯留百歲名客來看杖在仙去覺棺輕午
枕槐初夢秋潭菊自英東軒精爽在地下續詩盟

約賦詩賀之無何文
實亦死東軒其號也

挽廉知縣

罷官才半百此志亦悽然掣肘功名際抽身水石前秋
先凋玉樹老不惜華顛細讀平生傳重懷叔度賢

挽吳潛祖母

粉署識賢孫平生得具論詩書藹慈訓章服荷明恩
四世人門盛千家相範存百年嗟未逮誰與叩層閣

史經聞家艱回

垂老與親別得官聊欲回誰傳吳市問翻作薊門哀酒
淚看秋卷貽思到夜臺羶車冰雪裡那得阿經來

挽武陵楊給事母

前年岷邸使詔假拾遺歸幘帔中朝寵旌旄故里輝
樹風臨晚靜薤露逼朝晞手綫今留在教兒補舜衣
茶鐺霑道嚼飯甑乞隣饑雀井人相弔楊家母最慈夜
烏明月冷春閣小星悲為愛西垣彥殷勤著挽辭

悼光孝寺然僧

老愛屏山律間參洞室禪幽居惟種竹淨社不名蓮院

日留殘局牀風掩斷編西林耆宿盡懷舊一悽然
歸來頓問訊病卧廢將迎曾擬同裴眷那堪隔死生閉
門雙樹老照座一燈明宵尔之何處多應在化城

挽仲維馨

憶在先皇日嗟君寵渥濃醫廬天咫尺齋閣語從容
六字隨詩進竒方與藥封鼎湖攀不及今喜復隨龍
擬老住松東人間夢境同閑心經世遠清鏡閱人空病
滯賢勞日哀啣色養中堂堂那可得湖海嘆沉雄

排律

歲寒亭牡丹次子佩韵

春晚群芳歇時情屬此花託根依漢署品色擅姚家仙
種誰傳譜玉封合用麻佩囊薰麝馥粧鏡洗鉛華寵早
爭縣綵憐遲密護紗幘防野鹿偷啄恠林鴉施若疑
交競嫣然豈自誇砌添苔色映闌受越陰遮爛賞真宜
數流光詎許賒為渠生百感醉墨任橫斜

松菴屠公加封

歷數馳封日中年到白頭元僚申帝眷肩壽荷天休
服寵袍裁鶴扶衰杖賜鳩詒新犀軸換帶暖玉華浮
盛美五丘頌流傳史合收南陽微見李東郡迫聞劉弘
景山中相園公物外遊傳經惟有託種德本無求遠

常傾日松喬正耐秋海濱願大老那復慕西周

滁易道中漫興

野曠疑停騎風高且下帷長途消白日小市出青旗廢
邑人烟聚僑居士語移吹空嵐作雨迸岬凍流漸水宿
迴帆遠鄉書入遞遲北征隨塞鴈楚思咏江離山拖環
滁勝舟貪涉泗奇中原方騁望獻歲正逢時行李非留
滯山川愜夢思長安小兒女好在數歸期

送王尚文叅議之陝

遲暮逢新命賢勞嘆匪躬旋車過洛下飛蓋入秦中馬
訝藍關度槎疑碧落通川塗紆感慨鬚貌自豪雄借劍
心尤在彈冠道未窮詩篇追大曆奏草慕宣公暫假旬
宣寵要輸獻納忠徂征方浩浩出處豈匆匆灑落高秋

氣悲訝國士風久瞻雙闕北明發大江東曠野迎寒隼
逸天起暮鴻秦涼凋敵極先為訪疲癯

壽洪洞韓尚書

位望登三事勲名歷兩都上書曾伏闕報主欲捐
軀語泄讎成禍謀深轉謂迂高墉難射隼散地忽思鱸
去國丹心壯悲時白髮徂浮雲驚屢變砥柱閱群趨京
洛書爭薦河汾道不孤詔應求舊卜才合濟時須已
悟更生疏閒披浴國圖只疑洪洞石彷彿近蓬壺

律詩

次徐傳賞內閣芍藥四首

風流獨擅玉堂陰手植當年意已深好是菁華融結地
偏承雨露發生心暗香豈待憑欄嗅絕品從教按譜尋
五色詔成長對此清平誰羨謫仙吟
花神弭節待誰歸老盡年芳見此稀不為遭逢開燭爛
從知采擷到芳菲濃熏自得爐烟覆清賞爭傳筆陣圍
莫訝人間春色淺瀛洲深處是仙扉
日高紅藥滿階陰仙禁青春覺許深底用借緋為正色
共知披赤是初心詩成南國懷誰贈譜在吾鄉愧未尋
今日才情非白傅賡歌重見玉堂吟
醉折嫣紅戴帽歸賞花高宴省中稀瑀盤擎出香初散

金鼎調成食共菲
駐景日閑唯足睡
鳴條風少不須回
承平風物憐渠在
合有文章記此扉

次楊邃菴先生韻

邃菴先生過歐子家園亭聯句共得六首明日復次韻見

胎語意益佳不可繼和諷味之餘
疆此奉謝晨卷疾讀覺我形穢矣

五畝陰陰草蓋亭
短牆長送半山青
篝燈夜几先流竹
洗硯秋池墨汚萍
賦就每憐司馬渴
客來惟愛次公醒
黃花莫道真幽獨
罇有新醪粟有瓶
西園飛蓋鬧清宵
夜半相看興轉饒
客子遠來猶授葛
秋風初至不驚條
一規海月當牕見
千丈京塵隔水消
疑有仙人在寥廓
詩成應遣鳳來招
京口相望數尺天
欵門偏少隔江緣
何須雪夜才乘興
試問雲巢肯借眠
入廓揔知楊子宅
繫籬無幾米家舡

憑君且說西涯句
可是江西一派傳

滿勸當筵金卷荷
百年高會苦無多
搗頭莫管秋生菌
天上誰傳月有魔
喜劇放歌誰擊筑
飲闌提筆似揮戈
超然便欲凌虛去
直取天瓢挹絳河
醉語嘈嘈共一燈
詩壇底事不相能
戰酣彷彿螿蟻
書罷淋漓字訝蠅
坐月漸看消薄靄
履霜長恐至堅冰
臨臯老鶴依然在
借問東坡夢也曾
鳳池人物故無雙
童子知名已辦降
命駕未償千里約
掄材須倩萬人扛
經過此地重傾蓋
許宿貧家旋掃窓
聞有中冷泉萬斛
可分餘溜瀉寒缸

盧溝西次白巖贈別

別君一日如三月
近在京西抵越南
野色催詩連遠樹

東風吹夢隔晴嵐省卽悞許前旌待驛吏爭馳別騎探
最憶花前携酒地王程無暇阻高談

兩中寄興

范陽豪俠未銷沉總為燕譚動禁吟白草金陵迷馬跡
秋風賈峪隔巖陰十年未洗塵隨脚萬事還經兩到心
欲為房山留半日簿書明發正駸駸

金臺

萬里長風動薜蘿眼中燕趙共山河起程未辦登高賦
問俗猶傳擊筑譚喬木幾經荒塚盡斜陽偏傍故臺多
黃金不解縱橫厄疑有冥鴻避網羅

謁靜修先生祠

晚生猶及誦遺書歛衽清風太古初豈意驅馳經里社

敢忘薰沐拜冠裾杜門絃誦剛修後遊世譚謠感慨餘
黃鵠翩翩何處所雷溪蓬海往來居

雄縣感事

大雄山西河水漫暮春霰雪行人寒蒼稜一片纜雄石
閱盡河流幾今昔邊聲颼颼木葉山當年鼓角收三關
紫陽老筆乾坤恨世宗不到幽州還

青縣會別應韶

西來離思滿征裘擬共髯卽泛此舟詩裡刻期須七日
飯時移棹忽中流水風咲語徘徊別塵海襟期汗漫遊
千里神交非異事莫將青縣比梁州

大城院夜思

渺渺孤城入暮笳坐深游思轉無涯風高明月還生暈

夜久青燈自結花鴈鷺登堂愁吏簿驂駟遮路擁奚輿
長安兒女應懸念過盡清明未到家

將至德勝門暨懋寺中

纖風不動晚涼慳自笑行人久汗顏
暫借僧房移白日
總離客路戀青山圖書散帙齋居寂
兒女迎門語笑閒
才薄將何訝駟駟馬頭空帶
勅書還

大房金源諸陵

奉先西下亂山侵澗道迴旋入暮林
翁仲半存行殿跡
莓苔盡蝕古碑陰
秋山春水風流遠
大定明昌德澤深
却是宣和解亡國
穹廬黃屋恐非心
長白山高朔漠連
金源風致故依然
千秋魂魄猶思沛
萬里丘陵却到燕
感事重翻江統疏
傷心莫問靖康年

幽蘭一燼雄圖歇汝水悠悠入墓田

游石經山值雨

青岬碧巖未曾乾
十步真成九屈盤
石洞經深猶有字
靈龕僧老不知寒
山中猿鶴驚初識
雨後峯巒愜細看
徙倚危欄懷靜琬
名山河用六經刊

宿雲濃合雨來初
一徑躋攀七里餘
路轉忽疑青嶂合
寺深唯共白雲居
且須午飯留僧榻
却喜秋霖滯客車
亦欲著書藏石洞
試尋佳處結吾廬

雨凝苔滑不可步
獨酌且為松風留
白雲悠揚弄晚色
錦樹掩映搖清秋
懸岬欲迸飛泉墮
僻境轉覺鳴蟬幽
輕陰不省放皎日
絕頂遲我他年遊

發涑水

重來秋色點平蕪野鳥溪花識故吾北地山川雄泳易
舊家人物擅崔盧紀行自媿詩非史懷古重披郡有圖
莫遣藩牆拋筆研閉門三月賦燕都

遊太寧山宿淨覺寺翌旦登翠屏絕頂復宿上方共得四首

石磴黃緣路轉遲白雲留客媚晴姿秋暄不似高寒地
山靜真如太古時何處風迴微有籟茲遊境勝却難詩
放歌欲到遺臺上愁對馮公倒酒卮
青山欲暮渾無言藤蘿詰曲愁攀緣巖霏細灑衣盡濕
石梁暗度人爭喧幽岵一逕窈得寺流水百折誰窮源
振衣始覺諸天近星斗錯落當前軒
半空初聽上方鐘巖戶猶看掩復重歷盡丹梯臨絕巘

坐分蒼石蔭長松鍾靈合作出都望檢秘誰開與室封
奇勝未窮吾興在月明今夜宿西峯

飄搖真覺此身浮賸欲乘雲賦遠遊神跡何年開鳥道
雲泓無地訪龍湫極知山水三生契先領風華九日秋
不是翠屏供晚眺輕烟何處數齊州

雄縣舟行至保定

淮南洲渚三年夢此日扁舟泛大雄碧葦黃蘆連遠照
浴鳧飛鴈渺晴空風波轉覺秋吟健魚鱗仍供晚飯同
一曲滄浪何處聽酒酣留待月明中

霸州大水因憶春時所見

曾記春時柳滿隄渡頭移棹見晴霓川塗契闊頻生夢
風景依稀未入題秋水灌河非故迹暮鴻遵渚得幽栖

可憐禾黍年年沒欲挽橫波盡向西

宿龜山寺

龜山深處掩禪關許借輶車半榻閑夜枕白雲牽客夢
秋林紅葉醉詩顏凌空塔影藤蘿外殷地鍾聲島嶼間
獨撥佳辰臨絕頂風流無地比龍山

入易州

萬山趨海欲東浮曾記高譚入易州絕塞風雲生遠興
巖城鼓角動清秋樓居豈有仙人在市飲誰從俠客游
六載悠悠華髮換黃金臺上看吳鉤

薄晚渡白溝即事

官柳經秋片葉初塞垣霜晚鴈飛踈燕南趙北登臨罷
故壘遺臺草樹餘百里路貪三丈日兩鄉心繫一封書

白溝似識前年客依舊縈紆伴使車

夜入雄縣懷歸

南浦波明晚正陪西山雲暝底相催車遙路轉千峯過
吟苦詩從萬里來客裡流年吹短髮城隅明月滿高槐
東瀛欲下嗟留滯弭蓋清都再擬回

衝雨發雄縣晚至涿州

淋浪一雨趁歸程客思翛然半夜生塵漲洗開秋氣淨
簿書拋却病身輕却看車馬增行色轉覺雲山賴晚晴
好景供詩隨處有松廳明月范陽城

十月晦歸自固安途中次舊韻

歸來行橐笑詩慳曉日高林一破顏客路蒼茫臨近甸
病身堅瘦對西山冰霜已老歲華晚塵土無時轍迹閒

寄謝柴墟休落莫野雲飛鳥有時還

登繹山

絕頂扶搖百丈梯廩秋風日劇攀躋祖龍此地遺碑在
威鳳何年老樹栖巖竇泉流微作瀑洞天雲構不生泥
南窺禹穴扁舟晚且試空鍾石上題

宿呂梁有感

赤石黃緣宿呂梁黃茅轉盼失前崗百年身世如秦贅
一髮功名媿楚狂投老計應吾土好懷人情與暮雲長
夢回多少關心處清鏡朝來有鬢霜

宜陵次前人過家韻

京塵遠逐傳車香南國冬溫水石蒼戀闕夢回驚待漏
寧親心壯許還鄉川原共獻清晨色霧雨爭披白日光

獨恨歸來仍歲惡海天蕭索入詩腸

登方山次馮執之院中韻

王程未遣此身閑已見青林雉子班龍虎勢雄瞻上國
烟霞境勝覓方山行躋絕巘披雲到坐閱滄波漱石還
咫尺鍾陵遠舊約欲憑詩句扣江關

直沽阻風

我歸妻子留京師隔年不見長相思四十九歲始衰日
一百五月初歸時流河館前日出早直沽渡口潮生遲
南飛鴻鴈今北往此身定處嗟無期

游盤山宿四門塔寺期叔鳴元弼不至

十年幽夢寄盤山積翠浮嵐杳靄間客滯薊門如有待
路緣沙嶺本難扳高秋遠興須登塔青夜閑吟且閉關

欲激泉聲喧枕過暫教塵土洗潺湲

夜坐次壁間韻

衝寒吟入白雲徐澹抹巖姿畫不如深谷逶迤松作籟
古碑磨滅蘚成書翠微臺殿人烟眇黃落山川木葉踈
老我東游渾未倦盤山佳麗紀行初
躋攀無路倚藤蘿漫許身輕一鳥過風約塞雲臨晚盡
瀑垂岷雪向秋多群峰轟轟爭騰擲落木蕭蕭動嘯歌
之子不來誰問訊千巖萬壑夜如何

翌日遇叔鳴元弼於山間

歷徧中盤七十峯冰岷雲磴盡行踪誰將形勝歸戎落
本為山川畫薊封絕頂氣寒連沆瀣澄潭秋冷卧蛟龍
黃泥坂下漁陽路不羨東坡二客從

石門詠石將軍次壁間韻

精爽千年護石門晚風黃葉亂山村時危暗灑英雄淚
貌古全無斧鑿痕故壘夜嘶惟石馬老兵秋醉只匏尊
望夫多少山頭婦不似將軍殿塞垣

再次盤山峰字韻荅恒叔治中

遼海層波疊亂峰浮雲來去帶仙踪誅茅擬作終年計
種粟仍開百里封白日轉巖迷野馬青山盤磴渺游龍
山中行跡何人識須向龕僧問所從

偶生雲翻到中峯咫尺全燕萬里踪山麓祿宜千頃浸
洞門閒用一丸封漸看遠色疑浮蜃莫縱狂吟觸鬪龍
徙倚沈寥愁復去人間塵世恐無從

羊腸空曲倚連峰上有燕人避世踪樂土不煩沙嶺成

毀垣曾傍石門封，雲中秋興訝黃鵠。天際江聲瀉黑龍，
見說漁陽豪俠地。田疇栖處有誰從，薊門何處得奇峰。
頗愜平生汗漫踪，天作金城寬北顧。神慙玉檢却東封，
飛流噴薄嗟縣竦。老樹鱗皴石迸龍，更欲蓬山凌倒景。
移書東海訪衡從。

再次徐字韻荅恒叔

峰端騁眺入青徐，四顧蒼茫縱所如。紀勝獨嗟遺宋志，
題名僅得辨燕書。清秋踞石身還健，白髮移家計已踈。
莫怪山靈如舊識，意游曾是十年前。

冬至恭祀 東陵

雪後車塵喜不揚，羸軀初試北風強。行厨暫飽沙河飯，
出郭猶聞御苑香。曾說蹕臨金粟地，誰攀龍到白雲鄉。

神宮豈為江淮遠，萬古茲山鎮朔方。

五陵佳氣鬱蒼蒼，誰羨秦關二百強。千騎從官天上蹕，
一函中使御前香。北來碣石非仙路，南去蒼梧豈帝鄉。
最是因山渾不改，九泉銀海渺無方。

滿山燈火列齋廬，十載王官奉謁初。騎省秋來還有賦，
文園老去漫多書。氊寒尚憶青綾直，臺迥頗瞻絳節居。
擬和冰廳長至曲，昌平道上獨馳驅。

鐘聲半夜出明樓，陵樹行行石磴幽。鵠立且須中使鑰，
駿奔初薦太常羞。橋山弓劍雲長閉，高廟衣冠月自遊。
曾是鍾陵陪祀者，幾回清夢落南州。

十里松林護曉霜，出門初覺夜蒼涼。苦寒酒客爭持被，
太瘦詩人不裹糧。平野忽看山滿地，高城似與月為鄉。

搗來始識東陵路記取茲辰日在陽

東墅別柳

三年京邸憶郊廬
釋柳行行手種初
常怪園丁畱復去
每逢鄉使問何如
吾生已媿林居晚
此地誰開野燒餘
莫訝條枚輕剪伐
要令喬木記柴墟

別柳之日客有携酒相訪者次韻謝之

寂寞西林舊草廬
歲窮翻笑客來初
故人相見懽何劇
老圃吾生媿不如
冰雪解嚴杯洗後
松篁動色句成餘
花時定有閒游者
十里青青看柳墟

人日用韻寫懷

簷風昨夜換春聲
暗入衰顏不自驚
跡寄雪鴻看往事
夢遺蕉鹿悟浮生
乘閒好結春山伴
宜晚先栽老圃英

最是憂農心未了自從元日望新晴

東風催我一長吟
晝刻新添試水沉
東閣官梅還逸興
草堂人日繫同心
初移釋柳開荒景
暫止函禽聽好音
隨處年芳堪我老
流光何用苦相侵

迎春日赴郡齋宴集

共迎春去出東城
報道春從海角生
青蓋日消浮酒暈
綵鞭風細裊吟聲
物華謾說燈期好
歲事先占穀日晴
十載宦遊常記憶
故鄉風俗少年情

陌雪初消海日生
東皇直待使君迎
何妨士女傾城看
不許魚龍繞地行
坐覺階墀添晝刻
醉醺簫鼓雜春聲
勸農早晚桑田去
願與斯民樂歲成

夜坐有感

歲晚風光感壯懷不眠真苦漏聲催詩寒擁被唯深坐
眼暗移燈亦倦開廣廈未顛能自庇狂瀾欲倒竟誰迴
關心極有秦涼戍夢裡猶聞畫角哀

西園季春二日次客席間韻

西園初試舞雩風物色年芳處處濃野外軒裳真汗漫
眼前花柳自青紅送春詩待臨流得好事人來載酒同
莫便淮南招隱去桂枝留看小山叢

三月晦日雨中看階前芍藥此花移植久矣予

歸三年不開今歲乃開數花遂用次韻一首
三歲歸來始一看捲簾深坐傍闌干數枝帶雨開何晚
此日憐春別更難封殖喜留嘉種在低回如語舊盟寒
裁詩為喚東君轉酒釵花前正爾寬

池上即事仍前韻

篋底塵編倦不看惜春連日到江干柳條弄色華年換
芳草貽情遠道難臺迥漫愁雲作暝擢閒翻笑水生寒
遠遊剩有飛黃典消得昆侖萬里寬

芍藥將謝再次韻

莫恠多情盡日看春殘花謝總相干遲開已待花神久
真賞能逢地主難翠幄微香吹漸遠玉繁承露瀉初寒
三年擬試沉香筆却算行期為爾寬

邳州月夜

晚來風定水涵空清夜迢迢坐未終幽興自貪湖上月
餘音誰託嶧陽桐帆隨樹影移千里枕撼波聲落兩洪
莫倚黃樓詩版在壯遊非復少年同

將至甘陵阻風雨

衛流三日阻行舟擬宿甘陵復此留老樹挾風渾作籟
衝波受雨不成漚功名漸損中年興兒女平添兩地愁
急掃陰霾迴白日五雲高處曙光浮

神樂觀祈雨

河漢踈明夜向殘松林燈火共清班未應赤地論千里
已託青詞叩九闕闕角尚看晴竦在江心容有老龍閒
仙壇雲薄難成雨膚寸還須借泰山

候雨不至再次

農事行看九夏殘隨車雨少愧通班凌敵且待風生馭
觸熱翻思雪擁關楚地獄空謔頌作傳巖人遠畫圖閒
愁來更爲防秋急聚米論兵謾擬山

再次韻荅石邦彥學士

海宇天瓢一滴殘賦詩曾記殿西班空閒葉野霑千里
底為龍江限一關露禱幾回瞻霏霽水耕何處覓寬閒
今年准擬詩人瘦莫道相逢飯顆山

次韻荅邦彥快雨

坐數風檐兩點殘松廳香案徹宵班山川氣與星河接
土木身非兩露關久暎物華承潤澤乍涼人意覺蕭閒
兵塵未洗三農渴莫放歸雲戀舊山

至日送希大子克祀陵

歲事宵嚴有故常漢家原廟白雲鄉詔從溫室傳都尉
尉奏下冰廳綴侍郎風後陌塵初着凍冬來陵樹未
霑霜十年驂乘今華髮灑淚茲辰憶舜藏

中秋雲晦待月寫懷

浮雲何處逐輕颺，隔歲佳期萬里遙。
玉宇瑤樓秋寂寂，銀潢碧海夜迢迢。
衰顏欲乞千年藥，壯觀閑思八月潮。
稍喜層陰時解駁，不妨歌詠度清宵。
當年行樂愴忘歸，江表重來往事非。
九夏炎蒸侵白露，中秋雲霧掩清輝。
移舟南渚歡悰減，飛蓋西園舊侶稀。
天柱峰頭好明月，人間誰解覓知微。

江淮旱甚告賑貧者日至以韻閔之

驛書旁午栢臺前，錯擬今年是有年。
常愧恩波徒自沐，不知旱火定誰然。
千家砧杵閒秋月，萬井村墟少暮烟。
安得蒼生同辟穀，赤松深處訪神仙。

秋思

青鏡朝來白髮新，已判林卧作陳人。
詩疑晚歲真成癖，病喜豐年始乞身。
蕉鹿幾迴隨夢變，塞鴻何處附書頻。
憑誰撥置床頭藥，更買南山作近隣。

十六夜始晴試筆

新晴喜未央，坐深呵筆試年芳。
雪明華月澄清影，風細疎梅暗香。
老去逢春心尚健，興來穿市病心忘。
十年桂闕驚山客，未許寒雲照髮霜。

郊園閒興

短策輕篔路未遙，朅來閒坐伴漁樵。
病餘筋骨憐燕駟，歲晚水霜憶漢貂。
水國音塵波渺渺，風林詩思葉蕭蕭。
探春欲放江南棹，聞道梅花已着條。

歲晚病懷

園居瀟灑復何求天際浮雲任去留病枕夜長妨穩睡
吟筇冬暖散閑愁支離未就歸田稿汗漫虛疑駕海舟
五十五年成底事春風依舊屋東頭
海國栖遲歲又殘將心此日向誰安稻梁謀拙空垂翼
松菊情多穩掛冠社遠漸驚詩思減身閒聊得病懷寬
清時事業諸公在群盜中原莫謾看

季冬月夕次病懷二律

高城寒漏迤宵殘烏鵲南飛夢已安扶老漸須鳩作杖
著書何用鵲為冠中天宮闕遙相望晚景江湖較自寬
洗眼殘年惟此月不眠重為捲簾看
貝闕何須泛海求清光今夕覺遲留十年京國鄉園思
幾處關山鼓角愁對影莫辭花下酒乘流疑是雪溪舟

素娥應笑詩人老不為蒼生也白頭

元旦試筆

桃符題罷一傳觴却笑衰顏借酒光人日草堂還得句
春風燕寢自凝香隨陽候鴈多成字獻歲寒梅已作行
滿眼陽和開物象海隅無地着冰霜

人日

對酒何能累十觴病餘空復惜流光殘年凍洗春池墨
遲日晴添午篆香綵縷戲看荆俗勝草堂遙憶杜陵行
欲知新興詩多少應費宣毫百管霜

穀日迎春

共舉春風第一觴東郊春到已韶光晴占穀日傾城喜
暖近花朝滿路香寶字垂雲天上帖青旂拂曉殿前行

滄洲卧病何年起記得東華待漏霜

立春日

未試春盤且洗觴吹葭五夜待春光催花謾剪隋宮綵
賜酒曾霑漢署香白髮銀幡聊作戲青衫竹馬自成行
凌晨便有名園興獨喜喬松不受霜

十四夜小飲

病酒年來已覆觴清光今夕共燈光金牀花散千門雨
華屋相傳滿座香準擬垂虹追輦步偶看走馬憶戎行
飲闌欲借陽春曲消盡征人幕上霜

上元夕飲客

愛客曾留臘底觴晚筵絲竹瀉寒光淡籠明月饒春麗
小浥輕塵覺雨香何處風來花作陣誰家燈好妓成行

開年共說逢佳境碧盞嘗新有蔗霜

佳辰留客競浮觴一飲先判盡曙光雲葉弄晴潮桂魄
燈花烘夜吐蘭香盆瓊錯落筵前令箏鴈參差曲徑行
莫訝東君扶病坐故人投分比明霜

次喬宗伯白巖三律

山腰臺殿倚江清坐久松濤作兩聲寺古碑文多變滅
塔高鈴語半分明神游碧落三山動病阻藍輿五月征
擬待涼秋登絕巘滿川閒看白雲生

右梅花水寺中

江南四月筍蒲清海錯時魚亦有聲玉骨筋橫犀角細
素鱗盤映水晶明官船載去惟充薦漁網遮來不羨征
此日嘗新增感慨野人芹曝媿平生

右嘗時魚

空山水木澹孤清誰抱焦桐聽此聲花落幾年人已去
水流何處月還明湖西晚詠詩仙句嶺表春懷驛使征
共說商巖消息近陳根應有一枝生

右吊梅

飲雨花臺次白巖韻十月九日

酒面寒香泛紫旌山中節物晚秋宜花臺騁望還良月
幙府追歡已異時遠鶴重來華表語代僧何在影堂悲
病身只有登臨健更得南宮句解頤

再次聯句韻

年華老去喜逢辰十月今移九日新遠寺茶烟懷地主
高臺花雨供山神城頭落日常留客野外輕塵不污人

莫怪秋來遊興數懶從年少踏芳春

重登雨花臺再依韻

南郭重來已浹辰遠山冬霽更鮮新尋幽對酒還多事
抱病登臺較有神攬珮欲從方外士盍簪偏愛榜中人
賞心似與流光競轉眼殘年即好春

除夕寫懷

殘臘初春雪滿廳送窮吾亦戒奴星齋中長物韓縈在
身外浮名漢簡青老境著人空守歲年芳入夢喜添丁
翛然淪茗梅花畔且置人間醉與醒

元旦二日謁文廟病作既愈次韻

獻歲晨趨博士廳依稀東壁見文星忽驚眼底花全墨
共訝眉間色已青月滿屋梁詩擬杜鶴歸華表姓非丁

三年病裡餘生在昨夜却夢又醒

齋宿有懷

春寒獨宿省中廳宮漏沉沉候曙星五夜露溥仙掌白
九宵雲繞泰壇青詩詞鏘宴懷張仲夢入商巖感武丁
十載郊裡曾扈舉清齋今夕覺神醒

雨中赴賞西臺牡丹

探花心在雨中過病怯深盃柰酒何地主有情開宴早
花神無語閱人多不須池館臨歌吹已勝山林帶薜蘿
祇恐春華易銷歇柏臺高處換庭柯

二月十四日遊東山

兩晴曾約訪東山出郭何妨抱病顏十里路隨花柳入
片時身共水雲閒風流故國惟墩在春到誰家有燕還

合與詩人增勝槩四山消得一亭環

青山一髮十年思載酒乘春喜未遲案有雲山皆作供
座無絲竹雅宜詩清時不灑新亭泣往事堪消別墅基
試向臨川丞相道于今墩姓合從誰

西臺招飲馬上即事仍次前韻

禁籞西來接御堤碧波芳樹泛晴暉春情不逐林花盡
年事頻驚海燕飛舊國山川全壯麗行臺珂馬豈卑微
宦游未倦心期在老大無成敢賦歸

西臺公讌許同攀罇俎常開紫翠間霽景坐貪湖上綠
夕陽歸趁馬前山川原似畫連城闕官府如仙隔市寰
憶得蘭亭修禊事飛觴揮翰有餘閒

屢卜居未遂

无屋都城已十年移從東陌復西廛傍人門戶終低首
 老
 未息肩江海故墟三畝宅歌鐘甲第萬緡錢
 一技應求
 天今在長安若箇邊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崇墟文集卷之三

律詩

賜緋

曾孫燿又振甫率男均校梓

蒼龍觀闕麗晴暉 天子初郊詔賜緋
縹緲雲霞開御篋 盤旋鸞鶴費宮機
騎曹地冗空靈惠 宣室齋嚴正受釐
惟有丹心堪報稱 載譎天保荅恩輝
猩紅金雀炫朝暉 絕勝潛溪一種緋
中使口宣同舉按 天孫手織自搢機
尚方賜出難論價 泰畤衣來願祝釐
忝綴朝班慚藻飾 青袍曾憶仰餘輝

郊齋再次賜緋韻荅同事者

南郊燈火夜生暉 風纛霓旌雜綵緋
望裡山川連地軸 空中象緯出天機
飛龍載肇千年紀 彤蜺初頒四海

釐多少 先皇簪筆士共瞻天日咏重輝

東山草堂一首送司馬劉公致仕歸華容

一片丹心兩鬢絲東山渺渺寄遐思歸雲未厭秋霖望
佳菊曾留晚節期拖玉忽傳 楓陛詔賜金能辦草堂
貨遙知報國籌邊意多在南榮曝背時

送孔聞韶襲衍聖公還闕里

上公趨拜赤墀前玉帶麟袍稱少年輿隸不聞三代後
雲仍獨與六經傳通家再接登龍跡愛客還歌振鷺篇
從此昌辰看祝壽泗濱長艤上京船

次韻送楊邃菴還陝

西來函表謁彤闕駉馬乘秋意欲飛荷橐憶曾紆主眷
傳經聊復借公歸極知貌古心能似自愛官清俗尚淳

昨日都城圍講處泉比猶擁舊時衣

寥落商詩振九林百年吾道竟誰任浮生歲月銷塵事
末路功名感素心老大漫思游學廣沉迷安得望洋深
主盟賴有夫君在却媿栖栖未盡簪

次見素見寄之作

名盛常愁謝病遲故人心思獨誰知十年報國書頻上
異日同朝詔所期江海豈忘廊廟在麒麟終異犬羊羈
深衣漫說黃州過不曾人間似奕碁

次白巖虎谷碁韻

酒酣整旅出華堂此戲從誰竟濫觴敗自奇兵翻眊燥
虜圍危地却誇張高城警夜微傳箭別壘防秋盡柵楊
最喜第功詩案在絕勝縣印蠲體場

踈孺延月愛茅堂晚避游塵自洗觴醉裡放言侵短李
春來苦戰接髯張得朋敢恨居無竹撫歲重歌隰有楊
却愧迂踈真忝竊交游隨處有名場
歲晚高歌蟋蟀堂不辭霑醉盡君觴虬鬚風致今猶昨
雞黍襟期范與張宦達祗愁成小草年徂應解喟衰楊
酒酣我欲煩陶鴈墨浪淋漓一條塲

次應韶韻謁元世祖廟

雲暗崖山海日斜颶風譟斷不勝嗟誰教鞏洛歸胡羯
坐見園陵散暮雅葱嶺向來窮馬跡桃源何處覓人家
那知夜雨荒祠下鐘鼓聲沉起亂蛙

次克溫南宮賞魏花

南宮花發滿朱欄對酒先判十日看彩筆舊傳才子亭

青綾誰道主人寒明粧向晚圍紅燭妙舞迴春試翠盤
空歟花枝無好句東風應笑客衰殘

再次

紫艷重重十二欄銷憂聊借午晴看客多不減前年盛
花晚偏逢四月寒酒醒東曹添唱和風流西洛有盃盤
出門却笑人間事姚魏于今姓未殘

王尚書漢英宅賞花仍次前韻

移向平章宅裡欄十年總得主人看日高粉面微含醉
風細檀心不受寒肯謝芳塵隨繡幃合教華屋薦金盤
詩成欲寄長安去為道名花尚未殘

飲張仲湜寓舍悵然感牡丹已謝再次

清波繞檻竹為欄滿樹離披訝未看洛下園池多代謝

江東風日自暄寒賞餘酒送花前令坐久
碁留石上盤
曾是沉香亭畔客含毫應自惜春殘

賀克溫遷居次仲湜太宰韻

長安甲第近何如却笑承明厭舊廬
小隱漫求三畝宅
芳隣真擬萬金居客來吳下多番榻
官滯周南且著書
老我荆溪空問舍過從今已十年餘

仲湜請老次韻奉留

少年詞賦擬相如晚入彤墀夜直廬
謝病屢移江表疏
買田曾卜桂陽居莫驚春晚淹行李
想念時危畏簡書
聞說蒼生占出處詩成應是倚樓餘

仲湜有詩述歸再疊韻解之

平子才高媿不如瑤華清夜贈窮廬
官閒共喜分曹坐

社晚還嫌隔巷居南國興多騷作賦
中山功就謗成書
憑誰細看巖前栢柯葉亭亭霰雪餘

再次韻留仲湜

人物它年正眇如隆中寧復若人廬
閒愁笑我檣頭坐
深念聞公抱膝居別墅日長聊對奕
留臺歲久為修書
湘南剩有林泉興須待黃扉獻納餘

中秋遇兩簡涇川因其謝客故末句調之

病裡佳辰擬作歡老年秋月幾迴看
雲中長嘯登樓坐
蓬底清談泛渚還謾遣笙調開晚霽
直教風雨障高寒
桂花香冷蟾宮寂應為詩人久閉關

峇涇川兩夕飲客待月

山亭飲客愜幽歡達曙同期皓月看
老兔忽從雲際浴

素娥新自海東還，嘯臺聲迫憑風發。詩社盟重帶兩寒，莫怪繞庭頻顧影。秋來今夕最相關。

九日同諸公登幙府山次樊川韻

秋晚驚看木葉飛，寒山一逕到來微。天晴曠野千峯出，水落長江萬里歸。渺渺平蕪懷故國，垂垂短髮對斜暉。平生賸有登高興，千仞岡頭再振衣。

是日涇川以詩來次其韻

九日詩來野寺中，閉門應笑坐詩窮。開尊獨喜黃花舊，吹帽爭看白髮公。徙倚峯前留夕照，登臨江左有遺風。湘皋預擬懷人處，極目南天送去鴻。

次白巖韻二首

南國官曹簿領閒，登高九日許追攀。暗香十里梅花水

老石千年幙府山，飛鴈北來催歲暮。夕陽西下笑詩慳，杜陵衰老樊川病。空對佳辰把菊還。

楓林松壑路寥寥，客思逢秋未易消。且拂烟霞凌絕頂，懶從樵牧問前朝。病中得句還蕭索，醉裡看山欲動搖。祇恐明年移俗駕，題名先擬白雲招。

次孫司空韻二首

積水長天萬里浮，清秋竟日坐銷憂。蒼龍闕近瞻王氣，白鷺洲晴快客眸。座上題糕詩已就，江東看菊譜重修。關心尚有西南戍，歸路逢人問蜀州。

江左清時幙府閒，山椒遺壘復誰攀。關中華岳三峰削，海上瀛洲一水環。病起逢辰憐菊瘦，興來留句拂苔斑。明年九月應相憶，曾共司空月下還。

送克温改官禮部

驛路離觴送曙暉，宦情鄉思兩依依。
春來天上徵求數，病裡江南故舊稀。
每愛伐棠題素壁，行看視草列黃扉。
同心別有臨岐贈，賸採芳蘭綴客衣。

送蔣中允敬之歸省

予告恩深似往年，驂鸞那復羨飛仙。
北扉冠佩聊湘浦，中允聲名豈輞川。
稱壽酒隨巖桂發，紀行詩待驛梅傳。
南歸萬里緣何事，剪綵携兒拜膝前。

世臣家襖飲遇雨

春水平街一尺泥，為尋青野過青溪。
詩傳洛社還須續，酒憶郢筒不用携。
老病願從修襖減，風情思與浴沂齊。
行雲忽逐清歌散，霑醉歸來月已低。

次荅世臣

香芹白飯出青泥，花裡人家憶浣溪。
彩筆興高憐絕唱，瑤琴調古許同携。
辭春便覺鄉心動，涉世誰能物理齊。
湖海看君豪氣在，高樓百尺卧應低。

青陽驛有懷李惟正奉寄

千里相思隔彩蟾，行臺何意一擷髯。
燕秦路繞經年夢，兄弟交忘異姓嫌。
細瀉清尊愁欲別，重臨畫舫坐還厭。
憶君中夜渾忘寢，起對星河自捲簾。

朝天宮西方丈席上荅宣谿四首元夕後一日

燕中正月非南州，僊臺獨發梅花幽。
幽芳未嚼左車痛，清境已作西湖遊。
共傳佳句動官舍，不煩短笛吹江樓。
金盤華屋薦朱實，看汝驛使來炎洲。

清香畫戟擬蕪州嶺海風烟向轉齒王署久辭名尚在
琳宮未到夢先遊酒狂謾笑陳鶻座詩好真慚趙倚樓
塵世回頭誰不朽柳公名字訾家洲

閩城迢遞憶秋間曾共佳人看暮山歲月忽驚遊子老
雲林長羨道人閒燈前對酒憐重碧管裡論詩媿一班
此日登臨仍賦別分題須待月西還

才名誰復在王前束髮橫經入講筵官裡咄嗟人事變
周南留滯主恩偏傳柑最憶張燈夜薦菊頻經過嶺年
莫趣南轅聞有詔彤墀春曉聽鳴鞭

崔都尉席上限韻贈白巖西遊

歸期回首變涼暄醉裡墜鬚且復掀鄉月幾年輝上國
使星一點離西垣秋風簫鼓橫汾渡晚漏衣冠望嶽軒

弧矢平生多少事太行高處眺中原

海岳西遊夢已真過家持節喜相因驅馳合有馬卿賦
憂樂長關范老身朔幙謠謠千古壯晉祠香火一時新
相思莫待并州駕秉燭春宵語鄉晨

璽濟官席上再次韻贈白巖

使輅今日徧燕雲西望關山一送君祠老汾陰空故跡
踈經河曲有新聞趨朝暫輟金閨籍代祀新頒玉檢文
何處相思詩正劇數行官柳逗斜曛

西堂客散復相留半醉醺憐別思稠詔下雲霄看使出
詩臨海嶽合神搜池塘生夢鴛鴻夜鄉國聞謠蟋蟀秋
明日慈恩携酒去憶君兄弟冠山頭

張光祿席上分韻賦檜亭

未隨塵土翳蓬蒿，晚着幽亭愜所遭。
風細暗聞笙籟發，地偏真得斧斤迹。
移根曲阜還同紐，分液中山合作醪。
歷盡歲寒柯葉在，柴墟松竹與爭高。

次劉宗伯野亭慶鶴韻

東觀新詩對鶴裁，兩翎風翮一時開。
棲遲喜傍松筠住，飲啄悔隨塵土來。
五夜夢醒縣輦路，九秋聲迥應琴臺。
世間物化渾難料，早晚乘軒接上台。
書從凍上拂雲裁，籠到江南對竹開。
袖拂且隨兒舞去，腰纏不許客騎來。
月明珠樹懷僊嶠，秋滿金莖憶露臺。
楚楚官袍誰得似，羽儀端合映三台。

次野亭金橘

珍賜傳聞出內監，長安年少訝金丸。
青黃騰喜文章爛

風味渾宜齒頰酸，霜後書林懷遠問。
山中碁墅託幽歡，南州嘉樹無他種。
却笑淮人作枳看。

次東山韻請野亭諸公出游

咫尺登臨且此山，擬尋崧少訪商顏。
因人始覺江山勝，作吏惟便歲月閒。
襖日尊壘須縱飲，花時車馬欲忘還。
詠歸剩有春宵興，正及高城月半環。
華屋丘山渺渺思，羊曇扶醉到來遲。
古人零落空回首，我輩登臨合賦詩。
江鳥似賡吳下詠，野樵曾看晉時棋。
一杯不向花間醉，借問含情欲待誰。

次韻太宰劉公留別南宮竹鶴

初夏曾期剪籜冠，歲寒翻笑結交難。
笙竽暗奏詩多況，風月平添座有歡。
清影隔林應伴鶴，高枝垂檻想棲鸞。

敬亭舊是栽培地不用南宮寫畫看

風漪烟景憶登羸皓鶴修篁舊有盟
萬里籠來聲價重三冬養得羽毛成
官中物色無何別夢裏形容太瘦生
留在南宮添故事主人隨處寓高情

次韻寄酌檜亭

故人門巷騎曹西嘉樹芳蘭憶舊溪
詩語忽驚年事換薦章重喜姓名題
相思入夢還迷路文字交歡豈病畦
欲試平生看晚節栢臺高處已分棲

次韻司寇洪公春游

樹簇晴川草覆堤娛人山水共含暉
白雲司裏高情在玄武湖邊逸興飛
行近溪橋還掩映坐深山閣轉霏微
詩成恍惚錢塘路只欠湖船待月歸

風流何地許追攀獨往尋齒水石間
返照隔林明晚簷浮嵐繞屋浸春山
清吟倚徧岩前樹迥眺平臨海外寰
祇恐瑤墀趨召急未容頻向此中間

簡王德華少宰

一觴相對水曹前京陌分携已十年
南國風光聊復爾中原消息更茫然
攤書曉撲山椒翠瀹茗晴浮竹外烟
清鏡功名多少在暫來閒伴玉堂僊

壽絳州韓尚書

雲路聲名自夕郎司空初拜髮初蒼
舉盃灑落清秋健退食從容白日長
化國山川開壽域留都官府住僊鄉
他年甲子應難筭老何曾見海桑

德華寓居乃余舊宅感而次韻

聞君移住柳灣前憶我齒棲十二年臨水條桑猶沃若
當軒修竹已蒼然河陽客散傳遺墨綿上人來換舊烟
勘破浮生真傳舍不須華表問飛僊

曹司馬新樓成九日招宴病不赴

清秋病起憶登臺聞說新樓亦壯哉衰鬢漸絲羞落帽
枯腸久藥戒啣盃軒車竟日群公駐霧景遙天萬里開
睨陶最喜茲辰還閨月菊花開遍待重來

追和丹山太傅九日曹樓登高

司馬樓成九日餘西曹酒美典詩俱雲開暗色瞻雙闕
晴望京華盡九衢勸飲不須歌蟋蟀憑高爭起插茱萸
清時多有無邊暇空嘯何妨共容娛

謝希大虎友

風簷短札墨漸開多謝臯比撤送來食肉我非投筆相
寢皮君有控弦材毫端擬畫真難類座上聞談祇謾猜
却笑病餘還戀闕車茵穩稱不須裁

白鷺次元禮

小立簷牙玉雪清柳巷庭落賸風情巢辭翠幙栖方穩
羽避緇塵去較輕長記繫時添縷線最宜簪處綴瑤瓊
前身想被玉郎誤脫却烏衣怨未平

再次希大韻

歸來海國陰晴顧影翻疑夢未明暮渚掠迴宜月澹
秋林辭去着霜輕却愁太潔還多忌所幸同群不異聲
十載長安衣化盡為渠搖曳轉關情

次希大應韶上陵見懷聯句

千里岡巒一眺同喜從今兩到詩中雲車不散山川氣
石馬長鳴草樹風拾級縈迴還整佩據鞍酌唱豈須筒
五陵未了孤臣愿十載鍾山望鬱葱

李貽教席上留別次韻

詩名此日滿儒紳酒畔重翻楚調頻歸思暗驚紅樹晚
交情真笑白頭新飛鴻跡寄千門雪老驥心馳萬里塵
曾是荆南懷橘客一杯分我洞庭春

白巖諸公餞于梨雲禪房留別石門分榮字

高秋宴別戀南榮花木禪房祖席清驥苑漫求千里價
鷄壇曾署十年盟坐聞僊梵懷前度吟送飛觴報左行
明到鄉園稱壽罷東風回首詠遷鶯

乘傳翻慚里巷榮故園猶及見秋清驪駒慷慨燕南調

魚鳥侵尋海上盟刻燭敢忘今夕會據鞍非復少年行
春明紫禁烟花繞想共趨朝聽曉鶯

陳明之東昌別後追不及至南湖夜遇共得二

首仍次前韻

南望湖深野色昏太丘帆過宿誰門澄潭月出非人世
秋舫波明亦小軒瑤草莫悲齒澗冷青楓翻借赤霜溫
茲游未定平生約歲晚濠梁擬再論

澗邊芳草擷華紳長話歸鴻送目頻絕冀驂騑喧價重
環滁山水藉詩新擬尋畫舫占虹氣却歎緇衣化素塵
莫訝清宵臨泛久看花曾共曲江春

席上次李職方遊弘法寺韻

西林幽事澹相關遠陌初窮識舊灣洞裡莓苔疑小有

壁間行草憶高閒松杉落落臨孤巘鐘磬泠泠隔九寰
莫訝詩人貪佛日杏花零落即春還

次德華韻留別

久擬彈冠共此生每從揮麈見高情少題鸚鵡已呼友
晚著貂蟬還拜卿詩滿夜筵行橐重雪消春陌驛車輕
故人好在中州幾相見應勞話姓名

次張進之除夕前署直客懷

畫省宵嚴篆刻長徂年蟋蟀載詞唐伶僇作吏家千里
咫尺懷人天一方燕谷變寒偷暖律豐鐘鳴晚約秋霜
從來志士悲華髮清鏡功名淚幾行
漠漠烟花老客鄉十年春卉共秋芳生憎宦巧眉相妬
自分卽濟語不傷遠志漫勞呼小艸新莫曾擬發枯楊

折除時命君休怨掾筆誰登翰墨場

再次進之放懷二律

散帙南園非傲吏裁詩東省縱閑情羊腸自笑一官轉
蝸角何堪西國爭老卻棋枰梳事息春辭藥累病身輕
榻來已置人間世匣底吳鉤半夜鳴
青雲舊侶久相依裹飯追隨共橐衣命駕不煩千里約
開尊直洗十年非扁舟我欲留張翰尺疏誰當薦陸機
柱下圖書前席對未應烟笠便東歸

次鍾員外舜臣陪祀

靈風吹幕拂雲和冠佩宵嚴待漏過碧落空明連海岱
紫宮縹緲近星河神墜願與三農共春氣偏隨萬乘多
南省卽官初扈蹕園丘賦罷夜如何

再次

青郊風日漸暄和太史迎春輦路過底用玉書封岱嶽
漫傳寶鼎出榮河燔柴禮屬陶匏舊祈穀馨非黍稷多
今夜獨承宣室問賈生才調復誰何

次舜臣春宴

俠陛僊韶一再成日高黃繖下西清受釐已錫千齡夢
上壽還傾萬國情周鼎飲餘零露浥舜絃鳴罷卿雲橫
歸來獨撥蓮燈坐一點丹心向闕明

白巖貞菴游潭柘寺聯句見憶次韻奉酬二首

石磴迢迢躡遠空晚來烟月轉空濛
虛疑澗飲隨龍去且得雲栖與鶴同
潭柘偶然誰作寺松濤無恙自含風
憑君說向塵埃客想像題詩莽蒼中

睡穩藤床出郭遲行行已負白巖期澄潭古寺僧常定
老樹前朝容易悲路遠竟隨明月至山空似與素秋宜
重来擬結騷壇侶莫使山靈笑後時

杭稽勛歸省次劉蘆泉韻

綵毫詩屬紀行初畫舫齋深榻燕居雲繞修門紅日近
路迴鄉國素秋餘溪南酒熟供萸菊江上書遲候鴈魚
一曲南陔還遠思長安西陌季方廬
暫輟卽街予告初且隨潘岳賦閒居十年作吏獨何晚
一疏寧親不願餘化國日長衣盡彩寬緝歲好夢維魚
買田擬就吾宗住為訪東坡舊屋廬

送陸全卿謝病歸吳中

長河水雪已嶙峋何處征車可問津
懷抱向誰傾寫盡

功名愧我往來頻，賢勞報主身。方壯眉壽，宜親酒正春。
聞說詩人多謝病，如今吳地有芳隣。

謝張東園先生過訪

觸熱相過咫尺難，濕雲流潦兩初乾。經旬遠辱三移趾，
多病那能一對餐。頤覺清風吹隱几，欲留殘照駐歸鞍。
吾門此客誰家有，莫作尋常襍職看。

次韻送白少卿還滁陽

彌掉天涯晚更移，問君南去復何時。秋生遠道迎征旆，
歌徹高雲送酒卮。三晉人才從古盛，十年臺省為誰遲。
啣啣舊說多齒草，晏歲無忘寄所思。

次韻賀栢憲生女

驅除無數海東南，為報詩人且再探。五柳風情聊慰女，

三槐門第自宜男。謾憑虺夢今成戲，笑挽虬鬚覺漸堪。
明日訪君誰拜客，座隅先共阿戎談。

次希大贈李二惟誠韻

過從觸熱每相妨，樂事逢秋却併忙。舞罷珮環空竚立，
棊殘鴻鵠總遺忘。不眠自得東曹句，好事誰移北海觴。
我欲携枰還對酒，飛雲無跡在縈腸。

再次韻荅李二

吾生浪迹本無妨，簿牒塵埃自尔忙。年事關心聊漫遣，
舊游回首重難忘。不辭剝啄同開局，賸欲淋漓再舉觴。
最是城東旋馬處，露華流月洗詩腸。

會飲淨拭行軒

竹邊尊俎意生涼，散作清風爽欲狂。初月光微猶勝燭，

長河影淡不成章，偶陪露坐驚離席。却笑天遊滯異鄉，
知已年來萍梗甚。楚江歸路憶微茫。

送德華郎中奉詔封瀋府

西行今日意何如，賓從無煩擊利祛。玉節曉隨長樂詔，
金貂寒伴武平車。參墟選使開新國，汾曲寧親指舊廬。
更喜春風旋轡日，冰霜消盡太行餘。

送秦國聲臨清總餉

凌厲無地坐東曹，咫尺清風不可招。今雨未能傾別蓋，
鄉晨誰為駐征輶。屯田盡海書空在，轉漕頻年粟未饒。
淮海平生多感激，可無封事到青霄。

柴虛道中奉懷張一

龜城五日謾留連，野寺僧廬盡別筵。詩裏輕輶穿北郭，

望中喬木認東田。歸鴻目斷青山轉，春艸晴生綠水牽。
今夜相望更相憶，阿戎應伴對床眠。

次東園贈舍弟韻奉寄

南村露飲坐秋旻，爭席翻憐父老醇。把螾醉時忘左手，
飯牛譟闕悟前身。夜聞玄鴈初驚歲，老共青山不受塵。
明日客來還對飲，床頭新漉滿烏巾。

次國賢邵伯見懷

兩目開緘宛見君，相思適度范湖雲。十年剛得朋簪合，
百里難將別袂分。楚國漫傳誰氏學，漢廷曾誦少年文。
南歸多少中原念，徙倚船牕忘夕曛。

送葉良臣推官之金華

世家文采擅名場，通籍金閨始拜郎。三尺分明縣象魏，

一官聊且問衎楊詩囊遠入溪山窟吏簿平分鴈鴛行
寂是此邦風俗舊高樓長詠沈東陽

次韻荅張鳳舉進士

暖風晴日滿京師獨扣東齋赴晚期樸學緣當文字雅
虛名慚受里閭知病妨逸興空辭盞坐戀清塵漫奕碁
聞借僧房秋意遠可能無句惻相思

次韻荅趙叔鳴進士

遺編長對趙東山平地誰能絕頂攀發軔舊曾乘歲壯
篝燈今却愧秋閑一官宿扁風雲際盡日沉迷簿領間
我欲函書投北渚餘波猶得洗塵顏

再荅鳳舉兼柬叔鳴

行裡三人得我師况茲二妙愜心期名場羽翼爭先睹

鄉國人才愧晚知飲罷屢移秋寺榻詩成曾覆夜堂棋
十年舊侶依稀在歲杪因君有所思

誰賦鄉關擬子山少年張緒獨追攀家臨南甸何愁遠
身在東曹却愛閑登眺且須拋事外聲名今已落人間
歸與亦有柴虛興夢裡梅華正玉顏

用趙張韻奉荅李師文進士

豈有篇童續小山向巖叢柱托君羣少年授簡才情別
暇日臨池意態閒無復暮雲懷白下虛疑明月滿梁間
一官冗長歡悰減正倚交游慰病顏

文采翩翩李藥師十年江左共襟期烟霄此日名初動
風骨前時我獨知落葉滿街行得句飛鴻游目坐忘基
相逢每道同袍客春艸池塘劇夢思

移疾荅李師文仍用前韵

詩瘦誰嘲飯顆山江東李白許躋攀合并最喜交非晚
酌贈翻憐病未閒永夜尊壘城柝後細風珂馬陌塵間
鳳臺寂寞桐花冷我欲携君解醉顏
病來何處覓醫師請告須移五日期霄漢功名青史关
江湖心跡白鷗知貌從秋後衰於菊詩向人前劣似碁
獨有閒情同楚客澧蘭沅芷不勝思

兩夜寫懷

空齋積雨迫生愁何處歸雲晚復留獨鶴不眠長警夜
暗蛩多思自鳴秋十年事與塵俱化萬里心隨水共游
明日清冥期桂魄庾公高興滿南樓

次元善韻荅見懷之意共得二首

舊京文藻賸才賢轉眼春風已十年載酒動陪雲谷燕
移床憶就水亭眠別來城郭應無恙老去頭顱底是仙
曾把平生商畧盡不將名托故人傳
誰賦緇衣好此賢枉教他日論當年萬金帚散真難鬻
百尺樓高不借眠落落薊門聊作客飄飄吳市擬成仙
著書莫念頭空白留在名山也自傳

送祝維貞致仕歸海寧次明之韵

京塵洗盡鬢毛輕好雨霑人亦有情涉世自憐心尚壯
憂時翻笑病先成一封奏罷中朝悟三禮編來晚歲呈
明日征車休早發東門歸路少人爭

送蔡中舍署南刑部員外郎

北山蒼翠浸湖流却喜分曹得爽鳩丹筆且煩書牘背

紫泥曾羨視詞頭十年待漏風簾燭四月移家水國舟
欲寄離懷愁不盡故人先為問台州

送王文珮入南監

雲路何須歎後時十年燈火下帷遲冠巾且伴諸生試
科第終騰上國知策馬亂流還弭蓋戴星征店獨題詩
別君欲採蘭華贈江海茫茫有所思

壽石詩壽明之乃翁都憲

咫尺烟霏散綵毫展圖稱壽自西曹淮南境勝叢生桂
海上仙來共戴鰲鬱鬱氣含蓮岳潤岩岩秋與栢臺高
摩莎最愛雲常觸霖雨人間望正勞

送馬汝勵歸任

長安秋夕使星明乘傳南來見馬卿春省表隨香案上

夜堂杯向綵衣傾雄飛萬里身方壯小却三年政已成
明日驅車仍賦別都門千樹不勝情

次汝修直宿中秋夜

雲散金波灑不流省郎宵直禁城秋坐聞天籟風將御
卧待仙槎地欲浮夜永星河還澹澹詩成人月共悠悠
青冥近說多岐路試與驂鸞問所由

送陳嘉言司餉天津

倚棹天津幾日程驛亭秋色接神京舳艫萬里江南餉
茅葦千家海上城最愛驅馳當壯歲極知文采稱時名
公餘定有交親念擬向西樓賦晚晴

送劉進士台濬縣令

半年通籍共金閨赤縣分符暫解携家學自傳賢伯仲

科名曾冠蜀東西萬年枝穩終棲鳳三尺銛寒且試鷄
春草夢回多少思玉堂明日有新題

送廣平黃同知 義興人

春選誰居省試先南雄才譔照當年持家賸有遺書在
佐郡唯留舊笏傳官職祇今纔易地文章如此合同編
海邦不似王畿近取次譔謠到日邊

聽公房宴雨以粟夫明之限韻

雨中詩筆闢寒銛未放驕陽且戒嚴涼意蕭森來遠樹
秋聲噴薄動虛檐塵塗此日囂初定齋閣何人睡正甜
更愛長廊供晚眺冰簾誰控玉鈎尖
草合空階浸碧尖鳥藏深樹啄紅甜醉驚颯沓渾忘楚
坐却炎蒸半道檐高竦欲垂疑海竭片雲低駐為詩嚴

觀魚賸有濠梁興漫笑任公錯用銛

兩後送周進士之官南京工部

秋霖十日滯長安楚客歸心夜欲攢陌上緇泥妨躍馬
江東芳樹待栖鸞詩綠水部題應徧書寄鄉關到不難
投老鍾山吾意在憑君先問北園檀

送馬崇功御史赴南臺

青春衣繡馬卿回綵鷁江頭不待催消息共傳真御史
典刑猶在舊留臺楚謠遠自觀風得漢檄閑因愛日開
一曲湖光供嘯咏暮歸應有節生陪

送婁誠善分教歸安

坐奉清塵旅舍前野亭風致故依然書成不待公車詔
官冷何須客坐羶鹿洞規模總異地龍門人物有遺編

一盃鮭菜知何日極目江湖接遠天

送達士略教崇德

清世功名滯逸才一官聊復下燕臺移家最喜三吳近
坐席仍看萬卷開永日絃誦鳴泮藻高秋詩思滿庭槐
城東舊有傳貽院應共諸生闢草萊

送龐元化參閩省政

日上都門欲別時稍留剛得酒行遲乾坤總是驅馳地
霄漢常懷諫諍姿黎嶺褰帷開曉瘴武溪迴棹弄晴漪
林居憲使多幽致為道朝回有所思

次宣谿韵贈別趙栗夫

文章誰復咏虞周對客揮毫愛少游願我直為牛馬走
侶君須向鳳麟求賢勞自喜身方壯襦袞回看稼有秋

他日燕山遙動色有詩來自海東頭

追別宣谿 仍前韵

回首昆明萬里周壯譌真愜子長遊圖書暨與蓬山隔
文字聊供桂海求兩化諸生爭待旦風行六詔漫生秋
炎方此去非留滯冠蓋長安見黑頭

送胡企參守撫

愛君得郡守臨川畧畫溪山萬井連想見風謠喧竹馬
敢忘清白利餐錢訟庭爭訝秋臺筆鈴閣閑臨內史箋
擬峴臺高誰續記政成當並古人傳

晴雲漏日射秋旻兩迥車塵陌路新執別重憐同榜誼
論交兼有故鄉親終筵酒薄還能醉敗局碁多轉不嗔
明日相望便江海書郵長憶撫州人

寄題高御史觀風卷

持節南來草木知，觀風隨處采民詩。
不辭淮海驅馳徧，長憶雲霄獻納遲。
秋晚獨看橫鶚處，霜寒多是避驄時。
中都近說潢池靜，根本從來軫睿思。

題劉御史澄清卷次揚石淙韻二首

清淮不似使君廉，攬轡澄清歲已戡。
吳海餘波愁欲盡，漢家今日法須嚴。
指揮旁午驚書判，心計從容到米鹽。
聞道憂時多感慨，近來霜鬢幾莖添。
西臺趨召豈常何，滿色風謠薦已多。
秦地人才真絕代，揚門弟子盡高科。
雲來自觸崇朝雨，海潤先占九里河。
欲寫相思隨去旆，石淙明月照清波。

題月會鄉英卷二首

佳句新圖自赤城，海鄉冠屨識耆英。
開筵且盡寒暄意，結社初非月旦評。
小傳何人書隱逸，流風他日說昇平。
攀援欲舉端明例，莫道滄浪未濯纓。
我欲載酒相盤旋，畫圖彷彿開晴軒。
龐公不省入城府，陶令自賦歸田園。
彈絲盡日流水遠，垂綸傍午春風暄。
三山烟霧渺無跡，海陵咫尺真仙源。

次敬修襖飲韻三首

一觴相屬艷陽天，擷取溪芳共野鮮。
多謝老僧開淨刹，不妨狂客咏初筵。
催花送酒春風裡，倚竹題詩落照邊。
誰道蘭亭成絕倡，揮毫今在永和前。
人間修襖永和年，每道茲辰一慨然。
臨水恨無中令句，感春休誦麗人篇。
且拚夜醉停飛蓋，莫算秋期有別筵。

石鼎聯成天漸曙起看仙客已廻旋
當年詞賦擅班揚笑拂京塵住海鄉點也詠餘風度瑟
義之書羅水迴觴偶看節物驚遲暮久厭時情校短長
我欲東園從此老滄波萬頃木千章

呂邦彥請飲新城道觀追次遜齋先輩謝客見

訪之作

山中春酒縮新芽仙棹相將汎碧濤座客盡傾張翰重
主人誰似呂安勞金尊檀板花前句海錯江魚竹下庖
曾是鄉賢栖隱地欲追遺事薦溪毛

西園辭春再用新城韻

興來詩壘卻前茅灑徧吳箋憶蜀濤花鳥頓教供野逸
雲山先許浣塵勞亭因擇勝頻移地酒為臨流不費庖

一盞醉春多少意等閒明鏡有霜毛

羅令邀過野人家看芝舍舟輿行次張一韻

維舟沙嶼作宵行百折藍輿七里程柳下玉盤嬌月黑
農家場圃愛秋晴年豐共報芝連屋地僻那煩火作城
霑醉歸來尋野渡不知江上夜潮生

徐廷圭鄉老八十歲慶以詩

黃髮飄蕭及暮年病餘髒喜得神全神翁自有傳家籙
高士初無負郭田杞菊繞園開畫境冠裳隨解入賓筵
後車留與兒孫載不向磻溪弄釣船

家君生日次外侄瀛韻志喜是日立春

滿堂詞賦賀生朝不羨謔喉共舞腰和氣早從天上至
輕寒全向酒中消家臨海屋神仙近春滿壺天歲月饒

常為吾翁祈上壽年年袍笏拜青霄

諸公有詩祝壽代 家君荅之

幾年生日似春朝客至相忘懶折腰老境古年心尚在
健身逢酒病全消謀生敢望金章及閱世誰將白髮饒
枉沐瑤瑤何以報夜來東壁麗層霄

再次韻為家君謝客

詔傳三命免趨朝絕勝揚州鶴背腰燈底眼花乘醉放
鏡中鬢雪近春消久便暮景漁樵共所願豐年稼穡饒
此日稱觴真自慰過家游子屬丹霄

再次

不逐鷄鳴候早朝睡醒花影轉廊腰經多世事浮雲變
逢着仙家白日消年去酒盃催客盡老來茶局向人饒

杜陵野客空頭白搔首江天咏赤霄

再次

素對羸得老清朝曾笑休文病減腰塵事祇隨蕉鹿看
機心不待海鷗消春生此日辰安在酒伴閒身歲可饒
最是君恩忘不得夜移香案向霄霄

守歲 甲子除夕

殘年欲別思依依坐守三更漸解圍老覺詩書敦宿好
閒思富貴有危機故園梅柳爭春發左掖鸚鵡隔歲違
此夕送窮真戲劇回頭四十九年非

北山看梅席上次霄字韻一首 人日

喜無風雨妬佳朝愛此墻東雪半腰青子綠陰春已兆
暗香疎影句堪消栽從北寺塵霏淨開遍南枝暖意饒

却笑師雄真夢幻酒醒啼鳥在烟霄

次王檢討敬夫席上留別

五柞長楊賦未厭漢陂春水夢來添懷歸日數花磚遍
予告風聞草詔淹漢苑舊遊誰伯仲虞廷妙選本師僉
壽觴想在城南曲尺五天低處處瞻

奉送子隣太守述職之京師

河梁畫舫轉城隅清濯清風灑客裾錦里淹留今雨別
赤城攀卧十年居猶嫌長物隨行李獨喜賢勞有薦書
祗恐漢庭趣召急不煩歲事報何如

紀張元德夢寄東園先生

天上雲和按綵樓人間光景接瀛洲迥臨日觀東方曙
轟飲星橋北斗秋盛事不須疑夢境高人端合伴仙游

他年我亦携兒去細數張公海屋籌

謝何先生并寫懷次韻二首

松菊猶存逕未除振衣歸去興何如平生圖史關心處
晚歲襟懷涉世餘藥籠携春聊獨病釣竿臨水共誰漁
清宵賸有瞻依念擬在春風坐草廬

漸看芳草積庭除閒病耑居只晏如好古學慚編簡末
感春心自悼傷餘擬開柳逕稱居士更訪桃源覓老漁
莫訝城西村路遠東風花鳥託吾廬

再次奉答二首

詩草經秋未剗除春來滿地思紛如菁華媿我空逕暮
膏馥從師乞賸餘畫虎謾勞江左史釣鰲須伴海東漁
十年奔走人間偏還向西林築講廬

一
此
三
三
賦歲荒蕪漸掃除烟郊風物畫難如居閒便覺山林勝
筭老誰能歲月餘着跡水南還作吏會心濠上不須漁
長安底事饒春夢 聖主恩深憶殿廬

再次韻奉荅

長嘯歸來習氣除浮雲人事看何如冥冥鴻鵠雲霄外
落落松筠霰雪餘老去河陽聊寄牧騷成澤畔不逢漁
自慚亦在程仇後省識汾西有敝廬
根塵漸盡萬緣除喚起論詩興突如古調謾晞蘓李後
國風終媿邶鄘餘江山不改供游戲簡冊無窮費獵漁
聞說謫仙巖戶好移家真欲住匡廬

柴墟文集卷之三終

柴壘文集卷之四

律詩

送王德輝尚書歸餘姚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南來暫輟紫宸班
弭棹江干便擬還
東觀圖書頭半白
北堂魚笋夢常關
歸鴻縱目雲霄外
老鶴鳴陰莽蒼間
多少玉堂嘉話在
風流應對謝東山

壽大傅屠公

勲業三朝際 聖時蒼顏黃髮侍 彤墀漢儀柱下張
公在宋事經筵 潞國知臺省同升 多故吏簿書長暇有
新詩丹山舊與神仙約 小住人間百歲期

王守溪先生尊翁壽詩

湖山燕處日脩然 垂橐歸來直道全 物外烟霞誰與伴

人間官府不妨仙秋淹觴味逢初度老得逍遙有內篇
欲向襄陽慰耆舊王喬今日勝當年

送馬侍郎歸故城

西掖東曹疏幾封秣陵回首寄行踪懷歸當擬瓜期及
筭老誰能蔗境逢去國衣冠非寂寞過江舟楫且從容
攀援欲詣三山別間看浮雲結晚峯

檜亭小集聯句次韻荅大經

痛飲何妨病眼花兵厨酒美憶曾賒且從疎雨開棋局
謾擬滄波弄釣槎青鏡功名良自苦白頭賓客定誰佳
歲寒共保襟期在霜露蒼蒼咏暮葭

再荅檜亭并簡陳本初編修

開徧桃花復菜花不來非為檜亭賒江干未築柴壑室

天際空浮漢水槎清夜杯盤隨雨好晚年懷抱向山佳
一歡更阻詩人約聞道南塘水蒲葭

再次韻荅本初編修

彩筆垂垂夜吐花生疑春色為君賒孟公詩價能驚坐
漢使神游欲問槎南國故人千里合中宵明月一方佳
繞庭却憶柴虛路十頃芙蓉十頃葭

有懷江東檀園再次前韻奉簡大經本初

春風吹盡陌頭花饒此林亭物色賒睥睨繞墻因作舍
桔槔行水戲浮槎檀園冠蓋晨星淡蔗境交游晚日佳
自省騎曹非縱飲流光回首待吹葭

寄題檜亭戎葵

主人高興此亭佳手種葵花四面皆祗為傾陽敦宿好

却緣烹露得清齋，低昂雅稱千尋木。珍重須留十丈莖，
一點丹心誰似得。春風紅葉謾當階。

大經有詩未見邀賓之意，再次韻調之。

種花底，侶種葵佳。白白紅紅處處，皆事去春風。懷舊觀
心懸白日，愛吾齋駢頭爭放。重樓夢，衛足能全九地。荻
謾說主人真好客，不容騎馬下堂堦。

月夜過檜亭次其壁間韻

雨餘何處納新涼，晚過西園檜石旁。已慣奚奴攜楚篔
更從地主借胡床。結廬心遠城中隱，踏月詩成竹下狂。
清夜欲歸仍徙坐，中天宮闕未渠央。

奉題檜亭次喬陳二內翰聯句韻

光祿幽居閤苑西，春深草合自成蹊。園扉漸學東坡築

齋榜，曾煩北海題。繞砌葵榴新作障，沿牆杞菊細分畦。
莫言吏隱潭閒在，看取臺烏入舊栖。

廷章邀視龍潭，遂留飲寺中，次壁間韻以謝。

泐漭激湫石磴微，春寒不與毳袍違。空中樓閣神靈會，
潭底蛟龍窟宅稀。芳樹自貪幽寺發，亭雲還向故人依。
多情苦憶西涯語，石假峰前咏落暉。

小詩一首，問訊李獻吉員外疾。

寂寞書齋獨尔思，殿門初語暫移時。年饑頓覺詩人
瘦，世隘誰能國士知。長夏病軀須藥石，冗曹心計極銖
錙。千金善保西州器，眼底紛紛未有期。

獻吉答詩有癩病、夢思、青山之句，作詩解之。

拂拂京塵點客衣，眼中相接似君稀。耽書癖在非關病

憂國心多敢乞歸飯顆有詩憐甫瘦空同無麥憶秦饑
秦川如掌山如畫肯許他年白版扉

獻吉見訪同過檜亭夜飲作詩併謝之

濕雲流潦正縱橫策馬誰過太瘦生河朔舊傳逃暑飲
崆峒新有卜隣盟頻來老樹渾相識細看群飛亦自營
擬別主人須月出灑窓踈兩更多情

新秋寫懷仍次韻蒼檜亭

卜居西郭碧山橫委巷頻煩白馬生詩到素秋如有約
交從蚤歲豈須盟十年騎省塵中役百畝檀園夢裡營
不向君家雙檜醉絲桐何處寫高情

贈石提學用聯句韻

六月松風灑鬢長太行高絕自清涼官蕪風紀縣新印

行有圖書伴舊裝學館頌成喧石介都亭輪在憶張綱
他年弟子河汾盛誰道西臺御史狂

克棟遺書萬軸存葦城喬木舊人門交懽正喜新居接
餞別那堪苦調翻畫省文書還規篆玉堂風雨獨開尊
傳經舊侍休齋側養士平生已細論

謝楊名甫雨中過話

臺笠衝風雨滿簑美人深巷忽相過興高不減山陰棹
調古難酬郢上歌清世封章多感激前修遺事許編摩
茶瓜盡日蕭然坐借問誰家載酒多

贈張愈光次宣溪諸公卷中韻

憶初相見桂曦堂風骨礪人自黠蒼餘子風流傾北海
前朝家世本東陽忘年老我宜呼友獻賦于今合拜郎

洗眼雲霄看羽翮南山丹鳳引雛翔

元旦之三日過海子橋懷李獻吉用韻

城南城北動經春雪霽山門水色新感舊偶懷東道主
逢時空忝北都賓新詩近日緣誰瘦散帚長年在自珍
咫尺清塵遠問訊空同何處訪秦人

別劉東之席上次韻

花宮飲別月平西留宿先判占鶴栖杯酒共憐身尚健
塵沙誰道眼都迷雲連蜀棧逢人少雪盡秦川覺路低
回首長安春事近美人千里費招携

荅獻吉醉見懷之詩

秦川渭水故鄉春關塞相望旅夢新彈缺冑從齊下士
上書曾是漢庭賓詩多仙語因殮玉病有神方卻袖珍

磊砢胃中多少在莫將名姓作山人

再次韻別伯安獻吉

風華漠漠淡句春世事悠悠百感新去國更憐王逸少
閉關誰問李元賓千金浪買人間骨七聘曾求席上珍
隴水粵雲千萬里騎曹羈絆是何人

荅袁鳳儀歲暮感懷

捧檄誰教判解池長安冠蓋訝君遲飛黃老矣空竒骨
海鶴翛然餘舊姿萬卷難供折腰具十年仍賦看花詩
京塵千丈誰相問歲晚天涯有所思

送盧文淵知岳州

飛觴先賀岳陽人刺史真如漢吏循白簡疑霜烏府重
朱轡隨雨虎符新高樓詩就應懷范故國城荒想問津

仰止東山遺老在草堂無惜駐車頻

崔氏瞻戶部得 誥壽親

同拜 龍墀奉玉音殿東擎出 主恩深光隨湛露初
歸第思逐飛雲已度邢翁媪幾家俱白髮即官十載只
丹心鳳梧山畔春風宴應有仙人跨鶴尋

西園阻雨復用十四夜韻

詩腸無地着閒愁往事浮雲去不留帶郭荷蒲成小景
隔溪風雨弄清秋登高謾憶賢臺句學圃慙非藝苑游
極目空明三萬頃晚晴須上郡城樓

無碍先生限韻禁體雪二律

殘冬無雪覺詩孤一壺詩腸句不枯坐喜征塵消朔漠
夢疑入境換清都高眠悞曉花生紙獨釣舡迷水近蘆

莫倚圍爐爭附熱還將遠意問青奴

積雪蔽陰勢已孤陽生九地暗嗟枯直驅荒穢連倉海
似厭繁華洗絳都遠戍獨憐冰滿甲貧家誰道絮非膚
關河凍合江天杳消息春風看鴈奴

次張東園悼梅

不將欄檻護芳根酒醒東風已過門開晚共憐春欲半
吹殘偏是月初昏絳臺仙遠迷歸跡玉笛聲高黯別冤
莫訝石腸多綺語廣平調鼎重開元

送張元德

飄飄辭賦擬鳴皋不羨長卿意氣豪別酒留連蘄歲晚
征車迢遞覺天高名家又擅燕公筆芳躅重裁進士袍
雲路聲華無限在泥金先慰倚門勞

次張進之除夕

曲江二十年前客少壯忽看衰老時輦過馮唐猶恨晚
戟隨楊子故教遲為郎漫道才名誤通籍終非草澤遺
更是歸田還守歲可能黃髮與君期
懸燈寓直記留司殘雪飛鴻跡屢移客意自長浮世短
少年渾健老人癡又拚歲與閒官轉自媿才非要路知
同在清時端有味南園須製賞春詞

張進之請贈萬千戶

將軍結髮事戎軒緩頰能通六詔言自請渡江宣上澤
竟還侵地與中原克庭再數金沙貢賜爵初開綬綬源
欲草尺書招贊普薦渠須是得南園

燈夕前二日白巖平臺來問疾歸途聯句見寄

因次韻二首

長安春事試燈初殘雪高門客問疎病起寒衣還卧榻
公餘珂馬忽吾廬淹留坐久慚清茗問訊詩來抵素書
想過東垣多緩步九霄華月伴歸車
穿市牙旗晚思濃到門人笑錯登龍雄談彷彿迴三峽
玉立分明見兩峯病即步瞻空倚杖嚴城弛禁漫藏鋒
風流此夕真堪畫不似飛鴻雪上蹤

贈送王給事蓋奉使湘府

左掖封章獻納頻雄藩將命寵光新不妨行李淹殘歲
正及皇華發早春草綠湖南鷹訪舊路從江表便寧親
清時入奏方虛席無用臨流問楚臣

贈送戴給事銑冊封楚府

彩鳳噉噉鳴曙暉碧空銜詔下 王畿使華曉逐湘南
遠諫草春懷闕下稀開府山川環楚甸過家風日媚菜
衣歸程莫待梅天晚多少邊情寄瑣闌

次韻賀張尚質生子

且佩荷囊擬袋魚傾杯爭賀得雄初夢符玄鳥春當仲
瑞紀仙禽歲已餘東國人倫誰月旦西州冠冕舊門閭
不須百試之無字似爾多生想在書

劉尚寶務敬回南京次謝方石韻送之

石潭垂釣老傳經奕葉文章動漢庭南國却來逢昨雨
故人相望幾晨星可堪對酒還離別長記題詩入窈冥
叔子吾師聞健在為煩卿使道丁寧

贈國太守致仕歸師召主事之父

東海清風滿郡謠百年稅駕到林皋
健身謾刻鳩為杖暮齒仍裁鶴作袍
將逢過從唯二仲吳中迢遞有三高
歸歟自是秋江興不為仙即在左曹

送黃紹還黃巖省母

長安夢繞赤城標秋杪涼風灑客袍
海內世家黃史郎河東文字柳儀曹
留連姜被還停騎拂拭吳鉤擬斷鼇
此日庭闈俱在念越江波晚朔雲高

寄永平推府張振卿

清晨送客出都城東望昌黎憶振卿
父厭青氈惟簡冊却從丹筆試刑名
晴空脫帽爭看鶻春日遷喬載咏鶯
記得別時曾有約一杯山海話平生

次司成謝公大母旌門

寂寞泉鄉路已遙題坊名姓竟難消紫宸特省孤孫表
彤管新書列女條何異蘓卿歸北海因嗟江令過南朝
密章讀罷山靈舞疑有雲駢駐碧霄

生朝荅鍾甫并簡諸公

老去何須看鏡頻長安空踏十年塵錯疑原憲非真病
謾許陶潛是後身挂壁戲看蓬矢舊開筵笑舉菊杯新
醉中莫問人間世白髮滄江擬釣綸

即事

藏金郿塢事何如天網恢恢竟不疎重典固宜同社鼠
餘殃還恨及池魚皂囊萬里官臣疏青史千年獄吏書
聞說都人傾市看太平今日祝皇輿

以韻荅東園先生

漢署驅來睡思濃病餘無復賦三雍建簾山可北
欹枕惟聞郭外鐘豈有文章陪國論謾將名姓入高封
舊時三徑今搖落欲向陶翁借菊松

起廢後簡郡博諸公

書巢擬種老生涯病裡渾忘歲月賒乾鵲鄉晨頻送語
清燈臨夜自開花扶衰合戲高堂綵起廢重宣魏闕麻
欲向武夷論出處且題詩問魯東家

送韓大理轉刑侍之京師

擁別江干駐畫橈鳴榔渡口候春潮看花再作長安客
聽漏曾陪左寺寮忠獻雲仍凡幾葉明良歌詠已三朝
夾城槐蔭經過處想見淮人誦舊謠

再荅王掌教

舊築郊居傍水涯，脩門回首望來賒。
枯腸戒酒因行藥，老眼耽書故着花。
便整冠裾趨紫禁，祇慙名姓污黃麻。
北山猿鶴應相笑，早晚移文到爾家。

荅夏郡博

夢裡仙居接兩涯，海門山好向誰賒。
丹霞掩映千年樹，碧澗縈迴十里花。
雲外聽人吹楚竹，洞中留客飯胡麻。
醒來忽捧堯天詔，憶在台南第幾家。

荅李郡博

嬾慢吾生亦有涯，市杭村酒未須賒。
閒消永夜詩還草，暗喜豐年雪又花。
抱病敢祈同犬馬，掄材直擬到葉麻。
只愁屑屑煩來往，貽笑東京博士家。

陳希奉

肯仍許病痊，起用感媿之餘，再次韻。

數行濃墨灑天涯，未許為農去國賒。
老病三年南楚艾，春晴二月上林花。
每慚左轄頻虛席，已幸西垣不毀麻。
溫詔拜看重，感激微軀何以荅。 皇家

聞洵姪應和理卿三進士報呈郡中諸公共賦
雙壁誰跨兩手捫，遜齋詩語憶生存。
聯翩載覩河東鳳，變化爭搏海北鯤。
風急綵旆飄驛路，日高黃榜揭天門。
吾鄉科第從來盛，周許名家合竝論。

生朝自壽

衰遲只合置山巖，謝病那堪左部銜。
枕上邯鄲真幻境，書中京洛盡空函。
初心道德顏何厚，平地神仙骨自凡。
笑插黃花還自壽，明年兒子試春衫。
病裡生辰彊自聊，白來鬢髮半刀騷。
秋暄籬落絕看菊。

歲晚瀛洲合種桃老業尚餘書作贅浮名須用酒為逃
峻嶒瘦骨人應笑欲並南山百丈高

家君生朝次客韻

敢希潘令賦閒居正及吾翁八十初步驟晚園栽杞菊
舉盃春社飲粉榆庭留愛日逢冬後客滿佳辰記歲餘
不向當筵誇矍鑠自呼蒼鹿駕輕車

依韻贈高汝瞻因懷張逸叟

聞逐漁樵已定居偶逢春事入城初開揮白羽歌梁父
忽杖青藜訪石渠小邑遺才三老後故家喬木百年餘
因君苦憶雲莊叟不見同乘下澤車

十二日飲周甥宅豐瀛生韻

重城欲暮倚晴曛筆陣騷壇未解紛病起逢春真快事

酒闌聽客有新聞笙歌清夜留詩伴兒女芳年對聘君
起向梅花還索笑暗香疎影共誰分

飲盡西巖落日曛小堂深巷淨塵紛晴貪燕寢凝香坐
暖覺鶯歌隔樹聞樓月興多憐老子湖梅詩好憶徵君
一歡不待春燈促歸騎翩翩夜欲分

十七日答方貢士嘉伯

燈夕曾期夜夜觴素娥愆約惜蟾光儘教凍兩銷紅艷
且待晴雲貯碧香上國烟花清夜夢故園賓客暮年行
追歡直與春宵競秉燭何愁正月霜

張灣次錢水部韻留別

久判沙苑謾為卿忽入霜臺恐負丞薄晚移舟浮潞水
當年結屋近鐘陵心期自種秋風栢榮願真看夏日冰

共說留都兼吏隱瀕江還往記吾曾

宗一席上次陸官韻

公朝卽署喜同陞記得馮唐老亦曾騎省移文通姓字
山公啟事薦賢能官清更結求仙伴病起渾如出定僧
九萬里風安稅駕只愁無地着飛騰

次韻送吳禹疇之易州

卽署卿曹久盍簪兩都游宦託交深春鶯耳轉遷喬調
老驥長懷歷塊心楓落吳江還獨詠酒香燕市憶同斟
驅馳記得京西路夜夜相思夢裡尋
平明冠蓋擁神州分省如公足勝遊子長舊多燕趙跡
希文兼有廟堂憂春來伐木千山應兩後看泉萬壑流
到慶軒車遺愛在三吳人物眇難儔

別朱升之用希大韻

邊城六月請王師橫槊何人共賦詩躍馬豈堪仍此別
分曹翻恨不同時舟中兩興題陶菊江上年芳詠楚蘿
今日軍麾須謝傅東山翹首寄遐思

又分韻得多字送杭東卿

飛樓突兀挂明河西北雲山入檻多絕頂危巢歆鸛雀
夾城流水帶蒲荷清商掠樹驚秋到明月看人柰別何
坐撫佳辰懷遠道送君須待醉時歌

乙丑除夕次舊歲韻

宦情鄉思兩依依老境先聲已入圍世短定非金石質
才疎須決利名機車中問馬還能數夢裡瞻熊亮不違
清鏡平明看故態莫論知命與知非

贈張鵠舉

少年揮筆動京華開眼書林破五車南省幾人先擢第
東田百里舊通家飛鴻未舉雲間翼叢桂平分月窟花
老我短檠還夜坐謾將文字作生涯

贈華源楚

鳴鹿呦呦詠野蒿絲旗催宴拂青袍儒科近羨王甥盛
女德爭傳祝氏高幕府騎來符曉夢舵樓詩穩送秋濤
知君賸有屠龍技更欲臨岐贈孟勞

竹居為顧山人賦

山下幽居傍海涯此君偏與隱君宜坐聞清吹詩先得
卧近涼陰俗可醫春雨剩移淇澳種歲寒應長鳳凰枝
與舊有東游約徑造何時載酒隨

寄賀鼎夫新拜寺丞

自笑青驄老不勝趨裝何意問金陵板輿對境能將母
棘寺臨湖不負丞暇日樽罍應屢設近城樓閣喜重登
遲君款結它年社只恐行臺早見徵

題馬汝礪同年會詩軸

青春游宦半濡湏曾過留都賦載驅六載重來歌哭異
七人誰在李程俱風高木落天連楚歲暮江平水合渝
垂老同年凡幾會為君中夜撫吟鬚

送張光祿廷賓致仕歸

江蓑蒼蒼江鳥飛石城留別重依依疏成擬扣君門上
詔出先從宦海歸莫對青山談往事閒梳白髮向斜暉
知公舊有蓴鱸興不為秋風賦式微

送徐畊讀

籍甚當年數二徐，獨將巾屨狎樵漁。謀開未受徵君召，請養頻煩少傅書。壽域正開忻老未，歸期屢輟待秋餘。臧林舊有吾宗在，十畝從公擬卜居。

饒公獻友愛堂寄題

鄉國論交喜未遲，兩君風誼海濱知。每於北去南來日，常憶兄酬弟勸時。晚榻不開荆樹傳，春堂重咏棣華詩。寄題此日懷予季，芳草年年夢小池。

再賀屠松菴加封

紫誥迴鸞下九天，人間五福若翁全。加封不待中書考，算老才過尚父年。山水宴游兼吏隱，廟堂經濟本家傳。松菴說與丹丘道，更欲飛觴杖履前。

侍郎張公邀飲有本亭次明仲都憲舊韻

西來函勝結斯亭，星月巖姿太茂靈。天際浮雲多變白，秋深老栢獨鍾青春容。暗喜迴卅壑，晚照端宜對翠屏。聽徹潺湲歸興緩，只疑雲竇泄滄溟。

汶上與亨之內弟話別二首次貽教前韻

金閨著籍謀拖紳，咫尺東州念汝頻。酒醒碧雲愁外合，夢回玉樹眼中新。暫留行舫同看月，重把離尊為洗塵。並轡何時期報政，六街官柳禁城春。

戀別悠悠語夜昏，蒼茫水驛泊荆門。庭鸞歛翮聊栖棘，野鶴鳴陰却近軒。舊兩杯盤渾夢寐，窳頻年書劄豈涼溫。病眸不惜侵燈坐，懷抱憑誰與再論。

再答寫懷

臆酒初封半坼泥惜春連日醉芳溪鶯林調斷停杯待
花陣香來滿袖携榻編彩箋多詠蜀調成錦瑟肯干齊
南遊暫借江山助未必青冥羽翼低

移居次韻

渺渺飛鴻點雪泥僦居今復傍青溪地偏車馬心應遠
老愛圖書手自携種菊敢辭開徑晚結茅聊用覆簷齊
一枝栖息何時定回首淮雲入望低

送劉敬夫還秦

一曲驪歌酒滿罇亭皋飛葉潞河深忽看姻婭過逢地
不柰京華去住心天上恩濃謫湛露淮南早久望秋霖
縣知畫錦非君懸名姓于今屬羽林

次韻馮御史執之留別

連城價重本荆南楚語曾從杏苑諳論諫幾年書累百
澄清兩地命啣三中宵興逸題詩別千里心同對面
談輦過他年應有問臺即何地不宜堪
別來詩思為君牽回首平山已隔年夢醒旌麾春舫外
酒闌碁枰夜燈前江淮舊識青驄使霄漢新傳白雪篇
想計郵程殘歲發陽和隨至海東邊

謝王晉之

赤日紅塵逐馬蹄遠從城北到郊西瓜時不負秋風約
松寺曾拚月夜栖移席本須還折簡到門何事不留題
知君興盡重來懶斗酒升堂欲自携

倣古意仍紅藥韻

粉壁紗窓隔樹看儂家門戶近長干錦機文字索心苦

青鏡鉛華駐景難滿地梨雲供夜寂一簾蕉兩閉春寒
吳舫見說歸來穩水長橫塘昨夜寬

賀方嘉伯發解赴南宮

芳年縹馬步蘭皋任俠猶嫌楚客豪平地烟霄差恨晚
南山秋色敢爭高九華殿曉香浮研五色雲晴日照袍
弧矢從來四方志驅馳應不賦賢勞

送昌良房卿

東國人門數雉皋兒曹楚楚擅雄豪百年譜系通家舊
奕世科名占榜高插架書多香滿屋堆床笏重曉隨袍
青年才力看君健更欲臨岐贈孟勞

次韻寄謝錢司訓

長鋏休彈飯越行短檠猶計讀書程碧波采藻春風晚

絲筆垂花午夜晴尊俎遠煩移馬店干旄久擬駐龜城
湘靈舊有譙人句未必儒冠悞此生

次冒有質韻寫懷

詩未悽斷一長吟我亦因君話夙心曾與冰霜同歲宴
漫隨花鳥度春深鳴無和鶴愁看易曲為離鴛罷鼓琴
種得新篁聊蔚藉晚涼相對碧森森

訪張養中值其出飲不遇次壁韻留題

野色含烟淡欲收溪光著樹暖初浮酒狂自笑陳驚坐
詩好難逢趙倚樓塵榻謾留開墨卷晚山貧看上簾鉤
興來不似山陰盡驅馬悠悠到水頭

送封秀才貢入南監

青衫初試禁林題咫尺蓬山路許梯小邑人才多間出

舊家門閥豈卑栖，秋高擬擢南宮桂。歲晚誰并太學齋，此日送君懷小鳳。桐花開滿赤城西。

追輓李兆先

西郊烟草寄餘哀，並馬前年此地回。詩境分明誰遣夢，仙山縹緲却憐才。佳城閉晚愁長別，遺卷藏深怕獨開。想念尊翁憔悴盡，後身應化郭郎來。

過蜀岡遊功德寺次韻

酒酣雙屐閣林莎，臺殿參差赴曲陀。山遠望隨雲不盡，風輕身與鳥俱過。歌鐘漫憶當年盛，城郭其如故國何。洗耳雷塘無限水，滄陽曾聽哭聲多。

同年王郎中璘尊南千兵并母宜人挽詩

短世真從一夢猜，燕譚猶動羽林哀。百年勲業聊存跡，

奕世衣冠不乏才。篋底兵書遺感慨，墓中袖劍走風雷。黃沙磧裡高秋月，曾照將軍擐甲回。

升堂未及太宜人，彤管瓊臺狀最真。禮塔少因王母疾，脫簪曾助羽林貧。老鶩節序供蘋藻，閒爰詩書感鳳麟。十九年來多少事，墓田如舊寵光新。

題徐霖畫萱為華母壽

金鳳婆娑綠雲抄，碧砌雕欄風裊裊。天留此種表春餘，人自無愁花自笑。小山叢竹又生孫，白髮含飴笑語溫。東隣西舍共驚歎，三十年前雪擁門。

挽周伯深

別來書劄謾殷勤，京國初歸一見君。數語豈知成永訣，十年空自嘆離群。畫橋卧水當窻見，金屋鳴鐘到枕聞。

同舍舊游誰復在，獨將衰淚洒秋雲。
丹旄悠悠野水濱，哀謔凄斷白頭親。
杏園竟負看花約，儒席虛留待聘珍。
自倚勝年翻得病，可能仙骨不成塵。
窮廬此日悲多少，又向西風哭故人。

是日省墓

九里溝西路，渺茫葛衫初。
受野風涼村，延秋色三分淡。
雨挾河流二尺彊，多事白雲迷。
牽樹無情黃土閉，玄堂含悽欲去仍延佇。
滿路啼鳥開夕陽。

寄挽鄉丈何宗輔

夫人華髮我諸生，老去相看只故情。
馬援不令床下拜，何顒自許汝南評。
病中杖履隨鷗社，別後音書阻鴈程。
絮酒無緣空有淚，春風想像哭佳城。

哭李若霖次楚英韻

吳鉤塵澁竟誰投，枯座空齋類楚囚。
病為耽書侵鶴骨，貧非嗜酒典驢裘。
功名落落嗟難合，歲月堂堂苦易流。
同學故人誦取苦，可能長夜一回頭。

衛晉明卒於歸州，其守胡君璉為治喪詩挽之。
鳴騶不遣到夔州，似為歸州刺史留。
苦被官程催歲月，幸將旅骨託交游。
三湘抱病津亭夕，萬里歸魂海國秋。
朋舊中年看漸少，為君謔罷淚橫流。

胡兵馬母孺人挽詩

三十年前哭未亡，績燈深夜伴書郎。
栢舟久繫中流石，萱背忽驚前夜霜。
夢裡蘂砧今合墓，眼前姻婭幾升堂。
賢聲已濕鸞綾墨，取次恩華到密章。

夜飲西寺奉次匏翁韻

祇林遙在碧城西行盡長廊不見泥衝雪吟鞭停馬待
揖門僧袖向人低堂深最愛簾垂半笙煖爭教曲唱齊
共荷升平多宴會不妨中夜有鳴鷄

挽楊樗老

何處悲風到夕郎晚秋雲物正蒼涼所嗟榮顯渾無及
况復艱難已脩營萬里蓬瀛真汗漫三吳耆舊幾存亡
劫來細讀平生傳不負趨庭有諫章

挽傅慶士體齋叔父

惨淡哀譎滿素纈楚江秋淚省中添蘊真自喜開陶徑
投老何曾葉傳巖每為山行吟獨放慣從泥飲坐能淹
百年風致今陳陳惟有寒花統舊簷

鄭城大雪追次應韶韻

雨雪淹旬記秣陵燕南三月尚嚴凝帷車戒曉初聞霰
佩劍衝寒似握冰野漫忽迷官路曲水明聊見女牆層
却妨宿麥經春爛似厭繁桃向日蒸凍合詩肩饒瘖瘁
花生醉眼任曹騰憑君莫擅山陰勝瀛海奇觀恐未曾

絕句

與况山人郊行口占所見

東風送征帆遠樹忽相隔只愛江上舟不問舟中客
閉門三日雨斷送春歸去西郭少人行草深迷渡處
麥阪斷人行驅馬荒田裏隔岸聞鳴榔魚舟在深水
古城如頽垣知是何年築野草燒痕多牛羊不來牧

雜言再疊郊行韻併簡晉之

結廬在西郊，稍與人境隔。不恨郊居幽，城中有嘉客。
宴坐林廬深，日暮忘歸去。開門見人影，江月在何處。
巢居寄林間，枝穩何須築。中有潛心人，不似牛山牧。
閒愁何處生，夜靜雨聲裡。沉沉無已時，階下隨流水。

題李空同扇頭

碧樹不知暑，流泉欲澣衣。宵然塵外語，宴坐澹忘歸。

汝忠扇次韻

扁舟不用楫，萬里流空明。江風供短笛，吹作裂雲聲。

錄園丁語

雨落在何處，水深穿我池。浮雲千里外，變化誰能知。
江雪漲溪水，水清泥不渾。樹根看已段，沙岸長新痕。

題王憲之畫

桂宮栖老兔，長向月中看。仙種應多實，移來伴歲寒。

聽琴與蓮女

懸燈照靜室，泠泠鳴玉琴。清霜凍明月，如聞空外音。

六言

渡河乘月至保定院中

月出渡口，初夜蟲鳴。草際清秋，菰米未炊。客飯柳條已
繫漁舟。

暮行河隄，無伴月照。沙水有情，前日曾來。倦客今宵還
宿孤城。

歲久苔連，牆牖風高。葉滿階除，月下誰吹。荒管燈前忽
送家書。

秋晚懸中客，少年餓道上。民流燈影不成，獨醉爐烟謾

結間愁

附

席上賦史異仲歸雲洞

送揚滿洞中歸來不知處曉起語農人春田夜多雨却
歸山了雲何時下山去

蘇軾

只此是歸山

蘇軾

六言

琴瑟未歸來四月夜聞空

蘇軾

只此是歸山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柴墟文集卷之五

絕句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趨朝寓目

踈鍾隱隱出 彤墀坐候明星起却遲 內苑牆高楊

柳暗東方猶似未明時

李後主寫生鷓鴣

毫素長供內殿歡隔江忘却汴盟寒梁園花落秋風起
應作山頭凍雀看

元勛都憲家貓圖

竹石陰陰晝眠遲人間鼠穴已潛移看渠醒眼非無意
欲待朱闌日午時

李宗一使山東題荷鷺橫披為贈

紅蕖白羽汎空明
浙浙新涼六月生
咫尺滄洲千里隔
雲飛水宿總關情

雲湖水僊花

花應轉被詩人惱
坐此紛紛綺語何
莫擬百錢看襪錦
水仙元不解凌波

題畫

沙浦波明碧樹攢
杏花踈雨澹生寒
京城殢卻江南夢
試問吳船借畫看

雨霽書所見

雲峰矗矗嵌秋空
九疊屏風較未工
怪得霎時風兩橫
楚山移在月明中

題花雀畫

羽毛何處避虞羅
巖桂冬榮有舊窠
莫憶嶺南風土好
錦鷄翠鳥漢宮多
間庭晴景羽參差
春去茫茫似有思
翹首牡丹花下立
赤霄玄圃往來時

中流砥柱圖為秉德侍讀題

萬里龍門載得來
木天驚見此崔嵬
不妨倒景留難駐
已覺顏波挽盡迴

止菴書角

青山點點水濺濺
坐隱烏皮木榻穿
說是止菴人不信
白雲常宿草堂前

次白巖九日西觀見憶之作

亂插霜華歲已侵
且隨佳節寄閑心
江州未覺風流減

合着劉郎伴酒吟
詩情無柰簿書叢每憶前時賞眺同誰謂分曹翻落莫
獨餐秋菊詠飛鴻

題扇贈喬本大

坐撫塵編碧樹深十年探盡古人心抱琴莫向西林去
書閣于今有賞音

題白巖扇次韻

青谿佳處隔塵氛何限風情寄水雲莫訝朱絃時拂拭
南薰留和王宸君

題扇贈惟正奉使湖南

飛鴻暫遠日邊行六月行人底事忙碧浪紅渠三萬頃
樓船滿意汎瀟湘

口號與嘉伯覓竹

何處清風洗俗腸眼中無地覓瀟湘玉山也有篔簹谷
試借西園一畝涼

潤守王誠之以假山石見貽奉謝二首

鐵甕城高入望頻小山相餽更情親無端也有平泉癖
懶媿南山覓石人
一劄重煩惟石供開牕已覺翠浮空數峰尚帶江南雨
彷彿金焦入眼中

寄王鴻漸一絕

西湖千頃鎖風烟兩暗城陰晚泊船誰似樓居王處士
焚香高對畫棚眠

題仲昭太常墨竹

嫋嫋風枝落筆初墨如揮洒徧東吳秋來自護簷管種
丹鳳明年有小雛

崔都尉家芙蓉畫屏

十丈蘭舟艤水傍三湘誰為殿秋芳風流一種秦樓客
移向銀屏護晚霜

馬上荅希大二絕

帝城春事較來遲芳草垂楊總後時醉眼爛烘桃李暖
向年今日在留司

文園多病本無端酒賦琴歌伴夜寒何處仙人醫不老
不來賣藥向長安

元章拜石圖

虎賁猶似對中郎末世那知老子狂才到宣和流落盡

眼中誰是夫人行

郭錦衣紅菊次韵

冷坐誰人送酒錢閉門忘却罷官年潯易苦與臺城近
吹得紅塵到鞠邊

又黃菊

繞砌團團媚夕暉晚烟長為護塵霏高秋不用悲黃落
昨夜新霜力正微

題扇次韻

十年縛屋南山陰草長沒路無人尋湘中老人忽相訪
自謂與予諧夙心

中秋荅希大

曾誦坡詞憶丙辰秋期底事又因循我家明月偏蕭索

只伴中堂默坐人

歲寒亭前牡丹謝

眼看春去減穠華倚檻依依影共斜
開向省中猶不賞錯將飄泊怨天涯

漁樂樵隱二圖為吳隱君題

鷗波濯足柳維舟閱盡滄江到白頭
偶與野人相話及夜來閒夢入西周

黃帽青鞋懶折腰擬隨麋鹿住山椒
少年操斧曾傷手只傍風林拾墮樵

嘲石門九日不見招遊西觀

老樹斜陽憶舊臺樽前笑口幾人開
應憐騎省悲秋甚不放垂鞭入社來

題國賢扇明之畫菊

自惜秋叢向晚開不因遲暮怨無媒
一從移作泉齋供添得幽香繞屋來

山寺菜花

桃李吹殘萬縷霞惜春無奈到僧家
詩人本是壑筵客只合中庭賞菜花

李宗一錦川芙蓉

不怨秋風開較遲自從春盡數花時
涉江採得情何限欲及馨香寄所思

六月三十日太平門堤上口號二首

赤日當空午未央長途老馬汗如漿
人間炎熱渾多事消得湖堤六月涼

功名未了鏡中年世路悠悠且着鞭正是行人愁暝處
隔牆高柳咽新蟬

次韻謝武靖伯惠茉莉茶

采采江南茉莉花移根多在列侯家清時幕府渾無事
羽扇綸巾自煮茶

茗餉初傳陸羽方清風六月午窓涼笑渠河朔英雄者
避暑翻教入醉鄉

茉莉香浮碧椀新槍旗猶帶建安春何人更汲中冷水
來餉松廳病暑人

小摘冰蕤試鳳團策勛聊復一登壇誰知橫槊談兵地
花譜茶經亦謾看

張道士山房

正月九日冒雨過張道士碧雲山房蓋別十有五年矣剖柑命酒酌

予夢鶴小樓追念舊游凋謝殆盡道士今年八十有一而康強如曩時奔走塵途者固不
如閑居之供也感歎之餘為賦四絕

不到青林十五年長松垂鬣鶴成仙江東舊事憑誰話
坐盡銅盤一穗烟

芳樹青青二月時林扉衝雨記吾詩紅塵消盡長安客
留得雲房老練師

十日連江雨不休兩聲隨處種閑愁寒簾欲待晴時去
不為春寒不下樓

徙倚詩成午照餘仙家官府半樓居醉來也有回仙興
自擘黃柑蘸酒書

舟中題畫贈錢員外仁夫致仕歸吳中

清泉白石舊成隣謾謾松風洒髮新行過溪橋頃稍待

長安恐有拂衣人

送人歸彭城

征軺十過媿徐州不為雲龍半日留
莫負杏花明月夜吹簫飲酒共君游
岩畔幽亭為鶴開壁間詩榜謾生苔
彭城未少張天驥借問東坡何處來

題扇贈元政譚

錦樹經秋一葉飛長安遊子抱書歸
青雲岐路回頭在莫向西風賦式微

走筆次龍兩

紙背驚看墨點雅睡醒初試玉川茶
詩家也有閑消息昨夜西齋夢筆花

強明之萱卷

怕見庭前雪色萱北堂吾亦冷魚軒
與君同抱春暉恨春草青青露滿園

題左世英贈行卷

即君師我我師公鈴閣尊壘笑語同
一自歸田賦成後十年梁楚夢魂中
文章太守去多時一樹井棠滿郡思
前日忘年今老大倚風常誦郡齋詩
少日嬉遊海上城抱琴重過若為情
它年江海頻相覓為鼓松風一再行

西寺四絕與然話舊

西寺伊吾記我曾夜檠長借佛龕燈
白頭耆宿今誰在

只有然公是舊僧

僧殘屋老竹林枯太息重來歲月徂三十年前讀書客
故吾應不似今吾

不到西林已十年砌臺香院尚依然倦遊却羨僧牕好
日午松風猶獨眠

海上歸來老退之冠巾心在定何時素衣我被山僧笑
一墮京塵已化緇

題歙人羅士敬蘭冊

展卷風前興已高哦詩誰續楚臣騷因渠重有懷人意
步馬他年到漢臯
九畹光風翠畝流幽香無定被林丘莫言曾是尚書握
此種移來自鄂州

寺中再次敬修詠竹

翠葆青筠晚興長佳人衫袖不曾霜數枝絕似湖州筆
欲改僧居喚墨庄

四鼓入城一絕贈羅令

四更風露洗塵顏譙鼓聲沉戍柝閒萬戶篝燈渾不閉
使君江上看芝還

荅周瀛北寺秋夜仍其韻

紅葉滿階秋正濃清吟四壁荅寒蛩上方月落鐘聲定
相像燈前憔悴容

邗溝途中仍瀛韻

片帆高掛夕陽時倚柁蒼茫未有詩却是夜來風雨橫
江聲撼枕酒醒遲

湖口風生月上初漁家燈火漸看無一年兩度孟城夜
閑却秦郎舊酒壚

出城從西門渡水過西壘看行

南國移來水隔瀟碧雲千里思寥寥相看尚有梅華舊
好在風晨與月宵

老可當年費襪材曾中成竹不曾培柴虛却是淇園種
莫作篔簹障子猜

岸曲春泥澁馬蹄手遮西日過前溪春來底事頻移竹
留待遊人醉後題

雨後初分一畝涼西園合有墨君堂釋龍不用愁斤斧
坐看新稍百尺長

愛此娟娟蟬谷材霜姿瀕自早春培藍輿定有高人至

乃是玉猷莫浪猜

苦思詩人詠碧瀟水光烟色楚天寥他年繞檻題佳句
應記移時舊雨宵

窮年學道媿筌蹄枉種新篁綠滿溪閉戶著書張籍老
汗青留與白頭題

徙倚庭柯語笑涼為貪看竹蓋茅堂一尊想對張公子
更覺清風灑髮長

聞秋聲偶成

秋聲無際海天長萬葉蕭疎片月光莫笑時人箏笛耳
却將天籟按宮商

雨後出郭

三尺薔花舞白波斷橋斜路歌成河題詩不障西山雨

枉問村童借牧簑

題樊贊理小畫

抱琴閑訪野人家
石逕縈紆畧灼邪
亦欲移家來此住
雲林終是少風沙

三月晦前二日晚出城

為惜年光自不支
西樓誰唱送春詞
出門何處無芳草
欲倩東風住少時
雨膏芳草城陰綠
絮逐游絲水面渾
忙裡不知春已去
只余騎馬出青門

送卞提點歸南京

別後江東幾夢思
子來先問壁間詩
城南二月春無限
芳草青沒路時

憶曾衝雨宴林扉
滿座英游白下稀
今日塵途無舊侶
獨携詩卷送君歸

荅貢元禮

楸枰猶勝對臬盧
老我機心漸欲無
卻笑往年狂絕處
夜闌曾作統床呼

携琴扇頭次韻

湘情孔思有遺篇
餘響琮琤石澗前
欲和南風羞自獻
繡囊還拂舊時絃

追送李茂卿四絕

聞說故山猿鶴愁
一官衮衮六年留
如今勘得歸來是
却共山靈到死休

白頭老母青山弟
病裡書來夢裡思
總道棄官終佛去

野入心事向誰知

莫將名理視虫魚觸手遺編盡掃除想到東喬唯宴坐

青山他日不藏書
青天一幘記臺城瀛海東來復見卿出處此身知共弊
山林終是得完名

淵明撫松橫披

三徑蕭然十畝寬賦詩舒歎足盤桓門前五柳經秋悴
獨撫孤松共歲寒

老子元非避俗翁歸來冬嶺看孤松情知也為霜髯惜
不為秦封為宋封

丙辰冬十二月十三日在平軒新居燈下與應韶對局予連勝六局詩以調之

虎谷平生慣熟謾昨宵肝膽不勝寒他年若撰平胡記
莫忘提兵過六盤

虎谷輸予書冊不納再調促之

孤注憐君每自謾圖書空盡夜仄寒不知更有何編在
我欲探囊仔細盤

虎谷答詩有勝喜敗欣之句再答

筆舌紛紛祇自謾敝車羸馬且酸寒情知勝敗渾閑事
一局何須當五盤

虎谷有詩誇向日羸白巖貂帽詰旦問之乃詭詞也其末句誇甚故詩先折之

莫倚多才局上謾也須平麓到高寒柴壑亦有堂堂陣
不是尋常紙作盤

為白巖解嘲且為虎谷圖二首

貂帽誰知自坐謾，狐裘翻悞晉溪寒。晉溪王德華也，德華出使虎谷，以狐裘抵白巖，貂帽對奕，勝者以贈德華，虎谷輸一，直將別局，處索馬歸，省中曰：天方寒，吾裘不能贈矣。

墅羸歸去虎谷從，吾改作盤。弱魯強齊，不待謾，孱兵空着鉄衣，寒包羞，尚可圖遲局。

鑽透南山舊石盤。二十三日夜會飲高虞部家，虎谷與白巖對奕，連輸二局，眊燥西歸，白巖有詩復次前韵。

十觥今得直前謾。一局敗者，眊燥歸時，夜正寒三尺喙，看無用處，迎春須試膠牙盤。唐人作去聲，讀二，十四日即立春也。

魚圖

衝波鬢鬣眼中稀，不向河津點額歸。靈沼幾年涵沛澤，

隨龍長榜赤雲飛

上巳前一日泛舟過西園口號二首

不分年光逐病中，強持杯酒對東風。西園春色濃如酒，醉得桃花朵朵紅。

城隅一水綠相連，春暮誰來汎酒船。可惜探花筵上客，又教扶病過新年。

五色菊次韻

最愛黃華小石蒼，風霜搖落殿秋芳。不須顏色隨時改，自與春花譜洛陽。

送宜興族人

水木根源繫我思，短題不惜贈君詩。到家試問移淮日，恐有吾宗老父知。

堂前松桂百年陰門外桑麻十里深父老至今論土著
故家風物只臧林

江上秋風起白波晚涼疎雨洗明河遊人真是江南客
拍酒船頭聽棹歌

臧林孫子吾宗秀華胄遙遙魯國來怪得前人尚王謝
從來家世有人材

郊行

凌兢瘦馬踏春泥雪後郊原綠未齊一抹午烟風隔斷
野鷄聲在竹林西

孫志同自然亭

天作虛亭寄碧藂為君瀟洒貯清風萬間廣廈平生具
想在蒼然直節中

斤斧無聲匠石閑萬竿排闥庇即官舊家臺館多翻覆
看汝亭亭歷歲寒

七日寶應有懷

湖雨吹風洗暮烟渚禽驚浪逗行船舊時酒伴飄零盡
莫怪春愁到客邊

古城驛

野水微茫斷岸平幾家相對掩柴荆不須候吏沙頭報
驛站懸知是古城

北風

一路輕寒二月中水南桃李不曾紅怪來河朔春光晚
吹過花時尚北風

兗州道中

楊柳春風牽路深驛東迴轉愜幽尋却嫌東下山無賴
滿目岡巒隔孔林

揚州久雨史癡家用紙作掃晴孃戲題

平明奉帚不辭勤宿霽遙看濕未分不為望即愁雨滑
妾心元自厭行雲

涑水雪行

飛飛小雪點春煙寂寂輕寒入暮簷却怪西山明似畫
不知遠日晃晴川
獨鹿西來路更奇遠山駢首競追隨行人莫笑詩寒乞
坐擁氊裘正苦饑

入易州

萬壑風烟散不收放謔今日縱無遊客程漫道無供給

滿眼青山入易州

容城道中

三月一日天氣佳燕南春風着面來渡頭楊柳不堪折
忽憶故園花盡開
日西汾水到容城四野天低驛路平多少春情無酒伴
只憑詩句紀王程
野戍風從畫角生遠遊心共白雲橫官程可是無多暇
長傍斜陽入暮城

出新安

縣前垂柳裊烟絲相送行人出郭時昨日白溝河畔看
淡黃猶自得春遲
道中有懷

故園丘隴又清明春草離離萬里情最憶兒時隨上塚
野航炊餅過東城

羨漿麥飯上墳時少者嬉遊老者悲三十年来杳如夢
天涯回首一悽其

春成人歸未有書老親應恠問何如平安欲託南飛燕
說在漁陽兩月餘

京國三年定省違鄉園欲去意先飛床頭擬辨歸寧疏
要及吾翁七十歸

出雄縣南門

河隄一曲柳成行千里塵霾隔此鄉魚櫓不鳴沙鳥靜
村扉半掩水風涼

任丘東

東行百里心悠哉白雲散盡青天開暄風中人晝饒睡
野田茫茫詩不來

霸州北門

輶車春盡却南還病眼凝塵澁遠天爭似益津門外柳
暖風晴日趁三眠

村舍前杏花爛開

錦樹成團爛熳春毀垣荒舍未全貧碧雲欲合斜陽淡
最是無言更惱人

小憇次壁間韻

忙裡題詩一送春兩間風日愛晴勻他年定有方城夢
萬柳廳前閱馬人

黃村

梨花半落柳初綿客路題詩憶閬仙莫道長安春已盡
歸人猶在暮鐘前

順義院中夜坐

山城無客共胡床擬約銀蟾納晚涼老樹去天三百尺
却從平地挹清光

密雲

叢木平沙路窈冥漁陽今日記曾經隴頭流水關山月
故著邊愁入夜廳

過房山

秋光著意洗秋山碧淨千峯宛若間不似春來多變態
斷虹殘雨片時間

察院望西山

卧聽松風坐看雲十年忘却在塵氛柴廬恐有移文誚
只借房山作隱君

望岐溝

野水荒煙沒斷橋欲尋遺老問前朝不因書記班師奏
未必岐溝盡屬遼

吟臺

一夜泉聲喧枕過千巖秋色樸蒼來山靈應悔馮公出
何不吟詩老此臺

發大城

秋郊風日擁征輶詩景晴隨野思飄合眼片時三十里
百年愁向此中消

永清院後李樹

春來花事已闌珊
欲去曾留半日看
秋晚只愁搖落盡
一林紅葉抱霜寒

階前甘菊

繞砌遲遲待我來
暗香幽意自徘徊
從教院僻無人到
也向秋風最後開

銀冶嶺

青濛一徑亂山間
簇簇千峯擁翠鬟
最恨剛風吹樹裂
不教倚看暮雲閒

山迴水曲自成溪
城市初來路欲迷
西崦人家尋不見
衡門應傍翠微栖

密雲即事

遠戍誰憐塞下兒
密雲回首是京師
幕南未係單于頸

立馬荒城有所思

渡水望靈山

三河一水路平分
錦石清波漾碧紋
赤日當空詩思渴
却從沙浦望行雲

岩堯白塔記靈山
上有貧僧絕往還
憶我舊遊成悵望
飯時蔬筍樹林間

出薊

松門有約許躋攀
六載烟霞夢寐間
今日漁陽又東去
却呼亭吏問盤山

石門驛西

青山綠樹路漫漫
四月春光正未殘
只比江南少洲渚
行人莫作塞垣看

桃山小憇

山下幽祠借午涼
野人為我置藤床
官程却憶園居好
黃鳥綠陰清晝長

君子口人家

三間菲屋十弓耕
了却官租任此生
聞道薊門憔悴甚
麥田都屬五軍營
草縛溪橋樹掩門
遺民疑是漢時存
山空禾黍苦無雨
日晚牛羊知有村

寶坻道中

半日趨程百里餘
扁舟黃渡復巾車
鄉愁客思渾無奈
聊借青山一破除
黃渡坎西仍渡河
行行官樹夕陽多
客程莫怨黃昏近

明月滿空流素波

戴家閣寺晚至香河

寶坻西去路透迤
且憇僧廊避午曦
晚盡柳行三十里
緒風渾似暮春吹

香河喜雨

風埃日日老青山
長路詩情索寞間
昨夜不成今雨好
潮西歸路洗塵顏
麥隴業畦四月深
春乾愁殺老農心
廳前數馬風生鬣
枕上聞鳩雨濕林

雨中至潮縣

青郊停騎愛春濃
水岸沙堤樹萬重
行近潞河終得雨
薊門山色為誰容

題極樂岩龕

老樹輪囷怪石稜鳥鳴猶在白雲層山中歲月非人世
輸與龕巖打坐僧

巖閣次壁韻

天風萬里興悠哉老鶴摩空未擬回若向龜山高處看
也應消得此中來

渡涿河見月有感

曾記長淮泛月時柁樓清味欲眠遲無端涿鹿城邊水
暗與清光隔歲期
長河澹澹夜漫漫好月多情伴曉寒常怪李家筵上客
中秋不待五更看

老米店有感

層冰一夕塞河船記得携家已十年鮭菜燈前誰共飯
月明行店一悽然

宿天津

海霧波風夜欲殘青綾回首憶長安年年十月舟中宿
病骨于今較耐寒

青縣舟中對月懷應韶

潞河依舊向東流曾共舁郎十里舟何處不看今夜月
關山偏解憶洮州
舟穩潮平睡思新微茫烟月到天津平生不識秦川路
夢裡何由見故人

晚至滕陽

曉乘山月入滕陽毳幘羶車不受霜殘夢已醒醒復夢

高城回首日蒼涼

淮上感鴈

薊門九月半凋殘
塞鴈南飛歲始寒
清影幾群淮水上
教人回首憶長安
連翩南去掠予舟
淮水空明楚澤幽
底事欲栖還不定
稻梁應有網羅愁

漂母祠

層城百雉洞門開
城下淮流去不回
欲問王孫釣遊處
更無漂母水邊來

安山嶺上

絕頂超超十里平
白雲晴傍筍輿生
移書寄與嶮邪客
不似龍蟠澗底行

瑞巖山次元章韻

浮江一葦復東還
誰滯行人汴泗間
明月長安晴陌上
相逢就是瑞巖山

泗亭清明

京陌音塵故國情
心旌長觸夢魂醒
杏花楊柳紛紛雨
惆悵清明在泗亭

魚臺道中郊行

曉碧翻光雨點餘
岸花塍柳接村居
春郊處處皆堪畫
只有閑愁畫不如

棘城桃花

春風無力繫歸駝
千樹桃花午正酣
一片詩情渾欲住
碣磔山北棘城南

舊縣驛前人家

桃花掩映野人家住久依山老屋斜
怪得只從牆外看行人車蓋滿風沙

野寺槐樹盤覆庭中甚可愛在清源驛路中

嘉樹憐渠託野僧危枝挽入白雲層
綠陰清晝長廊簾借問詩人到也曾

淮堰

秋風浙浙動簾旌淮堰還稽半日程
鄉思轉多眠不得海潮催得月東生

儀真往六合道中口號

出郭縈紆十里輶斷橋人立羨春潮
江南山色曾相識擬有飛雲隔水招

野水荒陂寂歷春江天春色著遊人
山家住久誰為伴獨有危巢老鶴隣

題華文光蘭軸

九畹青青獨採時美人含思欲貽誰
莫言歲晏山中寂縹馬春風似有期

附廷章次韻

楚水湘雲日暮時無言騁望卻思誰
靈氛又結幽人珮欲謁東皇恐後期

槐寺中折桃一枝

遊塵不着露桃新古寺頽垣自晚春
折得一枝車上看也分春色與行人

東平道中柳下有感

沙堤官柳綠連空
妬舞貧眠白日中
忘却去年河上水
晚風殘葉盡書蟲

是日晚風定

石尤風定海天空
烟水濛濛片月中
秋晚淮南春薊北
笑人行跡似飛鴻

寄書

倚風衫袖薄寒輕
楊柳橋低水暗生
北海寄書南海去
中年離別若為情

新昌何中丞榮山菴卷

新墳鬱鬱築高盤
丹碧峰巒四面攢
聖代文章先世
德豐碑千字與人看

千古玄堂一夕開
白楊蒼檜總新栽
夜深聽得山靈語

昨日尚書上塚來

宛委圖開天姥歌
名山占盡奈僧何
能令舊刹為新塚
更覺君恩此處多

冬青樹老杜鵑啼
高蓋西來接會稽
莫問宋陵何處是
故宮今已作招提

清涼門送客因過江飲貝氏別墅已正月二

春山洗淨雨初晴
山下人家半繞城
我是行人還送客
江花江草若為情

碧水丹山事事幽
臺城無處不堪遊
怪君不待離筵散
欲渡春江第一舟

野墅風高酒力殘
江空春淺帶餘寒
藍輿十里灣環路
贏得青山隔水看

詩卷潔夫弟

池塘春艸夜來生
小謝裁詩寄帝城
莫訝開緘鄉思劇
客邊今日正清明
何處寬鄉可卜居
買田他日住柴墟
香秔飯熟村醪美
黃髮相堪莫願餘
今日音塵懸薊北
往年雲樹隔江東
與君一世為兄弟
強半光陰已落空
當年家食歎無餘
耕讀相期老共居
誰道有官兄勝弟
奉親教子樂誰如

夏太常墨竹

湘雨秋生萬壑哀
老卿槃礴為誰開
南山霽色知何在
不見噉噉綠鳳來

何處淇園寄此生
開圖慘淡壯心驚
它年得住箕箒谷
忘却江南訪墨卿

同王竹堂出通濟門入長干里

繞郭穿林六里程
筍輿真在畫中行
春風似慰遊人意
時送春鳩喚雨聲
水際烟霏澹欲開
近城山路愛縈迴
王猷此地多佳興
隨處人家看竹來

數日杏花爛開原
善有三月無花之句
戲題奉柬

一宵風雨競芳辰
觸眼江山歲事新
城裡杏花開欲盡
野亭三月未曾春

次東之奉訊子仁

長安旅食一春徂狗監人亡賦客孤他日滿城傳好句
却來爭問出關無

十月十二日至張灣因憶戊午歲憂去正是日
也

往年今日別京師五載重來似有期傷心祇是行人換
水色風聲如舊時

吳楚文集卷之五

柴墟文集卷之六

序文

壽介菴王先生九十叙

曾孫燿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介菴王公致政歸關中今十有五
年矣海內之士想其風采誦其言說詢其起居之狀如
裴晉公之在東都司馬溫公之在西洛以為世之輕重
焉 今上皇帝初即祚既上 尊號於 兩宮爰下優
老之詔凡大臣致仕年及九十者降 璽書遣使者賜
緡幣酒餼存問於家于是公年九十矣乃命禮官如
詔舉行儀文繁縟 寵靈煥赫實 昭代之盛典也公
既拜賜于家亟遣其子詣 闕陳謝且手疏政事之未
行者以獻於手休哉 上之待公公之報 上可以追

配古昔而無忝矣承平百年来斯典也僅兩見之昔魏
文靖公歸老蕭山垂及百歲先朝嘗遣使問勞之公
與魏公名位德誼雖不甚上下至於論功與言則公或
非魏公所及也因憶公弘治之初柄政銓府陽德方亭
登賢彙征如鉅鹿耿公華亭張公襄城李公莆田彭公
盱江何公太原周公錢塘倪公才猷風節維國之禎皆
豐邑數世之培植海內所慕望者公皆引而置之政事
之地宣謀猷輸忠赤同寅協公以毗弘治之治君明臣
忠至今天下之人追思遐味而不能已今天子訪落
之初優老之詔首及於公及民庶讀皆謂覃恩宇內
榮及老者耳及禮官按籍求之公之外九十者無人焉
乃知特為公發也則公之為高簡望之念已先定於淵

衷矣如或起公於家而授以大政公能幡然而來又豈
不引其善類以復成正德之治乎夫世之治也常於其
君子敦龐碩大壽考遐乂占之公春秋高矣著書玩易
閱天下義理不少休且飲啖動履健強無恙宛如五六
十歲人諸公凋謝之餘國家更化之後而獨巋然以存
為天下之太老安知上天之無意乎或以為公謝事家
食久矣使其一旦復起亦焉能遽知天下之善類而舉
之夫公善類之宗也公復起則天下之善類亦將作而
從之矣矧公雅意當世安知天下之善類今不歷歷在
其膏臆乎適光祿卿王佐太常少卿孫交喬字揚旦皆
舊天官屬樂公之德壽而被休命也相與諉囁以詞
囁游宦兩都亦嘗出入公門下又忝廁諸君後故不敢

讓而寫祝願之意如左云

送喬希大代祀西行序

上即大寶之元年太常喬君希大代祀西出隴次其道
路所經自京師而西由今之恒山道并陘至太原遂出
鴈門過雲朔循山而南泝汾走堯涉滎河抵蒲坂東望
太行之脊歷猗氏諸縣容與參井之野抵臯落氏而憇
焉希大晉產也從其先大夫少長京師及官省寺僅兩
至其鄉晉之四封計足跡所及蓋一隅爾乃今將嚴
命秩羣祀駕輶乘傳徧遊焉壯哉茲遊全晉恢乎其
育中矣夫士之好遊豈直役景物矚山川而已哉博其
見聞廣其志意抑有取於是焉耳今即希大所之者言
之覽虞唐之故都想其君臣之盛憂深思遠遺風尚存

存者則慨然于千載之上徘徊故絳之封晉之卿士會
盟戰爭馳騁一時者何其多哉則論其世以考其伯業
之盛哀過首陽而軾焉孤竹二子之高蹈誰其嗣之西
河綿上殆聞風而興起者乎俯長城臨廣野蜚狐之口
句注之塞虜歲盜吾隘而入何邪則太息發憤思提戈
以逐之而折其驕其衣冠大族文史世家汾之薛解之
柳聞喜之裴近代如陵川之郝遺山之元過其里訪其
子孫則愷然于懷脂車策馬思與並驟而齊馳若是乎
遊非吾希大其孰能之予與希大同舉進士同官也久
觀游觴味恒與之俱曩在海陵嘗夢希大被溫詔出
使燕晉間車騎甚都尋以書報之至是乃驗豈非神交
邪惜隴之陋且羈於官不能結駟與之俱西也希大學

廣才贍有兼人之資不出國門且十七年其胸中瑰磊
矻肆者顧無以盡發他日直追太史公之遊乃其夙志
茲蓋發軔也予姑序以趣其行

贈林待用序

予友林君待用自刑部員外郎拜雲南按察副使待用
往以論事黜倅姚州尋復官南都今上嗣極之初凡
海內忠蓋耆碩之士悉召用之屬以政事至是近臣有
以待用姓名聞者廼拜今官中外人士歎然曰待用材
行稱天下茲當寘諸崇重清切之地裸其忠勤究其猷
為乃厭天下之望曷為徙之西南萬里之外屈賢滯能
寔非所以處待用也噤聞之曰不然古之大臣蓄材以
維國也不盡出其所長使天下常懷不滿之望待用有

重名於時無慮乎其不遠至也是故擇是官而任之篤
其材躋其譽望洵起而用之將惟其遠且重者是託豈
故遷之將以償公義焉耳而遂已於是耶况雲南壤畫
錯蠻夷間待用風聲所蒞足以彈壓其悍疆聳震其視
聽張國勢而平民俗吾知其必賢於人也遠矣繇是
觀之蓋以優待用爾豈故屈抑之哉噤既以是語人因
竊有所感焉夫人臣之事上忠信修潔非以要知也特
不獲乎上則易奪於讒諂嬖幸之流將無以成其功而
致其志待用嘗直自將先皇帝既納其忠今上褒
揚先朝之德烈又復加命是官滋寵異之風告有位仰
惟二聖優忠賞諫之明振古鮮或之迨嗟我臣工際
茲休嘉罔敢不奔走率職敬承天休矧待用孤危之

跡特被 簡知覆燾之私負絕臣下則其所以報 上
之施者當何如哉待用行同年諸君子宴餞之既誠囁
為序囁辱待用愛善久矣然待用天下士也顧囁何人
猥託諸友而是規焉抑聞之居盛名者恒不自用則待
用於囁之言蓋亦有所擇也夫

贈南京刑部尚書劉公考績序

兵與刑皆政之大者國脉之短長民數之登耗寔繫諸
此兵或不得已而應之然古之聖人推其仁心有殺一
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至於刑之不得其平夫何諉哉
則吾典獄者不得其人也三代以降漢唐盛時史稱其
黎民醇厚幾致刑措雖文帝太宗為之君然槐棘之下
廷陛之間如張釋之于定國戴胄徐有功之流守法持

議不阿不撓以輔其君之不逮典獄者得其人其效蓋
可睹已 高皇帝得天下於亂國之餘稍用重典混一
後即頒誥律定刑具法司奏當也必廣叅聽 躬裁決
致其謹焉勸懲之典風動四方國祚靈長迄于今賴之
邇者中人瑾盜國柄始斷仁恩尚嚴刻自 京師以至
郡國屢起大獄根連株蔓幾至大亂天盈其罪尋亦誅
滅南京刑部凡留都大小之獄萃焉尚書視 京師職
專而任切勢遠而望隆常難其選不輕授人東吳劉公
由兵部侍郎簡拔而來以經術飾吏事以法令濟官守
所謂威與富者一切不得屈誘其間郎吏率職三年政
成南京獄刑號為平矣囁舊與公同僚見其蒞官勤明
廉直其議論行誼得諸吳中往哲為多經世之務謀國

之慮往往在刑章訟牒之外第以嘗佐憲院長理寺故以是官歸之然公之蘊蓄豈一法曹所能盡也公以御史巡閩省時有誣人致死者獄已成矣公廉其寃而釋之巡廣時土人豪於鄉者以私憾輒誣人為盜民病之公訊置於法其害乃息又有繫小兒將腐刑以進者公曰彼無罪乃絕其世况即死者什六七邪悉縱遣之及以都御史巡撫川蜀中貴人行多愾縱公屢以法抑之噤不得發思有以基之初蜀江險歲善覆舟父老力請復之公具奏不報公以去蜀御史璟欲樹已功再奏之盜國者曰此已寢矣迺違詔復請何邪中貴人間使人譖曰此議自劉某始因撼以它語遂并逮公下獄冀瘦死之公連章籲訴竟直其誣此公慎刑素職

之章聞者昔蘇公敬獄周公使太史書其事以為後世司獄之式公之事應書而予非史也會少秋官郭公廷章暨其屬徵囁言以為贈囁辱公文游久爰以所聞見者槩書之它日或可備史氏之遺闕也

送蔡介夫南還序

閩進士蔡君介夫試政天官之三月以疾告歸同事者七人難其去爭為歌詩識其別而以序諉於囁自顧鄙劣曷足以知介夫又懼辱諸公所以命囁始貢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為海內儒宗不肯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之於古人嘖嘖加賞嘆不釋口囁既雅聞介夫矣及聞公言益用勤鄉慕不能忘既而禮部放榜囁與焉閱之喜有介夫名益又自幸曰今而後

庶幾得附介夫做其所為以成予德也逮奉 恩命賜
進士第任以事予與介夫俱得在天官曹乃始獲與介
夫定交焉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閑而內辨始即之固已
使人忘其鄙吝心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
優優乎其相忘於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汗隆文
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
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義理折斷之其言精深剴到聞之
者瞿然以驚惕然有所興已則犁然有所得矐於是益
服丘公之知人而吾介夫果非庸衆人之可及也嗟夫
朋友道喪久矣古之人有齟齬一世而尚友千載者當
其時豈無其人乎哉顧秦越之殊方出處之異致而彼
此之不相值或一幸而遇焉則又名實之乖刺氣味之

參差不齊往往不如其所聞知則亦收之於前而却之
於後成合於始而破敗於其終也已由是觀之信乎取
友之難也矐與介夫幸生同時學同業志同方見錄於
有司同試政於天官曹又同方將依之異粗有所進而
終身焉是賴今介夫一旦乃以病去則予之欲倚於介
夫者顧將何託焉乃知古人所憾者果不可謂之無而
世之賢豪君子不可得而必與處雖與處亦不可得而
必久者皆為不幸也雖然君子之取友或論於一世或
議於一室或交於千里之外或感發於數千百年之下
而有獲於數千百年之上如古之人皆可指數豈必在
於一聚散久不久之間哉同其趨而益善其學堅其約
而不背其所以為是雖絕數千里之遠不得朝夕繼見

抑何害其為吾友也况夫有德者必得其位脩於人者未嘗不獲乎天介夫之疾當起於旦暮去非遠且復來又何憂乎久別邪行當復相聚矣第懼予何以為俟而再見吾介夫邪是為序

贈叅議毛君貞甫序

今年夏山東叅議毛君貞甫以計餉詣京師貞甫向以給事中銜命使兩廣使旋於道擢今官諸嘗與同僚者聞其來皆曰凡自諫垣以出者餞有宴贈有言獨貞甫拜命傳舍不果今茲來也盍行之乃相與張宴於其邸宴既則又言曰孰宜贈吾貞甫以言邪於是屈引之張時行謂嚙雅知貞甫者乃來屬予言嚙與貞甫同家于南同出入場屋復同官南京知之可謂稔且

久矣竊自意嚙之知貞甫者雖貞甫或未之知也初嚙居鄉校時即慕今辣齋王公讀其奏疏危言壯色想見其為人後得見公於江東英姿雄辯慨然有當世之念稱所慕焉既又得見范齋李公公高介尚節義博雅好古折行輩接後進之士嚙亦與焉貞甫來南京輒日游兩公間與之上下其議論嚙悚然私異之久之詢其然蓋貞甫自舉子時則已為王公所重館之為子弟師李公吳中前輩不汎許可特以遠大期貞甫處之若平交然兩公當世之偉人非阿其所好者嚙知貞甫者以此竊意貞甫亦未必之知也夫士之崛起而特立固不盡藉於師友鄉閭之益然抱崛起之才特特立之搯使復有所資藉焉敏化而速成要亦不為無助第不能苟焉

而合也貞甫蒞官銳於職業屢論列政事得失人頗危
之尋移疾以去弘治庚申 天子亟於求治思用故司
諫者復召起之置諸近列屬有邊遽貞甫再上書論便
宜及邊將所以不用命者語益切直無何以使出及被
山東符貞甫嘆曰吾所得已逾涯可以休矣復以疾力
請致仕執政者慰留之踰年乃抵任予觀今之仕者挈
挈計歲月論階資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
貞甫官中外去就容與若視為長物其賢於人遠矣傳
有之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若貞甫者非其人邪
或者謂貞甫給事 禁中方以材譖裸聞于時稍頃可
以都通顯躋崇近顧乃驟出之外以拂其心斯引疾而
去也於戲貞甫豈若是哉給事中職干言者也繩愆違

寃利疾覈賢不肖觸人主喜怒側目者權貴人皆所不
能免者故視其省闈恒若逆旅然朝可就而夕可去也
幸 今天子納諫獎善未嘗斥逐一言者脫有之貞甫
視放流顛覆之境亦宜坦途然爾又豈憚於外內哉况
叅議一省官尊而秩厚職專而望重又得觀省於齊魯
海岱之間以愜其願邪夫貞甫昔者論天下之事規模
條畫蓋已悉備若歛其圖回天下者措之一方祗出其
緒餘爾嚙抑何以贈為貞甫行哉嚙固知君者思以解
或人之論可也

送太僕少卿李公叙

唐長慶中孔戣以左丞請老韓吏部愈狀其賢聞諸朝
謂天子當留老成人自助不宜苟順其求殷勤感激累

數百言當時幾年七十且三矣使退之為宰相得天子
相唯諾豈遂聽其去邪古今人未嘗不相及蓋有為戮
者矣而退之者邈未有以聞何邪弘治四年秋太僕少
卿 詣 闕上 壽年才六十遂以致仕請吏部緣
其奏也許之卿大夫士莫不嘖嘖咨歎高公之行且傷
今之人無以處公也夫士之亟以自見者功業聲光而
已耳然皆可儻致而苟獲惟其所謂品與望則不可獲
得焉此非一人之私也公游宦三十年海內之人讀其
文章靡然以服即其言與貌羣然以趨其所嗜好為之
恥拾其論人賢不肖為之重輕其官於內暨外也又為
之愉且戚此豈可以襲取哉品與望之所屬也蓋公少
居太學即有聲嬖人嘗欲致為子弟師公直辭卻之及

選中書舍人供奉 內殿有 詔寫浮屠書公辭非臣
職且疏時所當弛張者以言左右有基公者譖而笞之
罷其 殿直凡此皆他人席以取卿相之地公之自守
何如哉既益無所合廼分司留南京久之稍遷至今官
視事甫兩月遽又以去此天下所以益缺望也蓋才之
難久矣今有一人焉其賢聞於衆矣及其去也則曰是
奚足惜哉吾將求賢者以繼之嗟乎持是說以待庸衆
人可也果賢也又豈可多得哉今 國家間暇在位者
以守章程習文書稱其職業固不盡埃竭然材者也若
公者使得其位則倡古道以正士俗課其功積孰與之
當哉公篤好古文章深雅善筆札篆隸尤勁其尺牘造
次皆可傳然皆公餘事也於乎後之人得其為人於文

墨之外者將病今之不究其用而追慨焉蓋亦非予一人之私也公茲還吳中南京人士咸賦詩送之囷僭叙諸首

贈少叅吳君之官廣西叙

予官南京喜從名人魁士游于時萃仕於斯者閩中得陳時安林長深林待用吳守愚數人焉皆文行兼備彬彬君子也南京山水壯麗又多高臺故苑平遠疎曠宴游賦咏眺覽之地故暇則輒從諸君子欣然以游蓋當聖明御極寓內無事留司職務既簡而朋游復意氣相得方其羣嬉駢集蓋忘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無何長深最先出尋以親老辭雲南僉憲得教授常州明年待用時安繼出為雲南廣西按察副使至今年守愚復獲

廣之叅議於是閩人之游好者出無幾矣夫古之君子尚友天下之士博且徧矣至要其平生所善愛者則亦不數人豈非以知己者之難哉昔歐陽永叔與尹思魯梅聖俞謝希深游謂洛陽東西之衝賓僚之盛後可繼也去後十餘年追思曩時之游有邈不可得之嘆此予於守愚之別益嘆賢豪君子聚合之難而交游知己之果不可沈得也守愚材質銳健文辭筆札楚楚瞻逸味歌諧謔獨不作閩語自其明經取進士時年未三十拜南京工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轉今官朱衣金鈿隱然當方面之重年猶未四十是皆時輩所難及予獨有為守愚喜者夫文學政事君子未嘗岐而二之孔門四科之列特各枚舉所重者爾不然顏閔之流他顧有不足

邪近世遂以政事屬諸吏文學屬諸儒謂其截然有不
相入此豈覈到之論哉守愚雅擅文學往以飾政事宣
風覃化施及蠻夷一洗俗儒謗吏之陋乃所優為者顧
不可喜歟冬官諸僚友託予叙以贈予既重守愚別遂
罄意所言然羣僚之意蓋不殊此他日守愚政成而來
吾輩復有留於斯者乎尚當嗣為疇昔之游也

贈太守何公陞任貴州左叅政序

官人之法莫善於久任不徙莫不善於數易無常也三
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有虞所以計羣吏之治核庶績
之成者其法詳盡可以憲章百世矣漢魏以降代自為
制漢興去古未遠居官者猶有十年不調三世為郎或
長子孫以官為氏者其貴久任蓋如此暨我 國朝考

績之法追紹有虞然洪武永樂之際躋省寺列郡邑官
滿聲實相副者則 賜璽書增俸秩以慰留之務在得
人久其任而不易歲月非所計也漢元成以後長吏數
易王嘉言於朝曰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
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二千石益輕賤吏
民慢易之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
也維揚之守頃遼陽王公甫再踰歲以致仕去番陽鄧
公代之未踰歲副憲廣西而去今閩中何公代之又未
踰歲叅政貴州而去凡三閱歲而三易守焉夫揚大郡
也太守尊官也方其慎簡於初疇咨於衆以為宜厥任
矣既宜之矣曷為不久其任哉漢相之言識治體者當
瞿然而思悚然而悟矣何公初以進士授行人滿三載

考於吏部嚙時備員考功諗其賢書其考曰奉使克勵其操居官尤篤於學大家宰亟以稱許之久之陞南京戶部員外郎歷郎中擢湖州知府進浙江左叅政績效益著聲問益起嚙聞之竊喜且媿昔者知之不盡也會中人瑾用事誣以罪編管自在州無何瑾敗起知揚州至是廼復前官將輟貳守于公書來屬嚙為贈且曰公之先自其大父給事中以宦學起家至公之父諸父及諸昆弟皆以明經發解奕世儒官而公之兩弟繼先遂擢知崖州繼周擢知膠州稱人之善必本諸父兄敢併以請嚙嘗慕嘆閩中舊家大族人才之盛若公家學之源淵世科之輝赫宦胄之蟬聯埒之它族尤鮮之及公之賢固有所自而謗陋如嚙者固宜未能盡知也第惜

公之蒞揚也有蘊於中者未盡施有敷於下者未盡洽嚙嘗與聞考績幽明之說而借留之未能也持久任之說以告焉然世方喜進趨倖超躡聞予言將不以為迂則以為惑矣夫惟有志之士超然以世道為計者或者以予言為然也若公者茲世之賢者也顧不然予言也乎是為贈

送吳中立知揚州序

國朝置天下為十有三司司各控其府南北之府獨直隸兩京大形勢也其選守也常重其守也常難其守之賢或不賢也毀譽常易被揚州府隸南京負淮瞰江東際於海吳楚之交截然一都會也其選守也尤重府率三州七縣民事既紛不可理加之郵傳將迎之勤供億

誅求之苦魚鹽商旅之雜皆萃於府聽於守焉其守也尤難地直要衝多四方遊談豪辯之士啣朝命使四方者又日夜交馳旁出不絕其賢否毀譽尤易被自非才識精敏知大體有行望者罔克勝此肇國迄今守揚者奚翅數十人前之賢者嚙未及知也求之近世治行卓異民思不怠則今三原王公為稱首公後歷臺省握戎政勲名顯大照映當世究其注心勵行已昉於為守時矣繼之者鮮或及焉嗟夫是豈其士風民俗驟殊於前日也哉特所以為守者有不同焉爾上在位久今年春當黜陟之期特勅銓曹察外有司賢不賢者進退之整齊吏治興起太平于時揚州闕守吳君中立被大臣薦往踐其任中立世家臨川自進士歷官南京

刑部郎中十年矣其為人也志剛而氣和識敏而行潔都人士皆謂是官非中立不可異時追紹王公者其切望於斯人矣乎嚙既喜揚人得君矣且竊為君喜焉昔人謂事功之成由時勢之易揚州古稱樂土近年始失舊觀民望賢守殆饑渴然中立蓄所有甚富際此敝凋之餘同僚留者又多君子相與協恭沛發嘉政一蘇疲民吾見其守無難而聲問易流也嚙不自揆嘗欲傳王公政績為二千石楷法未就也俟他日吳君政之成也並傳其事以告揚人於不忘焉揚之人官南都者刑部郎中孫蕃都察院都事戴璋吏部司務黃用戸部郎中冒政相率為酒肴餞之既屬嚙為叙

贈吏部尚書陳公致仕歸閩中叙代作

國朝以禮待臣下中外之臣皆以年七十致仕南京吏部尚書陳公前期三年既以疏馳請上不允諭留之踰年又請曰臣貪冒恩私宜去久矣今老且病非敢欺也上重違其意特降璽書遷太子少保俾驛致于家命有司月繼廩粟歲給輿阜以終其身焉搢紳士夫交口相歎曰朝廷以禮使臣之意於是焉至而公之行能又足以當茲天子寵命可謂兩得也已公閩人也自登科筮仕迄今敷歷兩京致位通顯凡政事之大者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奮才奏功蓋四十年矣而天下之士不以此稱誦於公况公之心亦不以此自居也至於論列今之大臣清修篤重坐於廟堂不動聲色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

知大體者必首及於公焉蓋非一人之私言也某嘗竊論之古今人所謂大臣者非但以其才譎功烈邁出乎等夷而然也蓋居其位有所恢張者可以名之曰才乘其時有所樹立者可以名之曰功惟其兼乎才與功而又備乎絕出才與功之上者乃所不可及然閱百千萬人之衆歷數千百年之久如是者蓋不多見百年以來而公乃獲兼而有之然遭列聖垂衣裳治天下之時較才度功擬諸古之大臣事業炳赫照人耳目者固不敢以後先論若夫巋然老成風流篤厚使天下陰受和平安靜之福則公可以追配往昔而不自歎也雖然所處不同故也使易其地公豈缺才與功者哉然豐于此而約于彼焉孰有孰無必有能辯之者今歸其鄉也追

惟夙昔立 朝行已灑然既無毫髮不慙於心而又獨受 天子之深知殊恩異秩娛其老而佚於家焉浩浩乎心與天游年與德茂為樂殆不可量也異時 天子行憲老納言之禮起公於家幡然在廷羽儀邦國又將推其所獨樂者與人共之其可必也審矣某既羨公歸之榮也而又惜其所蘊有未盡施且庶幾其異日之復將柄用也於其去備以贈之

贈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出判吉安序

今年春南京刑部郎中趙君蘭完以事出倅吉安于時戶部主事唐玉潤率其郡士大夫盛饒江東門外酒半有惜蘭完者顧而言曰君任法官十餘年持平譴明聲稱籍甚凡今科第官資與君相埒者皆聯翩歎起雄藩

壯郡遠邇相望君獨不以罪左遷是官可謂不平矣又有參語者曰不然吉安民俗健訟訟輒連蔓不可解大臣知君才且賢緣此輟君以往耳自 今上即位雖曩時斥逐遐遠踈棄之人皆一旦前洗之寘諸顯列矣况君去不以罪豈久滯者哉夫晦於前者每彰於後而此之屈者未必不為彼之伸物理蓋然也君行且召用又何患焉語既蘭完拱而言曰爵祿名器非人臣所得私也凡吾臣子奔走外內輸忠宣盡得以薄就功名以自見者皆 君上之賜也矧予待罪郎署久 上不以其無狀亟罷黜之乃今復畀以善地繼廩祿焉 德至渥也予敢不惟命是聽惟益慎厥職而圖厥終是力又惡敢決擇內外寘忻戚於間哉衆客悚然異其言於是益

知藺完處得失進退之會恢乎其有餘而世俗拘牽之見蓋不足以語藺完矣藺完其先開封之祥符元時有為雲南中慶路儒學提舉者遂家焉大父誠仕當永樂宣德間歷四劇縣皆有聲至藺完廼第進士歷今官其學問履歷之美所從來蓋遠矣藺完今判吉安其守則顧君天錫也天錫往以刑官不阿所職出倅永州二君出處既同道誼斯合畫諾可否相濟以成吾見吉人蒙其休澤也會玉潤請予序遂次第其語以為贈云

贈考功管君出守惠州詩序

南京去 京師既遠凡百司庶府之臧否皆考功課其殿取諮于吏部以 聞其責任蓋重矣吏部毋難其選必得閎大修潔之士方稱斯任前輩如余君可才戴君

景元劉君文綱皆以才行譽望襮於一時至今稱考功者人曰三君三君云文綱之後管君升達自驗封主事寔繼之升達識敏志大自兒穉時居官行已之畧已得諸父師聞見之餘及蒞是官優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才譎赫然遂與三君相望於上下考功之官由茲益重矣升達今歲擢守惠州人率謂其居考功久不宜復畀以郡夫君子之仕所以行志也方今分曹列職得以近名施澤遂其疇昔之願者孰有如郡守者乎都數百里之地欣戚係其慘舒觀感視其嘖咲可謂寵且重矣此固吾升達之夙志也况惠州乃眉山蘇公所嘗宦游州在楚越之南名人偉士不憚咀遠而往者以蘇公為之先也然蘇公以別棄謫居升達則當 明聖之世擇符

垂組連十數城而守之視蘇公之遭遇盖又過焉由是言之在升達無不宜者夫升達官考功其聲光既有以埒於先輩而出也又得以愜其志蘊以追前賢之宦跡盖無歉然矣第愧嚙之不敏廼今承乏而繼茲官焉仰觀數君子之盛美慄慄乎難其繼也升達於嚙有數年之好今別也當有以教之贈惠州詩共一帙嚙直寫意所欲者為叙諸首

贈宋僉憲之宦詩叙

予取友於天下得魁磊博雅之士數十人皆嚙之所師資賢焉者不但朋焉而已南京刑部多君子他人之賢者予未嘗不扳而與之游若宋君惟寅則今交游中與予最故者惟寅當成化丁酉舉京闈鄉試第一人時

彭侍講敷五鄭洗馬瑤夫知貢舉二公碩學清望聞天下鑒賞之際拔吾惟寅稠人之上程其文章流布邦國予時未識惟寅以其主司之賢知吾惟寅必傑然一時者也後予官南京聞林待用氏亟與之還往遂因待用往納交焉待用性明銳表裏洞豁惟寅冲雅廉靖秉君子之操二人者德相濟而業相規非苟合者也嗟夫朋友之道喪已久矣豈世俗諛佞苟合之謂哉考德問業相觀而善偕躋乎君子之域古之道也予無似廼獲託交於待用惟寅之間二君者直以其向慕之勤不即加棄之故嘗聞其言論以啓予之顛蒙閱其行履以勵予之不逮顧方資之以稍進而二君者又皆以才譖歛為時所顯庸則嚙之私有不獲盡遂者矣余固為天下得

人喜亦豈能無少憾於中耶惟寅今僉憲事山東同官諸君子相率賦詩贈之題其卷曰海嶽清風而以叙屬囁囁觀諸君子之篇什旣樂惟寅遷是官矣而又眷戀其去若不可一朝舍者蓋惟寅之賢孚於人人久矣不獨囁一人之私也他日惟寅登泰山遂東游海上返而觀諸鄒魯汶泗之郊輶車所臨清風載道則江東故人之思亦未必不形諸眉睫之間也

贈胡公少叅之陝詩叙

今茲冬禮部郎中胡公伯堅擢叅議陝省公薄於程期方隆寒遂備車以西廣陵人宦寓於京師者咸惜公去迺醜飲於囁之舍以餞之觴一再行客有言者曰公自為諸生時以文章才氣負當世之志部使者至騰其院

試之文傳郡邑為學者楷式聲名赫然動淮海間然七入場屋乃始發解當是時人固惜之及公登進士第筮仕儀曹佐主客長膳部凡 國家 朝賀封冊燕饗貢舉之大典公皆蒞之循故實傳經義明練恭慎將事不忒者蓋十有餘年同時輩流與公科第相埒官秩相比者多聯翩躡常選躋膺仕以出而公以不事表裸不貫附麗乃今以日月資級遷是官焉夫叅議一省承流宣化當藩垣屏翰之寄亦何負於公哉顧等而視之論年而較德程材而量功在公若有不慊焉爾以是故入尤惜之語旣囁因謂客曰稟於天而不可趨避者命也制於時而不可前却者勢也是二者聖與賢無如之何也若夫人心是非之正好惡之公則非時與勢所能易也

故古之怙勢乘時捷取寵利之徒幸而得之未嘗不侈然自視盛志意以驕閭巷及時異事殊向之奔馳以得之者適足為人所訾議此守道狗義之士所以寧樂於此而不羨於彼也由是論之則公之茲行乃所宜賀又惡用惜其不憚也哉況陝之為地被山帶河西北控諸蕃夷在今天下為雄藩要鎮士之慷慨立功名者皆思掉鞅結駟遊其間公挾其才莅其事它日乘事幾之會得宣才猷建勳伐以究其所施使海內之人聞其姓名以驚挹其風聲以服則今日為公惜者又安知不轉為公賀哉於是客皆以囀言為然各賦詩以祝贈之以囀與公同里閉視囀為晚輩故又屬為叙乃次第前語以復於公併為叙云

贈黃時用詩序

時用舊有聲場屋間癸卯歲傭車抵京師囀俱焉益闢其議論明年時用顧其年已壯不樂與少年歲貢進士乃低徊謁選得吏部司務來南京又明年囀以考功郎繼來遂為同官留都吏部事既簡司務職在散地時用少學春秋志論嚴正負其才具簿書管籥外念無以發乃日與才傑之士游下上其議論凡古今人學識之正邪人品事功之崇卑心術之險夷天下事所以壞興與今之士所當取捨遠嚮者吃吃不離口其言炳厲峻直足以作懦夫小人罷惰不振之氣聞者多背訕之時用竟不變曰吾道固如是也嗚呼上溺於習久矣時用忘其官之卑蚤夜磨濯以強其職業可不謂豪傑之士哉

今天子方延海內譽直修偉之士以恢大平儻有以時用生平聞者必將當其才而易之官矣豈久淹於是耶時用官三年上計詣關下行將有所遇也贈詩共若干篇囑與時用俱廣陵人故為叙

贈鄧君貢甫還南京戶部詩叙

鄧君貢甫初官南京戶部主事掌黃籍涖玄武湖勤明庶清吏民莫能欺人固儼為才大夫也及勘城南牧地毅然不為勢家屈挈而還諸官由是聲譽藉甚囑時備員考功會貢甫考績輒書其考曰明慎以司版圖清約以勵官守尚書毘陵王公慎許可視牘欣然曰吾雅知其賢非溢美也及囑調官北上踰數年與貢甫得會於京師叩其學益懍志益堅其經世庇民之畧張施次第

益浩乎不可測囑於是益愧向者納交之踈而貢甫懷竒韞美不表襮以求聞則尤不可及也弘治己未貢甫以員外郎來監揚之鈔關揚四方之都會舟車之衝財賦之數也貢甫至則剗宿弊蠲橫征抑豪強通商旅不數月而政成廢滯具舉名實交孚蓋其所負者大此特其緒餘焉而民已被其不貲之惠矣夫士之仕也患志之不恒守之不力故或誌於始而愆其終或謹於細而忽其大或修於顯而縊於微甚可懼也貢甫入官十數年其操履軌度不異寒素要之竟不變也可知已豈非特立士哉貢甫廣之東莞人先世在宋元時官總管守其土地人民稱於嶺南大父組以儒起家令靈川縣及貢甫遂以文學舉進士卒業於深菴丘公之門所得益

遂公以遠到期之蓋其家世源流之盛師友問學之懿
從來遠矣宜其卓然有立也居揚暮年代者至茲還郎
曹揚之人士及寓游於揚者詠慕其德相率賦詩奉送
之圖其中以志扳戀之意既成軸以叙徵諸嚙嚙於貢
甫十年之雅且揚人也遂不辭猥叙於上方貢甫它日
列方岳躋巖廊尚有以慰揚人之思則非嚙言所能盡
也

贈曾舜善冠帶還甫序

古之為民者四貨殖者蓋商之流王政所不可無也然
君子每慎與其人者豈槩以其逐末故歟世固有商名
而士行者古之豪傑不羈之士亦有困於無聊隱忍自
訕處於賣漿販脂之間者然負其才能卒有以樹立以

自裸見於世而不竟與其倫輩伍焉若是者君子亦豈
得而盡棄之哉曾君舜善甫之涵江人也予不識舜善
而得其為人於翁君守洪守洪今太常陳公婿也公以
盛德宿學負天下之望其得婿必佳矣守洪以大臣子
修謹好學居公之甥館其取友必端矣舜善商也得還
往其翁婿之間其必有所取矣守洪來語予曰舜善名
家子少讀書志氣偉然性雅好游覽嘗挾其貲出入嶺
海間數年致多財會縣官募民入貲錫以章服君遂慨
然應之遂拜散官今年秋來游金陵仰觀 宮闕之宏
壯與城池之高深退見都邑人物之雅且秀浩然歎曰
樂哉遊使吾自闕於家又何以獲是偉觀也哉既而念
其母孺人將歸而省之予聞人之仕於此者皆愛其為

人而重與之別願子言以為贈予觀世之人修廢舉之術行于四方指畫心計乾沒於利特拔於其中者幾何人哉舜善出所有以助縣官不足非隱而不忘世者乎身乎外乃心罔不在親側非游而不違親者乎由是觀之蓋亦賢而隱於商者也予聞莆田為全閩人物淵藪其仕於中外相望後先者予幸見聞之矣至於大山長谷之中託跡於畊築釣卜啜粟飲水咏歌先王之道以自樂焉者未必無其人也舜善歸矣為我訪焉他日復遊於斯其歷數以告我也

送吳禹疇序

車駕自臨燕于今幾六十年仕於內者職親勢近取名聲陟崇顯為地益便留都官視外官雖稍重凡今之真

大官秩至三四百石者掄擬輒不此及望輕勢奪積漸與外官等 陛下在位久益明習 國家事患天下吏惰政罔有成績特破故例不問外內惟賢暨能游授以位于時南京刑部郎中吳君禹疇超拜貴州副按察使命既下大夫士皆謂南官不預茲選久矣曩時官于此者豈其蘊蓄猷為咸不迨於 內者邪特偪於位置困於年資爰弗克懽其心以究厥施焉爾 陛下銳意思治驟起幽遠俾人人獻其所長罔有不獲盡用之嘆其示天下廣矣矍於此竊過計焉夫前世人主嘗患資格不足盡偉傑之士慨然破例以用人卒之所用者往往不副其所聞知于是人主之心浸急於初而益狃其舊士之學古利器居常憾不獲用及用矣寔厭人望者又

每不多見焉是二者何其相須之切而相值之難也哉
禹疇拔自故常之外秩尊而寵踰望重而委深往踐其
任所以副上知而塞羣聽者寧能自己而不前乎然予
夙知禹疇端厚通敏勵於文學嘗雅意斯世冀赫然有
為也挾是以往殆不可禦他日號於天下謂留都多才
賢果不可槩誦其肇于此乎其肇于此乎禹疇行司封
主事夏廷章暨名卿士相率為詩贈之屬予題其首夏
於吳為姻家也宜其推大之以此云

贈游君用賓出守紹興叙

南京刑部郎中游君用賓今年春上宸至吏部尚書毘
陵王公慎許可按考功牘亟以稱書更其詞曰性行方
雅君方治裝詣京師郡符既至遂不果蓋君之才行聞

於人人久矣不埃奏課而定也初 上即位之元年采
臺臣言既察兩京官屬式序在位矣今年春值海內述
職復 勅銓曹特嚴黜陟之典蓋自藩臬重臣以下凡
不職者黜幾數十百人所以風告天下者甚切南京擢
知罷者凡五人銓曹仰承 上意皆度其罷之所在與
所以治者稱其才力以授焉可謂同心求治矣夫用人
各當其才而久其功此堯舜之治也顧人才識之所宜
有疎密寬猛繁簡之差焉惟用之者不違其長則不害
其用也紹興東南嘉罷古稱民性柔慧重法犯士喜學
問師友今之風俗如古所云否邪君任法官十餘年聽
訟蓋無難獨其為人渾雅廉靜所以鎮俗而定民者有
在於法律聽讞之外此士大夫率喜紹興宜君也予聞

為政者嘗示民好惡所在以導其歸山陰陳直夫氏曰
居憲府最有直聲今謝病歸山中佩馨履潔足不入城
府此其邠人所瞻望者君行數過其廬而禮焉則民知
所勸矣夫 聖君賢相掄材求治如此之急君既被
命其設施次第備矣奚俟予言然予特舉是告君者良
以今人之所緩而君之所欲聞也會太學周生合其友
十數人請必有以贈君因書以為叙

送贛州太守周君序

代作

上即大寶之元年采臺臣言 命下銓曹行考課之令
拔去儉浮以儆有位而尤慎簡茂異以充岳牧之選于
時周君文鳴以驗封正即擢守贛州蓋自更化之後吏
部方破資格覈名實未嘗輕薦人以官而贛之為府控

制閩廣呼吸荆吳地大以惡民雜而器尤難其守者文
鳴官于南服而吏部摯以任之豈非才行茂異夙有以
聞於政府者哉文鳴世家湖廣之龍陽自少種學績文
舉進士為邑人倡尋授都水主事改考功而至今官文
鳴器識偉重練於政事敏有以治劇惠有以使人名實
孚於上下蓋非一日往踐其任乃所優為者矣雖然予
復有為文鳴告者蓋今之贛非昔之贛矣今之守贛者
亦不可以他郡之守例視之邇者贛人與峒寇相煽為
變破城障剽齊民勢浸不可制至屢 聖慮擇憲臣持
節以往恩馴威讙僅得其平甚矣治平之難而破壞之
易也文鳴當贛人傷夷繹騷之餘彈壓其悍強輯和其
民俗防微慮遠為之畫百年無事之策乃有以寬 南

碩之憂而副賢公卿遴選之意此在文鳴所嘗究意者豈俟予言之贅哉他日績效愈著聲聞益遠由是歷方岳躋巖廊人將數其履歷曰自南京吏部發軔者則予豈不與有耀焉

壽留守朱侯七袞叙

朱秀才祥嘗從予游尊甫崇敬留守衛百戶致仕家居今年登七十秀才之妻之父李鳳率親賓往賀之秀才請予道其祝壽之意予曰汝知汝翁所以壽乎曰不知也予曰壽者五福之一人所至願而難得者也而武夫健士得之尤難予嘗讀傳記見天下多事之時英雄割據干戈相尋當是時雖大山長谷之民求寧厥居而彌厥性者猶不可得况提戈擐甲于戎馬殺伐之場者乎

及天下甫定中國之民幸生聚矣獨武夫健士上之人復資其力以扞姦宄而戍邊陲較之中國之民得全其生者蓋鮮夫壽者人所不可必得而武夫健士之必不可得也尤如此四方之民戴列聖之仁膏澤沐浴休養太平已百年矣而西戎北狄悍驕桀驁猶時時竊發亭障間汝翁雖寄官軍旅然當太平之時而又官于留都少不戍邊陲長不履行陣神完而氣固志得而體愉此其所以壽也汝知之乎秀才矍然以予言為然朱氏其先廬州六安人侯之先人有功洪武永樂間積功至今官侯嗣之將五十年直亮恭勤鮮有敗事有子二人長曰禮世其官次即祥京學弟子員習舉子業穎銳可愛世之人有壽者他福未必備也侯獨子姓材良家復

衍裕其所以致此盖有其道予獨推戾之所遭際以克
壽者宣 上之德澤使人知所自也戾初度之辰寔弘
治辛亥正月之十有三日 今天子郊祀祝釐歛福之
明日也

壽迺氏翁媪序

高郵迺文淵選丞浙之桐鄉縣值隆冬傭車以行客有
止之須春以較者文淵曰宇父母之年皆老矣宇無似
弗克顯揚乃今幸倅茲邑惟亟歸庶薄憫吾親之望尚
奚春之待邪遂過余告所以行囑曰是宜亟歸也君之
來也父母垂涕而送之其遠也跋而望之及其久也倚
門而望之數君之行日相顧而言曰吾兒曷歸乎若是
其為情蓋不可舍一日而遠遊者今君奉檄而歸冠服

煇然侍于左右日率昆季合賓姬擊鮮洗觴薰然以為
樂若是其為情盖天下無以易之者君其亟歸哉雖然
君被丞縣之命期會不可愆職業不可曠恐不獲內罄
其私而久乎父母之側也則將奈何吾聞君有三弟能
嶷嶷克家而實也方治經習舉子業必能體君之心而
勉於子職者也居者養親之體仕者養親之志君奚難
於出哉况桐鄉距高郵僅千里兩地之使月相還往不
患乎音問之不繼也歲時君以職事詣兩都亦可以止
傳而過家他日懋有治行部使者庶訪以聞則又得以
書最而貤封是皆所以尊榮其親者君其行哉文淵曰
吾父向以饑歲發粟拜冠帶之賜矣吾母乃高沙沈處
士之女為婦為母閭里稱之明年皆躋八袞念吾父頃

辱少宗伯張公壽以文矣吾母未有屬也敢祈子一言
壽之字將奉歸以為里巷之榮也因再拜以請囁於字
雅有鄉曲之好薄不可辭但囁私有所忌未嘗祝人之
母也乃稍次第前語書諸卷首文淵祝壽之際命寶展
而誦之二老人執觴蹶然而笑曰吾乃今知有子之樂
也亦豈不稍助其壽乎

壽杭廷瑞七十詩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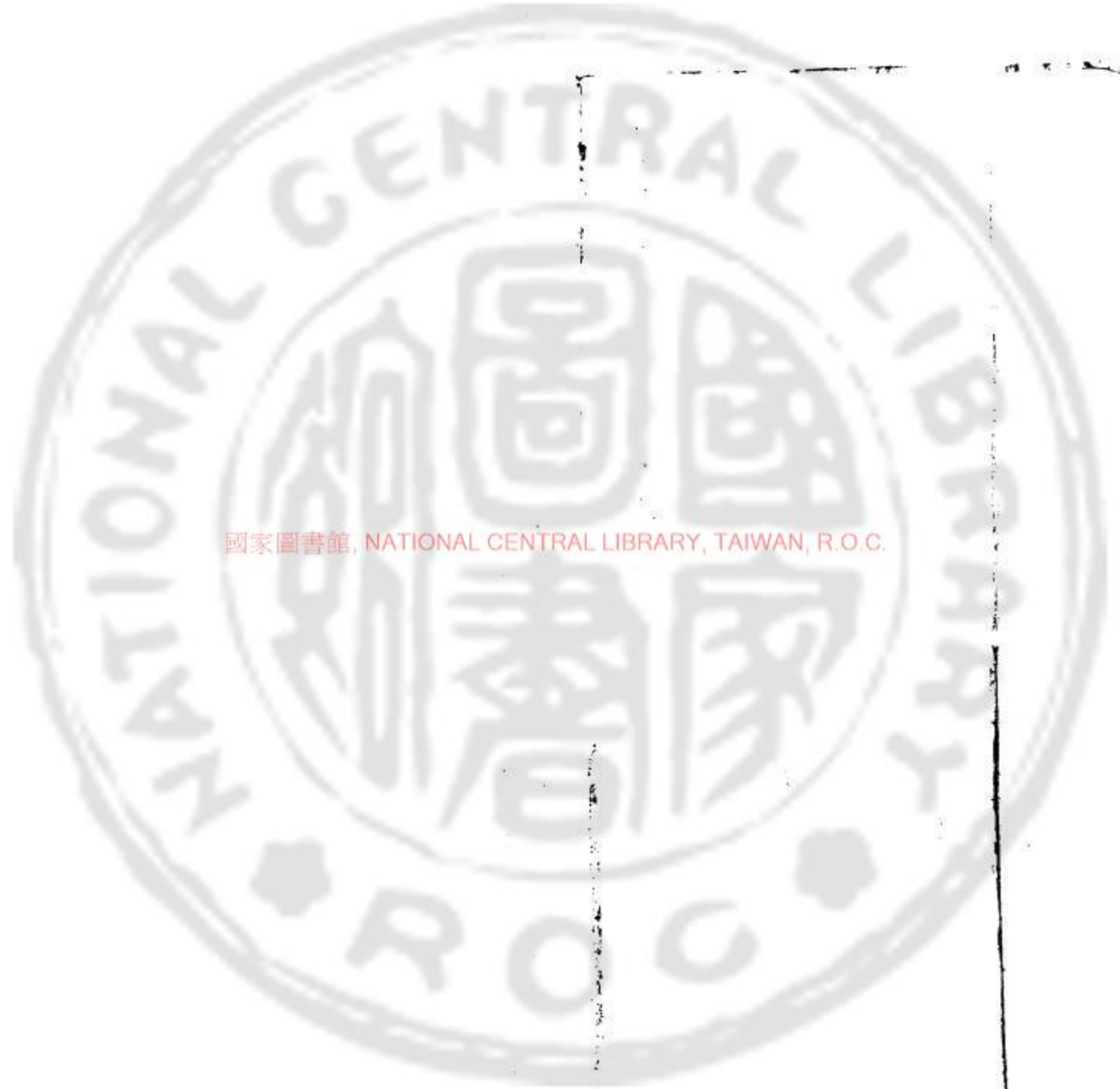
樸菴杭處士其先揚之秦人國初戍于燕隸武功中衛
籍遂家於潞河之灣處士質直重然諾以義氣聞涿莫
間凡揚之行旅游宦詣京師者舟車竭厥足之餘必憇
其家至則供張飲食欣然如歸焉以故揚人尤德之今
年處士壽七十七月四日縣孤之旦也於是揚之大夫

娛嬉譚悲愁慨歎懷思駭愕無聊之故意之所極一於
詩發之久之學益博詩益工所樹之竹益鬱然成林與
之曰吾詩藉此以成者是又宜名吾詩遂題其集曰看
竹漫稿予官留曹日間輒至其所婆娑容與竟日不忍
舍去去後三四年與之才譖歛聞於時當路者交薦之
擢總江東漕餉今年冬徧出其詩以請曰君嘗可予序
者予閱之既乃曰昔衛人美武公之德屢以竹而譎諫
之君故治毛鄭詩豈徒寓興於竹假助於詩而已予觀
君之文詞既以翹然盛茂及施於官守堅剛之操彌久
不渝箋詩者所云君蓋似之矣昔者人讀君詩固以看
竹而跋慕之茲又以竹證君之德則是集也何患於不
傳而待予之序哉與之請益堅乃為之序為之序所以

納交於此君且欲問主人之好也與之其毋以我為隘也乎

柴塘文集卷之六

十九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柴墟文集卷之七

序文

海屋壽徵圖叙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弘治己未封主事莆田林公元旭年七十冬十一月十
有二日寔初度之辰前期黃員外伯望方主事壽卿抵
書于囿曰吾閩繇唐涉宋暨于有國人門之盛莆為最
莆之稱世家者以百數而林為最公唐邵州牧蘊之後
自宋宗正簿曰應成者講道東湖時大儒瓜山潘氏復
齋陳氏尊考亭之學公逮事焉公子棟棟子岡孫三世
取進士棟仕知同安縣岡孫仕知瑞安州岡孫之孫教
諭圭力闡閩洛之傳有重名於時號三復三復之孫宗
教授楊號敬齋以師道鳴士子巋然以為法此公世

胃家學之盛也公敬齋之仲子性至孝旦起輒具盥櫛
食飲衣履客至視其疾視藥行視裝非事事日侍側不
去友於昆弟教諸子嚴而法謹先世祠墓恒葺治之性
直諒素不干公府不為媵阿語態此公器質行履之懿
也元配安人黃氏宋狀元公度之後訓導滋之女大姑
方性嚴他婦莫能事安人能伺其涼燠饑渴及滋味其
淡之節為衾被滌滌忠養之不埃問請輒當其意卧則
坐床下摩撫使睡魘則以鼻交其意徐呼使復又魘則
又如是焉蓋衣不解帶二十年敬齋官于外嘗貽書命
公携室以隨安人請留侍姑而遣妾與俱撫諸子女同
仁均養紡績至老不廢聲跡不至廳屏今年七十矣公
五丈夫子長曰俊歷官至按察使移疾家居侃睢州學

正僖崇明教諭傅佐皆業儒媿德胤賢此公道行於妻
子教成化濡之驗也甫中大夫士咸曰公宜壽於是繡
圖賦詩以頌圖曰海屋壽徵者蓋假神仙家之說以祝
公敢屬吾子叙巵作而言曰猗哉公之壽也今之人亦
有年渝於公者較之公載德趾美有所承藉於前禔身
御家有所培植於已彪炳育珍有所嗣續於方來求之
四方蓋未之多見也夫三者固若無係於壽然予然徒
壽於世則人何貴於壽哉亦終于磨滅無聞而已耳由
是論之公之壽奚翹異於人人雖燕齊詭恠之士能談
閱海業之變視蓬瀛之水屢清淺者亦無足慕也已公
諸子皆賢居者能養其體仕者能養其志按察君文學
節義蔚然于時簡在 帝心召命存至固不得久於公

側也異時陟巖廊秉鈞軸移所以壽親者以壽國脉以壽民命嘉猷偉績為時名臣使天下誦之萬世仰之推其所自曰此元旭公之子也則豈祇壽公之年且壽公名於無期矣矐無似君辱與之遊公之家世行業飫於見聞頌德美而祝壽祺豈敢為諛埃公躋於大耄期願之域倘得升公之堂搯几杖而從之尚當為公頌也

送靳克道叙

丹徒靳克道今歲舉南畿解榜第一人克道年纔二十有六儀觀秀爽公卿士民莫不嘖嘖賞歎時董庶子尚矩張贊善庭祥司貢舉僉謂主司之賢則克道之文學器識必傑然一時者也越三日子與思齊文選順德給事往賀之二君道其家世甚詳因得聞其尊府蘄覺經

歷温州及今幾二十載溫之人猶誦其姓名併其面貌言動之狀不忘余於是知克道之修於家者有自而經歷公之昌厥後也固宜及館觴而醺會孫御史文冕至復舉觴而謂座客曰此余官潤時所識士也其學得之丁玉夫氏玉夫得之迺翁易洞先生先生德隱于鄉極慎許可於諸生中特愛之嘗曰靳生他日遠到科目非所屑也今果然矣余既得其師友學問授受之詳於是知吾克道果非時輩可及而益歎主司之得人也夫古之君子成其道德文藝之美者博取之於外而厚納之於中浸灌磨治積有歲年蓋非突然一日而遂成也克道得之天者既厚而本之父兄師友者又能相藉以成則夫褻然一第曾足以畢克道之能事哉抑居盛名者

懽厚望於人而所以汲於自修者每若不足懽鄉薦時
長充道一歲亦云蚤矣視充道今日所得則既相去遠
甚充道由此而益充之則古人之可傳者可以毅然為
已任第愧懽之不力不能相與以進而胥考其成焉

孝徵詩錄叙

御史史君公著鄭之新鄭人丁其先大夫奉議公之憂
結廬于墓悲號毀悴縣人皆哀之嘗中夜劇賊數人肩
羊豕肉以饋投書曰聞君孝敢以是助墓祭湏臾有
雲氤氳歟迴旋墓上郭守宏見而異之榜其廬曰白雲
飛處是年祭田之穀一莖雙穗者掇亦至若干秉于是
汴洛間能詩者爭譎詠之史御史孝遂聞於遠邇弘治
己未公著將命按南北淮鹽事既而還郡太守許彭木

儉倡同官曰公來此邦之人皆稔公之行若被諸聲詩
以為頌抑豈不為吾民勸不亦可乎無何裒僚案儒彥
并寓居傳游諸人士詩題曰孝徵錄書來屬予序初公
著蒞淮上風采凜然通商惠民經畫周至雖生長瀉鹵
之地夙習於亭灶間者殆弗能過邇者關里災及邊吏
不嚴比虜破障徼恣寇掠公著屢馳疏以消弭扞禦策
為言懽聞而益竒之因嘆中州固多竒士迺今得公著
踐履之雅蘊蓄之深固非驟發偶致而然也古之君子
多積學養望於窮約之日大行兼善於得志之時經曰
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公著其善移者哉漢人以修於
家壞於天子之廷為懼公著其勿壞者哉夫孝之為德
格天地感鬼神草木雲物之祥乃理之相孚氣之相召

非誕荒冥惚之不可詰徵者况於盜賊吾人類也乎公著之徵蓋無足怪今虜勢未已征戍餽餉之役未休兩賜米電山川之沴氣未和天子不得怡宰相以為憂公著行矣其移厥孝俾匈奴之衆免胄歎塞奉贄而朝乎俾邊民父子老幼脫鋒鏑完室廬庶幾愒乎俾雨暘時草木動植之物蕃山川流峙之性安恆而不變乎固亦吾儒者事也蓋天下事惟宰相得行其道諫官得行其言歐陽子曰言行道亦行也誠若是公著之孝之徵滋大矣詩凡一卷詞溫意厚傳之里巷州閭使人油然而興起孝弟之心風俗不為無補第時之所亟公著所自許卿士大夫所屬望不已於是也囁不獲與公著別乃叙以贈

送施君彥器擢守河間詩序

台為泚水東郡山環海富在古人物稱多君子至國初有文學節行奔走一世者出故鄉望益重囁嘗讀其書論其世想其道德儀刑之盛輒咨嗟歎息願為之執鞭而不可得厥後備官南北都始得接見台之大夫士往往議論峻直文章瞻蔚風槩偉特足以起懦夫鄙儒之氣于是益嘆前修之澤入人者深而故家遺俗風流未泯蓋非世變所能易也故台之士才且賢者囁不自校未嘗不强而附焉若今施君彥器則囁同年友也彥器溫明雅重疆學而文今年秋以刑部郎中擢守河間郡命既下間有謂囁者曰河間當南北之衝土曠而瘠民惰而囁有盜賊之俠有屯戍之師有將迎之費有

冗溢之征而又有賜予之地湯沐之邑貴近者蒞焉視他郡尤紛不可理施君儒雅之質得無用遠其長乎嚙曰子言非盡知施君者施君在刑曹幾十年飭躬慎法棘棘不阿大司寇以下皆譽重之日者將指太原勘臺察之獄君據事奮筆毫髮不少貸卒奪御史官此其自立如何天子大臣知其賢故特畀是郡而超授之蓋其才固不宜者况一郡乎第今之守郡誠有難者或者子未之思也夫擊豪強破奸宄使得行其志一簿尉之職爾顧今之守令監司旁午其上吏民窺伺其下簿書期會之外一揺手不可得其志否邪彥器守茲要郡必求所以行其志阜民立政為國家樹保障以固畿輔乃克慰中外之望此則難者然非吾彥器亦莫能辨

也彥器將之員外黃君汝修與之有連也倡諸僚友賦詩餞之謂嚙雅知彥器且號夙慕台人者乃屬為之序

送汪進之知永嘉叙

丁巳冬進之既竣使事於部會選進士補給事中嚙一日相揖馬上與語曰銓曹重給諫之職茲遴選於衆而求其人君雅有才謂其必不舍君矣嚙將賀其得人也進之曰余次當作令是寧可得邪嚙既叩其所以又曰選士以克諫職未必槩拘以例也君第往無惑居無何進之乃選永嘉令嚙詣其館因出向所為文章觀之見其問學閎深而浩博其議論深切而核明其述古今人事所以成敗與法令風俗之所當張弛而移易者則又憂深而思遠如古之人慟慙太息以號於人者讀未盡

卷囁悚然異之益媿向者知進之者之不深而又嘆選士者竟以例而失進之也退復自念天之生才難矣蓋必歷試久練以盡其蘊而古之君子厚待其身者亦不肯輕出薄發以暴其才以吾進之方聞謇直不獲寘諸獻納補拾之地顧乃吏之郡邑丞尉之間可謂遺其才矣是安知造物者之無意乎昔賈生當漢文之世發憤流涕論天下事欲一切更張之帝方謙讓未遑而謬忌之人已躡跡而至矣後之議者蓋高其才偉其志而亦病其少年之銳不先固結其君臣而驟用其才也今吾進之之自待固厚也已而永嘉又在東南之陬地僻而民厚政簡而訟清進之既治其民事以其暇日益修其學問而練其才猷它日克養之既宏望實之既孚奉

召而來列諸臺省則沛然行其所學而不憾其齟齬不遇如賈生矣由是論之進之之出處蓋有默相之以需其用者而又何不憚於茲行矣乎進之既較吾友胡德淵偕金生衍來屬言以贈囁既釋然於進之之去而決其將來之必有聞也乃不辭而序其行

贈董汝淳知楚雄序

董太守汝淳服除赴 闕吏部薦知楚雄府大夫士皆與議曰董君為人清疆良實好古篤學果於力行前與兩劇郡庶惠之政至今人思之楚雄在西南萬里外推而授之校資度德無乃與故常謚乎囁日聞於人因語及之為汝淳慰汝淳曰此言蓋私予殆非知予者楚雄可為予賀矣昔予之得郡也一當圻輔之望一控岷漢

之衝地要而任重郡劇而事叢惴惴焉日營職業以逭
 罪戾自顧非予所宜也今楚雄雖僻在漢楚之間按其
 提封不足當中州一壯縣以予長其人得不曠厥職庶
 幾餘力且及予之舊學焉雖予自擇其宜便莫楚雄若
 矣尚奚以遠近論哉矐聞而益重之蓋荆梁極南之域
 在昔非中州人士所居守令之缺率多以罷老遷謫者
 備其員化有所不宣政有所不平故其人往往變激尋
 干戈以扞游徼之吏異時蓋嘗病焉汝淳秉庶明之行
 無譴逐之虞又樂乎其職不鄙其民往宣 陛下之德
 澤以柔服之使荒陬絕壤之民懽然改觀曰董使君非
 若人者流吾徒可以嚮化矣嗚呼失之此而彼得焉汝
 淳游宦何所不宜邪重之行者咸贈以言矐與汝淳同

舉進士且交游兩都尤善也故輒為叙亦祇述所聞以
 要其成媿無以為汝淳贈也

仙居士人贈縣令詩叙

高安劉端夫令僊居既九年僊居人士多賦詩貢其行
 聯為一冊今南臺經歷王宏文叙諸首御史王成之復
 屬予繼序二君俱其邑人也記予前四五年在京師嘗
 聞端夫治僊居聲稱藉甚嗣後未有所聞也迺今復得
 聞其治最之成於二君焉予雖不入其境而履其庭可
 以坐得其所以治矣使予竟其所聞者二君之惠也夫
 今之譽人者多徇其暱比之私而每為溢汎之言他人
 言之予且不信也二君者世所謂端人君子也而其所
 職尤在別賢不肖激濁揚清佐 天子行賞罰為海內

之所信者其不阿其所好而給於人可知也况又有給於予乎此予所以信端夫之治不爽於予昔所聞也僊居得縣千餘年矣為之令者蓋什百其人宋之時惟古靈陳先生以其治聞其聲宏以遠迄于今不衰未聞有所繼也嗟夫古之人歛惠此土者未嘗不望於今也今之人承流此土者亦未嘗不企於古也古今人未嘗不同也端夫之治既見稱於今之君子矣雖未躋於古人茲又將改秩他日躋於古人者固有待也吾見二君者益將廣其所譽而予也亦得大其所聞也

贈舒君桓玉擢廣東僉憲叙

今年春三月南京刑部員外郎舒君桓玉拜廣東按察司僉事曠與桓玉俱甲辰進士釋褐凡十年矣同年擢

是官者自羅公旦始而僅五人拔自南京者則肇于桓玉今為第六人紀綱之地畀付維艱可謂遴選也已舒氏故豫章宦族其先有諱邦佐者宋淳熙進士錄事叅軍于衡至桓玉之太父有常出仕皇朝兩知縣綽有行績伯考伯敬以曾鶴齡榜進士歷守名郡而其尊人甫則又啓封備服晦德于鄉故桓玉所以學與仕者皆本之父兄之懿而發諸克溢之餘其在刑曹謹法令淬蘆隅傳授書訊棘棘不阿繇主事進員外郎甫六年爾聲聞歟著命秩載加寔自致之而桓玉不自多也桓玉將抵任同年官南京者凡廿有三人醵飲於白輔之之第而餞焉酒半相顧屬觴於曠謂宜有言以寵其行顧曠之無似豈復有裨桓玉而敢先諸君子以言

矧剛明閎亮如桓玉者抑奚取於嚙而待其言邪試言之以塞諸君子之請今夫策名列職駁歷中外者四海之人也至於節行之相砥礪功名之相推挽喜相欣而憂相戚者惟同年為然嚙嘗徵諸衆矣人曰某賢者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顯融矣與之同年者必躍然喜曰此吾榜之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不喜者矣又曰某非賢也自其居官名與位日隳敗矣與之同年者必怫然不喜曰此吾榜之不幸也視之他人言色間有喜者矣故一事得同年莫不策勵以相勸一事失同年亦莫不沮喪以相愕其德誼之親契分之厚蓋如此則今日諸同年之宴所以厚望於桓玉者為何如哉且吾同年日僉憲廣東者得黃戶部世英歐陽舍人子履今汪御以贈

贈張鳳舉叙

泰興在洪武之季茅公大方寔僉御史府文學行義振警一世及今百餘年矣士之產其鄉者顧往往扼於科目抑塞而無聞嚙竊惑之弘治丙辰鳳舉挾其季种偕試于京師鳳舉翹然舉進士嚙始納而友之蓋思茅公而不見見其鄉之子弟得以遐想公之為人乃嚙所夙願而况方聞修博瞻文辭力學問如吾鳳舉者哉嚙旣

解向之所惑竊又為茅公之鄉得人喜無何鳳舉埃選
執政者庶其賢擇睦之淳安令以授焉瀕行數過予若
重舍予以去者觀其意非有所擇於中外蓋懼其學之
撓於政也因告之曰陽山夷陵皆東南數千里外荒寒
之境退之未叔居之益得肆其所學凡川塗之所經江
山之所觸又足以發其志意助為文章由是論之學問
蓋非他故所能奪在學者壹其志而已今淳安視湖東
西縣俗和而訟簡最稱易治茲行也歷吳越之都會山
祖水涯極幽遐竒詭之觀皆資鳳舉以學者而又何患
乎鳳舉行哉矐之陋奚足以盡子也於是諸大夫士輒
聯句贈之既題諸卷而矐迺以意所言者為之引

送楊名甫母太孺人歸慈溪序

魯卿歎有賢母曰敬姜焉歎嘗諷其母之休績也敬姜
述古后夫人內子命婦列士之妻賦事獻功之制及民
生之善惡以勞以逸以土之沃瘠百餘言以語之陳詞
援義儀法凜若當是時先王之化未遠而齊魯大國公
卿世族壺彝內則有不失其舊者猶如此吁豈末世所
能及哉吾友鄭楊名甫自少游鄉校凝然如成人及第
進士宰三劇縣皆有德于民民爭留之故冢宰倪文毅
公於稠人中拔實考功主事廷論皆以為得人名甫益
肆問學奮厥職屢上書論政事當弛張者 天子嘉其
言輒下公卿議議上輒趣行之夫士之樹立固藉於賓
友之相切劘官師之相規誨矐獨異夫名甫蒞官有恒
德謀國有恒心若夙習而豫定非歲月焉所以切劘規

誨而成者是獨何耶抑鄮故多才之地為之長為之游者皆它郡國之不若邪每見退而思之意其必有自也一日揖名甫詢及其家世名甫曰先文林君晦德于野甫就祿崑山不及養母孺人元城張丞女也性嚴而貌恭才識類偉男子博聞古今者自子器入官教之勤教之儉躬率之猶兒時也囁曰君之賢寔本於父母囁固意其然又曰母今年六十有七將携葉氏妹與其婿歸謂子器曰兒一心奉職吾歸治吾生庶兒無內顧憂也囁竦然曰有是哉太孺人之賢於是乎加人遠矣今之仕者孰不願養其親滌澹之甘綺毳之溫輿馬之適第宅之安皆養也名甫即秩雖痺疆力可辦此以為悅而太孺人獨超然遠計不以累其子安於儉勤以歸此其

意期待於子者何如於戲太孺人之賢於是乎加人遠矣久之名甫過囁言曰吾母以季夏晦前一日生子器觴而祝之且留母行母為留踰月今秋高雨畢瀕行矣子器媿無以愉親也敢請君一言為母壽因慰之行予觀載籍先王之教天下非但詳於公卿士庶之間蓋亦及女婦為師傅保姆之助圖史威儀之則其為教也備矣彼其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豈盡竢養於學選於鄉哉抑亦內教之豫也敬姜之言君子錄焉若太孺人約已而教子者蓋與古傳記合是宜章而揭之為世之為母者法壽且行也以是獻何如名甫曰此吾志也遂次第其語以歸之

送華源潔遊南廳序

今天下之士試於內廷惟進士與歲貢士監以御史環以禁衛其嚴且重蓋同間有賢良遺逸被薦而至者不過試於有司以狀上聞而已國初進士之額未定有一歲放榜或僅取百十人者當時充百司庶府卿大夫之選稱任使而著功謨大率皆歲貢士也承平久積漸甄別之然士特立自負要其所樹立不減於進士者猶嗟嗟有之至於今則寢不逮矣嗟夫豈人才夔異於疇昔耶蓋亦有繇然已何也祖宗得天下征戰殺伐之餘當儒學衰熄之日人才未盛隨所得而用之乘其疆富精明之時鼓以奮迅邁往之氣而又隨之以賞罰懲勸之實當是時人才豈可以方類分耶今則羣多士而養之學限以歲月而為之貢既貢矣又限以歲月而

注之選將選矣又限以歲月而授之官年徂而地拘業荒而志沮一旦課功覈績乃俾與新進之士等抑何怪其不相及也歟夫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世之用雖時君世主各以意尚設科分類以求之然大要不出其人也故在漢則曰賢良文學茂才孝廉隋唐以後則曰明經有道進士制科使易其時更其目吾見前之充賢良文學之選者即後之明經有道其人也後之充詩賦制科之選者即前之茂才孝廉其人也夫豈借才於異代哉是則今之進士與歲貢士其初蓋均是人也特有司錄用之法與士之自待其身者不同故異時成就者遂差殊以觀爾脫今之世悉罷科舉而惟責郡國歲貢士焉則世之趨尚號進士者又胥藉是以出矣豈能

避有司之求而悉他塗以自見乎吾友華君源潔篤厚而雅慎明敏而通練自少治進士業勤且精矣厄於造物者屢試場屋不利今年貢至春官及入試褻然占前列詞翰燦然意氣壯盛縉紳多士皆器異之事竣復遊南靡揚人仕於朝及諸嘗往來者咸屬予言以贈囑與源潔同里閑且有連交遊最久源潔母孺人居孀有節操今年垂八十矣源潔以年而貢非所好也姑以慰母氏之心囑故罄意所欲言者為告南雖之士異時有拔高科列膺仕以才業關於世使人不敢例以歲貢少之者其在於茲乎其在於茲乎

榮壽圖詩叙

成化甲辰春舉禮部進士者共三百人時初釋褐相揖

漫呼為同年囑與麻城董朴汝淳皆未相知也無何會汝淳於張經歷兼素家經歷方以言事謫官師宗汝淳閱閱然為之言其道路所經與其地風俗藥食之所宜甚悉囑始得其姓與字識其面貌而有以知汝淳也及同官南京數往還焉汝淳篤學而勵行施于有政確乎其不可拔皦乎其不可污囑乃益稔汝淳之賢私幸獲而友焉因又賀吾榜之得人也汝淳自麻城迎其父明山翁嗣承母氏曾養於官翁脩髯晬貌言論冲暢有隱君子之風囑往拜而異之既三年汝淳勵職有成天子封翁如其子官曾為安人翁時年七十三曾年視翁加二歲矣賓僚皆嘖嘖侈羨相與言曰今之仕者咸以祿逮其親為願而及封者什之四五而已偏侍者尤半

焉孰有高年具慶如汝淳父母者乎可謂榮且壽已是不可無賀迺繪圖賦詩而以簡授囁曰請為叙維董氏故邑中衣冠家自翁之先人僉憲

伯兄通判

皆以宦業聞翁續父兄之業雅不欲仕韶美而家居以教子善族為事故其子弟童漸長漬質厚材良擢甲科升太學者四五人需試於鄉者又六七人可謂盛也已囁既悉其家世宦學之懿于是知汝淳之賢遠有所自而翁之善教茲為有徵是宜顯而叙之以為其邦人勸若夫揚厲 國家體遇臣下教忠勸孝之義及天之所以申錫祉壽於翁媪者則圖與詩具於下方無庸乎囁之贅也

送鄭先生知博白縣序

始先生典教泰之日囁年十七八在諸生後獨獎與之間語囁曰春秋一經自先聖筆削後歷數大儒箋釋微辭與義多闡白然尚有可議者予嘗脫去傳註直取聖經讀而玩之其詞簡其事覈其義深其理直凡當時國君卿大夫之功罪會盟征伐交聘之是非中國四夷之賤貴亂臣賊子之隱微莫不昭然簡冊有不待三傳而見者學者有得於是則為子為臣臨大事決大疑殆不難矣子質敏可更授之囁時方治毛詩工舉子業弗暇然冀有待焉迨癸卯領鄉薦甲辰遂貢春官與 賜進士第欲往授其說不可得矣嗟夫學莫大於師友之益古之人有越境去國從之游者幸而即之雖罹飢餓觸厄難瀕死不忍去誠以所樂在是也囁幸先生臨教之

且欲授以所自得者挈而躋諸高明之域不可謂不遇矣而庸情玩愒卒不果從事是可慨歎也已又明年囑授南京考功先生亦滿九載竢選於吏部當道者重其才趨授知博白縣道過江東囑謁之先生曰予卑官也藉子稍有聞子奚贈我囑曰先生明春秋經剔去浮偽獨得聖人之粹精其用力勤且久矣囑雖不竟其業博白之衆必有豪特傑偉者在其間又奚患乎無所傳也然昔者惟見於文字議論之間今則得百里而治之措諸政事而行其所學矣是固先生夙願也論者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挾而治天下有餘裕矣矧一邑哉敢以是為贈

送沈德莊知崇安縣序

古之學者之游道也於聖人賢士之所在輒數千里往從之遊不幸不及其人而事之也誦其詩讀其書私淑其業於其門人弟子之所傳尚以為未足也則識其顏貌冠履并其嗜好之所在又訪其觀游宴射之處徘徊想像以得其為人嗟乎是何學道之篤也今年夏吏部憲郡邑令倅恒不滿其員迺起集選人亟試之於是山陰沈侏德莊選建之崇安令予與德莊有一日之雅聞之躍然喜往賀之曰此四方學者願遊而不得者子得之何其幸哉聖賢之生不數數然也或相去數千里或相距數百歲始得一人焉獨建之崇安當宋中葉有胡文定公之家學源淵有劉忠顯公之世篤忠義而先師晦菴朱子則講學於文定從子原仲忠顯季子彥冲之

此邦又自卷之七
門一時諸賢巋然相望麟駢鳳造皆在今溪山百里之間朱子雖晚徙建陽而崇安則少所游壯所居者今夫一鄉一邑得一士以為望人猶嚮慕而欲居之况羣賢彙萃之地乎得一節一藝之士猶以為重况大賢鉅儒師表百世者乎子試於稠人中而獨得是邑焉造物者殆有以私於子也夫羣賢之書今固家傳而人誦矣然其微言遺墨故家舊族之所襲藏者人固不得玩繹之也道德之光山斗之像丹青所摹子孫所寶者人固不得瞻對之也五夫之里九曲之溪百丈之山父兄師友談經講道高棲遐遯之地人固不得徧遊而盡覽也子併而得之何其幸哉何其幸哉雖然予又有為子喜者崇安閩之闕里也司銓筦者使不擇其人而槩授之則

夫人視之將與他縣埒矣子家世以儒宦聞子之兄弟繼以賢科顯子之志向端而問學篤又予所夙知者宰是邑也固宜予竊又為崇安喜也它日上計而來凡足之經心之所得耳目之所聞見者畢傾倒于予以償予夙昔之願抑豈非予之幸矣乎或曰德莊方求所以涖官者子乃覩縷以是為贈無乃迂且詖歟予曰學者於聖賢之道求諸方冊可以治天下况入其鄉履其道有不能治一邑者乎德莊於予言殆必有犁然當于心者予何庸及乎它哉遂書以為贈

送周汝大教諭餘杭叙

今歲春周汝大以乙榜舉人選署餘杭教諭瀕行屬予言以贈予備員考功凡郡邑學官秩滿而進者得盡閱

試之其文詞之明習器局之偉整志意之奮邁蓋未嘗無其人然齷齪無似邈不稱厥任大都則什之六七也私竊自嘆養育人材之地顧乃宜若人者廁其間邪間嘗發策謂在下者當不苟就必思奉其職在上者當不輕授必豫蓄其人覩縷數百言與以動執事者之聽而稍有以變通之然予之言既無以見重於時而法令之故常者有司亦不能以猝變則亦措諸空言而已夫公卿百執事皆代君以理物者責任可謂重選拔可謂難已學校者公卿百執事所從出也求公卿百執事而不求其師予不知其何也嗚呼今之士其無盡待於教也已乎汝大往教餘杭餘杭為杭之屬邑山水秀麗人性敏慧名人勝士所嘗遊覽賦咏之處蓋亦愜於志也已

考其人物前脩予不及見所及聞者邑中鄒氏蓋著姓父子兩世蔚為名卿功名焯焯在今人耳目至若徐御史之諒直盛郎中之謹飭乃予所知者是皆出於學也汝大它日能自得士如此用收師儒之效顧不偉也歟予將按其籍而求之也第予又有為汝大告者餘杭之士固嘉矣而其民往往好爭而健訟冒法以陵上教諭之職雖非丞與令也然挈一方風教之柄寧忍然不加之意乎飭躬治行親賢遠邪敦德義以風之進髦俊以諭之鼓舞濡習未必無補於政也若夫侵官黷利以為戒則吾汝大固恂篤端靜之士也予復何言以為贈哉

送施以德教諭龍泉叙

江東施以德挾其藝三黜於禮部謀諸友徐霖曰自吾

之游學家益以貧今年逾四十矣尚奚擇仕邪霖往以告囁囁曰出處有命惟自決庶其無悔於是以德走吏部請選得教諭龍泉學焉以德力學攻文章志氣疆盛雅欲樹功名以自見囁素壯之選既會給事中御史忤旨繫獄奮然欲上書論救尋以獄釋不果觀其意未嘗一日不在當世也蓋古之君子之於天下也志一於中而剛大之氣克滿發見於外勢不可奪利不可回故隱顯進退皆赫赫有所成以聞于世囁嘗慨斯人者之不及見每有所觸輒欲脫去奔走四方以求之若吾以德者不卑其官不餒其氣殆可進於是也邪惜予不獲久與之居而究觀其成也今往教龍泉龍泉固多材秀偉雋之士以德以其自進者而又身率之異日有根於剛

大之氣發為文章措之事業驚動一世者出入將相謂曰此施先生弟子也顧不有助於以德與囁雖不獲盡睹其全而遲以徵之者蓋有在於是以德其有以副予望也哉與以德游者皆為賦詩囁爰叙之并是以贈

壽淡菴廖處士八十有九叙

囁奉召時過羸博間訪淡菴廖處士於家處士貌樸而氣完聽其言簡而質飲予以酒其季子純侍左右惟謹處士所居在南北要衝舟車商賈走集之地而其言貌乃若深山長谷自少至老不與世相往來者囁甚訝之及抵官其長子紀官考功主事與囁為同僚邇來一年矣主事明謹廉直有前輩風與之論古今事品藻人物是是非非務盡底裏囁於是益喜處士之有子而必其

家教之有素也今年秋主事迎處士同其母孺人養于京邸同僚醞酒亟往賀之於是處士年八十有九孺人亦七十有八矣康強和豫耳聰目明衆莫不羨其翁媪偕壽相率侈為詩歌以祝之居數月處士念捨閭里久乃言歸十二月十有八月初度也主事爰萃諸詩裝軸肅使者持歸為壽且疏處士羣行焯焯者授於嚙以叙諉諸蓋處士為人忠信直諒見義勇為其賙窮掩骼焚券平量十數事尤足以風動流俗論其人品記所謂善人史家所謂仁心為質者也嚙既悉其行履蓋惜處士局於常布不足以稱其所施而向者罇俎之間又愧知處士者之不深且盡也夫壽者五福之一尤造物所靳惜與人者故必有德以將之有質以受之孔子曰仁者

壽至求其近仁者則曰剛毅木訥又謂天之生物裁者培之觀處士之行與事其非德有以將之質有以受之者邪今處士年已及耄矣主事行將蹟成天子馳恩有褒封之典有章服之華所以娛其體而養其中者不止於今日嚙知其必介期頤之壽而為邦家之光也姑叙此以俟之

贈封吏部郎中張公致仕歸安定序

河間府通判張公年未六十馳疏以致仕請公之子綵時官吏部司封郎中白于尚書以聞上俞其請即以絲之官封之榮寵其歸中朝卿士莫不嘖嘖曰張公可為有子矣初嚙之備員考功也公以莒判滿三載來嚙庶其治行亟以最書然尚淺之乎知公也蓋公躬歷

郡邑凡行院都御史暨監察御史以下騰章奏薦之者四遣羔幣勞之者五有惜其滯屈直請以京秩處之者皆公自以致之非有藉于子然也何以言之夫富貴利達之誘人陷溺其中子不能奪諸其父弟不能奪諸其兄公之才諳荐聞于時且以司封為之子焉自他人處之稍偃蹇而不去跋足躋下大夫列矣而超然不顧掉鞅以西其高明勇決為何如哉夫退無與其子則前日所以仕亦何藉於子哉于此可以益得公之為人而矐媿知公之不夙也夫少壯而仕老而休乃天之道人情世制緣以為進退者也今夫兩之為澤也當燠旱蘊隆之際泰山之雲觸石而出不崇朝而徧天下山川為之融潤草木為之華滋顧不快於民歟使溢而不已為霖

為潦則人將胥厭之且咨怨之矣士大夫功成名遂年已至矣猶幾幸不舍遲回而不決者無乃甚於是歟嗚呼公其賢於人遠矣昔疏廣受請老一朝辭位而去漢史特傳其事及唐楊少尹年滿七十告歸其鄉昌黎韓公盛文字以張大之公之官位視楊與二疏雖卑而年非老篤則尤過之古今人不相及未可論也然二疏與揚之去微良史大儒之筆抑何以赫赫於後世若矐者文曷足以傳公邪雖然矐固知公之傳也司封君今以才行鄉用於時宦業蓋未可量經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者蹈習斯語久矣是則公之進退非子所能與而其傳則寔係于司封也又何假於文邪與司封同官者贈詩共若干篇矐姑以是為叙

江湖利濟叙

休寧畢文中成化癸卯當大比時與予同館于江東之寓舍文中通春秋學才氣豪邁間誦其所為文章視科第若將俯而掇焉者予甚竒之同館六人與予相得懽尤甚是年予叨發解自是與文中不相聞者幾十年文中有兄字廷馨旅遊四方盖久日介吾友陳廷贊過予予亟叩文中動定云何廷馨曰吾弟雖屢入名場不利然意氣弗少沮嘗曰郁苟未老必得其當以報兄兄詣京師有儲太僕者吾故人也相見幸以是告知予閱其意且為之喜盖蓄久發遲必將一日歛聞於衆也廷馨將南還新安大夫士宦遊于朝者咸作為歌詩贈其行聯為鉅冊題曰江湖利濟既疏其行事以叙諉

諸予盖廷馨世家子新安人乃遊於商商於吳越徐豫間者凡三十年寬大儉實不一乾沒於利所至視歲之豐歉以取舍之最其平槩焚券橋諸水數事他賈人所甚不及者真不媿文中之兄也予既得其群行因誦程伯子有曰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夫士之得濟於人者貴為上富次之貴者濟人以道富者濟人以利道與利其具有廣狹其施有大小豈可並擬哉顧其存心於愛物則富亦可增貴而言也然世之貴人方其志得之日往往持祿位擅利權以自封殖饑寒困瘁之民思以濟之者盖鮮况未富者哉由是論之廷馨盖商而士者味歌寵大之也不亦宜乎惜其處下所施者不遑歸哉為我屬而弟曰異時以道濟人裨而兄未逮者

余盖有待也

送秦擇之先生分教安仁學序

今制郡縣歲貢之士有不待年請學官以選者則聚之太學祭酒先生旬肄而月試之既滿歲第其氏名前者進於吏部吏部再試之䟽其堪選者以聞天子乃詔重臣覆試之殿廷下拔其果可以教人者始屬吏部以選焉其法視舊盖詳且覈而得人號為多矣吾友錫山秦擇之廷試哀然居第一繇是選分教安仁縣學初予交擇之於南京讀其文章聽其論議罅罅間挹其豪逸之氣灑然異之謂非科目所能羈馭者別去十餘歲擇之始貢于有司低回太學者又久之乃僅及此世常謂科目足以盡豪傑雋異之士觀於擇之豈其然

邪擇之於歌詩尤警拔跌宕自其家居時與江南諸詩人倡和於清泉白石之間已翹然有能詩名及來太學予間與太原喬希大訪之擇之方僦屋以居顧其四壁墨粘紙綴皆一時名人勝士賡酬追逐宴游之作予覽之既咲謂之曰君之窮至是殆坐是邪夫士之行世窮達不足論要之道行志適而已擇之窮既久所得益多今歛其所得往教安仁之子弟豈無材良行修之士出於其門者乎若然殆足為擇之樂而忘其窮也已當國家更制之初得典學之官如吾擇之其人者可謂遴選矣使列郡皆若人非世道之幸邪異時枚數其弟子之賢挈安仁蕞爾之邑與河汾蘇湖之盛於昔者俾人等視之不敢忽焉矐將又為擇之頌也於其行姑此贈

之

戶部郎中王君若思省祭詩叙

今年秋南京戶部郎中王君若思馳疏請于朝曰臣備員郎署茲卜餘年曩以年勞猥承誥命所以贈臣父母者渥甚臣瓊州入道遠不得輒過家上塚傷朝廷之賜夙夜疚然于心惟是羣臣省祭者具著于令臣乞援是間歸上若曰是所以勸忠也爰允其請若思既俶裝與之游好者率賦詩送之而屬囑為之引蓋瓊之為州炎方萬里之外環海而中居前世人材往往鄙陋鮮與中國齒迨今尚書丘公始以文學敷歷館閣為時聞臣而若思寔出其門下通經學古質厚材良蔚然中州俊傑之風不但瓊民之秀者也蓋王國之多賢

聖化之無外於是徵且大矣囑嘗讀詩見先王盛時群臣有事於四方卿士大夫必詠歌其德業揄揚其寵榮章更什繼泐泐乎其音所以著一時明良之盛而鼓舞萬世者也今寓內無事臣工優閑若思以宣力之餘謁告而還燎黃于墓衣錦于鄉教忠惇孝萃美厥茲是宜諸君子宣上之所以寵若思并及其先者形諸篇什俾荒陬窮海之民讀其詩者皆歡然興起觀光帝臣之願則是詩之作豈小補哉昔班孟堅論蜀之風俗景武間猶未能篤信道德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以文辭顯於世鄉鄰慕循其跡後有王揚之流文章遂冠天下嗚呼風俗之移易蓋係於倡也若思行哉式邁其歸他日瓊人文學宦游之盛吾知不減於蜀也

壽王處士剛仲詩序

山陰王處士剛仲茲歲登六十六月之廿有九日誕辰也處士弟明仲方以御史典學南圻廼請羣卿尹之詩聯為一軸繪圖其間而告於囁曰吾兄德隱於家久矣而人罕有聞者蓋吾兄既耻於聞而吾之淺薄又不足以發其隱也念吾之幼也不及事吾父以長以教底于今日者皆吾兄力也今耆年矣吾將歸而壽之然壓於今制不果吾心闕焉茲圖也茲詩也乃吾所以寓壽焉者抑聊以盡吾心爾願子為我叙諸蓋君子之於世惟出與處出者泰焉以行道未嘗不意處者之隘也然而處者爰求其志而自慊則亦何異於行道者之所得也哉况世之所謂爵祿名宦其加損得喪予奪之故既泊

然無以入其心則其養生繕性得以彌其性命較之弊精神瘁心思於行道之地者蓋又什百其多矣然古之隱處之士含章晦德固不亟以聞自非重譽望者為之先則亦莫獲盡聞也處士得明仲為之季遂聞於時茲又宣諸聲詩託之圖畫其聞後也益無疑矣顧囁之辭曷足以張大之然聞之士之剛明端直毅然不私者恒壽蓋多得天地剛健貞固之氣故也人家兄弟資稟往往絕侶囁未獲接處士幸與明仲交觀其所以行已造士者寔剛明端直毅然者焉于其弟可以證其兄矣由是論之繼今處士之壽將之耄之耄而訖之期他日又將大書特書不一書而遂章聞於後世無窮也已豈藉囁今日之辭哉蓼蕭之三章曰宜兄宜弟令德壽豈敢

賦此僭諸群玉之首既以復于明仲遂為之叙

松谷道人詩叙

嶺南楊景昌別墅在番禺山中嘗植松以自嬉遂自稱松谷道人景昌後舉進士拜東流令去山中將十年矣意未嘗不在是也間發諸篇什傳味於時戶部主事涂邦玉李蓋卿與之游倡諸詩人為屬和之既成快誘序於囁予謂松之生率在大山長谷之間乃山人處士之所婆娑嬉翫相依以老者也景昌昔處而家托稱於是可矣迺今宰百里之地簿書氓吏填委其間而獨貽眷不忘焉其趣尚可謂潔清不汙矣然古之君子未嘗必仕亦未嘗必不仕顧其時之所值而各有所挾焉予雅觀夫松矣修嚴亢直有凜然不可犯之色歷冰霜觸岨

石有特立必致之操其材之細者可中薪蒸而鉅者利棟宇尤為匠石工師之所睨視而旁求匪祗資幽賞而已景昌昔居山中徘徊其下旦暮與俱有得於松者深矣顧吾儒者豈藉群然草木以增益哉然景昌之治東流所以嚴已勵志以應上下之求與子所稱於松者蓋亦無異由是言之未必非其昔之所得也若徒曰景昌貽情一草樹山石之微以矯夫世之溺仕者而自潔則非古君子出處之義吾知景昌不為也予與景昌同年進士故輒為叙景昌其亦可否予言乎

送杜嘉齊冠帶歸永嘉叙

文選郎中杜君思齊有弟曰數字嘉齊今年冬來自永嘉思齊游宦兩京不歸者將十年友于之念嘗往來于

懷也至是喜甚會縣官募民入貲予以冠帶思齊曰此亦可寵吾季遂分俸為營致之既冠帶出見諸同官同官皆為之喜廼醵錢往賀宴于思齊之官舍賓主咸集兄勸弟酌肴核雜陳笑語和洽酒半司封夏章執盞謂予曰嘉齊之貌何其酷似其兄也吾儕今日胥飲于此思齊行且遷秩他往他日思思齊不見得見其弟即如其兄也人生聚集豈常邪是會蓋不偶子宜叙以贈予辭不可因諭于衆曰士之兄弟有同姓者焉左提右挈前襟後裾此同姓為兄弟者也有異姓者焉官資相讓職業相規此同僚為兄弟者也方其處而家也不知有異姓兄弟之權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得父同姓兄弟之樂也二者常病其不可得而兼是宴也合同姓異姓

者具在焉此賓與主之偕樂也然諸君知其樂而不知其所以樂也昔周之衰兄弟相戒小宛之嘆興卿士相讒巧言之什作讀其詩可知矣吾儕幸際平康之世僚友形寅恭相讓之風兄弟遂和樂且耽之慶為樂奚可言哉使非其時憂讒念禍之不暇矣然則今日一觴相屬於此又其可忘所自也歟廷章曰子之言是也遂次第其語為嘉齊東歸之贈

贈周廷貢歸吉水叙

周廷貢既卒業南京國子監歷事天官曹予備員考功率之共事焉廷貢初廳見時儀度溫雅可愛予意其非士之出於望郡者則必故家世族之才子弟也既而問其邑里門閥乃知其為吉水鶴藪之周氏司空文襄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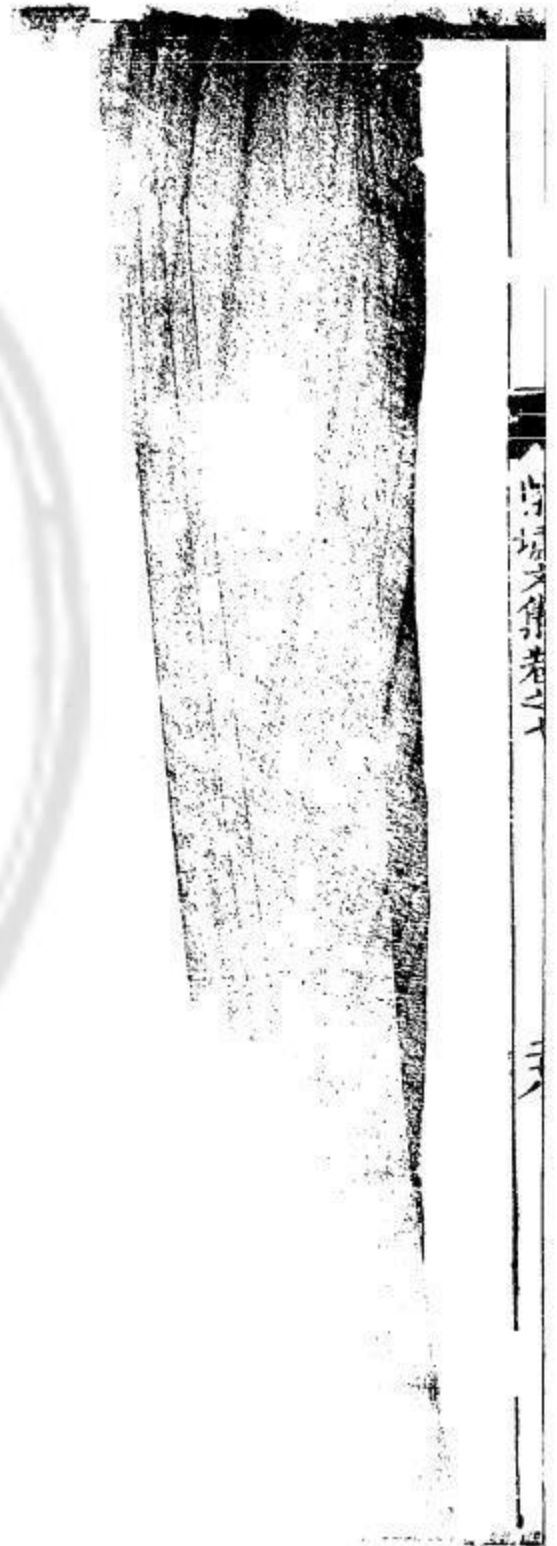
之諸孫也文襄仕當宣德正統之際有言有績稱時名臣同時歟歷津要出於吉安一郡者不啻數十人若少師楊公冢宰王公司成李公則尤顯大者也訐謨道德聲聯輝照鼓舞一世奔走後先遺風餘澤至今猶在也而况士之出於其鄉者哉又况出於文襄之家者哉吾於廷貢之才美有所徵矣夫古之論士者必本於父兄必階於師友必薰習於里閭鄉遂之間非此三者而特然有成謂之豪傑之士豪傑之士不多得也今之士不幸生於窮鄉下邑閭閻窶人之家無是三者與俱幾其有成也難矣廷貢仰而父兄之範則近而師友之漸摩出而里塾之聞見俱不力而致焉尚何豪傑之不可及哉夫為人子孫難矣為名臣之子孫則尤難也廷貢歸

哉當倡其族之子弟蚤夜汲汲法其乃祖之德烈又當倡其邑之子弟蚤夜汲汲追其前修之聲光庶無忝矣予生也晚不獲從諸君子游每想一時之盛未嘗不慨然興慕也今得識其子孫而考其流澤之未泯可無言以規贈乎上饒程生廷直廷貢友也介來請予言為贈遂書此歸之

柴墟文集卷之七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柴墟文集卷之八

序文

賀恩逸顧處士六表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馳封序

金陵吳楚間一都會也。大明興肇為京師，既七十禩，乃為南京，視前代蓋東西都焉。地據江山之勝，高城深池，包絡林麓，與陝之河華洛之崤澠相埒，俯臨仰羈，使人氣曩廣大，神超而意壯，其神皋粵壤，崇臺閒館，仙佛之所廕，漁樵之所舍，使人游間騁放，得以訪古而宅幽，其閭闔巷陌，都人士女，被服袷麗，車騎雍容，歲時追逐，諧舞愉樂，使人永日而忘年，其宮闕之壯，府署之嚴，周盧環衛之圉，列凡祖宗謨訓之所在，流風遺烈之所在。

使人悚然過其下慨然以思肅然其有言若是者雖陝洛不得而兼也故大夫士退老於家與幽人逸士之家食者多列第築室於其間而愚逸顧處士則故家於金陵者藏書千卷治田二百畝年甫六十拜仲子璘吏部主事之封褒衣博帶出與士大夫遊退則教其子若姪耕且讀優游容與飲金陵之盛頽然以老焉蓋世之治也王者之化自泉而流瀕既其久也自葉而流根其治常相因而勢亦相維徵諸三代蓋可見已憶嚙未冠時挾冊來遊間觀金陵之盛聞諸長老猶以不逮宣正之際為望及今四十年復來考政事諏民俗所不改者江山城郭而已嗟夫賦東京者必述陪都之盛記洛園者直候天下之盛哀此豈非有位者之責乎會璘之友

戶部郎中朱升之請予文致賀處士予既有慨於中又喜衣冠之家猶有曩昔之風且愧圖回以復盛觀非予力之所及璘材偉而文雅志當世因其請乃屬而告焉稱觴之頃聞予言於處士當以為何如也

丹桂秋香詩卷序

自晉郗洗對策為天下第一以桂林一枝自誇詡後世應舉子牒者率緣是以相尚蓋俗傳之矣吾友杜者舉卒業南雍日繪一圖曰丹桂秋香既請予能詩者復以序屬予夫人之情棄捐者常出於有餘吝惜者常生於不足物與人皆然無足怪者君舉世家鳳陽霍丘鳳陽當

聖祖龍飛初一時草野綠粟之才皆歛然奮起就功名

於世故今之疏封國土嗣守勲祿者多其裔也及天下
平俊傑勇悍之士無所施其技廼稍稍就學問而有司
又以繩墨束縛之俾與吳越之士敏于藝文者角相逐
于是士之不得志者始不能無矣迨癸卯鄉薦君舉與
其友田某皆貢於鄉而江淮之間夙窘於科目如霍丘
者亦突然有人與之馳騁于上下嗚呼豈其習之久而
藝亦精邪抑其渾雄博大之氣久鬱而不發發則有以
躡人上耶將竒傑之士非土產風氣所能限邪嗣今以
往吾知人才科目之盛倍蓰於疇昔矣此則予與君舉
之所共喜者也雖然君舉質美而學強駸駸於古人未
已也豈以一第自多哉為此圖者特以志一時之盛盛
充耳目之玩好而已予與君舉當交相勉焉使異時追

繼古人者不在彼而在乎此則尤可喜也姑為序

田氏昭先錄詩序

古史官傳循吏必載其徵瑞於策蓋著其政之美而垂
信於來世也夫草木蟲獸之變動亦豈可以必得哉君
子之為政惟強於自治而已然自今言之讀其傳想其
人則未有不駭慕嘆異攷求其所以致此而尚友之者
此則史氏采錄之助也霍丘田君某宰單縣日獲麥秀
兩歧之端邑之士民誦詩詠之既卒若干年其子璠予
解榜友也以序來請且曰先君治單甚有聲當道者屢
薦之卒不果顧其政績之偉豈一草木所可盡哉然天
不嘉錫以此亦無有聞諸後矣予怜其志許之嗟夫古
之君子抱道蓄德囿於小官而不獲大施者奚可以盡

數哉幸用矣當時之人又以其名位之卑而不之錄或錄之而不詳此予所嘗慨歎者也子之先人位雖不高職雖不崇政事它者予雖不及盡聞即此一節可傳矣第予非史也言無以信於世姑爾序之子藏諸家焉異日必有采者雖然得後之賢如子矣又何憂乎不傳耶

贈太學生李文盛序

天下之士需次而官者天子蓄之太學益克所學俾老其材湏其成焉則用之故其中多四方賢豪竒俊之士士之厚待其身不輕於用者亦皆於是乎願游予少時甚竊慕之而未遂也夫士之為學未有不湏友以成之者鄒孟氏亦謂友一鄉之善士為未足當進而友天下之士以至於古之人焉夫古之人遠矣其書存焉予

求之於書以神交之爾若今天下之士予可以承其言論以覈其是非法其行事而視為作止者顧莫之獲此予之所大歎也既予壯游兩京過太學之門輒徘徊焉周覽不忍即去思欲挾冊從其先生弟子雍容揖遜於其間蓋不可得矣夫服聖人之教居天子太學士之美大光寵莫此之甚然聞之今或有謂太學稍不及曩時之盛者豈非風教之移易不迨於前耶宜與李文盛游太學數年既卒業同舍生王世敬重其質美而有文惜其去也請予言贈之夫師友不相規贈久矣在上者無以率其下在下者又無以望其上焉其將廢矣乎世敬獨能知朋友相贈之誼蓋亦退然自克者予因感昔時嚮慕之勤而卒不得一游以償所願且念夫士

之游者苟無所成而去它日當有同予慨悔者焉庶今
之游者聞予言而有所感興而既游如文盛者亦由此
而幾進也若夫進言以翹人過則予固有所不恤焉是
為序

贈別王憲之叙

成化甲午余始與鄉試來南京時憲之先至館于大功
坊之東余偶僦館與之比焉憲之儀觀峙拔負其才藝
論辯常屈其座人余時未冠憲之長余十有四歲稠人
內獨竒余因定交高相期許余得日睹其中之所積而
知憲之蓋翹然者也意其不久當即取高第躋膺仕然
尼於造物者屢試輒屢不利予益得與之游焉癸卯憲
之院試居第一挾其藝復來時年寔長矣人稍稍易之

余視其器蘊猶龍泉大阿光芒雖稍斂避而其庶利者
則未嘗頓也是年余叨解憲之再不利瞠然執余臂曰
吾嘗期靜夫同解今君先我去矣遂悵而別繼予赴京
師過其家拜其尊甫教諭公自是每過徐必詣憲之留
竟日弘治己酉憲之奉教諭公命復俛首就試試已滿
其程文余愛其簡雅非復少年語也賀之曰必中必中
比榜出果然喜劇馳赴之憲之懲往年事前數日浮江
已歸矣憲之年近五十凡六試場屋乃幸取一第其夙
志豈以是為欣戚哉然其家故貧父母俱老且未有子
獨一稚弟持門戶今士之所志業不在科舉則已既業
於是得之而不喜非人情也又况而憲之者尤可喜哉
而余特為之喜則以交於憲之者深而得其家事為詳

他人雖喜要皆不若余之甚也憲之今歲會試下第茲游南監余數延之飲既又別去謂必有以贈之予曰曩與足下期不專在是也謂特籍是置吾身焉爾今既得之矣曩所期者固在也況發之遲者其收功也常果以博而艱于初者天將有其後也子之位行有以副子之志矣子試思之不然余廼以一第喜子既就而遂已乎憲之曰然遂為叙

贈程德深歸祁陽詩叙

宋之為州在衡湘間山水竒拔據九疑瀟湘之會前世皆莫有聞至唐柳宗元謫居于茲始以其林麓谿谷之盛宣於文章搜竒抉異窮極變態而宋之山水遂名於天下惟其山水竒特故其清淑之氣蜿蟺磅礴往往得

於傑秀之士然亦莫有顯聞者宋之支郡曰道州宋濂溪周子始出焉濂溪建圖著書續千古絕學厥後河南程氏新安朱氏演而大之濂溪之學遂行於世故論宋之人物者周子蓋其特也由今觀之宋之士率多通經學古質乎中而文乎外豈非前賢之文章道德流風餘韻薰漬感發而然耶予同年程德和雅健而文有士君子之行初釋褐時詢其家世宋人也及拜南京吏部主事又同官眎予過規誨輒至予甚德之仲兄德深挾其藝十試場屋不利弘治庚戌歲貢至京師茲來游南監長身古貌趨揖有儀與之言傾倒明快蓋暢於世故者予因得其中之所蘊嘆其兄弟之皆良益知荆楚之多材也程氏裔出汝之上蔡德某之曾祖元季為祁陽

令因家焉考其嘗主蘭溪簿有遺愛民至今思之其家
仕與學皆有模訓故其兄弟之成立本諸父兄者多不
但得之山川之奇秀與往哲之遺風也歲之初吉德深
以例暫歸諸僚采重其去皆賦詩屬望之予與其季同
年故特為序

望雲思親圖序

人子之思親凡手之所持足之所履耳與目之所聞見
得於感觸輒及其親惟類而長之靡不繫其思也今之
人知慕其親者見於文詞形於圖繪率多以望雲寓其
思焉豈非有作而倡者之於前歟夫天下事未嘗無倡
也惟倡之者非其人則和之者亦鮮苟有名德命世之
士倡之於前則天下之人並起而爭慕之矣望雲思親

唐狄文惠公所倡也公之孝廣矣徘徊大行之麓顧瞻
白雲特其一時所觸爾他人未嘗請其所游值其所見
也廼亦以是寓其思者豈非公之勲庸德望照耀後世
而動人若是歟公在當時歷官中外具有言蹟至其精
忠大義勸說女主訖能取日虞淵克復唐祚尤人臣之
所難故議者謂公一念之孝篤厚於中隨所在而易其
施焉殆確論也夫以公之大節昭著迄今則其風聲之
被及文字之緒餘人猶興起而爭慕之者况夫天
理民彝之共其感人當何如哉無怪乎後之人子慕公
之一節也蜀府承奉宋君念親之不見日遑遑焉而
求愀乎而有思終無以宣其情也亦繪圖曰望雲嗚呼
公之感人於是焉至矣宋君出入殿幄鞠躬朝夕祇

事于王既移孝而忠矣而又拳拳慕其所生不置焉是則尤可尚已會予同年進士成都何廷獻託予叙其所圖卷既嘉其誼且重何請也因叙之

壽紀君士傑七袞詩叙

高皇帝既定鼎金陵慮無以大諸夏之觀也乃徙四方閭右之衆克物京師至于今百年聲名文物播紳布繁緝豐熾不與他郡等夫聖人之化敷及萬方固罔有間然當日月之照臨雨露之沾濡其光華膏澤遲速淺深固不可以槩論也民物既盛教化尤深故今閭巷往往多龐大壽豈之士自予官吏部今五六年謁予文而稱賀者殆不啻數十人非余所為文而余不及聞者蓋又不知其幾也猗歟盛哉今年春紀君士傑壽躋

七袞三月二十日乃初度之辰也親賓皆盛酒食具文詞往賀金吾錢侯廷佐復屬余叙之予交金吾久而亦知士傑之為人也則又何辭紀氏其先潤州人洪武初以閭右徙上元世篤禮義士傑生三子璉皆温然克家所以娛其心而介其壽者多矣士傑居首善之地享高朗之壽譬之松栢產於大山長谷靜深之域牛羊斧斤之不相及其壽也固宜抑孰知國家涵煦之久也往年天子上長樂徽稱覃恩天下士傑仍被高年冠帶之寵嗚呼國家惠養元元者至矣紀氏父子其念之哉若夫味德介壽之詞皆繫諸篇什余不及云

康氏獻壽圖序

君子之壽悅其親膳飲之欲潔裘服之欲温宮室之欲

遂起居之欲安以為未也又與有道德之富名譽之光以顯大之至於生朝歲日則又撰文詞以致頌托草木以祈年蓋無所不用其至而其心猶歛然不自足也然天下之為草木者夥矣君子有取焉必其形色氣性各有攸當焉者今夫指榴櫚檉櫟以壽其親非嘉木也君子怫然作於色矣指蓬蘽萑蔚以况其兄弟之好非美卉也君子脫然捨之矣唯椿也萱也蘭也與蕙也載於易味於詩賞拔於莊騷傳紀之書其為物也有堅確後凋之慘靜閒駢秀之資可以共悠久可以翫芳華可以佩而比德可以樹而忘憂是故君子有取焉蓋雖托意於草木之微亦無不用其至也祁門康氏自侍郎公以文學起家歷敷通顯門閥遂為新安望鄉進士佑者嘗

問經於予馳書來告曰佑叔父志英天資樸茂晦德于鄉徽人善析產以居叔父與三兄共炊而食者將迄百年生三丈夫子位价仙業儒服賈克紹厥家歲十一月廿有六自叔父懸弧之旦也叔母程媿儀儷德與偕老焉佑與諸昆季爰取椿萱蘭蕙繪為一軸以寓祝壽燕喜之私敢乞叙以獻予惟康氏諸老人惇友篤愛垂白以居而群從子弟又多被服儒雅嗣其父兄之休予雖未歷其境履其闕知為薰然孝弟之族也夫孝弟之行大矣積之以誠持之以久寔能通神明而感動植異時其家園圃階庭之間木將有連理而生者焉草將有同穎合莖而秀者焉又不待假諸采色形諸繪畫以姑寓其意也佑與价皆文藻燁發譬於草木其尤得和氣之

先者乎俟志英壽介於期再濡筆以序

贈醫士李維節序

癸卯年余赴鄉試于南京時醫之有名者周文采楊汝和暨惟節三人越明年余舉進士於京師文采汝和適奉召至余以病延之語焉汝和質利而旁通文采思專而懇到各挾所長而為醫皆時之所難得者既心愛之獨以未識惟節為懽迨予官南都惟節醫日有名今年春金吾錢侯為予言其友人許子貞垂老矣疾屢作它醫往往不能治獨飲惟節所予藥輒愈丁未秋子貞邁霍亂衆謂其侵尋羸瘠之餘殆不堪是病惟節診之曰氣稍不足然脉無異固無傷也遂製藥日飲之無何果復愈余雖未悉惟節之學然錢侯之言有以符余夙聞

者是可得其大槩也已三人者宜乎頡頏於一時也惟節先河南人前進士安敏之孫子貞少亦游進士之門其往來契密蓋自少至今矣子貞每病愈往謝惟節遺以錢幣輒麾去不顧子貞念無以荅其勤也思得名文辭者將其意乃屬錢侯來請予言以余雅知惟節之醫良也今又併得其為人况錢侯又予之所器重者則將何辭惟爾惟節懋乃藝日副友朋之望余它日當為惟節備書而不究於是也姑為贈

張母節壽詩卷後序

予觀節壽詩卷喟然言曰天人之合難矣古之壯夫志士暨烈女婦當變故厄窮之際毅然不變克完其天何可勝數哉迄今乃或名氏無聞及稍聞者或子若姓又

藐焉嚚愚罔獲紹大厥世遂顯揚之嗚呼天之所難能於人者人或致之入之於天攸賴焉者天顧莫之逮焉此予所難知者泰人張壽母周氏弱年棄諸夫壽甫踰晬母誓不它今七十歲矣享其婦女饋養迨五十年修於人而獲諸天如持左券此又何哉故君子亦徵於善而已至於悠遠得喪蓋非所計也母居之室戶曹冒先生顏曰節壽既序其事且多詩之者復屬予題其後夫職文字以揚義烈予事也矧吾鄉人惡可辭歟

贈李容之叙

安昌李容之旅於維揚與貢士高楫之王宗仁游容之計於商二君業於儒道不同而交狎焉予固怪之今年冬二君自揚來南京出容之所居山八咏圖請予詩因

道容之故儒家子中以家故奪其學而托於商商於揚五年矣明年將西歸并請予叙以贈予謂容之本儒者業與商賈伍矣乃切切慕吾儕與之游觀其志蓋翹然出其儕輩未嘗不欲一日輟彼而就此也可謂慎所嚮矣三君者之取人也不槩其跡而于其心可謂樂與人為善者矣然則予於其交也又何怪焉容之家中條之旁有岩壑林池之勝圖之所謂八詠者是也予固癖山水者然未擊其勝遽欲彙而詩之又何以盡山水之變態也哉俟予他日或西而游過中條訪明之登高俯深脚觴而賦未晚也夫容之出江湖之上則與賢士大夫游入而家則據山水以自放焉觀其好尚不問可知其為人矣矧予重二君之請乃無一言以贈乎是為叙

送施以德叙

江東徐子仁予與之往來子仁才翰絕出力古學自嬉
間問其所與游歷舉六七人皆一府才駿之士余既雅
愛士遂介子仁徧與之游得其文章讀之信非世俗之
所及宜其意氣相得而頡頏於一時也古之學士大夫
率喜稱道天下士士之負才不遇者往往托以知名予
於數君可謂既知之矣惜乎力不足以振之顧其才美
各有以自見豈望於予哉而予每讀其文則以是自歎
也今年秋施君以德取府解考官晚得其卷及引榜注
名姓相顧歎惋者久之歲十月治裝將浮江淮道徐兗
燕趙之墟覽觀中州之形勝以抵京師茲行亦遠矣
京師才賢攸聚官位學行如退之永叔之流者固多其

人也彼方汲以求士以德於人人中又挾所得而異其
求焉跡若不相聞而勢有必相湏者行矣何患乎無所
遇哉子仁輩咸作詩寵送之予為之序

壽程君思賢七十詩引

予嘗閱新安志知汪程二姓之舊之蕃之永程肇於太
守元譚至忠壯公再以武功顯梁陳間演迤而宋若文
簡文清之相業刑部禮部之節義龍圖徽猷之文學皆
其卓然者北徙於洛又得明道伊川兩夫子續孔孟之
統開絕學於萬世其道德功言則又非一鄉一族之所
能擅也上下千餘年衣冠門閥之蟬聯餘休遺澤之培
植風聲習氣之鼓盪詩書圖史之漸薰故其雲仍散居
四方者多材美健強耆碩謹愿之士蓋其所憑者遼乎

厚矣歛人思賢忠壯公之裔也治廢舉術嘗入貲被冠帶之寵有三丈夫子伯曰相仲顯季昌往來積貯於海陵思賢今歲壽登七袞海陵人士相賦詩壽之既成軸其鄉人汪希曾請予引其首夫古之養生繕性者多處於深山大谷寥閭無人之境絕世故去外撓泊然於塵壒之表期與造物者游乃得其壽故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搖爾精乃可以長生今思賢觸寒暑犯江湖值風濤舟輿之不測則恐怖叫號以求脫於湏臾逐什一之利得則欣失則戚豈無勞其形搖其精者乎而年纔七十聞其飲啖強健步武輕便若五六十人者則之耄之期願皆未可量也此又何歟予嘗究觀人之樂以適心志為上貧富貴賤不與焉彼嵇康之好鍛阮孚之

好屐此豈有聲色臭味能動人哉然樂之終身不厭蓋自獲其心志之所適耳新安地狹民稠民多以商為業思賢自少遨遊吳奧荆揚之區不能無險虞而逸樂者強半不能無或失而得足以償之他故不能搖外物不能奪相忘於商以自適斯其壽也歟夫本其家世以見其氣脉之深厚質其行事以見其心志之恬愉及其三子又見其所以養志而介壽者若夫揄揚之祝頌之則備具於諸詩茲不復贅

引方與義詩引

南京國家肇基之地留守之任相承二三中貴人暨公與伯而參其事者文臣獨尚書一人焉與義以給事中掌版籍蒞玄武湖不與六科事適吏科闕與義握其印

會災變即連疏留守者及他有司事以聞 上方銳意
求治為黜三人特發 勅以厲其餘無何與義歸省同
官廬主事錦蜀人也嘗規湖之隙地藝牧其中留守者
偵得之遂并劾與義與義曰釁自我始錦不可獨罪力
為營解之既而詔使蒞獄錦竟除名與義禘三官左遷
羅雄之驛丞夫君臣朋友以義合者也與義居其位得
其言而言利有所不顧害有所不避可謂不後其君矣
當讞獄之際使其稍稍爭論可自潔已顧獨不忍罪錦
俛首默語而署牘焉可謂不賣其友矣由是觀之與義
其君子哉羅雄在西南萬里之外炎風瘴霧中州人士
所不堪處與義怡然就道曾不少見顏色其胸中所蓄
有過人者世所謂窮達信詘又奚足以論與義哉與之

游者相率賦詩贈之余為之叙

愛直聯句引

曩予備官南都際一時名德文雅之士不自忖度輒彊
附之游間辱以文字燕集相酬唱為嬉樂別去十餘年
山川城郭歷歷在念思從曩人遊貌不可得矣予友徐
宣之給事南垣嘗謂予曰南都時社殆不減昔年之盛
而君之姓字尚有口之不置者嗟呼嚙何以得此聲於
人哉實有所攀附然也會宣之考最至京師嚙乃合太
原喬希大夫梁李宗一滇中張進之沂陳德卿彬李貽
教武昌劉用熙錫山呂仲仁歷下邊庭實餞之因聯句
以贈共得唐律若干首傳觴授簡恍然秣陵之會也夫
吾曹之飲所以異於販夫市兒者正以文字酬酢焉爾

使投贈之非其人詠誦之失其義亦奚取於是哉宣之
泣職諫署每毅然論天下事尤篤嗜文學夙夜磨淬期
進於古人詩以贈之可謂得其人當其義矣句成之明
日囑請于希大篆愛直兩大字於卷首是夕崔都尉餉
酒夜既半復聯句謝之亦詩席之可紀者故宗一俾書
於末云

贈醫士祝叙

祝生某以小兒醫名叙南京今年春黃時用為予言其
所生兒方晬一日病壯熱喘甚狀若外感然群醫環視
之皆曰肺病也既投藥病益篤或告之曰小兒醫良者
人多趣祝氏盍請之既至指其脉即曰病在脾蘊熱而
延於肺爾療其脾肺當自愈也遂製藥連飲之越數日

果愈時用僅一子特愛之既愈德某尤甚遇人亟盡道
其事曰活我子者某也予既為時用喜且竒其人必深
於其術不狃於庸俗之見者也既而稍稍聞諸人謂某
於其書不甚盡解所知特趣旨大約而已然今士人家
小兒病者他醫往往不能療諉之某則輒愈收聲指績
傾動里巷人莫能究其然予竊怪之古之說者謂醫言
意豈渠閱人多矣得之於心應之於手遂不資學耶夫
古之聖人為天下後世慮蓋仁且智矣患人之夭死而
創為是術以救之也凡陰陽寒暑晦明燥濕之節人之
一身筋骸脈絡肺臟竅節之詳既從而著于書矣至於
草木金石其形色液味與夫土地之所可不可又從而
名之焉患人之不能兼也又從而制為鍼砭灸之法

以應其猝而補其不及其慮至深而法至密矣故學是術者非積數十年之久不敢操之以試於人今有人焉漫事於學而試其方方輒有驗豈非世之所難者耶惜乎予未嘗從事於斯而亦莫能詰之也然予又聞秦越人華陀之流皆遇異人授以奇術其治病有不可以故常論者使祝君或有出於此則又豈予所能知耶時用兒既愈思有以裸其能間屬予為言之時用家世醫交游間甚重許可有取於某殆必有所見予姑以臆聞者告焉讀者豈以予言而即軒輊於某也哉

蟠桃壽卷引

錦衣王侯孟仁之母夫人今年壽六十有四雲湖陶孟學值其生朝畫桃于卷以為壽蓋取王母獻桃之故事

云嘗考之博物志言桃七枚大如彈丸遺武帝者五自取其二又武帝內傳亦言桃如鳧卵形圓而色青茲事不見於正史合傳志所載而論之要必有據非盡出於傳聞想像而為好事者所假托以傳也然孟仁之事母也滌滄旨其左右就養高堂邃閣燕處攸寧翟第朱幘歲時內謁簪璣佩繡象服熈然含飴弄孫神融體和既壽而康福履無艾亦何羨於茲哉雲湖為此不過假之以祝壽爾然雲湖繪事一時號稱奇絕世方爭寶之流傳于後使展此卷者玩賞之餘知有孟仁之母則畫未必無助也然予又聞燕齊遼海之疆閎衍博大神仙異人往往出入乎其間雲湖客遊之久或者有所遇如安期生羨門之流者乎不然何是桃之色暈頰潤如閨

風瑤水初實時邪惜無曼倩在旁從而指之曰吾已三竊之以證予言之不幻也雲湖顧予大笑遂強予書諸卷諸詩家有味桃稱壽者以是為引云

余處士壽詩序

徽之婺源余處士尚賓生於屠維協洽之歲孟春穀日今年初度之旦蓋歷三百甲子矣處士之倩韓生漢子時卒業南京太學前期摘其山中之景命工繪圖求諸大夫士譎詩咏之將以寓歸俾歌以為壽已而手函詣予屬為之叙予嘉生之誼迺本處士所以壽者為之言曰凡物之壽以其才亦必得夫所托之地今夫松栢其才最壽者也亦必產乎長山大谷曠遠靜幽之地雨露之澤深牛羊斧斤之不相及然後有以歷數千百歲之

久而當其才新安視今天下郡邑僻在一隅山峭厲而水清激雖往者叔季之世兵戈鬪爭之所不及其民又擅其林麓土地之饒有以給其衣食處士生於天下無事之時承詩書之世稟厚而養完行飭而身尊是固宜其康且壽也所居在婺之陀川有山水原田亭塢之勝可稼可漁可樵可牧處士既引恬樂澹頽然自放無所用其思慮而三丈夫子煇瑩恢又藝儒服賈有以樂其心而佚其躬巾車藜杖日逍遙其間光景日新心志日舒皆所以介其壽也吾聞上壽恒見於道德純被之世今太平久矣至和薰蒸民康物豐處士得其地際其時繇今以往之耄之耄之期願皆可幾也異時敦龐豈弟皤然于鄉以徵我 國家至仁之應又豈直余氏之慶

也哉詩若干篇繫於下方寫山水之幽佳祝吉人之壽
嘏要之治世之音也覽者當自得之

題李恒齋先生遺教帖

右恒齋先生示子諸帖嚙莊誦之皆小學為己之事作
而嘆曰恒齋可謂克教矣但詩之末句每以少年登科
縣待其子心竊恠之最後誦至舟中自述有移孝為忠
履是悟非之句乃知恒齋之意在此而不在彼是豈但
以科目誘子弟者人乎惟正自遼海往長閩憲使來屬
嚙題其後吾儕終身求之此冊有餘師矣尚復何言他
日過淞與長公岳伯對床話及必不以予言為簡也

柴壩文集卷之九

墓誌銘

曾孫燿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中憲大夫南京通政使司右通政夏君墓誌銘

有序

太師夏忠靖公有孫曰崇文字廷章仕至中憲大夫通政使司右通政考諱瑄歷官太常寺少卿有大志慨然自負不售知于人凡太師所以佐本朝者授諸廷章語輒解悟蓋其父子自為知己故廷章議論行誼克肖其家敬皇帝初臨朝羣臣爭上書言事進士李文祥忤執政者謫咸寧丞廷章適考績寓京師拜疏言明詔首求言故忠義之士咸感激以進今文祥以言倅縣彼一人奚足惜第恐人人以為戒塞忠諫路且新政

抑何以示四方衆皆危之無何執政者相繼罷去文祥
仍改京秩繼又言慎終維始宜選儒臣日備 講讀
祖宗謨訓宜書屏障觀覽宜召用大臣如故事朝夕接
見以議國政宜慎名器禁竒巧斥異端裁冗費錄功臣
後褒節義之臣皆今日所宜先者尋又指大臣之邪正
者乞進退之所謂正者前兵部尚書王公竑暨給事中
王公徽也弘治辛酉北虜跳邊兵踰年不解廷章懼內
難服已闕卧病家居泫然曰吾世臣也豈以私戚而忘
國家之憂疏十事入遞上之親大臣舉賢才理財用任
將帥修武備採羣策明賞罰敷忠信廣仁恩正士風其
凡也覲縷蓋數千言未報傳邊遽日甚復隱括前事力
言之在太僕寺丞有上言歲罷民間俵馬請徵價者廷

章言 祖宗藏馬於民歲孳牧之以備調發慮蓋遠矣
若槩徵價久之種馬亦耗脫有警何從得馬乎言者計
非便乙丑五月 敬皇帝棄羣臣 上宅憂屬有星變
即奏言敬天惟在思孝賞罰用舍一守成法變異將自
彌矣是月虜寇宣府我師失利復惶遽極言備禦之策
殷勤鄭重若不測在旦夕者且曰此虜為中國患史冊
所書痛不忍言矧星文示儆尤不可忽會 詔諸司陳
利病馳上五事勤政學慎起居節冗費謹邊防公薦舉
皆切務也廷章每建白輒傳以家世舊聞 祖宗典故
忠誠溢發其言明白痛快 天子察其忠 詔有司多
議行之間有彊直語亦不以為忤初以進士選南京吏
部驗封司主事進郎中在署久當轉官太宰耿文恪公

語人曰夏崇文太師孫不宜補外廼薦陞通政使司左
叅議轉太僕少卿始至今官以便母養官南京廿有五
年得年五十有二正德丁卯春三月庚戌以疾卒于織
錦坊之私第前母周氏封宜人母李氏累封恭人周宜
人無子前卒塋宛平比少卿卒特遷至湘陰祔窆焉配
王氏恭人兵部侍郎士英之女三男子弘敷弘輔女子
長聘翟鳳儀仲邵玠季黃元駿皆宦族子長在室卒孫
男女凡三人廷章始以援李進士知名其後愈慷慨論
天下事當世公卿竒其才率以公輔望之別歷留都官
寢顯矣使臻柄用恢張所蘊蓄要其功當不止文字間
覽其章奏可以悲其用世之志矣諸孤奉應南歸以卒
之明年月日葬太師兆之次請左叅議程君温狀徵予

銘予二人故廷章僚友也其世系遷徙羣行之詳既具
狀中嚙持志其大者以繫予思亦廷章之志也銘曰
在昔有虞龍作納言 皇有四極稽古建官倚與廷章
翔于即署晉陟銀臺爰得其處穆穆 孝皇配古放勛
諷于有衆昌言日聞維時廷章蔚有論列事有敗興人
有忠譎魘納函封壘壘靡竭 天子嘉嘆茲予蓋臣太
常之子太師之孫諫書滿篋貽爾後昆詩亦有之南有
喬木豈如世臣華我邦國太師之澤江漢彌長趾美承
休奕世相望湘陰之域其歸其藏我銘吾友庶幾不亾

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致仕進階中順大夫辣
齋王公墓誌銘 有序

正德庚午七月七日陝西布政使司左叅議致仕進階

中順大夫辣齋王公卒於南京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三
遺命子韋曰予平生故人鮮有在者晚得儲靜夫號知
我墓中之石汝其往請銘於是常列公世次事行遣使
以書幣來請囑既進使者問而哭諸次因慨公之銘宜
得宗工鉅儒顧諉諸囑囑以病戒筆斫久且陋不足以
知公尚敢銘耶重惟屬續之託而常再以書趣語哀甚
卒辭不可則謹叙而銘之叙曰公王氏其先河南考城
人元之季徙江浦國朝隸錦衣衛始為南京人公諱
徽字尚文辣齋其號也天順丁丑舉禮部進士以外艱
庚辰始廷試對策數千言援據古議論及時事讀卷
者擬及第都御史寇琛嫌其語直抑寘第二甲第三人
選庶吉士試春雨詩公傲栢梁體頃刻賦百餘韻李文

達王忠肅相顧喜得人會

詔限年以選公不與兩公

甚惜之除南京刑科給事中

憲宗皇帝初臨朝公率

同官言五事大畧謂古昔得失載于前史乞經筵兼

講治鑑綱目無所隱諱朝夕取為法戒諫官之言有可

採者乞戒有司勿廢滯權倖者不得假託以中傷之選

任大臣宜隆體貌大罪不可宥小過不可辱庶人知自

重而名器尊近年將領多以私暱進繇本兵者非其人

先黜尚書昂擇人以進退之則將可得最後言禁近之

臣宜悉遵舊制使無它與否則始雖愛之及其敗而

治之非保全之道也其言尤備上皆嘉納之踰數月適

中貴人謫至南京公諗其故倡同官曰是可輕賞乎

操筆具疏一日而就一曰明刑罰以正朝綱二曰監往

事以防後患數其大不趨之罪四乞寘諸法因指斥執政者之不職曰必如是斯可以善後奏入聞者皆為震懼有欲以危法中之者給事中御史爭上章論棟賴天子仁聖仍其秩俱調遠州判官公得普安州普安貴州邊徼也公至興學諭俗其習稍變始有舉于鄉者土官龍賽死子暢當襲族人爭之都御史視公為予奪暢以賂數千求助公不納即日勘任之白千戶者富而雷卒訴之獄數年不決卒詣都御史曰湏王判官來乃白千戶覘公何如以生魚數頭假廩人以入公曰若地無魚其出自氏乎卻之按其諸不法者竟抵其罪判七年秩將滿父老上書留為守都御史恐滯公也不聽去之日遮道泣送焉歸南京三年尚書尹公旻頗屬意遲公

考滿託府丞昂從吏之公至京請休致尹公曰給事望重它日人究出處責在我矣請不已以例聽公且歸凡十有三年弘治初王端毅公居吏部始薦公拜陝西左叅議公為一起分蒞延安墾田均徭民平邊給踰年忽有所不樂遂謝病歸當路于陝者爭留之公堅不可奪已時年六十有三也公天資超悟刻意問學考古今成敗治亂務求其要自諸生已慨然有當世志孫御史昂馬府尹諒皆奇之京兆特月給緡錢為學舍費及居言路輿以次論列天下事一再言遽被謫故天下之士誦公之言皆高其識壯其直一時侍從臺諫若侍郎葉公盛編脩陳公音相繼留公者章至十數上不已自陝歸杜門不出聲望益重名碩之士多以公輔擬重之公論

治每誦張宣公語無求辦事之人當求曉事之人論士
習惟以廉耻不修奔趨日下為極可憂嘗曰今仕者以
剛方為刻怠緩為寬學者以持正為滯恬軟為通文者
以典雅為膚淺怪刻為古健皆後生所深戒嚙與林待
用夏廷章間從公遊聽其議論輒相咨歎不及公之壯
而究其用考公平生尹公似知矣而不克薦王公薦矣
用遠其長大學士商公奉召過吳武功伯訪以丞起公
為規商公屢薦之亦竟不果甚哉遇合之難也然公守
義篤信不肯少絀以苟合可謂無媿其言者矣公文章
師韓歐詩倣王維劉長卿筆札遒勁鑒別古書畫器物
尤稱精博有辣齋稿史疑引笑集共若干卷傳於時曾
祖韓中祖嗣中父寧以公仕贈判官母胡氏贈孺人繼

封孺人配俞氏繼楊氏皆贈孺人又繼配徐氏側室吳
氏子男一人出於吳常也以進士改庶吉士授南京吏
部考功主事女二人一在室暨孫女三人皆已嫁士族
孫男曰逢元常賢而有文其最公行又曰公嚴毅若不
可親接見之者多得其懽心豪爽若不受窘束讀書一
室凝然終日簡淡不煩於事然孝友慈恕百務整悉坦
易不盡人情然忠信明決人莫之欺蓋得諸家庭人無
間其言者曰不得而舍也其塋以卒之年十二月二十
有三日銘曰

長泰之鄉祖堂之原歸形于斯維公墓門有德在人
有言在國其言維何古之遺直勿謂已矣後人之思何以
徵之跡此銘詩

通議大夫河南按察使姜君墓誌銘 有序

弘治壬戌冬廣西思恩府知府岑濬襲破田州逐其知府猛於外遂放兵劫掠勢寢不可制 孝宗皇帝詔總兵者會兵討之且命按察副使姜綰先往撫諭濬知謀自綰發不聽 命悖益甚綰乃提兵自賓州入直抵舊城破濬斬之獻其首軍中以猛始亂復拘之武緣於是思恩田悉平綰奏曰岑之先非有功德於民祇以夷種世嗣若子孫乃自殘奪禍蔓生人濬誅猛俘顧其後蔑有立者宜按馬湖例肇設法官附縣分州丕變其俗庶邊民底靖寬 南顧憂臣綰謹畫一具建置事宜以聞 詔趣廷臣議大率從綰行之自濬死吏得守其土比年邕管稍無事綰之力也嗚呼姜君之學可為有用

矣君字玉卿綰其名其先洪之奉新入中家樂平再遷弋陽祖諱度德平學訓導考諱璧母汪氏俱以德善聞君少有至性五歲喪父悲泣如成人八歲就外傳即知勵學德予愛而竒之長復喪母樵於野暇輒讀書授經莆田林氏補縣學生成化戊戌 賜曾彥榜進士除知景陵縣擢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首論 午朝宜及大典留鑰者蘆蕩訟起君蒞焉數其罪遂率諸御史劾之其人攜摠以解至厯詔使勘獄諸御史竟坐誣被謫君得桂陽州判官凡五年轉寧國府同知又三年陞慶遠府知府府邊夷前守率以夷治君至一新庶政民僚改觀時四境之外皆賊窟君計先擄其渠魁乃選健兒教

之戰無何皆兵也賊稍稍憇初商販者舟繇柳江抵慶
遠柳慶二衛官兵在哨者陽護之陰實以為利君一日
自省邇江歸哨者以情見迫遽謹言賊伏隩詠君陸行
便君曰吾守也避賊此江復何時行邪麾民兵左右翼
擁蓋樹幟聯商舟倘徉進焉賊竟不敢出自是舟行者
無所用哨矣述崑鄉常七旋天河常萬紘皆酋賊世亂
邊會府不能討屬之君悉以計斬之七旋之黨合諸峒
賊騎步數萬來攻城君部署官吏環城守之戰三時賊
悉衆穴城我師罷城將潰君厲聲曰賊計窮矣吾立破
之師稍定乃出公私銀錢詢於衆曰能殺穴城者一級
予十金客熊清者先登衆隨之緣堞而上奮擊死數十
人賊猶疾戰會四鄉兵至君常約賊來慎且毋戰宜據

險邀其歸至皆如約陳於巔呼聲與城中應賊賊乃引
退亟縱兵合擊之追奔數十里斬首二百餘級死於岷
瀨者以千計由是君之威震蠻夷間東蘭等州皆歸侵
地近賊者多願編為民右都御史華容劉公曰玉卿文
武材使督兩廣功烈殆過韓永熙矣亟薦之即拜廣西
按察副使勅提督右江道峙糧完壘繕兵益嚴柳慶
間群賊出沒悉斬定之又明年遂成思恩之績君常語
人曰廣民毒於蠻賊久矣賊未靖土官之橫也舍是何
以為治屢以廣事當弛張者次第陳於會府劉公已去
廣多齟齬其議屬有疾自右江家居吏部重其才起為
河南按察使疾再作遂致其事以歸得年五十有六卒
於正德丁卯夏五月甲子前期語人曰吾死於正寢必

端坐不近婦人己而果然君為人孝友居官以廉儉率
下議論侃直聞義則彊于行臨危處劇辨治不撓嗜學
不驚詞華嘗置正學階梯于几曰主敬乃可讀也所在
脩復祠學課子弟講及飲射為民興水土利婚喪有式
飯僧祭鬼酌飲之俗悉釐禁之杜請託抑豪強凡斷大
獄數十皆積年莫能決者慶遠稅法民尤稱便其用兵
徒行野宿為士卒先用鄉導豫圖所由不調兵食
惟用郡兵持糒有獲輒分給之謀密而速故所至輒成
功配周氏三子清鄉貢士濟天季曰泓二女嫁裴朴陳
誥月日葬某鄉某原清以方伯舒公狀授弟泚徙南京
徵壻銘且曰治命也壻與君雅善其可辭初君出謫凡
九人漂陽繆全之樗淞州劉伯和愷安成劉時讓遜皆

臺中名士大臣諫官多疏留之後致訟者以他罪繫死
君輩往往起用樗終莒判愷再轉僉聞憲致仕餘多流
落不偶及君久躋而興成功於粵衆謂大行可跋埃而
僅已於是殆有命不可曉耶九人者惟遜今副湖憲云
銘曰

士不高合常關其施有偉姜君仕也惟時嶺海之取休
問彌大盜殪夷歸肇域無外堂堂圻父稱君曰能底言
於績天子之明亦既用之爰發其有胡不壽躋以旬
以久世長意短命也剛那慨彼同官君得已多不朽者
功庸紀于史尚永其聞銘示無已

中憲大夫廣西大平府知府進階亞中大夫李
公墓誌銘 有序

公李姓諱吳字志遠成化己丑舉張昇榜進士忻穆王
出閣 詔選講讀官吏部閱諸進士以公與徐 薦授
翰林院檢討公日侍 王左右訓誥之外敷陳諄切
王甚重之有小疾輒遣中官問遺甫四月即為公父母
請 封既得請以上尊文綺致賀皆異數也癸巳 王
以疾薨公哀痛甚既久弗能釋有以且改他官開慰者
公艱然曰 王猶父也忍其死乃他望邪語聞縉紳間
改南京禮科給事中丁內難服闋補工科秩滿陞浙江
布政使司叅議公在言路因黑眚之異力陳時事當罷
行者及勘遼東軍餉覈侵牟償匱竭遼人稱之在浙江
值紹興水災輒寬民逋負湖州勸孝豐縣也營治勤劇
廟學館解逾時皆落成陳輔者嘉興百戶以衆劫府庫

公提兵分捕之圍既合遂就擒尋以外艱歸調長蘆
轉運鹽使司同知居三年陞廣西太平府知府公曰仕
可已矣遂請老歸南京晚年以 恩例進階亞中大夫
公之先蘇之崑山人大父構洪武初以間右徙上元考
彥輝號松月有隱德妣朱氏公少警穎從張篠菴節之
學詩文故有源委所著坦拙稿十卷謫居集四卷藏于
家配王氏封孺人繼配趙氏四子勳熙熊默勳南京欽
天監陰陽人熙前監察御史雅以文詞稱諸女皆連姻
名族盧裕華杲林鎧具鯨其婿也孫男珎次珪女子一
人聘金昆公享年七十有八以正德戊辰十月十有二
日卒既踰再月二十有一日葬鳳西鄉李家庫大父之
兆諸公以叅議羅公仲祥狀徵銘初公給事中既滿適

吏科都給事中缺衆望屬公同僚有規進者顧誣公實
緣要近飛書以聞中貴人將旨召吏部議謫之尚
書尹公盛論公之為人曰此必誣也事乃寢又嘗以事
忤執政會嘉興之變御史例劾監司其府者公與焉執
政案其奏遂調長蘆考公之履歷誠伸得喪之際若皆
人力所為者而公以坦拙自號退然處其間可謂能安
之者矣嗟與熙游久公蓋丈人行也良宜銘銘曰
彼捷而趨我坦以為衢彼巧而覷我拙以為居抑知其
然命不可渝雖踣於人我則有餘嗟嗟李公逝莫與俱
泐銘于寤尚永厥譽

雲和縣縣丞進徵仕郎南菴王君墓誌銘有序

正德壬申春二月曠起廢改官南京過維揚聞南菴居

士王君卒往吊之其子儼以墓銘請辭之無以出高戶
科類之所為狀曠讀之愛其覈而文因念公行應銘狀
且備又重以儼之請復何辭邪乃諾而銘諸狀曰君王
氏諱成字信之世家江都魯大父德山大父福興父昱
俱隱於野母焦氏君少穎敏七歲讀書輒通大義弱冠
補縣學廩膳生試場屋屢不利天順壬午俛首應歲貢
卒業太學成化庚寅始授充之嶧縣丞典馬政君曰命
也丞何負於予哉時政久弛弊滋甚公端已嚴禁平市
價使豪右無所射利攻駒考牧不泥常法踰年公私稱
便廐皆良馬令范某每凌君尋以敗憲司檄君覈其贓
沒之君祇求抵罪不深其獄故事令闕丞當署縣印有
李簿者自請署君即推以與之簿不謹囚若干人夜反

獄簿惶懼謀于君君集捕卒戒之曰囚不得晝行計未越境若輩當速往果於叢奔隱窟中得之藩臬仍委君署縣事歲饑議者欲發緡錢糴穀以賑君曰緩乃貸巨室穀約稔歲倍償之巨室爭出穀以應民賴以全活者甚衆於是東人交頌君曰是長者願即得為真令會焦孺人喪君歸不果辛丑服闋補浙之雲和縣丞在括蒼山中地險俗頑仕者多不竟其任君下車結以恩惠民始相孚縣舊以銀為稅歲久鑛絕稅仍斂於民民苦於併輸君為之通融以一夫所出分輸四時民以為利隣縣咸取則焉在官數年諸廢脩舉乙巳秩滿九載以詔進徵仕即忽有所不樂遂請老歸居城南別墅因號曰南菴居士樹楊于本以給新費且曰使吾子孫知為

勤力之地耳作室城北聚書史延師儒教子姓其中暇則躬考課驗其勤惰同日遣三子補弟子員君前配薛氏生男曰儒先卒次儼以進士歷官南京工部主事女二適國子生謝秩揚州衛指揮任恭繼朱氏生男偉鄉試舉人季曰侃二女揚州衛舍人李維禎刑科給事中葉相其壻也君享年八十有四以正德庚午七月二十九日卒卒之又明年月日葬郡城西花臺之原狀既悉君之始終矣又曰君聲宏氣直善談論事父母色養備至友諸弟先世遺產罄與之內姪薛麒同居京邸夜凍雨暴作麒已睡垣將頽君潛移置已榻頃之果頽麒驚起叩謝曰微公麒殆不救矣晚年益簡靜或浹旬不至城市雖飲社讀法僅一再造公府而已徜徉吟嘯

脩然自得鄉人益高之予觀君之佐縣惠民變俗之政
綽有可書考君之脩於家者風度器局殆又非一丞所
盡也惜居下僚未極其用今主事昆季日躋融顯君之
蓄而未發者其不在於茲乎銘曰

佐仕於邑弗究其施請老於家有永其詒菴彼城南樹
藝以嬉有胤有年福履孔宜歸藏斯丘公乎何悲老成
不作典刑奚為我刻銘詩爰慰孝思於赫有命尚昭厥
垂

徐元定墓誌銘

君諱興之字元定與予同舉成化甲辰進士出宰溜川
縣甫三月坐事執政者罷其官既歸之七年為弘治壬
子六月十七日以背疽死於家訃聞予痛悼者累日嗚

呼元定遽止是乎蓋抱才負氣之士嘗患於不自善用
又患乎用之者違其長元定跡弛蹕厲取求於人者既
疏而人望元定者乃槩之以拘儒曲士毫髮弗少貸焉
此其遇合之難而卒窮以死也元定讀書最深到喜遷
固韓蘇文日不釋手其為文氣勢張王馳騁反復觀者
洵心駭目如萬馬爭場武夫悍士猝不可得而馭也其
為詩師杜子美倣其諸體悲壯沉着五言律蓋近之其
尺牘長者數百言短者五七語無不警絕兼之字畫道
勁海內人與之通往来者每得其一劄爭相傳誦蓋元
定能事臻妙者尤在此也喜交游後生及門者皆折行
輩與之傾倒肺腑揮金飲客罄索無愠色遇不合者輒
厲聲擯之于坐善元定者多危之元定處之漠如也卒

之日誠其後子曰璜予平生故人完好者唯儲君我即死其往請銘璜來以告嗚呼予何能為元定銘且又安忍邪為序之曰元定初名傑棄官後以字行其先為太平繁昌人貌豐而皙眉目瑩爽可愛幼隨其先人主簿公政官汶上故語態悉類北人母吳孺人老尚在娶于氏生二子長曰鳳翔蚤庀次曰養浩妾某子一曰同仁女四人春秋四十有六以年月日塋山祖塋之次有詩文若干篇稿藏于璜散逸者尚多知元定者必為之彙編也嗚呼科舉行而古文廢非一日矣元定崛起時輩中天資豪銳不餒不懾直前以古人為師可謂難也已今人枚指其細故欲併而棄之要之得失終不相掩也今歲元定以家乘來與予言近讀老子孫吳書益

見古文高處又曰讀朱晦翁集其文章議論興之當低頭拜矣嗚呼元定於是蓋將易故而即新也孰謂其遽死此予所以重為之惜邪銘曰孰艱其行孰隕其名歟其華英壹文以鳴彼蚩者歟我不得已羸伊銘之故哀靡有成

文林郎何處士與東墓誌銘 有序

泰興何處士與東年七十有九老於東皋之草亭正德辛未其仲子棠薄會試戒行且止處士察其意謂曰汝以吾老而懼行耶汝即登第吾怡然瞑目矣棠重違其意走京師處士尋以正月丙寅卒唱進士第之七日棠始聞訃哀甚亟易服以歸爰卜卒之年十月二十七日塋處士永豐鎮之東原與盧氏孺人合窆前期謁蹶過

海陵謁於予曰吾翁所望于棠者既溘然無以見圖以
懟諸幽且聞于後惟壙石之銘是託爾敢以卜博士思
敏之狀請予哀其志且於何氏有連也為叙而銘之叙
曰處士諱岷與東其字號東臯世居邑之永豐鎮稱著
姓曾祖彥清讀書有大志祖濟以義發粟 詔旌其間
考顯為人質實恬遜鄉人即其號稱雲谿翁妣朱氏處
士少日資行巽緩母常念其不及甫冠考妣卒即能奮
起率諸弟力農服賈不懈族人始異之常曰詩書何氏
素業不可棄也廼資仲弟與峻遊學于外為諸子弟延
師于家成化辛丑歲大饑處士推所積助縣官不足例
得散官辭不拜踰年薦饑益助之將授以冠服階文林
郎再辭有司曰此詔令也夫誰敢格乃拜而受之弘治

辛亥漕河竭都御史發丁夫十萬以濬之籍泰興者
萬之六令丞議曰茲役大而人衆寬則敗事猛則斃民
必擇人以涖之宜莫若何文林者乃檄以往處士經畫
周密民競趨事迄先他邑以功告焉都御史喜移文勞
之李進士文昭記其事尤備初處士聯從昆弟凡十一
人其出而仕者鴻臚寺主簿與瞻中兵馬司正兵馬指
揮與峻中年後皆彫謝獨處士歸然存殆三十年結廬
于田題曰東臯草亭名人繫士贈遺文字以為樂于時
從子穉以舉人授應天府推官隸以進士浦城令擢南
京陝西道監察御史子棠孫珊又繼中京府鄉試處士
曰樂哉吾可終于隱矣至是棠成進士惜處士不及見
而校其所得視諸昆弟可謂多也已配盧氏賢淑得母

婦道先卒子曰林曰棠一女適蔡欽先處士卒側室張氏男曰木曰果三女皆在室孫男三長即珊幼學績文中式而卒次曰烏即曰材兒女孫二人銘曰

何衍于邑孰肇其萌三世晦迹力田而氓薄言發之兄弟駢造司城典臚才美斯售弗究厥蘊以詔後昆譬彼河流載道其源其流泱泱何多孫子鄉選廷掄日躋騰仕仕者有規學者有師美哉東臯克相于斯不仕而居功與仕並矧曰惠勤施于有政瞻彼東臯有田有廬爾嗣之昌爾名則俱我作銘詩惟潛是述尚有龍光永賁幽室

王處士秉忠墓誌銘

處士諱信字秉忠王氏故太原人元季諱某者提舉太

平路儒學遭亂弗克返籍於當塗遂為當塗人某生誠誠生貴再世以醫知名貴尤旁通卜筮地理之說少居依母氏周周故黃州衛戍兵也在令母家戍絕者甥繼周無子貴因其姓戍焉故今又為黃州人此處士之曾大父大父暨考也處士甫壯則戍嘗從中使下西滯歷古城古里松門諸國而歸非其志也恒念王氏本儒家奈何沒於戍隳先緒乎廼資其子弟游學景泰癸酉長子孚應鄉薦後教諭褒城學處士追食其祿間巷榮之性疆毅言行無隱慝勇於改過賙貧結客意氣懽如今宗伯華容黎公贊其像曰出言正直所性剛方人不以為過晚年得代脫行伍卒復其姓享年八十有六娶吳氏側室楊氏子男四孚美玉珍玉碧玉二季楊出也女

四成嫁著姓孫男八曾孫男十二孫女亦九人可謂蕃
已成化丁未閏二月一日卒於家其塋在黃岡縣東絃
鄉呂陽村與吳孺入合窆焉年月日也至是孚託其鄉
人張員外良弼持叅政周公狀請予銘王氏在太原最
著處士家值世故再徙於黃中復被它姓播遷阨困蓋
微矣處士奮自戎籍勗嗣以儒復始垂休顯明昌大是
宜有述以詔後人遂不辭為銘銘曰
王氏有姓著參墟當塗著籍條遠餘避地屏仕艱厥居
甥為舅成令所於竭來齊安迷厥初蟬聯胤胄嗟逾疏
慙遺斯人材且譖慙家悼姓力拮据亟釋介胄悖詩書
有子訖復衣冠閭孫曾况也庭貫魚廼知銜始終斯祛
黃岡之左墳突如我銘載石昭居諸

明威將軍指揮僉事喬君墓誌銘

君諱崗字世崇其先上都人洪武初歸附中國有為百
夫長者至諱完成者嗣其職永樂間始 賜姓曰喬君
之祖也完成之子諱琳屢以戰多積官至明威將軍揚
州衛指揮僉事君之考也君年甫弱冠明威公以防秋
卒於 京師君聞訃痛絕即日杖而行家人請治裝君
叱曰此何時尚從容耶跋跋數千里奉匱以歸成化更
寅乃詣兵部襲明威公之職涖官十有 年年踰強仕
即致其事退休於家課僮奴治田畝先之以勤儉不數
年財雄里閭周貧已貸為鄉人所趨暇則輒延文人名
士譚飲以為樂精悍之氣猶時見顏面間蓋君本欲以
武自豪承平久且隸於揚顧無以發俛首稼穡蓋非其

雅尚也享年六十弘治乙丑五月九日以疾卒於泰州之舊第配王氏子男七人曰仁曰侃曰傑曰偉曰伸曰儀曰倣女三人淑端淑正嫁田欽王朝皆舍人淑好在室孫男三人女四人君之配嚙伯外祖明昇之女先妣恭人之從妹也王氏望族勲庸德隱世有聞人諸甥婿文科武級服金紫者至六七人郡人論婚姻之門閥必曰王氏賢且貴君諸子業儒力田翹然有立仁襲君職尤以才譔自見今選掌衛事嚮用于時是雖本君之教然毋氏之德善外家之源流所成就者多矣仁昆季以年月日葬君於泰之某鄉某原前以鄉進士王澈狀寓書來請銘嚙發書而泣曰此嚙應銘者夫復何辭銘曰賜姓於國以開厥家累功於代載振厥華維君之材克

慕前武橐弓縛戈乃棄不取海陵之孺我佃我耘我食其力聊樂我員不究其施嗣也則顯不昌其年世也則遠最喬之初暨君之終刻銘于墓用耀無窮

黃處士時德墓誌銘

弘治己酉冬十一月四日戊午黃處士時德卒儀真人空市走吊之入其門見哭者纍相屬也凡內外婚姻之族則曰處士遇我惠甚厚未嘗以貧亡久遠渝其初其羣弟則曰吾兄待我無憾我嘗忤其意也其子姓少者則又曰吾翁最我仁且均翁今亡矣語皆悲不可聞越三日卧至南京吏部司務時用從弟也哭之益哀明年庚戌子蒞卜二月壬寅遷殯蜀岡先塋之左時用廼最處士行自為狀屬銘於嚙曰吾兄之行可謂古之善人

矣乞以是銘辭不可遂序而銘之維黃氏世稱衣冠家
處士諱顥字時德號眉間老人七歲喪烈考楚奇母包
氏居婺泣語之曰爾父故善醫兒當嗣之母他業也于
時叔父院判以醫顯憫其孤日提而誨之稍長遂知醫
既而顧族人曰醫非市利也間則寓於商出入衡湘楚
粵間所至輒交其賢者歸不市他物惟取嘉木奇石隨
而嬉治園飭屋紛植後先意備如也一門合食踰千指
姻婭復無慮數十家處士躬孝讓不問疏戚外內悲忻
遺問恩禮周浹靡有遺漏故沒也人尤思之享年六十
有一配萬氏子男三蒞芳華孫男二鑿鑄女四在室予
往年會處士飲舅氏家見其氣貌寬愉言笑楚楚可聽
意其旅游意得者也乃今悉其為人愷悌恭睦有長者

之風焉人固不可以貌定初處士挾醫游海上遇窶人
病掇善藥活之窶人無以謝見其四子俾選納其一焉
處士曰吾乃以鑿奴爾子耶馳而去嗚呼是真善人矣
時用稱蓋不誣銘曰

黃以國氏條遠益蕃伊令孫子自宋臣始靖康繹騷于
汴南遷虞侯客省繼仕偕聞于昇于淮遭時艱圯殿郭
版儒三世之躋既究厥居復避于蘇 皇有四極乃家
江都蟬聯胤胄適遲而發諫掖醫垣奕世炳若維君之
生克續考業惇族慈家懋行無缺樂樂窶子戴美莫忘
弗嗣而孥緒問益章蜀岡之陽公墓攸宅我銘其藏眎
久無斃

張從善墓誌銘

公張姓諱孜字存善號裕齋國子助教贈奉直大夫訓部員外郎頌之子奉直四子長曰文是為遜齋先生起家進士累官淞江按察副使公與弟敦敷自少胚胎問學內外資討務博以深舉儒士屢試不第既遜齋貴敦復游學獨任以家乃彊舍所業當是時淮之南公兄弟寡以學行聞人不異其窮達也公性孝友奉直官臨邑時病瘖甚有僧自代來謂能愈是疾奉直難其樂公私嘗進服之遂愈毋成宜人蚤世奉繼毋許無間言內仁九族完昏訖喪恩義斬斬嘗出見妻婦抱幼子行以泣問之則曰妾故王令之妻也即推衣食與之蓋公負材雅意仕宦既無以發故隨力所及為之如此米菑不可誌得年五十有七卒以成化丁未十二月六日配高

氏得毋婦道繼景繼陳子男三人霽霽霽一女瑞美孫男九四人其葬在弘治元年二月八日唐庄之原公性闔直儀貌偉重善論事猝以禍福臨之不得初若不可即處久廼益不厭語輒見城府面折人過而人不怨也晚築室城隅別號雲莊老叟鼓琴嘯咏其中意豁如也詩文閑淡有裕齋集若干卷疾革顧賓親訣語脩然而逝初成化壬寅遜齋捐館舍無何敦卒至是又及公年率不稱所得迄今人語及輒悲焉囀兒時辱公愛嘗欲妻以女子不果後竟以甥女妻余季嵐去歲過家詣拜公墓霽儼然廬其墓弔既以銘請曰先人遺命也嗚呼公墓予固當銘豈謂今遂銘耶銘曰
多學與行趁美父兄既處而家奚不久生伊今之缺既

遠斯羸尚茲來者以鴻厥聲

封承直郎戶部主事吳公墓誌銘

公諱文字德輝號願菴子一人名彥華不使治他業教之學學成舉進士拜戶部主事踰年以太后徽稱恩獲封視其子官年七十有四矣大夫士莫不稱吳公善教子老而及封也既留養京師又屢欲歸南京主事承公志得間輒乞改官輒沮今年七十有九矣暴得噎病病往往劇主事乃上書自言執政者見而閔之爰改南京兵部公卧舟中及抵家凡百日日醫藥不輟竟以弘治辛亥四月十日卒公行應銘予僚友蔣惟深為狀其叙曰吳氏先家陝之鳳翔後徙向曲公曾祖興付以成故又居南京元季再世顯官五世祖某 國朝山西左

布政使繇考茂成以上四世乃晦不聞公少以行懿聞閭里事寡母孝撫弱弟彌篤夏末堅死無後公曰吾友也買地葬之歲時酌其墳淮西人貸公父弗償勢家誅券往約以母遺之公立焚券蓋其聞者及子貴命服在躬煌煌如也益恂讓絕不加人人益敬公不榮其官而榮其德配周氏得母婦道贈安人先公十九年子即主事今署員外郎才諳籍甚女子三人孫男三人既卒之十有四日彥華奉塋鳳西鄉周家山合安人窆焉初囑寫京師館舍與公並得游公父子間主事于時埃選常念公老求官南京養最便會戶部請增其屬銓密以姓名上 奏可不果後出治餼於淮曰可矣即間歸築室留妻子侍辭公去請調大臣堅留之又不果至是歸

也。嚙亟省之比卒也。吊焉。主事嚙予哭曰。彥華以祿養故貽吾翁疾而損其年。罪斯大矣。敢乞子銘。嚙曰。若翁春秋高。茲又獲終于寢。幸也。苟譽喪而歸子。又何邪。銘曰。寵及其身。歿也在堂。最公之德。茲銘其藏。

宿遷縣儒學訓導張先生暨配陳氏合葬墓誌

銘有序

臨海張先生。成化乙未正月十有五日。以疾卒于京師。越十年乙巳。其孤鎮始舉進士。奉塋邑之上奧之原。又五年。為弘治庚戌二月九日。其配陳氏亦卒。鎮時官南京刑部主事。聞訃將奔。卜以月日啓先兆。而合窆焉。以狀亟銘。嚙辭不可為。叙而銘之。叙曰。先生諱瑄。字宗溫。宋龍圖閣直學士燾之後。其先洛陽人。建炎南渡。徙居

台之臨海。曾祖仲英。洪武初主溧水簿。祖彥博。考思誠。咸有隱德。妣侯氏。先生少則爽悟。七歲知屬句。稍長。補郡庠弟子員。從里儒陳內翰廷嘉。參政子幾。葉太守孟德。游綜經緯。傳務敏贍。為文詞聲問籍甚。既而屢試場屋。不利。年且四十矣。先生曰。命也。延借貢禮部。授新鄭儒學訓導。視身率行。日進諸生講肄之語。以魯齋許公授受所自。嘗曰。學當為是。毋徒咕咕章句。祇徼利祿也。諸生懍然聽之。尋署縣事。適征襄陽兵。傳其境。先生腴犒豫防。民用不擾。其辯柴剛事尤明偉。仇家誣剛殺人獄。成抵苑。先生獨白其冤。剛携婦子詣謝。進百金為壽。先生曰。若何知我哉。斥而麾之。邑民方疏其所以治。請為真令。未及上。先生以內艱歸矣。陳孺人參政兄之子。

柔嘉慈孝得母婦道享年六十脉先生彊九歲子男三人長即鎮次銳暨錚初先生捐館京師也再奉宿遷之檄病不克往鎮時少不及從友人林教諭子中自病訖卒醫藥歛輦數千里歸其棺焉可謂有始終者君子於是知先生之德又孚於友也銘曰
官不究施利已及民年不與耆後惟有人上奧之原突如其墓歛德考終既永且固孰啓我封猗婦之良穀也同室今也同燕爰作銘詩著美厥儷尚有龍光自鎮攸始

何處士墓誌銘有序

處士何姓諱似字宗輔其族系遷徙世德之詳在其考以行誌中誌處士之友遜齋張公所撰也處士長身皙

貌譚吐明暢自嚙童子時見其所與游者皆老成名德之士于時處士從子良貴仲子良載游鄉校治舉子業嚙相繼師之日往來其家處士喜曰儲氏今有子矣後嚙再不第讀書郊寺中處士間具酒食携客相勞問指佛前熏爐謂嚙曰譬如香人無異聞則中邊皆香矣嚙悚然感其言及嚙忝科第備員于官處士寢老且病矣得間屢往候之坐予卧榻前或輿疾過予語竟日不輟一目愀然語曰某事子宜戒某事子何為然邪詞情諄切惟恐嚙之行盥于素臚于成也嗚呼視嚙之進止而忻戚勤焉如處士者豈多得哉處士讀書通大義不治章句其修于家施于宗黨者恒與書傳合天資闡爽明能知人交朋友不侵於然諾貨產不踰中人其周人

之急若有餘者薛甲母死猝不能殯處士輟母棺與之
或曰奈公老母何處士曰棺可即辦渠母不可羸葬也
歲饑輸粟若干石令得冠服如有官者處士曰非吾志
也布衣巾帽終其身忻忻焉晚年益務謙晦郡大夫鄉
飲以賓請輒辭謝不出耆舊故人結會以娛老請處士
祭酒則月赴之配孺人胡氏百夫長志學之女贈禮部
郎中大經之妹陝西叅議王之姑也慈明裕順稱處士
之配享年八十有五弘治癸亥三月二十有六日終于
正寢孺人前處士一年生其卒在處士卒之明年音四
日焉可謂偕老也已二子伯瑛仲瓚瓚字良載以毛詩
發解授廣昌縣令一女適馬宏有孫四人勛勤來東曾
孫六人孫曾女又八人以某年某月葬某鄉某原胡孺

人同日窆焉初處士下世囑作詩寓哭之頃又獲哭處
士於殯廣昌先生曰吾翁塋子宜銘囑敬諾之至是瑛
走京師亟速銘痛惟處士遇囑特厚故囑誦其語愈
久而不能忘乃追識之以致囑之所以哀處士者既又
掇其生平之槩而系以銘銘曰
是惟海陵何處士之墓有淑者人同穀而祔其藏宜深
其封宜固嗟後之人孰其敢侮我銘諸幽永賁終古

修職郎崇德縣丞沈君墓銘

崇德丞沈君既致縣政歸老江都越十有六年為弘治
己未六月廿有五日以疾卒於家其子璋屬其女兄之
夫馬生雲翺具事狀徵銘於囑囑覽狀既起而言曰若
是其行應銘矣初君之丞崇德也會鹽官海溢隄壞民

溺死者無慮萬守臣屢易吏不能塞有老嫗夢神人拔劍柱海於是人有稱君者乃檄治之君循海復渠先殺水勢捷木繫石築隄若干里隄成海不為患老嫗見而驚曰曩夢即若翁也民故德君遂祠君海上德清賊姚太總聚黨數千人怙大湖之險虜掠張甚君策之曰賊舍險而衆疑乃可破也策既行乃誘之入崇德率百人夜走伐木圍之矢石亂下遂擒渠魁縣民饑野有餓莩部使者欲請命而發廩君曰古人有不請者其先發以聞所贍殆數萬戶君在縣十年廢政具舉築隄勦寇聲蹟尤著人士哀詩誦之書其大者細可見也已沈氏世家江都君諱讓字宗仁曾祖瓚祖堅考定母吳氏生五子君季子也自少器識警備選補府學生天順壬午

以年四十通一經例升太學滿歷拜今官君雅性詼曠而篤恩義冬月次濟上聞母訃徒而奔七日抵家趾躐痕流血諸兄前死能經紀其家配卞氏繼配錢氏勤明內助側室杜氏馬氏六子瑤璉璋瑞琇璞長女嫁雲翺少許張某孫男四乾坤蒙巽女六曾孫男曰祖錫瑤卒業太學璋乾俱縣學生君既壯猶食貧不數年貲產蓋里中稱富室狀稱君游學時嘗捨遺金歸其人太湖之後使者勞以千金弗受其生財有道蓋非乾沒者君晚年歲號竹坡享年六十有七以歲之辛酉某月日塋大儀鄉宋庄雙墩之側卞孺人杜氏附焉銘曰
豐其家奚啻於貲善於官有備其施茫茫海涯百世之祠孰丞之卑而慢以些嗚呼沈君不亡其在茲

吳處士大有墓誌銘 有序

吳伯瑜瑾卜弘治庚申冬十一月壬申塋考處士於塲之老塋原前期手狀請予銘曰先人病且革謂不肖瑾曰慎母以浮屠喪我若不死我其何儲考功銘顧予不腆之文何足為託重念處士屬續語瑾又禮塋乃叙而畀之銘處士諱完字大有揚之泰州人自其曾太父子茂大父孟安考文韶世家富安塲積善于野文韶配夏氏處士之母也處士少有至性聞人言子為父母劬勞報者宜素食三年即斷葷肉如其言既長治家嚴肅勤儉為子弟先慎交游重然諾里中人多善之女弟適某甲甲死衣食之於家克成厥志族人腴田若干畝售既成券矣慨然曰昔人買田以贍族吾乃盡吾兄弟恒產

乎毀其券不索其直轉運使建社學指長地以獻予之金辭不受判官徐鵬舉難之特書於冊亭民季選輩壯未有室曰吾渠長也為料理之處士稍讀書篤嗜子朱子小學不厭每曰是日不可離者觀其行得諸小學為多可謂善讀也已享年六十有四卒於己未八月十有八日娶沈氏生三男子瑾琰璣瑾州學廩膳生女嫁崔萊一許謝鏞孫男二人鵬鶴女六人諸塲岸海民恒以魚鹽為業頃歲子弟多翹秀喜文學予固異之瑾敏而文蓋揭然者乃知多繫乎父兄之教也銘曰

維古小學聖作經蒙以養正斯蒙亨周衰教弛書焚羸後生俵俵如瞽盲中行獨復時考亭箋詩註易群言并謂聖有基繇弱齡喻彼大木培初萌爰輯此書垂範程

炯然萬古流日星猗歎處士篤且誠三復歛衽稱神明
童而習之老逾精豈徒誦說裨躬行載觀往哲揆平生
存吾不惰沒也寧高原膺膺富有高賁幽投此鏡為銘

沈處士宗泰墓誌銘有序

蘇之嘉定舊姓稱沈氏茲處士諱嶽字宗泰別號松谷
宋太守都遠公八世之孫也都遠先濠州人宋季守蘇
州避元之猾僑東海之清浦遂家焉都遠生文亮文亮
生珪有五子仲曰允禮允禮生鏞鏞生輅輅生三子伯
氏諱宙者處士之考也配黃氏自都遠公以下皆野處
無以聞處士既纂家政交隣睦族懋有恩紀力田構室
貲產日饒乃聚書教子弟聘名士為之師遣子鰲補弟
子員誨之曰博學以克識友善以成德致用以行志此

三言者汝識之終身可也弘治戊午鰲發解自京闈歸
處士喜甚謂鰲曰此先人遺澤及女女益勉之比歲江
南饑縣官募民入粟處士慨然輸若干石例冠帶視銓
曹未入流者處士辭不受縣官曰吾何敢格 詔命乃
拜而受之嘗有海舟駛至清浦舟中逮千指有司防海
者謹言盜欲執之處士白其長曰渠曹百人即盜宜抵
罪否則不祥大矣訊之乃鄭人捕魚克賦者既得釋處
士仍資其還焉其遇事有識度類若此得年五十有三
娶周氏生長子鰲少者名龍暨夔側室某氏所出孫男
女各一人卒於弘治戊午十月晦邈其生正統丙寅十
有一月六日也瀕終誠鰲曰鄉人之貸貸祇以歛怨若
勤儉當自贍何藉是為鰲奉治命緇逋寢貸入用是多

之卜兆古江淩之原卒再踰年庚申月日乃塋鰲以長洲居士沈周狀走使者來請銘予讀之喟然曰沈氏晦又不發處士嗣世慶飭家提身從容片言脫百夫於厄而躬不大受祉蓋昌厥裔乎是宜銘銘曰利惴而却義跂而前百夫陷危口挈而還胡尼其施不求以年抑天之篤將後其延銘以俟之慰彼下泉

武畧將軍副千戶劉君墓誌銘

君劉姓諱櫟字正芳其先高郵人諱全者始隸尺籍有功洪武間既死弟某嗣以靖難兵死於陣子某嗣齊眉山之役亦殲焉無子於是全之子敏長矣兵部錄其家狀以聞詔授副千戶階武畧將軍涖太原左衛左所久之改武成中衛尋又改守禦泰州所敏卒子廷彰嗣

廷璋卒子文遠嗣君文遠之子母全氏戶部郎中永平長女也少穎爽選補弟子員讀書郡學中甫十四襲先將軍官行已儉慎人視之弗以其少稍長益涉躐史傳暢曉軍事成化己丑選戍京師裝豫戒嚴師以期集甲辰復屬以督餉節冗費修廢政饒用羨溢師益以和會同官註於吏議亦以例罷君弘治己未當路者薦其才高御史崇熙檄以署印都憲安成張公并軍政任之君被疾甫愈慨然起視事究利病張弛之吏士方德君竟以前疾增劇而卒寔辛酉某月某日也承平久甲冑之士非戍邊徼履行陳無所用其技君資明果有幹局事事輒以辦稱使專且久竭所蘊當聞顯於時晚獲所遇挈一軍授之遽又以病死士有志幾於功名之會其難

哉於戲亦祗繫其逢而已君少孤母全卒大母張繼母
趙鞠養之及族人堅欲異居君奉二母舍於外盡以產
讓焉瀕終誡子姓數百言皆泣官持家之要將瞑麾女
婦出戶正衣冠詣中堂舁出乃絕此其質美聞學之力
流輩或未能及可以觀其槩也得年五十有一配王氏
郡望姓長葛教諭澄之女子男二貴治舉子業次曰貢
五女伯仲嫁周灌薛銳餘在室男孫二人繼勲繼業女
一人貴新卜兆城東灌溝之原卒之明年冬十一月某
日奉匱以葬至是致母王宜人命持國子生王敞狀徵
予銘嚙王出也教諭公之諸甥繼勲又聘予季之女蓋
世有連也銘其可辭銘曰
維劉之先邈矣聞繇曾高肇戎乃振小宗嗣戰路厥身

爰有多伐垂仍昆上功幙府濬明恩桓桓世倅千夫軍
犛孤奮起猗此君壯也肆武少則文千艘銜尾輪京困
防秋萬騎屯如雲維君泣止靡潰奔晚提兵印共且勤
中丞御史胥咨掄疾胡為兮遽不仁有志竟使齋莫伸
有來孫子駢騶麟邁往豈止侔前勛謂君云亡君不泯
灌溝之原萃有墳我銘在石昭無垠

范景儀墓誌銘

君諱顯字景儀揚之泰州人與予同里閑故予知君行
系蓋詳初君兄景立無子君憂之亟為置媵妾數人居
數年寂莫有乳者立顧君以老求嗣意寢哀君不已益
出鈔幣物色宜子者得某氏女加勸而納之已而果生
子先是成化 年饑縣官募民粟散官寵之君曰此可

稍歡吾兄也慨然發若干石得拜其兄階某郎嗚呼立
之未嗣也年幾六十環衆妾而無子意且休矣非君切
切不忍獨其兄何以迓續厥宗迄今而後哉此予誌君
之墓不及書它特書君友義之行示後之人子不忘也
范氏故恭之衣冠家君祖均寶元領軍副使考仲先焯
有隱行祭酒吳公節表其墓君配馬氏鏜鑑欽所生子
也鏜以太學生竣吏部選君享年七十有一卒於弘治
己酉五月六日卒後月日葬郡城西某鄉乾山之原鏜
娶徐予祖姑女也廼寓狀屬予銘銘曰
觀人之行當取其大大者不渝其細其槩允義范君克
友因心左右其兄克嗣于今豈今之嗣將百其世俾爾
孫子胥受明社遥遥大家有開必承我銘在茲庶其有

徵

承德郎禮部主事仲與成墓誌銘

弘治乙卯秋禮部主事仲與成奔父喪歸寶應既踰年
以疾卒於苦廬訃至京師卿大夫士多慟惜之囿既發
書慰其兄與立久之與立書來曰本罪極禍延所怙茲
縲焉在疚而又重失吾弟本何以為生也葬有日唯吾
子哀而銘之囿與仲氏兄弟游而與成也久誼不可辭
廼按閩御史允德狀叙曰與成諱棊考諱蘭以藝行聞
於時積官至太醫院使與成年十六試京府輒翹然諸
生上成化丙午弱冠發解遂第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讀
中秘書種學績文聲譽歟起既而授禮部主事蒞職明
慎益以治稱三載考最勅封承德郎比其卒也年才

三十有二耳初院使公貴賓友盛一時與成兄弟幼則
競爽駢秀可愛日侍尊俎見聞已超卓今大學士李公
待詔潘公前中舍丁公皆遺從之游自後兄弟相繼登
甲科列郎署人咸嘖嘖曰公善教子公捐館與成哀毀
特甚再拜疏以葬祭請上念公侍醫勞將盡予之有
司持以例曰當祭不果予葬與成歸已嬰疾顧大母鄭
氏母楊氏老懼傷之黽勉襄事疾寢劇竟不起推其志
凡安榮其親者蓋無不至而年不逮仕不久不克以究
其蘊可哀也哉宜與立款銘諸幽而慰其死也娶江都
高氏副都御史銓之女前十年卒贈安人有女一人
許嫁縣學生程恩繼娶當塗劉氏河南叅政釗之女
封安人生一男曰天吉與成卒於丁巳三月廿六日葬

縣北黃浦之原卒之明年二月廿八日也高安人祔銘
曰嗚呼與成行本於父兄學成於師友既仕而疆爰發其
有胡不永其年嗟誰之咎抑知其然將昌于後我銘有
徵庶幾不朽

承事郎安伯恭墓誌銘

君安姓諱敬字伯恭萬全都司宣府前衛人君兄弟凡
三人伯氏伯弘善積著以貲助邊請鹽數十萬始挾君
來淮揚成化己丑載鹽若干艘歷荆蜀拉雲貴諸藩貿
易事未既弘遣君先歸君至揚念嫂范氏留宣府亟遣
兄子玉往迎之凡十年弘始歸自貴君喜且泣曰吾兄
老乃尚遠賈邪居八年弘有疾君營醫藥甚至比卒厚

欽之卜地蜀岡以葬王之幼也君遺游都司學長娶尹氏尹故駙馬都尉家也族大而貴君捐數十萬為納其女成化丁酉君應募入粟拜承事郎王俱焉久之玉病死君生死之視其父追卧病猶擇宜婚嫁者處其孤曰凡以報吾兄也嗚其子金善撫之世恒謂賈人乾沒於利君友悌之行士或不及也豈君子富好行其德者抑非邪君謹厚遇人小心無貴賤得喪寵辱猝加之不動曰天也享年七十有二卒於弘治己未冬孟辛卯邇其生宣德戊申正月廿有三日也配李氏千戶克成之女生子金繼配施氏金少與玉同學今薦于鄉君曾祖諱芳祖賜考貴妣陸氏安氏其先太原陽曲人宣德末調貴戍宣府因家焉自君兄弟旅遊於揚今又為揚之江

都人揚江淮都會也擅鹽海之富承平久四方商賈比屋以居至老去其鄉遂土著矣君壯時歲一至宣府省墳墓素蓋篤義者疾革顧金以守身為戒且曰禮士庶人踰月而塋我即死無久殯金遂以仲月廿有六日奉塋伯弘兆之穆使來以前進士方希誠狀請銘予未識君然雅奇金不可使其親無聞也叙既廼為銘銘曰
繫君之先晉陽里以戍留邊家再徙君之孺長伯氏倚友于之行賈莫比迄其初終一無毀篤生而胤才且美版儒策名開厥祉我銘幽室徵諸此維揚有安自今始

陽武縣知縣許公樂墓誌銘

許君公樂以弘治十二年八月廿有八日卒于家殯蓋三年矣其子錕以未克塋不除喪禮也至是始得宅兆

城西之原以十五年三月十日遷而寔焉君之友都事
吳君述事狀銀肅之偕來請銘嚙兒時挾冊從諸生後
及見吾鄉前輩師儒之盛爾來三十餘年矣比過家訪
之向之前輩或處於鄉或倦於仕存者蓋無幾人顧瞻
里閭每有老成淪謝之慨若君者尤一鄉之特任既不
遂而又僅得中壽以歿則又何哉不能不重予之慨也
君諱僖公樂其字經歷斌甫之孫處士宗善之子少補
弟子員長身偉貌秀出行輩長通周易務博覽為文詞
郡子弟多從之遊屢入場屋不第年幾四十以貢至
京師卒業太學注選於吏部復家食久之始選知河南
陽舞縣君初涖官悉心民事夙夜張施不懈隣境盜逸
入陽舞者輒為君獲之才諳稍起會有訟及君者臺察

入其言逮君于理君曰民習素惡前令鮮有終任者吾
雖力辯得白然豈能堪獄吏邪即引咎棄官歸日以載
籍自娛暇則與耆宿故人飲相率為會士大夫侈其事
圖詠傳之配周氏側室沈氏周生男錕也女子長者嫁
王國泰次聘都事君長子宗武未行而天孫男二人一
清一寧初經歷公未老斲罷官間以諸子廢舉江淮間
嘗泊礬山天大風波濤洶甚喟然曰力田不愈於末乎
廼買田數百頃歲積穀幾萬石至君之世父宗裕遂發
函助有司饑 詔旌其門君之伯兄信又緣是拜散官
故許氏在海陵稱右族君雅負氣不受人軒輊自念大
父恬退又顧田廬可老故一遭躓抑奉身而歸歸五六
年廼病病幾一年廼卒時年六十有五於戲豈非命

邪君蚤善嚙且家世有連君之為人又不可使無聞銘
宜不可辭銘曰

其材翹如父兄之澤其文匪如膠庠之碩成才孔艱亦
既于試牽車方馳遽褫其駟孰為孰尸不竟其施相古
先民恒韞於斯嗟嗟公樂今也則亡不瑕有命銘求其
藏

林文玉墓誌銘

予居憂於家鮮過從妻周之兄之子瀛數晨夕焉一日
介林氏子昇哀經見曰先世父廷瑞雅善林文王以女
妻其少子旻文玉卒旻與其兄昇劓痛惟所以厚其親
者乃力營宅兆覲得顯者銘曰庶不棄吾親於埜也語
未既出瀛所述狀再拜以請予嘗患世之野師談風水

善福禍以感人若伊川先生塋說儒者所當從者則又
漫不之講林氏子廼然且圖文字托諸不朽是可嘉也
已遂按狀序曰君諱瑄文玉其字世居揚之泰州考諱
興母皮氏生四子君其暮子也父母歿兄弟異居踰十
數年君貲產日富諸兄私語曰天何獨厚四郎邪伯兄
文質曰不然吾儕不如瑄勤不如瑄儉尚奚天之咎諸
兄告不足君屢周之嘗值大寒往遺以錢穀曰母侈費
詰旦雨雪它人不相顧矣諸兄咸感泣君力田於鄉有
老農死無殮鬻棺以塋有壯未室者假貸以成之鄉人
德君甚至則老幼遮迎曰翁來矣翁來矣晚年州大夫
諉以稅長益惴惴教子弟畏法平歛瀕終尤以克家為
誠得年六十有四生於宣德乙卯八月八日卒於弘治

戊午冬十有二月四日妻沈氏生男二即昇旻女子四
王瑞張見唐湧丘承信其婿也孫男二女五長者許嫁
賈經鄒鎮勝貫以卒之明年蜡月既生鬼棚於下水溝
之新阡瀛言其地視它處突出水從巽來旋繞其趾滯
瀦悠揚匯流於坎蓋堪輿家所謂吉壤也銘曰
允之山巽之水樂哉斯丘完且美緊誰撫卜君之子寧
君於斯君不死乘金穴土氣終此有來孫曾胥受祉屠
維協洽歲道止泐銘玄石志其始

宜人王氏墓誌銘

太宜人王氏諱善果處士明遠之季女 封奉訓大夫
南京戶部員外郎冒公之配中憲大夫武昌府知府政
之母也奉訓公少孤孱端慤可念處士屢目之曰是故

儒家子宜娶吾女家人爭沮之處士堅不可奪竟納于
家既而生中憲甫十歲乃改館于外宜人佐奉訓公持
門戶典饋祭率有規緒中憲既冠奉訓公命治舉子業
人多以為迂宜人獨縱吏之曰詩書汝家故業也成化
乙未中憲舉進士第踰三載考主事最 勅曰政母其
封安人升員外郎未及考會 皇太后受尊號進宜人
春秋既高紡紉不少輟服食儉素第如故常歲時之嘉
一飾冠帔而已閭巷間益高之相傳誦為子女法享年
七十有七二子長為中憲次曰文明經飭行州學廩膳
生女嫁何珪繆遵孫五人朗良彤肫育曾孫曰繼宗孫
女七人曾孫女三人俱在室初中憲在郡臺察屢以治
狀 聞吏部覈其然請 誥封之中憲念親老亟馳疏

乞移封辭極剴切司封格以例不果尋乞便郡養囑曰
于部郎中曰行且擢矣欲徒郡何邪為寢其奏至是滿
九載歸次南京聞宜人疾留妻子舟中信宿馳以歸至
則歛之七日矣卒之日寔弘治己未冬十有二月庚申
也囑走位哭曰天乎先宜人蚤見背得見其女舅弟猶
先宜人也今日亡矣悲夫以明年春三月庚午奉塋先
塋之兆永吉鄉之原中憲持進士徐蕃狀哭語良曰知
吾母者宜莫若太僕弟汝往請銘惟我王世為世顯姓
居海陵者族大而貴宜人諸父兄皆武功積官殿藩翼
衛握兵四方姊姊從女之甥婿又多聞人大官蟬聯赫
奕他姓莫與埒冒氏自仲智父名儒起家克郡博士至
奉訓公父子遂以宦學顯庸于時合二姓之美以配故

宜人在家為淑女及嫁為賢婦母蓋教習然也而處士
之明識迄今人愈稱焉法宜有銘刻諸玄堂顧非嶮任
也囑雅師中憲獲銘從母命其可辭銘曰
王氏著姓條遠益蕃婉婉宜人毓此德門伊誰相攸處
士之識伊誰作配大夫之德篤生偉人直大而文留署
南邦聲蹟焯聞 帝嘉良臣爰錫其母天監母賢載釐
其後既多受祉而壽亦躋凡今婦女盛孰與夷囑作銘
詩敬揚淑懿尚有龍光賁茲幽隧

錢孺人陳氏墓誌銘

海陵錢處士大有以儉勤靖退聞於鄉力農服賈類古
自食其力者予嘗壽之以又曰翁之儉鄉之子弟宜師
已處士長子浩克肖其德入貲拜散官稱義民予官京

師時聞處士暨浩卒為惋嘆者久之及予罹內艱歸處士之配陳孺人繼卒於是其季濟持成名狀詣吾廬請銘予以服辭濟再拜進曰先人雅善君濟之少也且辱君遊君忍不銘吾母予哀其意廼為撰次之孺人姓陳氏諱善寧處士文玉之女郡博仲良之孫歸于錢處士凡五十年生三丈夫子浩洪濟洪先浩卒濟今為國子生注選於吏部二女嫁王經孫鑑孫男七貢貫資贖貯貞贊女一人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弘治己未七月三日卒之年十一月廿有八日奉葬七里溝之原合處士藏焉處士性簡重面目嚴冷事稍迂其意輒歛襟危坐竟日弗語家人莫能測孺人勤明慈儉終老無隳克左右之故能閨庭雖睦底成厥家婦人行不踰梱自非竒異

絕人者里巷間或莫之聞設非其人毀敗其家業人固得而指摘也跡錢氏之興蓋多孺人之助予故特取以誌若夫澣濯洒掃之常筐筥錡釜之細雖繫於婦職不具載云銘曰

維儉與勤克順厥身梱德之良天錫其有既富且厚倚錢之昌穀也好速死歸其丘我心既臧嗟女孫子無怠其嗣百世之藏

太孺人朱母董氏墓誌銘

成化丙戌六月丁巳貴州布政使司司獄朱君仲明以疾卒於官有男三人長者始州女三人皆及笄而在室其配董孺人號殞不食曰吾何以生邪既數日環其孤而哭曰死吾已矣吾姑老將誰養吾子女將誰歸邪天

乎何以處我也哀聞省中都御史安陸李公義之遣使慰問賻以金為兩者三十有二將辭之不可始飭喪跋涉以歸次楊子江忽暴風旁舟皆覆沒孺人正色曰命也且畢吾志列子女左右侍瞑目以俟少頃抵儀真觀者以為異竟返匱喪於家焉嗚呼司獄君死荒裔朱氏蓋危且藐矣孺人乳乳忍死顧事有大於死者及薄於險舍死無可為矣即毅然從之流離顛沛屢瀕於死以其子女再造有家迄于今益蕃以大斯豈偶然也哉孺人諱懿字慎徽處士士能之女母刁氏少則慧朗頎然有立既長歸于朱司獄君之考文淵同知綿州事謫鄞簿請老歸母孺人房且老孺人事之以孝自力司獄君寓京師鄞公適卒凡歛祔之具皆孺人竭力營治及貴

州之喪至姑已在殯孺人經理三喪哀瘁彌劇家人請少休曰吾夫昔之官念姑老美股肉以別未亡人幸抵舍復何愛邪凡嫠居五十年治家整密子婦定省應對惴惴惟謹事無鉅細必跪白可否得請乃敢行僮奴侍側竟日不聞語欵內外肅如也教諸子力田勸學嘗示以譜曰汝家廿有七世矣世有顯者汝輩其勉之孫嘉會初入試孺人夙期之比得解即案香於庭進而誓之汝弱冠登科寔藉世澤維廉維恕永矢無忘嘉會再拜曰謹受教孺人時年八十有一踰一紀享年九十三乃卒正德庚午四月甲辰邇其生永樂戊戌四月癸未也子孔曜先卒孔華太學生需吏部選季孔暉孫男六人長嘉會以進士歷官兵部員外郎改監察御史次嘉祥

嘉賓嘉議嘉慶嘉愛女五長嫁嚙次嫁趙玳與嘉會皆
孔華出餘在室曾孫男曰原學承學女曰從柔以卒之
又明年月日啓司獄君之兆而合窆焉外舅太學貽書
嚙曰子欲撰文詞壽吾母今亡矣其為銘嚙曰致仕過
寶應病卧舟中妻歸省孺人問嚙所以來既而喻之纒
十數語嚙嘆其識慮精到意孺人壽蓋未艾也甫半月
遽哭其訃悲夫惟孺人事行宜載郡乘列史謀是將屬
之御史孫嚙謹銘諸石以俟銘曰

安宜之未廿有七覲文服武世紹述沿宋迄今譜可質
南藩典獄載卑秩隕然弗施奄以卒繩繩趾美若有座
慙遺斯人貞且佺歸死完生志斯畢凡今女士孰與匹
宜爾子孫闡儒術世家復始古所必琢銘匪誣告幽室

王廷信妻余孺人墓誌銘

孺人余氏諱妙善揚之儀真人伯大父處恭以文行知
名考諱用誠孺人自少性行閑泚用誠尤愛之選所宜
配閭過里校見王氏子璋狀貌凝重曰是可配已遂賣
綠媒氏與嫁之璋字廷信孺人嬪其家才年二十承尊
撫卑率有倫緒宗族內外咸宜之既而生子相治舉子
業孺人未嘗以一子故牽於愛睡而弛其教鄉先輩明
經者相歷從之游孺人盛酒食而饋之弗懈務人人得
其懽心相雋爽而文予識之塲屋今十餘年屢試不利
輒憤歎無以為親惻至是孺人卒相哭曰吾母所望於
兒者自今不復見矣孺人享年六十有一弘治己酉八
月甲寅以疾卒於家遡其生宣德己酉十一月丙辰日

也子男二曰相曰松庶子也廷信卜以卒之年十二月甲申遷殯先塋之右而窆焉相廼啣哀來請銘予讀其狀弔之曰子之母資子以學而不及視子之成命也子苟不渝所志卒顯而母者不尚有待耶既遂為之銘銘曰
猗孺人兮維婦之良篤厥亂兮而志則疆胡歎去兮垂所望世雖短兮意則長後有耀兮終不忘嗟哉孺人安斯藏

母宜人董氏權厝誌

母宜人董氏揚之通州人 皇封奉政大夫吏部郎中家君之繼室宜人為處女二十五年而嫁嫁十有六年而卒寔弘治戊午八月之廿八日也初成化己亥先妣

王宜人見背既免喪弗欲再娶囁與弟嵐間從容以請家君泣曰即有德善如汝母者乎不聽久之聞董媪女既笄而賢乃因賓妣以告始諾而聘之宜人既歸凡家君食飲衣服之需視蚤暮燠寒恒當其會饋賓薦祀以式以時及囁竊位于朝封安人既又進宜人家君每罷酒輒泫然流涕曰先妻不及封而及汝庸非天平汝其思所以繼之宜人益歛戢不自勝家君曰是善事我有男一曰嘜女三伯仲許嫁馬鎮王槐孫四洵洵滋汶女六一許周沐皆良族也囁夙負罪委冠踰年天奪所恃居常慨慕抱終身之戚焉及宜人來母得以事先宜人者事之無何忝鄉貢往試進士遂拜官南京吏部再調吏部越至今官忽忽十五六年間得間過家者三晨昏

宜人之側者僅十餘月而已所冀來日之長也孰意偏
罰罪甚災禍荐延醫藥不及侍含歛不及親終天之慟
曷其與極奔喪抵廬卜以卒之年十月日祔塋先妣王
宜人之墓卜人曰茲歲未可以祔家君曰其聽之乃曆
於墓之東若干步埃改塋請太史氏銘焉

吳仲恒妻司氏墓誌銘

成化丁未秋沈憲副先生至自吳中出庶吉士吳克溫
所為狀授予曰吳貢士一鵬將塋若母司氏假是請銘
自一鵬衰然薦于鄉予雅聞其才名未之識也先生喜
接士不沈許可而亟稱之乃今益知其為才子弟因念
其子如是母宜有聞也遂為叙而銘之司氏常熟人諱
妙慶父江母顏氏嫁長洲吳仲恒甫仲恒幼孤貧失業

謀遷於蘇司氏年甫十五脫簪珥屏絕膏沐早夜作苦
者數年卒相成其家既而生一鵬一鵬自少知學從鄉
之賢士大夫游過其家者必趣具酒食款之移日家入
難之則曰吾欲使吾兒熟聞嘉言開廣所知識耳汝寧
知邪丙午秋一鵬既試京闈聞其病亟復返省之越五
日有以一鵬發解聞者而司氏卒矣寔八月二十六日
也得年四十有七嗚呼人子之欲懽榮其親蓋有竟老
而不獲者一鵬母且壯所求者將有獲焉顧莫之逮此
尤可痛者其家以卒之又明年弘治改元正月十一日
塋于吳縣天平山龍岡之新原銘曰
家也既完於歸曷負子也孔才曷負於母年則不多命
復誰咎琢銘幽宮式聞于後

亡妹馬鎮妻壙銘

妹行四以行名小字淑憐先繼妣董宜人出也自少性警慧習女禮輒通解弘治戊午秋宜人見背嚙奔喪歸廬舍妹婉婉家君側梳衣槃食嚙甚安之服除年十八嚙為飭裝嫁里中兒馬鎮甫三月病瘡而死初小弱弟嘑四歲瘡瘡妹日夕保抱與之俱適姬之疾至私念觸其瘡不可飲冷水開之遂感疾百方莫能愈既劇堅請於夫遷寢室之東偏曰吾尸此榻新人殆弗用也臨絕家人匝視之遽請之出曰我更衣留女奴侍我少選八則目瞑矣嗚呼痛哉寔弘治辛酉夏四月十有七日也鎮以卒之年五月十有三日塋祖塋北東若干步嚙哀妹之明淑而夭也哭為銘冊書于磚納以識其墓銘曰

父母女之姑舅婦之夫也妻之胡弗宜之而已於斯

何處士宗輔墓表

海陵何處士既卒凡郡之大夫耆俊相與弔於廬四方之旅遊而賈居者相與哀於市田野村疇塲亭之民相與奔走以驚問曰處士亡矣則又相向而悲處士無官於朝無俠於鄉無貲力以雄於里閭嗚呼果何修以得此哉初海陵前輩有張存簡氏以雄文博學為諸生倡方聞豪邁不汎交人有弟存善氏劬學惇行名次其兄兄弟皆偉人也偕友於處士而兄呼之存簡氏歷官中外歲時致書物問起居不絕蓋既老而敬不衰焉有王禮莊氏讀書善談論嗔笑譏諷一發於詩布褐于家視當世之事若夙習然者公卿間浸聞其名晚年每謂鄉

子弟曰我老矣何宗輔論事有識汝曹其往依之禮莊
之後有本和丘氏焉本和工詩倣唐人諸體尤長于集
句渾成可誦閑蕭據几投里中兒句讀溫然老儒也交
於處士父子間觀游嬉宴恒俱焉四人者人品有顯晦
行輩有後先與處士友皆至懽而莫逆傳曰居視其所
親處士之德善繇是槩可知已昔嚴君平在蜀因卜筮
導子弟以善王烈居鄉里盜者慚訟者悔當是時大夫
君長泣之於上顧獨不能化其民歟抑孰知民之感化
者乃在於法象禁令之外傳所稱逸民隱士豈可盡謂
其無補邪吾州僻在淮海之間風俗自昔樸厚然人才
鮮以不獲與名都壯郡齒嚙竊憾焉每一聞耆舊凋謝
輒泫然悲念曰其存者復幾何前所稱四人者嚙猶及

見之倏忽廿餘年處士復喪於是乎老成人漸淪亡矣
後之來者豈無其人其賢於處士邪嚙固不得而知也
祇若是其賢焉不及今表之於墓則前輩遺風日就堙
滅鄉閭子弟何所觀法嚙於善哉將又諉於誰邪處士
諱似字宗輔群行顯然者嚙具誌於幽堂茲特牽聯書
其大者以繫鄉人之思他固得而可畧也

吳孺人墓表

弘治辛亥孺人吳母壽百歲其子若孫之長者有耄艾
焉其曾孫幾於有室於是鄉人封知府秦公洎其子方
伯公大司馬華亭張公侍御蘇門夏公率聞而詩之侈
為盛事曰茲吾所創見者也是年孺人以九月四日病
卒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有五日塋富安鄉間江山祔

夫兆先事其子質等遣孫克齋狀走南都乞墓表於嚙
嚙按李庶所為狀孺人姓鄧氏諱妙貞常之無錫人曾
大父常大父士彥父文瓚母顧氏孺人閑習教範端靜
夙成年踰笄字嬪於吳吳故大族曰均聘者自延陵徙
錫之間江均聘生伯成元青山鎮巡檢仲實國子學錄
巡檢生原度原度生師浩師浩生克勤號養真孺人養
真妻也養真行端而好誼凡田疇室廬器物恣兄所取
不為校務勤儉料理家政遂克于貲正統乙巳大軍有
事于南舳艦相衝風雪饗雪役者重繭凍皴無所於懋
亟止之宿設巨釜啗以糜景泰甲戌歲侵蒙袂輯履質
貿然來者旁午於道月給之粟且兩助有司賑貸全活
毋慮萬指以恩授九品章服人以為孺人有相焉吳族

雅敦詩書延明師淑群子弟戶外多賢達屢孺人館穀
餽餼惟謹語其子若孫曰彼賢者不可以簡已而見諸
孫穢曾孫文衮音接蹟登鄉校日幾其成且曰吾宗世
德厚矣顧無食其報者庸詎知不自若等發之勉哉孺
人年七十養真捐館自是日督婢媵紡績不輟僧尼巫
覲不可售以私及門輒斥宗族姻黨嘉凶吊慶之禮甚
厚服御澣濯而已每初度諸子婦率孫曾玄鴈鷺行以
進稱觴介壽慈顏于于不知躬之老也比歲 朝廷詔
養老賜粟帛為禮亦宜之至是病革諭諸子曰吾老侍
盡耳母以醫禱為也昔吾母死寔九月四日吾其是日
乎已而果然其生以洪武二十五年十月五日子三長
質冠帶義民次貫次寶別出女一適邵鐸孫男十一穀

稔穎季稠穢程程穩稱導女八適楊綱鄒榮潘瀾錢裡
錢珏餘未行曾孫男十五文章袞音襄襄齊雍永商餘
未名女十三適鄒珉過輔餘幼玄孫男四女三於戲以
予觀於孺人為婦為母為大母為曾大母猶及見四世
焉淑德盛福至矣然嘗聞諸曲禮百年曰期頤壽至於
期則飲食居處動作無不待於頤養也古之老者上而
天子諸侯養之下而其家能養之故世多仁壽有如孺
人非所以養之者之有道歟雖然彤管職廢久矣蓋有
潔修乎閨門而聲實堙沒不傳於世者何限則為表於
墓道姑以繫夫孝子慈孫之用心者也

左孺人魏氏墓誌銘

初青州府知事左君獨奔其母孺人魏氏喪自易水過

京師而歸高郵予往吊之察其意若有求於予而未遑
也今年秋服闋改選吏部因持狀詣予請追為之銘予
曰若母既塋矣奚用銘為弼拜且言曰吾母懿行聞於
里中塋時亟不及銘若又弗及今圖之日遠日忘殆無
以繫後人之思也敢請予哀其意為叙而銘之孺人魏
氏諱四娘大父諱英戶部主事父諱恒晦德于鄉母金
氏生孺人天性閒淑貌容整肅精女紅不妄言動父母
甚鍾愛之既長擇嫁得左 甫舅姑宜其為婦夫宜
其為配接妯娌御婢僕疏戚咸宜之生四丈夫子瑋琦
弼玠曰某也農宜某也商宜某也惟儒宜久之皆有成
立家漸豐會歲歉 遂發粟被冠帶之寵于是里人
咸嘖嘖嘆曰是皆孺人內助之力也享年六十八歲以

正統丙辰二月二十七日生卒於弘治癸亥八月廿有
四日瑋娶朱氏繼姚氏琦娶吳氏弼凡三娶張舒王氏
玠娶高氏一女適王杲孫男七人有娶孫氏佶娶王氏
僖聘呂侃聘陳餘尚幼女孫又七人長嫁董楫次受張
鑑尤紀陳積張僉聘餘未及受聘其子姓可謂蕃衍也
已卒之明年冬仲十有七日塋城東向氏之塋左氏之
庄距今又再踰年矣嗟夫婦德主內閭而不章然觀其
家之成子孫之多且賢其德美亦不可掩如孺人者是
已志女史者率侈載偉然竒烈之行顧謹於庸言庸行
者往往不之及焉抑豈知奮於彼者乃昉於此邪是宜
銘銘曰
婦德之懿自閭而章母道之善彌遠而昌嗟後之人曷

其所志追銘于石永賁其藏

儲府君墓誌銘

伯考宗節府君年六十二成化丁未五月廿五日以疾
卒于家卜以卒之年十九日奉塋招賢鄉之西原吾
父承直君抵書諭囑曰尔伯父之行尔悉之尔宜速銘
嗚呼天乎我伯考質行既不紹厥後重弗永其年
囑尚忍不銘以傷吾父手足之乃投泪序而銘之
序曰府君諱禮宗并其字處士仲文之孫景榮之子儲
氏舊毘陵士族泰州掌中微矣府君聯其兄宗德
弟宗明暨吾父藝農服賈務張其家父之稍有集叔祖
景昭性爽豁醉則拊先祖景榮背曰吾家獲復舊觀繫
吾兄諸子之力府君性審壯恒慎于法閭巷間見醉人

趣走避之里阜或至門慄慄然曰何為撓官府也配陳氏生男趣死置一妾竟無子府君曰命也吾且老矣遣歸其家陳一女嫁戚氏子璉初囀之幼也諸父特愛之異群兒焉長伯父宗德嘗曰吾先詩書之脉幾絕是兒警敏殆將繼之乎卒後十有四年囀始忝甲科府君跋涉暑月携妻孥就之京師已而拜今官又護之南來蓋死生苦樂相俱也囀賴先澤粗克有立嘗痛長伯父蚤世不及畢受其訓所幸府君與吾父稍及見焉今府君又不享其祿一日而棄之此囀沒世之痛也於乎銘曰不斲其常何以弗後不傷其和何以弗壽刻誌銘哀庶幾不朽

柴壙文集卷之九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

雜著

漢關將軍漢壽亭侯廟碑

曾孫曜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古之英雄壯毅之士或以勞定國或以死勤事或禦大患捍大災其沒也被其賜者則相與祠而祀之大者郡小者邑究其所及而止爾若夫肇于一方徧於天下則未有如關將軍漢壽亭侯之祠之侈者也侯河東解人也當漢末佐昭烈皇帝翊漢討賊及督荊州威振華夏吳人懼其逼也潛師襲之侯殞于難時建安二十四年冬十二月也侯在當時義勇雄傑稱萬人敵計其麾戈斬級之所在襄樊許維間為多其刺顏良剋于禁尤駿偉竦震故今小兒婦女皆知侯之為烈而駭以神之然

予嘗考其所以祀則不盡如流俗所稱說也蓋漢統之
續絕昭烈其人焉而已而昭烈之進止視侯之存與亡
焉方昭烈之西也侯以節鉞獨守江陵江陵距吳魏之
衝侯援襄攻樊降其郡縣數十自許以南往往遙應操
稱善兵議欲徙都以避其銳何其雄哉當是時一軍向
宛洛一軍出秦州恢復之勢成矣嗚呼孰謂侯賈志以
歿遂使操奸大統權裂漢土而王之昭烈君臣始謀不
集乃寓國於蜀憂勤經畧竟不獲其祀漢配天之心志
士仁人千載之下猶為之悲嗟憤惜思欲起侯而從之
者也由是論之則侯之祀夫豈荆蜀之氓專也哉不然
吳魏之臣為其主謀伐者抑多矣迄今皆祠亡社撤邈
有聞者則國統之正閏民志之從違智力蓋不可恃也

已初江陵之難侯及子平死之及成都破孫彞又死之
歸然大節與漢終始宗臣遺烈凜凜猶生也侯積官至
前將軍漢壽亭侯漢壽城也亭侯漢列侯之次者尔今
人謂壽亭者蓋弗考也與又廟額所在稱王洪武初嘗
詔例仍其舊侯仗大義以討僭竊其不卑侯而王稱也
傲然矣予故悉書以正之泰之廟不知何所始予以事
禱輒應且慕侯之義烈思以文字報焉乃為碑載其所
以係民心者而系以辭侑其享云辭曰
神之來兮夷猶邇雲中兮歷九州覽河山兮既改慨宗
國兮悠悠鄴之中兮江之左彼何人兮敢汗吾土叱余
騎兮徂征忽反顧兮千古
神之去兮荆之野紛紜漢兮風馬闔廟兮洋洋髯如戟

兮面如赭揚漢靈兮耿無方奄四海兮皆漢之疆驅癘
兮降康民欽祀兮不忘

重刊遺山先生集

嚙少時間見遺山詩文於它集輒喜誦之不置及鉅鹿
耿公典鑰留都嘗謂嚙曰吾友段可久家藏遺山集日
借讀之而未竟也吾老矣尚冀一讀子試訪之弘治甲
寅嚙調官吏部始得秘本於新安程公亟納諸公公喜
動顏色曰刻本今亡矣是不可使之無傳也嚙因錄而
讀之乃知學士大夫慕尚遺山者不但其文章之盛蓋
金本夷裔入據中國然承宋遼之餘大定明昌之際人
才政治在彼亦有可稱者君子固不得而盡削也天興
播亡文獻淪喪遺山奔走流寓不能自存乃力以國史

為已任網羅放失諏訪耆舊孜孜矻矻幾三十年雖沮
於匪人薄於既老不克成書其所自著若中州集壬辰
雜編續夷堅志并茲集四十卷則皆一代文獻之所萃
厥後先修金史悉剽用之向無遺山則金源氏立國之
故存什一於千百未必盡章聞於後世也或者謂金之
亡崔立之變死生辭受之際遺山處之有不能遁人之
議者噫是未考也觀其對捏申之語誌聶女之墓隱忍
激烈意蓋有待而為也有待而不克豈非阨於時邪予
讀其金亡以後之文辭悲訶慨歎有詩人傷周騷人哀
郢之遺意亦可見其志也已不然容城劉氏陵川郝氏
節行文學在當時莫之與京獨於遺山嚙慕尊稱之至
抑又何邪然則以遺山之才之美值亂亡之世不獲究

其用且尼其身蓋夫人之不幸君子所當嘆惜焉者又奚暇它議也哉沁水李君叔源以御史按行河南使來請其集以刊自中統壬戌初刊迄今餘二百禩矣遺山之文終不可晦固有待乎其人惜吾鉅鹿公之不及見也李仁卿下叙凡四首輒以臆見志諸末非敢亦以為叙云

晞髮集引

晞髮集有宋遺民謝翱臯羽所著翱之出處志行其友方鳳吳謙有狀有志太史宋公暨諸先輩有傳翱書殆百卷此集蓋其一也維宋以仁厚立國以禮誼恭讓遇士大夫此其亡也又值夷元猾夏而有之故食焉仕於朝者往往死其封疆社稷以就夫義命之所安而丞相

晞

二序殊

有體裁

知唐宋

名家錄

之

文公尤光明俊偉震動一世迄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至於儒碩豪傑之士窮處於家者耻淪於夷以毀冠裂裳為懼則相率避匿山谷間服宋衣冠以終其身而翱則丞相嘗署以職者計其時所以處成敗利鈍死生去就者諮謀已定及丞相死於燕翱徬徨山澤長往不返懷賢憤世鬱幽之意一吐於詞卒窮以死視一時督府相從之士等死耳翱真丞相之客也蓋其君臣之所感召師友之所切劘故底於成就者如此嗚呼是豈一日而然哉此集囉抄於建安揚晉叔會馮御史執之按部至海陵囉出而閱之作而嘆曰翱之樂府諸體似李賀張籍近體出入郊島間古文則直遡柳州之派其志潔其行廉有沉湘蹈海之風是宜傳也同時之士氓焉

不傳者多矣翺獨賴是集之存傳翺可以想見其餘其
不傳者亦或有殘編斷簡流落人間者乎將又因之以
傳也迺篋之至揚告唐運使文載運使曰此予雅慕其
人而未見其文者遂相與刻之而屬嚙為之引

遊第一山

第一山前路半蕪憑欄小立撚吟鬚雲橫紫塞無來雁
冰斷黃河不渡狐此日都梁聊共醉向來夷甫可長吁
淮山那管人間事依舊青青出畫圖

宋南渡後與金人畫淮為界聘問之使於盱眙館焉
此西山真公出使之詩感憤之意溢於言外公嘗有
疏謂金人方偏蒙古之難請絕其幣豈在此詩後乎
嚙過都梁陳少卿大章張別駕禧邀予遊第一山誦

及是詩謂當與茲山並傳因命刻之於石

感秋詩卷

少司寇屠公日副臺端出巡幾旬今大學士長沙李公
雨中試筆大書一詩問之既而名卿才大夫相屬和之
共得若干篇聯為一卷題曰感秋間命嚙序諸左嚙惟
自古國家間暇之時文學之臣率相與聲詩唱酬以鳴
一代之盛至於感秋云者往往多士之窮悴放逐閑時
憤事有觸而鳴者也今休明之代小大之臣咸雍容在
列含和翹英以發其蘊顧茲一時閔雨之作遽用是題
諸卷無乃非其時邪嚙竊疑之未有以言也無何嚙奉
命校牧出入漁陽上谷間見禪將老校輒諫公所以輒
邊者則皆引手指曰某關我公之新創也某若我公之

新遷也其城其壘我公之新繕治也又言公在邊數年恤民蒐卒彈壓悍強憂深思遠恒若有猝然旦夕之虞者公去未幾虜乃敢深入及巢河敗績邊民老幼相嚮哭曰我公在寧有是邪噫既悉其言乃釋然嘆曰公之所感嘆得之矣蓋國家之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以公之才經畧一隅綽有餘地猶乃曲為之備周為之防憂治世而危明主老成之見固如此乃若所題蓋其體國之誠蓄積深厚隨所寓而形見之自不覺其然尔豈直為閔雨發哉宋相范文正公有言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古之人志於天下者之心也公名位方隆事業日茂繇是觀之古今人豈有不相及者哉吾知是詩之作雖出於尋常屬和亦當有不

朽如岳樓之記者矣乃以是復公曰吾采諸詩以名卷子乃波及於它且擬予於古人益將重予之感也子妙書之

祭鉅鹿耿公文

代諸堂上作

嗚呼我公衣冠之裔河洛之英文儒之粹邦國之禎有開厥先肇自鉅鹿韞德炳文奕世有續惟清惠公譽譽名臣懿行峻功委祉後人山川闕靈載萃於耿篤生我公風骨秀整沉浸書史務探本原弱齡飛騫甲科諫垣乃遷禁林掌國之史文詞醇深維古是擬乃長國學挈化之樞模範端良維衆所趨乃遷少宰乃改宗伯未秉國鈞彼為我阨孰堪留鑰輟公而南民恬卒嬉維公具瞻戊申之冬天子求舊詔趣公來在朕左右公踐舊列直哉惟清媚于神人上下以寧容與有年仍

躋上宰公辭不居 帝命無改公曰 帝德何以報之
臣維盡瘁以死繼之孰幽孰明爰黜爰陟孰材短長爰
繩爰尺凡是用舍奚愛與憎惟理之若 帝命是承番
番在廷羽儀多士 官保載加寵眷彌至胡不眉壽遽
此弗祥俯仰晨夕而公殞亡百僚嗟傷 當宁震悼天
不憖遺奪我元老維公羣行綽有古風江夏之博山公
之公涑水之儉安陽之忠蕪是衆美繇初迄終峻級崇
階人曰已貴緬懷良臣公以為畏才猷文學人曰已備
不如古人公以為愧才難之嘆在古則然猶今之世敢
謂無賢考古平生儷美往昔閱茲百年胡可多得惟
明天子憫恤尤勤贈官加賻以勵具臣節惠易名曰文
與恪質諸幽阴公可無怍凡我同朝與公後亮漸濡德

義各亦有年爰酌一觴以寫哀悵公乎不亡歎此羣醜

又一首

為本
部作

嗚呼冢宰之任盖亦難哉宰物之衡持國之柄進退視
廊廟之重輕取捨關風俗之衰盛 天子接之而改容
百僚瞻之而起敬是宜俯一世而旁求斯乃稱大廷之
簡命堂堂我公氣仁語溫學端心靜渾涵之量庶儉之
性粵中外之翱翔茂聲華之照映迨晚歲之登庸叶輿
情而交慶乃掄群才乃釐庶政體國忠 君獎賢遠佞
憂形於色恤民之艱憤見乎辭黜吏之橫率循典章抑
絕僥倖雖猥瑣之有求亦和悅而屢諍盖嘗窺公之心
考功之行外雖雍容中主於勁始雖異同卒抵於正惟
游從之既久知斯言之克稱嗚呼孰謂公厭世倏往而

今不可更乎何昨日之語笑今日之悲哽乎豈鬼神之見忌功業不與之竟乎抑斯民之無祿而吾黨之尤不幸乎念有生之歸盡蓋今昔之所然惟德人之淪亡雖沒世而思詠然則某等之哭公者豈徒同官之誼屬吏之私而已哉蓋亦悼楊綰之速奪於唐嗟子產之云亡於鄭也嗚呼哀哉尚享

又一首

嗚呼古有之士為知己者死夫死生於人大矣士於知己至不愛一死以為報蓋傷賢者之難而所知有甚於死也歷觀往昔懷竒負異之士困噴諸身而不遇者何可勝數而嚙也問學行履舉無所似乃獨辱公之知薦諸屬吏之列使獲與聞陟明出幽之政而燕閑之餘又

得以承教詔瞻道德間嘗謂嚙曰予甚愛子宜厚自愛嗚呼是雖父兄之於子弟何以異哉嚙退而思之謂公有取於嚙殆必有所見嚙亦矢心自厲思竭其駑鈍之識冀如古人之報知己而得罄萬一焉孰意嚙未及有所陳說而公已無意於斯世使嚙銜無窮之慟懷不盡之思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始嚙惟修身補過殫力厥官期無負公之知而公尚鑒其昏愚要之以中正以畢疇昔之愛也堂堂之氣溫溫之言登堂酌公儼若有聞哀誠抑塞不知所云尚享

祭在都御史戴先生文

惟我先生有德有學有言有儀敷教寬明穆然清風維士之師執法方嚴屹然喬嶽維國之毘位有卑高政有

疾徐左右具宜豸冠象服胸胸朝夕既老無隳憶公盛
年泣止南國風化攸基造我多士譬齋飲食慰渴與飢
至今東南彬彬學者維公之貽公登於朝士皆相慶
彈冠而隨於赫 孝考宵衣臨御舜禹之姿疇咨在廷
掌我邦憲在公勿疑公感知遇獻忠納誨佐 帝之釐
都俞一堂使乂於位太平可期昊天降割辛卯之變薄
海涕洟日月幾何公亦卧病遽沾於危維古君臣遇合
為難千載一時胡不慙遺孰主張是而已於斯易失者
時難平者事志士之悲 休明之運棟梁既折榘掬奚
禪維 今天子憫勞念舊卹典載馳喪舉徂南公不可
作茲將從誰儀刑日遠春風賓館悠悠我思陳辭薦酒
為天下慟豈哭吾私尚享

祭通政夏廷章文

昔我初仕與君同官壯年意氣相得甚歡君資茂明渾
然在璞說詩論文皆本家學掇今援古尤熟前聞有觸
其緒談辭如雲維時 留都多士攸集老成博雅相望
林立君扳與友予亦追隨接席聯轡游飲宴嬉同署十
年君留我去薊樹吳雲渺然異處君官再陟三請 京
師每話夙昔竟日移時僧廬餞行城隅執別引領送君
烏帽出沒丁卯之春我來自 京聞君喜劇言續舊盟
舟次留城得君之訃淚灑南天痛徹心腑憶昔結交升
君之堂今來締好哭君之喪俯仰廿年悵焉今昔累累
諸孤增我悽惻維君平生有行有言我無愧色銘于墓
門歸塋有期君不可作薦酒陳詞淚與盃落尚享

祭余司馬文

代冢宰
公作

維蜀有材肇稱自昔猗歟皇朝偉人繼出維公之生負材特竒恢廓之畧沉毅之資初官戶曹驟有能譽柄臣曰才是可大試言言陝府畀以郡符曾未三載政浹民孚蹟聞中朝羣工交薦廼殿藩垣廼掌邦憲西人跳梁屢闖我疆公曰防虜戰豈可常河山千里朝巡夜晝限以提封廼制奔突大城堅堡包絡窮邊虜騎雖驕室不敢前帝嘉乃勞本兵是寄坐撫四夷維公之躋宅憂復起錢穀暫司北虜驩囂仍長邊師公曰西功可施于北百堵方興群讒內惑辨而復明公節愈完蹶而復伸帝德罔愆惟今天子方勤任使胡不憇遺而公已矣念公立朝今四十年許國之忠白首益堅公在廟堂四

夷懼服虎豹在山望而辟易公在將闔屹如長城相我天子登茲太平身繫安危名滿夷狄殄瘁之哀古今所惻矧惟某等與公同年企德懷交哀孰甚焉喪輦徂南臨流奠送匪哭吾私天下之慟青神之山維蜀之毘公神不亡其在於茲

祭箕窻張先生文

嗚呼自國家肇科百有餘年被選之士什百且千校名聲之不朽獨狀元之有傳惟公有子蓋其一焉有克其行有蔚其言偉聲實之相副稱當代之詳延故嘗考其世家之纂紹迺其學問之淵源人莫不曰猗公之賢蓋公家教之有素而尤內行之罔愆惟積蓄之深厚故償報之克全有昌於後必為於前豈能於人弗得於

天矧長年與多祉匪一一之偶然其等龍交於令子得風致於夤緣承函問而相嘆悼氣化之變遷寄衷誠
薄奠恨遠道之莫宣尚饗

祭翰林吳汝賢文

吁嗟先生全閩之秀斯文之宗惟小子之有幸獲既壯
而游從念往古之共嘆每知己之難逢或神交於千里
而對面之殊同甲辰之春試藝南宮偕千人而旅進媿
文字之雕玉何高明之勘閱獨鑑賞於顛蒙遂由茲而
定契辱獎詔之從容謂科目之既置當道德之愈崇佩
斯言之無斃每激發於微衷逮選官而南邁悵門牆之
莫通幸朽雕之有待接冠珮於江東喜燕閒之奉教濯
煩熱於清風窺陳編之渾灑方引始而未終冀歲月之

博約庶斂實而收功何此願之不遂奄遊閩而承函惟
先生之特立實衆美之所鍾凜方巖之矩矱矧才識之
超克使年位之差進必功業之顯融惜乎今世之所見
徒文字之豪雄悼前修之不作聊既往之遐踪寓哀誠
於一薦匪吾私之是悃

祭周原已文

嗚呼原已孰昇爾才孰寘爾位胡頃而躋胡倏而棄惟
上天之生才夫豈芒乎其無意胡長養之甚艱而折摧
之亦易豈鈞陶於氣化錯長短之不齊抑融洩其精華
逢鬼神之所忌嗚呼原已學博而疆行完而治志蓋有
待而未睹其成才可有為而未盡其試獨偃蹇於一官
而容與於文字肆藻思之紆餘煥篇章之瑩綴雖醉筆

之淋漓亦聲聞而駭視焯聲譽之四延紛朋游之傾企
方長途之騫騰俄中道之顛躓念有生之歸盡緊聖哲
其必至校原已於故常傷一死之獨亟眇然其一身
孰上昆而下季迨祿養之未終顧厥胤之未植萃百責
而未償遽溘然於下地嗚呼原已曷以為慟慨古人之
有傳未必盡由於所嗣苟老顯而無能亦泯滅而莫記
今則承君之祀有族與甥發君之潛有碑與誌想高明
之大觀亦豁然其無累矧賢傑之云亡尤精爽之特異
豈下土之隘居將九天之超致駕風雲兮上征歷九州
而游戲惟吾黨之舊游寔切磨於道義過故宅而銜哀
覽遺篇而隕淚追笑語之平生悵神交於夢寐爰寫辭
以緘辭慶原已之來蒞

祭吳一清文

嗟嗟一清命止斯邪胡為乎才而位不遂胡為乎德而
壽不遐豈彼蒼之靡定抑司命之僭差此吾徒所以相
疑而致詰為之驚痛以長嗟念君之生明經起家登甲
科而壯馳厥譽官水部而益振厥華嚴嚴寢廟厥材
孔嘉冬官百僚簡命匪他岷山之巔閬水之涯單車
往臨突虺踐蛇靡及之懷蓋不遑於夙夜惟清之譽遂
歟動於邛巴迺遷勳部郎秩載加異歲月之超拔必爵
位之高奢何夢刀之未竟遽感鵬於日斜嗚呼哀哉某
等幸得同官日借出入聆君言論怡怡豈弟窺君城府
渾渾豁然感宦途之會合欽德譽之無瑕睹靈車而悅
歎陳酒肉以邀遮嗚呼哀哉尚享

祭吳侍郎母夫人文

婦德主內易稱含章惟其有子淑問乃揚於惟宜人德音孔茂來嬪于吳宜婦宜母維茲少宰為時鉅公邇其長育克感厥功 恩命薦封自天而下匪私于吳以詔來者啓封備服寵祿方殷胡不百年奄訃以聞 帝念近臣卹典維異爰命守臣治墳諭祭凡今父母能養幾何較諸宜人所得孰多生榮死哀永世有耀報如所生少宰之孝矧惟某等夙仰相彞同朝之誼云胡不悲南望延陵路修且阻哀誠炯然寓此殺醑尚享

祭吳仁甫文

嗚呼仁甫孝足以悅親而胡不終厥養才足以從政而胡不究厥施矧年歲之茂盛而聲譽之載馳較資望之

所獲將通顯之在茲何徑去而不顧溘焉與世而長辭念昔仁甫初來 京師曰我無怙賴母之慈倘獲祿以為養乃孤生之所期俄甲科與郎署煥天錫之匪私曾幾何時母老且哀曰予何病維故鄉之思仁甫曰嘻兒也之仕維母之嬉母既不樂兒仕何為乃連章以控訴竟改秩於留司此其出處之大致抑吾人之所共知嗚呼孰謂仁甫撫壯而歛逝而其母也乃阼死而獨遺冥冥之中尸此者誰此吾徒所以承訃而驚愕相嚮而涕洟長淮之南大湖之涯魂惝恍而誰招駕逶迤而莫追所可憫者冀來者之有繼惟令名之不隳嗚呼哀哉尚享

靳太夫人哀詞

翰林靳克道侍其母太夫人於京師囁與之遊甚習
有弟弟之歡今年冬太夫人奄疾囁聞而驚亟走弔之
比歛也凡再哭焉夫仁人孝子之事其親記于禮者詳
矣囁往來克道家見其所以奉太夫人大而常者固安
然於禮其隱而細者記禮之家或不能備也於戲可謂
純孝也已囁甫壯失所恃每愴歎曰何囁獨無母以
事邪見凡有母者輒為之喜而亡也則為之悲太夫人
春秋高啓封備服享有多福克道日溫然養於其側故
常倍為之喜乃今遽爾使吾克道亦若囁之銜恤以終
身焉則又寧不倍為之悲邪乃辭以紆其哀詞曰
維坤之德順乃載兮猗與若人庶可配兮含章發貞耀
于內兮孰字其孤桐有誨兮洵美而文軼等輩兮地道

無成終有代兮於皇顯思賁爾賚兮宜康而壽亦既
倍兮凡今母婦嗟孰逮兮歸後君子其無悔兮

江朝東挽詩叙

今年春朝東詣選京師以疾卒於旅舍其季滄護喪
而歸過南京楊給事方震使來告訃囁走哭之石城門
外嗚呼吾朝東乃遽厭世而去邪念囁頃從朝東及諸
名士遊間以文字燕集為娛朝東思深而語麗句出輒
傾座人然囁視其貌則退然若不勝至他人得句則欣
賞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嘗與囁觀蓮燈聯句讀者以為
工顧予詩潤色於朝東者寔多朝東不以告人也嗚呼
以吾朝東冲靜端雅之資博大蕪容之度語言筆墨之
外觀法於囁者多矣囁方與茲來日久其好而繼有得

也豈謂朝東遽不可作嚙昔將以自賀者今乃為弔邪
自朝東持服而南今甫三四年爾向之朋游往往傷讒
罹禍罷遂以去僅而不死者亦病枚數之則皆一時之
賢也不知天之生賢竟如何邪此嚙於朝東之死而益
悲也朝東夙受知今翰林張先生先生尤慟之其事行
之最具先生所為誌及給事君狀嚙直叙游從之好附
諸誄挽之後以志其私焉蓋朝東之不朽者固不假嚙
以傳也

馬淑人何氏哀挽詩叙

少宗伯西克馬公之配曰何淑人今年夏六月卒於南
京之官舍卿大夫士既往吊之退則相與為紼謳之辭
共得若干首公屬嚙為之叙嚙與公伯子金為同年友

仲子禽先後居考功為同官故常被公接納出入其家
凡淑人為良配為賢母者詠其德音亦已久矣及得哀
挽諸辭讀之則淑人事夫以成其志教子以成其才者
篇連句累言人人同焉蓋其德乎中達外非嚙一人獨
有所聽聞也夫婦德主內其閨門之修惟飲食菹脯絲
麻組織筐筥庖廑之間饋賓薦祀養老慈幼而已苟治
諸已者安且勤施諸人者恭以順則婦職修而內政舉
助其夫子大矣夫豈細行哉嚙常怪史氏所撰錄烈婦
貞媛臨變故蹈崎危徃徃皆絕異非常之行如淑人者
則例視之為常婦或漫無所紀或紀之而不詳焉吁祗
繫其逢而已矣豈能修於聽屏之內乃又惶惑於利害
之頃乎其殆不然也已史氏務摭竒聞歸於輔教警世

言固各有當也今淑人德韞諸躬政修於家作配文儒
薦生賢胤遭右文之代啓封備服委社垂休茲亡也聞
內之行又播諸聲詩刺之金石以耀於無窮可謂遭逢
之極者矣它日太史氏當曰西克蜀之支邑也自馬公
父子始以進士起為時聞人而克相胥誨實維淑人之
善其可不錄以傳歟因淑人之善公之道行於妻子者
槩可睹矣其又不重以錄歟予非史也姑叙以竣焉

挽張母詩引

嚙兒時聞諸鄉隣謂敬修甫之學成行修舉名進士多
其母孺人之力稍長適敬修甫解遂安令而歸始獲與
之游初敬修甫有官時負其才具視一縣坐治之然性
稍直不喜婿權貴入卒為其中傷失職母曰官有命不

可以吾養奪兒之直遂頽然與之歸焉母之賢由是益
彰母享年若干去歲某日以壽終于家嚙糜祿于外不
獲赴塋乃請于知敬修甫者得詩共若干首以寄哀之
夫古之賢母嘉婦多繫其夫子之賢因致譽於當世名
人遂託於文字以傳不朽母有子矣其葬也紀行有狀
誌幽有銘不患乎無傳也又何假於是雖然憂其或無
以傳而備為傳之計乃敬修甫之志抑予鄉人之私也
烏可少耶詩既成快嚙不辭序諸首

覺菴劉先生真贊

有序

成化初覺菴先生典教于泰寬溫慈易為諸生所附
慕嚙以童子備灑掃列先生每過譽之曰吾兒資性
若子吾可歸田矣時先生諸兄方握文柄叅省轄顯

庸於朝先生默然歛避若無與於已者人益以是重之既而陞教叙學秩再滿遂致仕以歸今三十年矣嚙夤緣歆一拜之不可得適先生兄子尚寶君侍先生像至京師嚙得拜於其邸因為贊以致瞻慕之私云贊曰

猗與先生石潭為父呆齋為兄不裸而爭泊然體素石潭之清不岐而傾坦然履順呆齋之貞歛其菁英支揚裔蜀請業文黌孰棟孰楹詵詵弟子維邦之楨胡不失行爰歸于吉錫有令名髮白顏頰冠巾宛若我範我程彌老而勅德尊壽豈猗與先生

陳明之小像

梧竹之韻鸞鵠之姿弱齡抱四方之志一日決千里之

馳含章蘊真發軔在茲予將賞其詞辯於束帶立朝之日壯其膽志於正笏論事之時惟周爰於任使乃沛見於敷施噫異日畫史摹巖廊之象文儒寫琬琰之辭僉曰此甲辰名進士也庶知予言之匪私

贊 司訓

孰寫此像實諸藏菴氣夷而面粹志遠而視耽孰昇其全維道之探孰宣其和維詩之耽是宜名位可以夙致學術可以徧覃迺卑栖於黌序不究騁其翰驂噫豈將豐於終者初皆不免乎嗇而既合諸天者人遂不可以參也邪

周隱君像

嗚呼是惟周隱君之像貌樸而真氣夷而朗澹奚所求

靜得其養豈 寵命之有臨忽掀塞而獨往吾將求之
抑安所仰譽言語之形容矧丹青之摹倣庶幾乎巖栖
澗飲之侶覓其遐踪孝子慈孫之門挹其遺響也邪

土司訓贊

予嘗拜公於堂何其神觀之朗夷氣貌之和易也畫者
雖不畢得其真全而亦大都其形似約而不流泰而不
肆既老而德彌新堅中而外必致是宜闡儒教於兩庠
延書香於來世猗歟若人邦之吉士

王孺人贊

含章不伐維婦之職娘賢有成維母之則彼貌其真我
形其德侑以贊詞求錫爾極

饒公媪贊

方巾大帶儼乎其趨淨几高堂衍乎其居城府不可以
拘聲勢不可以驅玉笥之陽淦水之隅或杖而芸或緡
而漁婆娑嬉遊恬澹權愉脫塵氛以自放忘歲月之既
逾矧其好義樂善承前世之休澤敦詩閱禮廣來裔之
菑畲若人也豈非名都之善士清世之潛夫也歟
有閑其儀其德必茂有昌其家其祉必富清高林下之
風窈窕閨門之秀嬉絲含飴日躋眉壽若夫燕處之温
然服飾之言然畫工僅得其彷彿筆史何以為雕鐫噫
惟觀其夫之德子之善乃徵其攸賢

祭吏部馬少師夫人文

於惟夫人少以女士秀於桐帷來嬪令族家人攸宜動
應圖法言為壺彞婦道以順母道以慈巖巖少師維

帝之毗畫瘁於國奚恤家為猗與夫人內政克持以相
以助少師賴之 帝嘉其賢錫以命詞累封極品寵與
夫隨珩璜之飾翟茀之儀祗謁 三宮委蛇委蛇方茲
難老福履日綏胡遽於疾歛與世辭百僚興嘆少師孔
悲喪我良助偕老其誰請假于 朝 帝為嘯咎飭塋
賁祭春官俾司彤管之史貞珉之詩生榮死哀孰與等
夷山川既佳日月有時玄堂載啓潁水之湄蘋繁之敬
合薦靈輶導詞有祝祈格于斯尚饗

柴墟文集卷之十

柴壩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宜祿堂記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均校梓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補齋朱君存仁既謝事歸休范水之上爰葺舊居苴陋
完新榜其堂曰宜祿於是君年六十矣其子戶部郎中
應登屬吳郡徐霖繪鹿以獻遂徵予為記客有疑之者
曰君宰三邑凡十餘年且治于堂宵思于室期征會稅
朱墨紛挐泣岸置辭法比苛燒尊官貴使聲勢凌震將
迎唯對顏佞語諧或拂其膺訾毀歛至自鄒而徒莫知
其由悒悒長陽江陵戾止牽車維楫載妻與孥長江巨
湖濤浪吞吐恟心慄膽覬脫湏臾若是乎危且勦矣鄙
人視之皆祿之重而然也乃今獲家食復以是為堂稱

何歟嗾曰客不觀夫鹿乎方其豐草長林清泉曲阿牲牲然以遊僂僂然以群宜矣一旦騰上林蔭靈囿虞人獵師弦矢所不加犄角所不及抑豈非宜夫祿曰天祿初孰制之而孰養之易曰大亨以養聖賢則固君制之而養夫臣者朱君夙以賢能興掄用於時既宜祿矣仕既倦納其祿而歸所以宜之者固在也况有二子焉長者已給下大夫之秩少者方廩于學嗣而大之無已邪蓋學不篤而亟於祿者謂之干道不行而溺於祿者謂之竊是二者君子不由也茲曰宜祿乃鄒孟氏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以是自處而詔其子顧不宜邪客起而謝曰聞中丞言洒然解吾惑矣因第其語記之并以為君壽

睢寧縣河防記

中國之河患兗豫為甚漢時禹道猶有存者厥後河益南徙始醜淮海而委之又其後海道寢絕遂合諸淮徑淮而流者惟徐州合汴泗而東焉若今中牟之濠歸德之睢則壅積不治潰溢四出匯為巨浸巨兗豫間荐被其害蓋十有餘年矣弘治己酉金龍口告決上採廷議諉其事於南京兵部侍郎白公昂改官戶部公亟抵治圖所以塞金龍與濬中牟者甚力尋又辟武庫婁郎中性往畫歸德南東之水屬以事之武庫並河而出考之禹貢歎曰灘沮會同傳謂灘汴也沮睢也此蓋其故道邪疏宜下流始乃誅官屬庀卒徒肇工宿遷歷縣錯州訖于歸德凡若干百里泄其潴蓄支流攸從距汜沿

淮壹駛而注于是毫宋之民始釋墊溺即于夷塗我田爾廬奔走相慶既月睢人思永厥績列狀來請記予最其事凡睢寧濬河二百三十里築隄兩涯長二萬五千八百二十有五丈高一丈二尺卑或半之廣五丈或四丈薄則二丈三丈隄外為渠五以防他水之溢繫石于河偏木而閉縱之為閘三自庚戌四月己酉始事而八月之乙未成積工三萬四千有奇助役事者令義以下五人皆武庫選其材者其扞疏綜理之詳事具河道記蓋河之出于西北者其源廣而注於東南者勢最卑其決也蓋其勢然惟多為之委豫而防之斯為善治而職河渠者謾謾曰天人力訖不俾施惟茲睢河之後獨破常論按禹之故因而導之迄能底績而其利較然樂謂

古人之跡往不可復者其弗思也已蓋古之聖哲凡所以圖民之菑皆要諸久遠後之人不深考其然故其遺跡往往玆滅斯民既無所被利顧又為之災也嗚呼豈獨河渠也哉故為之記俾來者有考焉而繼其成也

揚州府鈔關重修浮橋記

揚州府鈔關肇建城之東南隅東七十里有河曰白塔江淮之舟私焉以其無所禦也廼徙茭蕒灣以權之既而河屢塞關仍舊而浮橋則故無所也弘治庚戌楊通判玆署征事始創之公私以為便議者又謂鈔關利博而事殷非京官鮮克勝任於是南京戶部移主事一人往涖之主事者非久任視關梁如傳舍或頽敗輒苟完之歲滿得代去則已因仍積漸橋之不治蓋久矣正德

辛未春陳主事德階來視橋益壞喟然曰關與梁相須于此不亟治費將逾甚詢諸父老咸曰然廼因緡于訟鳩工庀材杙水抵隄為梁者四梁四舟於其間凡長若干尺廣半之作坊於右榜曰通濟樹碑於左築一亭焉經始是年三月丁巳訖工五月戊寅甫三閱月而告成腐者新撓者直車徒以通開闔以固欄承楯筵翬飛翼舒揚人曰壯哉廣陵圖志復增此橋矣是宜有記使來忝徵于予囁聞之杠梁陂澤皆先王政之所不遺時儆諸民故其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單襄公過陳火朝覲矣而川無舟梁嘆其教廢而亡國鄭子產聽政以其車濟人于溱洧君子惜其惠而不知為政特舉令以詔諸人蓋其所繫若此願世之庸俗吏弗以為先

也若德階者可謂力行先王之政矣或曰是役也職乎征而薰乎涉譏而不征亦王政也無乃偏廢與囁曰政也此事之不可猝復而德階勢有所不逮者也今夫竭天下之常賦以供國家之歲費計曹廩廩常患于不給脫不幸方數千里有凶荒札喪師旅之變亦何以饋恤之征之於民固不若征之於商之為愈也維揚江淮之衝商賈之會也關於斯梁於斯殆不得已焉爾司征者第平其政曰是惟佐百姓之急而已吾何與焉若然雖權輿於元狩附之先王之政可也然則王政卒不可復與曰賢良文學漢廷蓋鐵之議其畧斯睹矣得其人時宜而損益之奚不可也德階名墀閩縣人家世宦學蔚有材諳方嚮用于時予姑為之記俾來者得以考其

績嗣其成焉或者之言嘉其志於復古并記之

寶稼堂記

稼之切於民生不可一日而無者也不可一日而無則不可一日而不寶焉採珠於淵求金玉於山取象犀之齒牙於絕人之域售之者高價致之者夸奇人莫不以為寶也然與務本知道者論之則將惡而遠之矣孔子耻樊遲學稼非惡稼也惡其未聞乎道不知所以致稼也蓋稼之切於民生與典紀彝倫寔相為用今夫數口之家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惟稼焉是賴否則驅而之善也難矣非惟有家者當寶也雖有位者亦當寶之爾之祿民之力也非惟有位者當寶也雖有國者亦當寶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然

則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當惟稼焉為之寶視珠若金玉與犀象之屬其為所寶之輕重緩急何如哉然人之情弃忽者多狃於故常寶重者常出於不足今民之生自壯至老朝饔夕殮舍之不可一日者莫非稼也然惟由之而不知故不知寶乃若凶年饑歲至於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視昔之所寶者皆無益於性命之重則稼之為可寶也其信然乎 朝廷取賦大率出江南民力亦告竭矣予見近年溫飽之家子弟浸入豪靡其於稼也豈徒不知寶之而已哉錫山趙氏累世從事畊讀至廣淵藝儒飭行益昌其家於鴻山之麓治堂三楹榜曰寶稼其務本知道者歟是可以論其子弟風其鄉人矣因郁景章請余為記其事云

山泉書屋記

內江王氏有別業在縣之東山迴水合草木豐秀其北
群山迤邐而來矗臨江澚山之麓有泉冷然出焉今運
判公之先人愛其地之嘉也廼誅茅縛屋聚子弟肄業
其中題其榜曰山泉書屋至是蓋五十年矣運判公來
屬予記蓋君子之學所以用天下顧天下之重惡可苟
用哉古之君子處空山穹谷寥絕之墟積歲月而專志
慮渙然斯有得也廼出而當天下事物無與蔽變故無
與撓按其成說而指拾其功名伊尹之在野傅說之在
巖諸葛孔明之在南陽若無與於天下也卒之終身之
所就校其昔之所學無毛髮爽焉此其故何哉嗚呼彼
蓋靜而閱天下之事定矣今予之先人築室山中鼎子

弟以學意蓋有在於是乎矧吾聞之易曰山下出泉蒙
君子以果行育德夫蒙之為卦坎下艮上易之義視君
子體艮以靜養其德而法坎以動果其行也仰而山俯
而泉資吾德業之盛者廼有在於方冊之外以是名書
屋可謂善教者歟自運判公讀書其中殆二十年厥後
登科為名進士立朝為良法從轉運為才大夫所以
酬其先人經始之勤者庶無遺憾然王氏子孺被儒服
而事詩書者繩繩乎其未已也異時有成德達材翹然
自見以當天下者必又出於斯也夫子將遲其見也姑
為之記

憲度餘思軒記

同年友柳陽馮執之以御史按治兩淮即揚之察院構

軒曰憲度餘思既成嚙適至揚肅予軒中飲而告之曰
維御史官視他職最稱雄要凡建白移行中外者稍不
合軌度利害輒係焉故蒞事之頃宜慄然以思然天下
之事各有職司相諉屬惟御史則宜無不知宜無不言
以裨天子之耳目故燕閒之際則宜遐思深念以竭
其餘允中無狀誤徼寵茲職日懼明命弗稱俛焉而
未逮也用是榜諸楣出入恒觀省焉冀有以奉其職而
逭其愆而予為我記之乎嚙重其請因歎今之仕者致
思厥職者固有之矣思及其餘乃志於燕濟求之古人
則陸敬輿范希文之流蓋未之多見也夫思之於人大
矣聖賢進德修業皆謹於思其語門人弟子往往以思
配學屢言之在良之象則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若擬

之御
極

又入視之非有侵官之忌已視之非有越職之嫌

夫所思亦莫非職位宜然也嗚呼蒞是官者惟患其
不思爾何慮乎出位之有執之之按淮也肅網維剔私
蠹凡郡邑河渠亭竈館傳之利病弛張增損其大者無
慮數十至其抗章諱事屢發權貴人之私沒其利於官
投然見于色諤然形于言人皆異其為粹然義烈所激
而然繇今觀之孰知其本諸中之有思故發之正行之
勇而不可禦也哉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為不足
以是名軒執之其殆猶有不足者乎今寓內多事執之
受更而還也豸冠衣繡立於殿陛之前進而思退而
思惟以獻替于天子而燕濟乎天下未必不自斯軒
而得異時持節於斯者追咏高風跂而慕之猶古人然

則斯軒也又為執之去思之地也嚙姑記以俟

揚州儒學文津橋記

揚之學肇于宋仍于元至千 皇明屢修建之殿堂門
廡既飭既奐惟是東西行者出入委巷愜隘無以稱弘
治已未春教授李師文諸生葉如樂百餘人白其事于
御史劉君堯遂諉諸同知葉君元爰貨氓廬橋諸水以
屬于通途甫僱功知府許君節至曰是當遠大圖延伐
石為梁為翼而輒覆之東西峙以桓表元大書曰文津
又明年御史馮君允中巡莅兩淮特藻緇其表且屬嚙
志歲月於石無何王公恩擢自臺察殿守此邦訖其諸
餘而橋遂成盖 皇有四極迄今百有餘年右文興學
古莫與夷雖荒陬遐壤學宮備具揚為江淮一都會

蓋之萃舟車之衝謁廟肆學之使恒相望也而道隘弗
治碩漫焉莫加之意雖非吾道隆污所係然郡望之重
民志之同在物理有不當然者廼今始協群議更衆力
規而稱之豈非有待然歟天下之事恒怛怛乎舊而難即
乎新盖如此嚙于是有警焉今夫築室聚土而詔之者
凡以學焉耳學之成在明體以適用是豈易哉姑喻之
廟也學也其體也途也橋也其用也昔途與橋之未備
也亦何病于學然入視之有歎然不自克者必既備焉
乃已士學于茲苟體有不具用有不周吾豈無遺恨而
無缺望于人哉橋于斯途于斯者可以繹思而興起矣
稽之郡志揚之橋多矣其聞者唯昔人觀遊題咏所及
而已今求其處又往往頽沒不可以盡識何哉橋固因

人而重也揚故文獻之國也異時體用之士群然出其間蓄道德于躬昭功德于時則人將不曰抑橋之助哉若然豈惟斯橋得徵寵以聞凡與茲役者與有耀焉而不腆之文或得附題咏者之後即諸橋之勝皆莫得與之倫矣或者謂橋之建初以堪輿家之說夫崇聖學隆教基進諸生于道廼良牧守名御史之意也奚取于是哉矚故畧之剡所宜言者為之記

王氏兄弟字說

禮之廢久矣冠者禮之始嘉事之尤重者宜不可廢也古之人蒞是也月日必筮賓客必諏堂阼几筵必靜以潔拜跪揖立登降出入之容必恪以嚴其三加之辭必祝其威儀之欽辭志之修而廣之以福祿壽考之盛是

豈耀視聽哉蓋將納其子若弟於成人考之域加重於攸始焉耳今士庶家寢不行此矣愛其子弟者幼則命之以嘉名長而冠也則為請於先生長者字以大之又從而繹其字為說以告焉蓋如是而已予不獲觀於右矣然亦有取於是夫字而為之說者豈非欲致修敬之意於厥初乎使其子弟才也必視而思曰吾之名謂何吾之字謂何胡為乎吾之敗業而隳行罔副吾之名與字也若然雖非古所謂祝辭也其要子弟於道意蓋同焉耳嗟夫失之彼而得之此焉君子固不得以廢也南京王氏兄弟三人長曰安朋游為字之曰惟寧取棠棣之五章勸友予也仲曰定字以惟靜志一而中寂大學之教也季曰守字以惟約施博之功其肇於是乎予既

喜字之寓戒有潛復古道之意而三字者之名之字又皆要近切當殊無世人銜華驚外之稱豈不尤可嘉哉王氏其先中山世家惟寧暨其二季俱質厚而好禮所往來者如李裕之伊德彝又皆今士之美者故其喜尚如此夫聖賢格言大訓學者得其一言終身行之有不盡者三子者之名字皆周公孔子孟軻標揭以告人者稍以是踐諸行焉隄身治家何所不至哉余承裕之請廼為之說

書章恭懿公傳後

景泰壬申茂陵徙封沂王公時為禮部郎中屢進言不恤至復儲事尤剴切當是時元臣故老猶多在列禁無一語獨公以死爭帝怒寘公獄瀕死或者謂

帝意他有所在故罪公特甚是蓋不然公所言觸他忘諱者多矣帝於此特遲留不即處分爾懷慈既薨帝繼未有嗣舍故太子不立而誰立乎此理勢之必然者異時茂陵手詔復帝舊號辭肯溫厚且追究當時權臣不已帝之意至是益彰矣嗚呼公之言惜不盡用也使早用之兩宮既懽群志翕定又豈有他日多故哉天下事安危倚伏蓋相因特無人先言之者爾幸一有言者而君子獨小人眾又罔以共厥功覽公之傳益壯其事而悲其意後世考公論列者尚知所繫之大如此云

跋復霍山碑

文章託諸金石蓋借其遐久可傳然金石之堅亦有時

而銷毀仆裂則亦如之何哉惟傳之在人則庶乎其不朽希大奉常復其先大父侍郎公之碑蹟行甚偉士林盛稱之人竊謂侍郎公之厚德茂烈又得奉常之卓卓者為之孫碑雖不復不患乎無傳也雖然魏公之笏子孫寶之是碑之復昭國典闡孝思所繫尤重謂是亦可傳也其誰曰不宜

題吳懋貞奏議後

右懋貞奏議若干篇囁讀之累日大都主於理勝而雄辭直氣沛然發之其極邊採時教章尤剴切反覆使人太息流涕而不能已非忠誠篤厚奚能然邪頃讀書知名者大江之西得三人焉揚方震張經載暨吾懋貞其前修藝哲風聲行誼流被之遠如此三君者雖稱為

天下士可也夫諫官之志易行而責甚重世常患不得其人苟得其人克滿厥位職獻納而廣聰明固人之願也今天子益明習政事攬納群言如懋貞者使久於其列必有喟然當上心而趨行焉者願乃優其秩而補外何邪殆非入所能知也囁於懋貞夙鄉往之相見京師首尾僅三載又各于職不得數往來以下上其論茲別也憮然殆有所失豈予之私非邪因題其集識而歸之讀者可以得其為人矣

題駟野稿後與史御史公著別

御史史君公著按行淮揚間至泰輒過囁之廬訪焉屢索囁所為詩囁謝曰不能公著遂朗吟曰樹高先占鵲城小盡聞雞此非君詩也邪囁怪其何自得之則曰予

雅聞之矣無何書來索益亟囑感其誼乃錄前歲在畿
輔間校馬紀行若干首將以塞其請因媿囑之無似而
詩尤謏陋乃亦謬為人所傳公著積學工詩自足以名
家顧取於囑殆有不可曉者夫以囑之詩公著尤不斥
棄則夫世之大家高古雄深叅漢魏而薄李杜者尚文
為公著秘邪吾知公著將揚旌劇壘作者之場姑借囑
為之前驅焉爾會公著北旋乃題其所以而納之并以
為別

題歛程氏譜

徽之程肇于晉新安太守元譚歷十有餘年益蓄以大
此譜修於宋淳熙乙未距今三百廿有五年矣紙弊墨
渝而世系遷徙婚姻宦蹟之詳悉得以考見非徽人重

族姓嚴譜牒何以藏守之久哉內翰克勤常修家乘最
為明備蓋亦以諸程之足徵也此本留於居歛者相游
於泰予因得而觀之為識數語使程之來者益知所寶
云

題周生鳳冊葉

昔司馬子長觸罪悼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乃傳貨殖
縱其游觀所得肆筆數千言史氏謂其崇勢利而蓋賤
貧識者固悲其不遇有為而作也今觀燕蘇氏捐百金
赴周生之急子長之述胡可盡廢哉傳所謂君子富好
行其德者蘇氏豈其人非邪嗚呼孝之行非一端周生
之行類漢董永蓋人事之俱不常有者蘇氏好義乃能
得其人而當其施焉是宜傳也已

題趙文敏一家墨蹟

宋諸帝皆善書至於賢妃淑媛亦有以筆札知名者承平文彩槩可想見今觀文敏公一家率能游弄筆墨清麗間婉各有態度豈非宗國流風餘韻所及邪應龍郡博舟中出示此卷輒為之語如此他固不暇及也

題金太子允恭墨竹

金太子賢故人爭寶其繪事靜修劉公每有詩嘆咏之惜其不永不克彰施于治竟何如也張中齋謂太子不當留心於藝此正前宋所當鑒者誠為覈論第宜和之亂不盡成於畫苑然論者遽以是尤之則入主之嗜好可不謹哉

題宋穆陵賜吳丞相詩卷

弘治丙辰子旦在京師手此卷屬予題予偶亡之百方求之不得私念若家世藏也亡則將何辭已而子旦從它處物色得之予驚喜如獲寶玉大弓於先王之世今浹歲矣與子旦晤於南京復出卷眎予則夙所歆言者詞林諸老被之筆劄洞心駭目無容予喙矣因亟識歲月而歸之蓋懲前之危不暇別有討論而留之久也穆陵在沂邸鄭清之兼府教日購高宗御書俾習焉謁史彌遠輒譽其翰墨不容口書固帝王一藝耳矐嘗觀思陵之書精能適健有晉宋風度穆陵書此年蓋四十五且七矣而骨力綿弱殆無一筆近之計廿年前在邸所習可知也清之亟為之譽豈非歆事事稱其善堅彌遠策立之意而為已地邪丙子後一日矐再書

題傅日章贈錢文瀚雪詩卷

前輩咏雪窮極變態無若韓歐王蘇諸家後有作者蓋不可及同年傅日章仍此大篇贈判府錢君政守之餘走筆及此亦可喜也判府稱嚼雪道人古今篇章品格液味蓋備嘗之矣予復何言

題莊定山貽秦用中詩卷

余聞之定山詩初就少陵既而讀劉靜修詩酷愛之近得其數十篇橫逸益不可當遂與二公相忘矣文章要為儒者餘事古今人善鳴者未不自聞道始觀定山詩者當以此意求之此卷乃中歲所作貽其友無錫秦用中用中與定山相得其亦以予言為然乎

題吳江莫氏壽樸卷

樸非美材也生於莫氏之家見賞於世之能文辭者遂託名以傳焉樸亦幸矣使是樸之賞遇非偉人莊士世所欽望并及其文辭者則亦孰從而知之等於不遇尔此卷多前修題跋樸固得其人矣予獨悲夫特拔之士或當世故不得彌其性而是樸也乃以濩落無用閱數百歲而獨存嗚呼祇繫其逢而已矣展卷三四惻予懷者久之

題迨氏譜

迨氏自受姓迄今凡五易譜歷歷載其然今人家祗一姓不變不三四傳杳不知統緒迹此知迨氏世有人哉予觀先王建國賜姓命氏所以別斯人族類之所自出子孫各本其祖百世不可改也迨之後人博古博始者

尚釐而復諸初焉文淵謁選歸持以示予蓋不謂無意也

題景婁軒記後

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疏曰景明也謂所行之光明也又曰景行大道也蕪是二訓義斯備矣讀者蒙上句而誤遂謂景猶仰也後世加字者廼輒取前修姓氏稱曰景某景某云至有榜其樓亦曰景疏者今錫山錢孟清氏又復景婁榜其軒皆未考也天下事承譌襲謬徂人聞見者恒有焉猝然誥之求其說而每不得此特其易辨者爾而人亦往往踵其誤蓋亦字學弗講之故歟孟清尚慕古人謙與自將意則嘉矣予將告以師其意而更其榜其亦然予言也否乎或曰婁公唐名宰相

謀猷功烈稱其官位梁文惠姚文獻之儔也孟清以里間之士馳而慕之無乃擬非其倫也歟嗟乎士患無其具爾誠有之埃時而詘伸焉隱見非所論也等而上之孰非士所宜慕者而况孟清來諸婁公者又止于記所云邪

題李時行書卷後

右東坡贈王定國詩鄉先生李公書也初閩中鄭公定以書名一時名流爭慕之公得其所書秦淮海小詞手模之二十年遂別出意態放逸閒麗成一家書公性最遠澹獨嗜書不厭每過交游家不問其在與亡也輒易冠解衣襪行坐哦壁間詩命紙筆疾書數十番欣然竟日以去妻嘗在蓐公為治湯具就煬灰作字指畫腕掣

不少休久之聞兒啼聲始悟其妻須飲也公名子字時
行仕至青州推官其歿也妻子貧無所歸寓塋于青而
家焉嗚呼可以見公行已前數十年公書流落人家者
尚多時人不省重之今購之者高價不可得已蓋古人
雖文墨細事亦有泯沒當時者然其輝光精采終不可
蔽故公之書亦暫晦而卒章也此紙為西園丘本和氏
所得既而貽其甥方生禾西園好古工詩訶行尤醜藉
死六七年矣至今里巷間亦不復有斯人嚙嘗慨吾郡
前輩淪謝遺事往往不傳令人至有不省識姓名者况
其大者乎竊欲訪而錄之未暇也適禾解試持此卷過
余乃述所聞題其端而歸之庶覽者知公之為人蓋余
之所嗟慕者又不但如公筆劄之妙也

題錫山楊處士梅卷

呂許公見王沂公梅詩遂知其遠到墨莊主人將屬續
時寫此遺其子豈徒假是貌其間遠潔清之趣于後邪
意有在也雖然昇也為之嗣吾知其不忝所遺矣

跋王憲之尺牘卷

徐東方山水之國在今為南北之衝憲之故宦家子喜
交納四方尊官名士過徐者咸獲與之游焉故得其
簡劄為多既久恐散沒也遂聯為大卷視薄厚遠邇為
次第之予觀憲之富於文學廓落自竒為此者蓋誌一
時交游之盛以備它日遺忘爾若夫尚友天下之士誦
詩讀書又將進友古之人焉此則憲之夙志也覽者當
以此意觀之

題畢運使瑞鳥詩冊後

都運畢公昔居考功殿最群有司之功罪而陟黜之優
賢而劣否拔異而別同正色直辭風采偉甚及丞京府
益剛大無貶屈人不便公者交基之竟中以罪左遷今
官踰六七年守道不變猶居府部也政成人和丞為瑞
異大夫士爭詠誦之此冊識鳥之瑞則其一也嚙竊論
之公真人瑞也人惟瑞公而已何有於草木禽虫之細
哉謂草木禽虫自公而瑞後而瑞之抑似矣然不若瑞
公之為到也公昔者名位寔高矣使無所頓掣雲飛玉
立羽儀邦國豈不盡快天下之觀邪東坡謂昌黎公能
開衡山之雲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群小之謗使其身
安又謂其所能者天也物之為公瑞也殆若是已乎今

天子方總群策網羅雋異而用之若公者行將栖之禁
禦巢之阿閣使羽毛畢朝雄狡率服也已豈又遲回於
外者哉異時兩淮之人當知予言之為瑞也

鴻山趙氏思成堂詩

伊昔玄聖睿思哲深揖旦於夢文王於琴惟茲古人在
我奚屬繇聖之功既遠而覲矧我禰祖氣禪形分羹墻
祀昨有見有聞春雨既濡霜露辰降豈嘗豈蕭肅然其
上猗廣淵甫徹胄腹華克篤孝思報始追遐作堂高明
鴻山之麓歲時薦登祖禰歆格我畊于野我漁于河先
民有遺匪我則那願瞻斯堂百禩無圯是用作詩勗爾
孫子

西歸賦贈王介菴先生還三原

承后皇之嘉惠兮飽祿食之有年
嘗孤恩於既老兮賜骸骨而歸田
車輶輓其將行兮耿予懷之惻然
忽反顧以掩涕兮抱餘忠之未宣
慨魯叟之去國兮日遲遲乎吾行
舍父母而遠適兮豈伊人之本心
何余生之孔辰兮當日月之盛明
睠深恩而義厚兮敢疾去之為榮
遵大路余躑躅兮訟愚誠之不逮
願就見而無因兮馭飄風而西邁
予豈不知引默以耽祿兮又豈不知
既數而愈疏揚朝夕揆余中兮匪厥
初之所圖濟吾君於義吳兮臣亦竊
夫令聞苟有利於國家兮又何愛於
隕身衆噂沓以競進兮予亦怪夫不
群脫縮忍而旁窺兮將焉用夫彼臣
渝涉橫流而漸裳兮蹇出涕而誰語
信義

命之孔昭兮孰逃去而有虞
念往昔之蒙恩兮悼抽誠之不固
豈今時之不然兮殆群言之交孚
仰后皇之聖兮爰旦夕之倏悟
伏草莽以俟命兮恐年歲之遲暮
相觀古之僕臣兮罔克有終
返初服於哀迷兮又何憾於我躬
獨后皇之未酬兮愍予心之忡忡
斯古人之所求兮豈予涕之無從
豁浮雲而上征兮庶可通願
泣血而激辭兮畢惓惓之餘忠

太宰陳公致仕還閩中司封主事夏賦四言

古詩贈之蓋公之質行渾樸簡雅詩以肖其德也
嗷忝屬吏後敢繼其韻如左

惟天監下惟聖惠民惟臣欽若福祿乃申公佐
上宰帝頻顧瞻睽我舊邦往近我安邦人祁祁
迓公至止公

不怒言疆馴勞理公曰老矣帝褒以詞誰謂南遠朕但
爾思我士我戎我倉我廩百爾有成惟卿之蓋公拜稽
首帝德其天臣靡敢怠所不有年臣唯作頌奮揚 帝
仁咸有一德帝暨公純

周生炯祝辭

海虞周生炯隨其父司副先生官于南畿既冠往省
其大父生質敏力疆方進于學某視之一日之長也
廼廣祝詞勗其未至而觀其成焉詞曰

維禮重冠維士重始禮壞俗偷士鮮克美猗司副君行
古教嚴加冠之子禮罔或愆嚴嚴廣庭聳蟻群視筮日
誦實備物祗事有莪在首有熾在躬爰貞其始克致其
終咨爾周生曷以象德宜篤而求宜勤而蓄勿謂有矣
載張且驕喻彼農人我蓑我穠穠之蓑之稼登於畝續
之引之學崇於我惟學無斁惟賢可齊先民有言升高
自卑咨爾周生式敬勿替以揚爾休以華爾繼我作訓
詞匪頌乃規用相爾成萬福爾宣

題思軒王公手簡卷

王文肅公為人秀雅整飭雖擅文墨而吏事精敏能析
秋毫御下雖嚴至可當談笑者則喜動眉睫俯仰可觀
此卷十一帖與吳中顧廷會者雖皆細故最可見其平
生正如傳神者不在其人歛容自持之時而陰察於衆
人中乃獨得其天也公捐館忽忽十有五年矐舊為之
屬奉觀手蹟追誦半山老人幕府少年之句豈勝慨然
廷會寶之今日當知公之不易得也

遠遊辭二首送子仁

桂軸兮蘭楫山可陟兮江可涉超荒忽兮萬里周追古
人兮從之遊古之人兮不可求紛上下兮徒離憂嗟今
世兮寧無子仇念子獨兮當返子不歸兮歲將晚
攬車兮繫馬訊將歸兮孰與子處紛如其馳騫兮胡獨
遺子於野仰有時兮俯有流曰吾有命兮嗟誰尤苟年
歲兮不悔子雖無求兮人將可求

陳巽卿剪牡丹二枝見貽為賦醉花陰一闕

粉艷相偎紅尚淺入眼驚仙選解語又含羞露泣雕槃
似訴金刀剪 銅花漬水瓶生蘚欲插還重撚畢竟伴
春歸安得司花喚取東風轉

雨中花

穠綠千枝紅一點好國色天香熏染似宿酒醒遲晨粧
洗罷日午房初歛 莫對金罇辭澗灑能幾日春風輕
颭怕滿砌飄零攔干深處翠幃重重掩

雨夕 浪淘沙

簾外雨蕭蕭點注涼宵闌身底事病相撩燈暈漸底簷
溜急欲睡無聊 秋晚物華凋落木驚颿美人惆悵幾
年遙自笑胃中空磊砢有酒難澆
簷溜伴更長睡穩藤床京塵不到枕屏傍新築燕臺高
幾許夢裡微茫 世事苦難量老去年光沉思只合住
鱸鄉前日故人隨雨散誰在誰亡

楊花有感 卜筮子

老去惜春殘病起憐詩瘦倚棹西園獨往來此意人知

否 白髮漸如新青眼渾非舊落絮飄花却有情欲與春相守

踏莎行寓意

弱柳含顰天桃倚醉春光不侶儂兒媚別時底事最關情秋波欲轉盈盈淚暮入征衫寒生客被蘭心暗結銅槃穗青松小院碧苔痕明朝重是相思地

浪淘沙入夜

一綫繫斜暉遠樹依依金烏不肯待人飛恨殺西山催暝色先上征衣行路古來非誰息塵機賞心又與一春違賴有盈盈波上月相伴東歸

浣溪沙方城晚思

漠漠春田盡燒痕幾家廬井路傍存行人到此暗銷魂

四野赤雲環碧落一叢高樹認孤村晚來岑寂倩誰溫

浣溪沙復至固安

柳下藍輿詠落暉風前團扇障塵霏今朝初解簿書圍歸思正如花亂發年光長與燕爭飛到家猶及授春衣

洞仙歌落梅 張東園有憶秦娥賦此答之

江城玉笛怨梅花開早吹徹西園淨如掃惜花人曉起艷質幽香無處覓惟有青苔碧草梨雲清夢斷几閣餘香惆悵金尊為誰倒待都把相思訴與秦娥也不侶逋仙詩好更寄語羅浮約明年倩健步移來繁花晴昊風流子三月二日邀飲西園

西園春事晚遊人少草樹自幽閒看舊種江梅初移岸
柳纔窺青眼漸換朱顏登臨處遠山浮野際流水遠城
灣郊墅詩家江村畫苑沁頭桂檝木杪柴關 蘭亭竟
陳迹但高文紗墨流落人間好趁花時陶寫襪日追扳
便清夜尊壘何妨北海中年絲竹正賴東山痛飲直須
秉燭莫放春還

朝中措 三月三日促飲北寺中

野陰風色妬春暄桃李竟無言修禊共追令節醉時許
過高軒 花宮梵遠祇林香散竹塢陰繁坐待漸看日
暝不成又似西園

柴墟文集卷之十一終

柴墟文集卷之十二

奏疏

題薦舉遺才

曾孫燿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臣曠竊念幸逢

聖明而臣守官南京吏部政務簡少俸祿優游不能有
所建明仰贊

聖君維新之政既慙且懼夙夜于懷邇者聞

陛下軫念先年言事官員如林俊強珍賀欽等數人皆
趨改官資布列清要遠邇傳說罔不怵欣凡百臣工
益加勉勸然聞之輿論謂言事官員如俊等者尚有
數人未蒙錄用意者大臣論薦偶未之及蓋將次第
行之也臣有所見不敢隱默謹昧死以聞臣切見前

中書舍人今普安州州判丁璣潛心理學刻意躬行效法古人耻隨流俗前工部主事今景東府通判張吉學博行端諳曉政務當李孜省用事之日人爭附之吉亦江西人也獨指陳其惡不與往來觀此一節他可知已前進士今臨西縣縣丞敖毓元賦性介直學問深長前工部主事今思南府通判王純議論篤學負氣鯁直比因上言保留王恕措辭失當致蒙外除今

陛下既賢王恕而用之則純者亦宜畧其短而用其長也此四人者求之時輩蓋不多得天之生才難矣君人者長養成就之尤恐其不足而四人者乃皆棄之蠻夷嶺海之間毒霧瘴氛與之為伍瞻天仰

聖情實可憐儻非

陛下憐而起之恐終棄廢於明時夫至於前進士今

咸寧縣縣丞李文祥當

陛下御極之初文祥纔釋褐辦事乃能唱衆敢言此可為

陛下新政賀也當時大臣不能將順

聖意謂其年少氣銳宜挫抑之天下之人皆知非陛下本意也邇者

陛下增補諫官無非欲博聞謹言以恢至治臣謂五人者既已直言以徇國豈肯變節以辱身伏乞

陛下取而實諸風紀論思之地則其言論風采必有可觀與其旋求敢諫之士不若先用已試之人孟子曰

見賢焉然後用之此之謂也然此臣所知者其未知者尤乞 特勅吏部從前逐一查出

陛下兼收並蓄較材量能簡而用之使天下洞然知陛下獎忠納諫之實賢才群集忠言日聞

陛下明聖之資又當鼎盛之年唐虞三代之治何不可及之有臣不勝大願然亦天下臣民至望也謹具奏聞伏候 勅旨

題赦言官以光 聖德代作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泮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

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為龐泮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

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者每賜優容

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帝王所

不及者 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

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泮等有以自取

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

不能無議書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

小故而妨大德此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且泮

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今次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

遽辭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賴 聖明在上素有

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畧也况科道官乃 朝廷之耳目凡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時政之得失百官之邪正皆得言之是以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立是官必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者即賜施行雖多言不當者亦不加罪所以獎異而優容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 殿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 廟社之福若折摧之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徇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為皇上言哉由是論之推辱言官蓋非 人主之利也自洋等下獄科道一空攝事署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

皆曠其職惟此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及燕間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 宸衷也昔唐太宗嘗謂侍臣曰比見人來 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嗔責深恐人懷戰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參上書忤旨太宗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若不激切則不能起人主之心激切即似訕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參帛二百段故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賞人而使之諫故貞

觀之治庶幾成康寔其屈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諍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疏萬餘言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羣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何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邪洪熙初大理少卿弋謙數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楊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參令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弋謙朝

言者不至豈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榻前書勅引過命弋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此

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龐泮等不諳事體縲紲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泮等心懷感愧益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衆莫不歌詠聖德懽欣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匹休祖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然此豈高遠難行哉惟在聖心獨斷一轉移之間爾臣等待罪大臣義同休戚是以昧死以盡惓惓之愚忠唯皇上赦臣等之罪而採納其言則天下幸甚

奏紀注 言動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行尤數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讞審大獄盛德偉績垂耀無窮非臣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後世者賴有典謨方策之存使非史臣當時記載則後代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率為此臣備員班行每覩

陛下宣召羣臣登對多係帷幄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聽聞史官何由而紀錄臣竊惜之夫前代史

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捃拾傳聞以成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慮想之所行聖謨神斷之所著明並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且儒學里塾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日錄年譜以備遺亡

陛下履萬年之位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緜遠耆舊凋謝或遺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月日無以考其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會蒙召問者備錄

當日於何 殿下欽奉 聖論及 奏對之詞具本
進 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

御覽訖仍行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深嚴之地所謂
金匱石室者以俟將來庶 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群
臣論說亦以附見洪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正合

祖宗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題議防虜患

臣聞漢人有言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
兵兵應者勝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敗
考之古今中國四夷之用兵其勝與敗皆不能違此
其或不能勝者所以應之未盡其道耳仰惟

陛下嗣大歷服之初屢降德音布德施惠崇正黜邪是
在我者有自修之實無可乘之釁已足以震動四夷
矣諒陰之中邊報一至即 命將出師練兵積穀以
為戰守之計以保 宗社為心是真所謂應兵也蠢
茲醜虜忘先帝之兼愛乘中國之大喪逆天背道猾
夏殘民是真所謂貪兵也以天道人事論之曲直之
筭勝敗之形固已決於廟堂之上帷幄之間無庸臣
下之議矣但中外人心私憂過計皆謂此虜怙勝日
久蓄謀愈深且如去年始則佯言入貢以款我師繼
又潛通東胡以分我勢今則擁衆寇我宣府分兵掠
我廣昌恐有分道入寇之謀多方誤我之術矧西北
邊陲屢經殘破瘡痍迄今未復近畿列郡連遭荒歉

盜賊所在縱橫時事若此亦可寒心傳曰四郊多壘
卿大夫之辱也臣謬叨大夫之列極弱且愚然一念
愚忠不能自己謹條陳五事裨廟謨之萬億賜采擇
稍見施行則海內之士嘉謨竒計皆將次第獻於
闕下矣昔宋神宗初即位富弼勸之願勿首先留意邊
事今
陛下嫪嫪在疚輒及兵事蓋門庭之寇義不容已臣願
陛下於虜退之後增脩德政簡拔賢才覈名實以治軍
崇節儉以裕下必如大舜敷德以格有苗周宣薄伐
以逐玁狁斯盡先
皇帝付託之責實天下臣民至願也緣係議防虜患事
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敏聽斷夫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
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
束嚴明凡舉一事必集衆謀衆謀既同數言即
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
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
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屢奏而不定或
有建言奉

旨兵部看了來說者故金酋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
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
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

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
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
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臣不許觀望
反覆講求務求至當

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羣臣之才起事機之
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
部得省章奏之繁專精神一思慮為

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
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其計漢都長安距
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
故充國卒能成功願

陛下俯馭以為法

一備將才臣竊見 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

難其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最
爾一方尚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
有都萬邦之廣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
求之不切蓄之不豫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
史史琳雖蒙 簡用萬一虜人或壓境踰時增
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愚不知復擬
何人以往也乞

勅兵部先事會推武臣中堪為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
人文臣中堪為提督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
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京營練習軍馬不惟
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知吾有備伐其

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叅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糧城池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衆事平時或能竭力支持當此控愆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該臣愚願乞

勅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楊顥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况其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為措置者難

易懸絕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鷲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尅勝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須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有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

勅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招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

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技者面試其能起
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
倉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
束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
勞蓋材勇之士聚之京師既可以威敵制遠奸
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
其患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
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
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
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為有
力者所挽奪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

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
實坐此臣愚願乞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
受敵之所付以紀功之官

勅兵部定為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

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
懷金而出願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
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
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
恐為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處
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為
伍五伍為隊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
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

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以所給賞銀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刃之人為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為他隊所得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儻此說可采乞

勅兵部議處施行

題地方事件

准戶部咨該本部題雲南清吏司案呈查得總督漕運都御史總兵等官通年例該赴京會議下年該運

京儲其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例該免其赴京本部移咨先期將應議事件明白條陳星馳差人具奏以憑會議請定奪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臣本愚昧叨總京儲事有見聞豈敢緘默為此謹將應議事件開坐具本專差辦事官姚萬章親賫謹題請

旨

計開

一專責任以完糧儲照得南京糧儲每年該戶部坐派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太平等府滁和等州例該差委叅政通判判官縣丞等官部運先年官屬相維事體歸一部運不敢改委歲輸不至

後期以此下無逋負廩有餘糧近年以來官民
姦弊日滋錢糧拖欠日甚戶部等衙門雖奏有
差官催督之條住俸降級等例立法愈密欠糧
愈多推原其故蓋由奉行之不至與夫責任之
不專叅政等官或累年託故不至通判等官或
臨時營求改差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輒便循情
准聽違例改差首領雜職等官錢糧既非各官
經收納戶多不受其約束陸續赴京前後不一
人自開數告納各另給領通關有一人該納千
石而告七八百石者有一縣糧納十名而止來
五六名者人文俱不整齊姦弊何由查考若不
申明舊制法在必行年復一年廢弛愈甚如

蒙乞 勅該部會議通行浙江等司直隸等府
各該州縣着落司府州縣掌印正官自正德二
年為始將所屬應納南京稅糧備造手冊開寫
某布政司某年分總該糧米若干黃黑豆若干
馬草若干總部官某人某府該納糧豆草若干
部運官某人某州某縣糧豆草若干部運官某
人糧納戶某人一樣二本定限本年十二月以
裏一送南京戶部一送臣處以憑稽考各該管
糧官員倘有託故營求不親部運囑託掌印官
改差例不該差人員六品以下俱聽臣行令問
刑衙門就近提問五品以上叅 奏提問其納
戶人等陸續告納稅糧照數收完查冊相同方

許給與通關各該官員糧草未完過違一年之上者住俸三年之上者降級不許給由陞任行取各該衙門悉照題 准事例遵守施行如此庶幾法令嚴而官民懼責任專而拖欠少矣

一廣儲蓄以固根本查得直隸鳳陽府廣儲等倉該戶部每年派撥河南直隸等處米麥三十餘萬石先年糧有贏餘奏有折銀事例繼後援例告納本色日少折色日多軍官既易於侵欺軍士尤難於糴食法久而弊漸出利行而害亦隨近又據南京戶部委官署員外郎主事章寓之呈稱在倉米麥常不勾一月支放竊惟鳳陽乃祖宗根本之地設立八衛一所官軍如此之多儲蓄如

此之少思患預防誠為可慮卷查直隸淮安等府及河南布政司自弘治元年起至弘治十七年止共拖欠該府倉糧一百七十萬石中間雖有係小民拖欠遇例蠲免者緣未經查勘亦難除豁照得南京糧儲每歲差遣部官四處催徵猶尚未能無欠該府稅糧止於行文催促拖欠豈不尤多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合無將該府稅糧自正德二年為始止收本色候三五年間倉糧有餘另行奏納折色其拖欠之數查照南京差官徵催事例行南京戶部差委司屬官一員前去各該司府州縣督催完納悉照查追江西等處錢糧事例一體施行

惟復行令巡視倉場御史不妨本等公務親詣各該地方催督如此庶幾通融有法而倉廩可實催督有人而逋負可完矣

一覈災傷以除宿弊查得錦衣等衛屯田歲額子粒一十四萬餘石派撥南京應天等衛倉上納以備江北七衛官軍俸糧計七衛官軍每年俸糧該支一十三萬有零先年屯種不缺官軍歲給有餘軍無坐倉之費民省供應之勞

朝廷立法最為良便近年以來官軍作弊日深屯糧拖欠日甚弘治十八年止徵一萬九千五百餘石今尚欠六千石有零正德元年止徵三萬二千四百餘石今尚欠七千石有零官軍俸糧放

文不敷該部只得將運到民糧照數補撥屯糧之額歲減撥補之數歲增以京儲而代屯糧全非立法本意屯田官軍便於得利一行比較之例輒以災傷為辭連名狀告動輒成群及至差官踏勘多被設詐欺瞞以熟作荒以輕作重雖間有災傷去處未必如其言之甚也臣近查得各衛屯糧俱與應天等府滁州等州民間納糧田地犬牙相參坵畝相接遇災輕重固無不同相待軍民尤宜一體及照先據南京江陰衛指揮僉事蔡倫呈稱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量出新增田地亦有山岡荒硬瘦地雖經報糧在冊委實難以開耕臣博加詢訪頗與所言相同

如蒙乞 勅該部會議今後屯田如果被災照例委官踏勘俱要與相近民田被災分數相同若有虛詐旗軍人等問擬應得罪名干碍軍職叅 奏提問如果地勢有高低量增分數其弘治十五年各衛原報并新增田地除可耕田地照舊完納子粒外其有告稱委係山岡荒地委官踏勘明白行令管屯御史南京戶部委官覈勘相同奏

請除豁此則情法兩盡宿弊可除矣

一省文冊以甦疲困查得南京錦衣等四十二衛每年該造實屯文冊先年題

准造送總督都御史處差人類繳戶部以省各衛差人

之費近年各衛除造送類繳之外復造一本仍前差人繳送戶部因襲既久不敢停止及查各衛每年將屯田官旗軍餘姓名田糧舊管收除實在數目造冊繳報謂之荷包文冊凡造一次非止一本百戶造繳千戶千戶造繳管屯指揮而管屯指揮造繳本衛方纔類造數本或繳兩京戶部所轄總督府總督都御史屯田御史等處紙劄書筭之費與前項差人繳冊盤纏之需一皆科歛屯軍科歛之際又不從實自上而下倍蓰無筭前起未完後起又至十數年來殆無虛日又有衛所軍政官員每遇麥熟秋成之時謀差下屯俵散香扇酒食等物需索財物剥害

八
多端屯軍疲困實多由此再照巡視屯田御史
等官踏勘災傷例該類造 奏繳并戶部等衙
門文冊紙劄工食銀數多雖出於本衙門收貯
贓罰然亦可為節省如蒙乞

勅該部計議合無今後各衛實屯文冊止聽臣總督衙
門類繳戶部不必重繳荷包文冊或五年或三
年造繳一次無干衙門視為故紙無益於事不
必繳報勘災文冊如南京戶部告判屯糧仍宜
備造以備查考戶部等衙門止宜總冊備照惟
奏繳文冊合無仍行備造惟復止造總數非臣昧死
敢擬請自

聖裁各該管屯官員自務要遵照永樂年間

勅諭事理撫恤屯軍不許絲毫科擾違者指實叅
奏治罪如此則屯軍數年之疲困或可復甦造冊之
頻繁亦稍省費矣

題馬政四事

近者災變非常

聖心恐懼 詔令羣臣痛加脩省各開具興革事宜臣
等皆以庸才備員太僕馬政未舉民瘼未除召變致
災寔均有罪

陛下不即加責為幸已多且使人各盡言又豈容默謹
以馬政四事開坐上陳伏乞

聖覽仍 勅該部議處施行不勝甚幸
計開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
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
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
日無之多者十數疋少者四五疋以有限之馬
供無窮之死誠可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
圖草料私賣以養馬為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
死為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姦
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覲 恩宥若不議處
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
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
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
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 勅提督大臣各營選

委忠實軍職一自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
財力分為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
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死責令全陪十四歲以
上者止陪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陪革去椿頭
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
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
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
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為照官軍
養馬既按月關支草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
置有法騎養得人適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
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
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

法騎亦可以為步步亦可以為騎非如天生兩
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相通臨敵決戰何
以出奇制變乎今團營提督皆奉

命內外大臣等豈敢與議但職司馬政不忍不言查
得本寺給與京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
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
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直銀二十餘兩
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稿死暴
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陪一二矮小老
弱比之原馬真駑駘之易騏驎矣 國家何所
賴哉此臣等所以痛心而一言也

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

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
等處各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
檢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
者有季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
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
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
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派取寄養馬未到先
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
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
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
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
本是一事而四本夫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

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畧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為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為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眷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

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

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許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

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聖裁各項文冊如蒙 准言乞 勅兵部通行各該衙

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歛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 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

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者各坐以罪庶為便益臣等聞古人有言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為民造福一端也乞 勅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扇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為民累查得少卿係奉 勅督理官員難以更改

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宛平大興二縣先年該

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廷等奉 勅查勘宛平縣原額免

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匹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為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為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

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
送吏部別用該兵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
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
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幾及二千頃既不
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撥之事理
可謂不均况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緩急
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
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
照舊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
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
共養一匹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
如兩縣管馬官真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

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順天府可乎蓋他
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寄養之
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
草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
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
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
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
州涿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
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草場有一段百十畝者
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四十兩者有
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

並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利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 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竊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原設有牧養馬草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

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為官吏侵欺或推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員應拏問者拏問應參奏者參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草場頃畝坐落里地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為小補題馬政利病

近奉

聖諭痛加脩省已將本衙門事當興革者開具上陳數

日以來竊思邊方馬政關係尤重稽之案牘粗得其沿革利弊之槩再行開具伏俟

聖裁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為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會指取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

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

警報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標馬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倍償鎮巡大臣多闕畧文法豈能一一覈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黷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

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臣等叨司馬政恒切憂惶然材識淺短素無經畫且事勢牽制又難舉行輒以愚見條陳稍道不職之罪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為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為有司尅減又為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

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
隨討終累 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為馬合無今後邊
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
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草
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
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
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
本寺督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
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
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
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察究事完
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

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師暫添銀馬不在
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
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
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於水草
之不時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
養豈可盡誘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
暴殄天物為戒愛惜國馬為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
養馬軍士務要飲餼以時蔭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
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 勅督理少卿止
是每年到邊點鬪一次合無今後點鬪二次倒死者
皮張駿尾俱有方准朋陪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
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

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 勅令兼管庶幾
人皆警畏事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
勅諭內開比較百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
或按月住俸或奏 聞區處 天語丁寧俱有則例
然遐邇一體內外一法合無 勅督理少卿宣府大
同各城堡等處悉照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
士惕然悚懼知 朝廷修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
其舊習以圖後效又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
道途艱難不來取馬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
定州給與延緩馬共三千五百匹其迤年奏討本寺
馬價買補馬匹不下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
地椿頭各項銀兩亦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

例亦合通行但原無本寺官員督理乞 勅兵部另
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
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
堪臣等謂團營為京輔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
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尊 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
道黜閑少卿督理况邊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
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
不相悖也臣等愚昧不能盡識時宜伏乞

勅下該部詳其可否補其闕畧畫為長策為邊方久遠
馬政之利不勝幸甚

陳情再乞休致

正德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吏部為缺官事該本部會

推題奉

聖旨儲 還着做戶部左侍郎管右侍郎事欽此欽遵
本年十二月十五日吏部移咨到臣除本日望

闕謝 恩訖臣本非才加以多病

皇上起臣退閑之中任以卿佐之重惟當促裝就道赴
部供職圖報稱於萬一乃臣之職分亦臣之志願也
緣臣先患虛弱濕熱等証荷蒙

聖慈准令致仕杜門家居將及一載雖憑藥餌僅能支
持一遇煩勞輒又發動以致元氣未復病勢未回今
奉 恩命夙夜靡寧臣欲奉

命則病不能前臣若稽程則罪不可追愚衷展轉憂病
愈增伏望

皇上察臣才不足為有無憫臣病不堪於任使仍令致
仕得以養病痊可之日儻蒙錄用則臣誓竭犬馬之
力以報

天地之恩臣不勝感戴顛望之至

改南京戶部侍郎謝一恩

正德七年二月十八日准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前職臣聞一命屏營俯躬跼蹐竊以南京實
根本之重地戶部乃錢穀之劇司職既貳於地卿選
宜從於人望顧茲重任乃昇微臣伏念臣才不逮人
器非適用久塵仕路績效未之有聞薄竊時名行實
無以相副曩嘗待罪於司計尋以移疾而歸田屬當
更化之初復叨起廢之列緣疾未愈具疏再辭蒙

大化之保全 賜溫詔以調理家會未久 朝命載頒
爰改 留都仍供舊職謂臣年力未衰既不終於廢
棄憫臣氣稟素弱俾稍得以優閒惟
皇上之體羣臣同 天地之養萬物而臣庸陋之質老
荷生成之偏顧 恩德之難名豈垺埃之可稱臣敢
不磨礱朽鈍罄竭愚誠生財有道雖慙本末之知報
國無能惟勵始終之節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改吏部侍郎謝 恩

臣先任南京戶部左侍郎正德八年正月初六日准
吏部咨欽蒙

聖恩改授今職伏念臣質本庸愚才尤謏薄歷官京秩

恒懷竊祿之慚佐職地官全乏生財之道方滿盈之
是惧忽 光寵之載臨爰自計曹俾司選部首六卿
之倅貳綜羣吏之綱維澄汰以別賢愚考課以書殿
最責任既重掄選惟難顧臣何人乃叨斯職欲控避
則惧煩言之為黷雖祇受益思 大造之難酬誓殫
夙夜之勞稍效消塵之報臣無任惶悚感
恩之至

奏乞 恩賜封

伏覩弘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詔書內一欵兩京文職官員歷俸未及考滿者與應得
誥勅欽此欽遵當

恩詔渙頒之時臣以太僕寺少卿未及考滿聞繼母董

氏喪守制在家後臣於弘治十五年十月內起復到部本月二十四日 欽蒙復除前職臣查得太常寺少卿黃寶先年奉 詔乞以本身應得 誥命移封父母及查得太僕寺少卿王質丁憂復除之後亦行比例乞 恩封贈父母俱蒙 聖明 允其所請思得臣父儲信見年七十四歲臣先任吏部郎中蒙給誥命封如 臣官 臣母王氏贈宜人繼母董氏封宜人以 臣歷官之微勞叨與

聖朝之盛典已為至幸夫復何求仰惟 陛下以至仁覆天下以達孝率羣臣臣下未及考滿先

與應得誥勅 聖恩隆厚蓋已極矣援例移封如黃寶者亦從而與之



柴墟文集卷之十三

書簡

奉李西涯先生

冒孫

均校梓

蠶鄙陋之資謬從諸生後出入門下十有餘年殘膏賸
馥沾丐多矣春間卧病乞休荷蒙垂庇得返田舍感刻
之私何可云喻入夏來加以滯下之苦血氣至覺未復
身世若斯百念俱灰冷矣惟是先曾祖潛行未白一念
耿耿蒙許作傳得附諸名集之末盖非執事之文雖不
肖之孫如蠶百輩終亦莫能傳也夢寐麓堂徒切瞻仰
機務之暇伏乞援筆揮賜且乞玆翰并篆於首蠶當什
襲以藏如昔人蕭齋之重也時序近寒伏希調護寢饋
益隆福履不宣

欃無似謬辱起廢之列以疾具辭伏蒙
溫旨准令調理此蓋鈞慈庇覆所及感刻感刻尋辱書
刻之惠命再錄先曾祖行狀奉上機務之餘敢乞玆翰
登卷卷首更乞篆書數大字尤幸傳之來世蓋不但一
鄉一家之榮也恃知不勝冒瀆顛望之至

奉劉東山先生

欃頓首拜復欃不獲瞻奉忽復踰歲人吏自巴陵來者
每詢尊候起居多福輒以為慰自公南歸年事紛然日
殊月變至今未已海內屬望仰止東山草堂雖安想不
能無蒼生之望也欃比脫馬曹謬司南餉才鮮能薄兼
倉場多事惟虞曠敗恐負公夙昔期待之意使中希謫
教幸幸因廬守行謹奉手牘伏惟順時自愛以介壽祺

來恐蠱壞愈深倍為力矣儻以為可語幸有以示之邊
庭寒早惟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承手劄弁佳集玆感玆感讀祭遇錄令人感嘆不已蓋
願治之君常患於無臣負才之士常患於不遇 先帝
知人善任而公逢時遇合雖在昔以為難况後世乎然
其常竊有憾者當時居謨明弼諧之地者將順 聖德
恐尚有未盡也邃菴集一時鉅工勝士高古之作克然
盈帙其之駑鈍豈能復着一語哉竊聞中努力何如未
敢遽爾承命恐爽約於左右也所列將才揚保二帥已
移文矣餘二人非有所擇舍言輕地遠之人且當然爾
曹生浮議石齋言得之北司冗際惜不及細扣之然此
生自佳士喻之奇寶賞識者多豈終弃於道側也明年

再舉當騰諸薦牘矣不宣

復王思菴太宰

承賜台翰存問周至感刻感刻所諭致政一節抄呈未出已蒙 聖明俞允詔旨溫厚恩典駢蕃中朝士夫無不歎息誠近時所未有也諗之盛价說尊體雖稍違調攝行時已平和矣此後從容起居當益介壽祺齡然老成為當代人瑞也 囑夙承知遇弗克捧觴上壽廁於賀賓之列不勝瞻慕伏惟崇護寢饋以慰下情不宣

回童宗伯

囑向者獲侍左右猥蒙誨愛取切取深奉違許時冗惰之故未及修問代承手教遺以佳惠夏間朱貢士至又蒙賜以蘇集拜領之餘唯增感愧而已伏惟執事文學

不宣

奉戴先生司寇

囑拜啓久違教範不勝瞻詠每士夫至自南京者恭諗台候動止萬福私竊為慰第囑冗懶不能數修書問於左右罪戾無所逃焉爾賢嗣氣質聞日茂秀仁人君子培植深厚異時自應遠到也未涯侍奉漸涼伏冀崇護寢饋以副中外倚重不宣

奉謝方石先生

囑昔在江東極蒙垂愛懶鈍不省承教迄今鄙心慊然奉違數年曠於脩問惟是仰止之私有加於昔但時竊聞動履於台之士夫恭諗道德日崇著述日富輒用欣抃為海內慶蓋歸然人望如我公者今不過數人而已

謹附啓并帑為壽伏冀願養為吾道加愛不宣

復楊遵養節憲

比承手劄期獎太過感媿感媿矐叨長馬曹才力謏薄
考古之馬政眷之於民不若眷之於官之善國初舊法
猶多此意今則盡廢矣執事邊方馬政盡是眷之於官
之意其竊仰之但無由面承方畧乞從吏備錄一通見
賜使某稍依倣而行之亦中國保馬之幸也至懇至懇
西陲晏然皆執事經畧之力比聞關中荐旱恐更勞撫
綏耳邊方利病敝寺初為宣大而言遼陝皆差官乃廟
論也想洞炤矣時事日變弼諧拾遺者皆無所庸其力
有志者憂之古人致君必自有術執事為中外倚重且
為西事留不得與諸老幹旋一堂之上計他日功成而

行義孚於海內所不知者特一二人爾茲者 聖明眷
留清望益著區區波及之言適足以自損其何傷於執
事乎無由馳賀惟冀調護寢饋益介壽祺以副具瞻之
願不宣

使至伏蒙手教并領嘉貺兼恭諭動履康裕感惻何可
量致政之請特荷眷留中外喜無它議蓋我公去意已
決賢賢尚齒誼自 朝廷初非在我有所濡滯也所諭
誥命司封謂例未得致仕者須考績至京乃敢請給更
乞裁處示之矐近承乏馬曹自顧鄙劣叨竊過望寔教
澤所及但私心未獲日侍教左右為憾爾謹附此叙謝
伏惟以時倍加願養以隆遐福不宣

寄楊石齋

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
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執事宰制四海使
萬物各得其所况江西父母邦也諒軫諸思慮久矣奚
竢僕言不宣

寄劉司寇與清

楊正郎來承惠新錄佳箋環感奉別忽復踰歲
抱病如舊思奉高論清無道不可得徒切瞻企而已林
下之人求一安穩為幸近因流賊窺淮戒心汹汹聞楊
虎已戮于渦水但群盜在中原者勢尚猖獗全仰識慮
况密當此大任朝論可謂得人果能成功使儒者增
重又讎之所竊喜也想必有書達執事論賊勢竟如何其
大指希示及之歲抄伏惟調燮不宣

歲前承手劄諭及賊情家僮伏謁又辱降屈年德垂問
賤疾感媿感媿執事於故舊之情但讎不足以當之也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讎所憂者
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
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何生晉
謁敬附手牘新春惟珍攝不宣

與張都憲朝用

側聞憲旆駐淮已久讎抱病里居不獲晉謁又不及裁
問於左右悚罪悚罪弄兵潢池者所在未已長淮以南
大江以北獨晏然無事皆執事撫綏之力也林下之人
得一安穩與斯民受惠多矣近京兵復出賊勢愈堅竊
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

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鎮市罹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
簡募兵民雖衆但主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
若復窺淮京軍蹙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
見想在執事軫慮中矣夙承知遇輒敢及之歲晚伏惟
調護為世道重不宣

欽頓首啓奉遠光範每勤瞻嚮兩淮饑荒甚勞撫綏竊
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
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惻免折色糧價免俵印馬駒
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揚米價微起若干開種鹽價
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望執事倣魯南豐河北揀災議
捐益行之欽所慮者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諸餘銀
兩亮皆以便宜發之不敢贅鄙見謂目前揀荒簡便應

急百方以思莫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今 畿甸穀價

殊賤若以太倉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
士月糧間支一月則二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
農二則倉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
下常年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糧以
賑饑也亦自欲言者戶部以事干漕運為詞謹奉白以
俟裁擇儻以為可馳奏之未晚也欽無補鄉郡甚切憂
媿恃愛輒敢切及伏冀鈞照不宣

欽頓首啓欽無似特辱照庇感刻感刻曹侍御行曾附
狀想徹鈞覽矣兩淮生靈遭此荒歉加之疫癘盛行蝗
蝻繼作哀哉吾民何以堪此所賴執事撫巡於上極力
賑恤其經畫之備防禦之周聞諸搢紳莫不稱誦以理

論之人定亦能勝天亮不遠也昔人謂水旱之灾民愁苦然傷所致今散利罷征民且無所苦矣但貪酷之吏害甚於魃苛甚於虎竊聞列郡尚或有之得去一二太甚者為戒則導民和銷變異未必無補此亦中朝士夫之議也恃愛且圖稍效區區以報竊敢聞於左右伏冀矜察不宣

奉新充道

新歲人回始拜高文之惠典雅溫粹真仁人之言老父小子獲此何啻百朋之錫但期獎大過喜幸之餘繼之以媿不能已爾比得旨准調理起用微軀無似何以當此惻心揣已惟增感忤而已姪洵叨舉進士罐更為之喜者以出吾兄門下為尤榮耳適京口吏行附啓

餘異調護為斯道重不宣

復顧都憲良弼

承賜涑水先生墓碑珍感珍感蓋士之所立德功與言而已三者嘗相資焉德與功須能言之士以傳能言之士須盛德奇功者乃寫其所欲言古今常患不相值今涑水先生德業之盛美君臣之契遇無愧古人矣非東坡超卓之識古贍之辭叙而詩之何以稱哉誠百代奇遇也遺山集中如涑水侯碑雷御史誌亦是奇作但方之坡公差覺緩步爾奉上四冊因附鄙說狂率幸不罪且因以請教也有終貴恙大抵劬學之故想自能調攝今嚮愈矣未由趨侍撫綏之餘唯為道自愛不宣

回高都憲

疊承手劄垂眷甚篤感刻感刻所諭乃稽勳駁出今已歸之所由矣矐媿不能先事彌縫然限於曹司亦無由先知想不罪也圻甸凋敝倍勞撫綏均徭恤民一童取為切至但不知廷議如何聞前人起一項地畝錢民甚不便又聞談者謂今之急務在撫流亡蠲徭役戢權要黜貪墨及秋後戒勸借此數事想皆入思議矣特知輒附聞已隨唯調護以需大拜不宣

復陸全卿都憲

韓評事來承惠手翰環感環感劇盜自湖南掠舟而來據江湖之險為東南之害無辜元元被其殺戮不可以數計有司皆匿不以聞南京杜指揮近又失利人心益懼恭諭執事仗鉞來南諸將沓至士民始有所倚賴

最爾殘賊不日可平矣然聞之議者謂各路官軍土馬強盛勢如太山之壓但北方戎騎舟楫恐非其長須諸將齊心協力可以成功又謂急之則在我亦不能無小傷只舟師重圍之一有衝突四面夾攻使之晝無所掠夜不得休則旬日之內亦當就縛又謂江西之賊見今散蔓廣信各縣前日到衢之開化恐賊乘船抵淞踰嶺疾走一日往會之須先設備遏其此路又江東官軍前去截殺不過乘時竊微功以蓋前愆耳然所在糧草恐難贍給况此輩見賊先潰牽引我師須善處之又熒惑太赤其占一主火災賊知衆寡不敵必因風縱火須嚴備之前日瓜州可鑑矣執事久總師旅慮周謀悉前所陳者想已先得之恃知輒又以告惟願執事果於成功

以白儒者之效以寬朝野之憂也殘暑軍中倍加葆衛不宣

與南屏待詔先生

久不奉清誨豈勝瞻企承屢借書感甚感甚蓋秘本最難得出近日修書開局衆目所在尤為難也極知費公心思何以為報但當彊讀稍酬知已爾陵川集四冊納上他書再無留在敝齋者矣乞檢入之不具

奉王辣齋

曠久曠書問極知罪戾然區區瞻仰之意則常在辣齋左右也迂章來恭誌體履多福益慰卑情兼聞賢郎欽佩才譽佳茂秋闈發解士林傾望此尤可為公賀也時事日新老成凋謝巋然繫海內之望者惟公數人而已

伏惟願養為道加愛不宣

去歲伏承手劄兼領賻儀重以賤目之故曲煩垂念備示良方其為哀感曷可云喻憂疾相絆裁謝久稽南望門屏每勤瞻企時事日變公雅負當世之望端居深念諒倍常情所恨不得趨侍左右稍聞經濟之畧爾間聞公草書卷子欽佩向曾寫一通見寄首絕遺一字蓋未辨也曠近得抄全集錄此詩於別紙奉觀徐給事宣之久慕德望因其行謹附手狀秋暑尚熾伏冀調護以慰輿望不宣

寄林見素待用

奉別數年相見期與公對案連榻數日夜不休不意對面又成千里之隔別後徒惘惘爾聞自浙抵湖南遠惟

即日起居住勝為憫陝伯之擢汪又先之柰何知公任
運必不經懷但不可遽有休退之請此事再容奉白也
原善附在審錄之列得冠帶閑住詞氣卑佞士夫短氣
雖江西人亦謂渠家門戶掃地可嘆可嘆士君子立身
當安義命豈以在外者而喪所守哉僕非淺薄要公知
其人尔徂暑惟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不宣

承諭并二帖得窺知獄案本末以公之明直謙虛而
吹者乃無故中傷之不問可知其為人矣第不知其毫察
曾炤詳之否不然真所謂求全之毀也怪哉怪哉湖南
治行洪洞公在稠人前極稱獎之懼公獨立為衆所
憎然又有知己如此者却可為公賀也陝伯之擢為嬖
人所尼內翰語之曰此人恐非終不用者渠應云豈終

不用且稍止之用不用豈足為病實益彰公之直渠輩
所見想自以此軒輊人不知有道者觀之不直一笑但
不可輒請休退墮渠術中却笑吾輩不自優裕亦以此
熱中也乞俯聽之時弊日深靜中思之無一可恃真天
幸尔何由奉見罄所欲言惟冀若時保練為吾道之重
萬萬

別後數奉問不知一一徹覽否秋來起居想益佳勝僕
近看時事雖多翻覆要之是非終不泯滅公曾次夷曠
眼前細故想不留滯也所瀆前書已悉茲不贅未奉侍
間唯調護寢食為道自重萬萬

公之決去甚高但僕輩不能挽留真可愧也聞野服過
黃相知亦有跡太奇之議如何如何病起復用特不為

例士林美之此事幹旋之力涯老居多便中望附一書
轉謝座主於門生恩義自當然爾亦無嫌也司農家須
善處之得兩不相傷則善矣未涯瞻奉唯玆嗇副海內
之望不宣

遠久無由再奉顏範間中每切馳慕惟翹首一南望爾
存敬太守來得聞起居安裕甚慰甚慰林居著述必日
富無惜寄示僕得少祛俗陋也叨轉騎曹尋數月矣此
官無補於職直苟祿而已所竊喜者得避要劇之地想
故人亦以是為僕喜也諸餘不能一一唯保茲以副海
內之望不宣
久不脩問耿耿昨寶應舍親有書來道公薦及於巵捧
書驚愕良久夜間思之憂感弥甚故人高誼僕豈不悉

第恐尚有未思者爾巵人品素劣學行無以過今之中
人偶忝科名遂竊時譽此終身之愧也歷官無狀再叨
今秩逾望已甚矣服闋來自以婚嫁私冗稽留赴選非
有它也然尚恐在人有養高自便之論即今趣裝擬在
夏秋間北上豈敢勞公汲汲引薦乎此固公為國愛才
之盛心但巵寔非其人也蓋古之君子皆務韜晦沉默
不欲異於人人以得名名者造物所深忌如巵者已竊
時名多矣自顧實何能萬一以副之此它人所不知而
巵獨知者有其實者尚為造物所深忌無實者將何如
哉公盛名重望在天下凡百舉措衆所注目巵也何人
乃當此舉設或異時志不能帥氣泄官行已稍有悔吝
豈不污公簡牘益重巵之罪哉前輩謂常調官好做使

媿悚媿今畧贅數語稍見本題至於廣伯新銜緣公已
辭免且稿中召命荐至之語亦涵此意姑仍舊如何此
舉專賀七十若移在令弟校文之年則亦過期矣不知
若果黃方二公初意也此皆鄙見乞再示可否期耄之
間曠當再頌當不食言矣平世用人多循資望世安二
者兼有之感公之意欲以積薪之說待僕不知當路之
見正如太倉之放陳也呵呵側室比生一子今日弼月
公雅垂念謹附知親賓致賀俱堅卻只乞公一詩為此
兒壓災也餘具別紙秋暑熾甚未涯瞻侍為道加愛不
宣

春暖遠惟道體亨裕為慰江西賊勢想倍勞經畫聞之
士夫湏官軍與大家世族隨賊剽掠所在公私合力勤
之乃善如何如何一時監司不甚悉知可以協謀者想
國賢及朝言在幕次爾海內方多事不可謂無材但誠
心任事者甚少士習至此極難變此更可憂也聞於當
路處有薦牘賤姓名亦玷其中感媿感媿其如此公亦
在人驅使中何賊平後想寵召面悉不宣
昨具手帖以空事奉瀆蓋痛憤之極控於知己不覺觀
縷如未汚白簡旦已之僕將自處亦不欲以此等事奉
溷也恭諭江西之盜寢息利民善俗之政次第舉行聞
於下風不勝欣慰蓋賢者在位有識者惟恐其無成况
忝遊從之厚者哉茲復稍有聞見輒布諸左右請裁擇
聞之士夫寧府賢而有才昨所叅諒無損於盛美朝
廷重宗藩內批不得不然乙稍引咎順受之為當好善

惜名王之善念此牖也可以納約此無齟齬他政可沛
然行矣罰贖固時宜然貧人久係官不便只科罪疾遺
之如何勸借固廣儲蓄然江西人甚吝且奉行者不至
姑已之如何風聞許復定昌懋貞亦謂未善古人行事
多先看人心之向背此非人所向也奈何亦作背人心
事平契勘憲監只據覆請為妙不須已甚甚之適以寬
之且恐轉累憲也公性明銳甚事至乞稍緩之且召兩
司從容議處彼亦不敢不竭誠不然恐不免退有後言
者恃舊叨叨古語云無之而置誠親之也幸悉此意未
涯瞻侍唯若時保愛不宣
持服家居忽踰歲矣即日不審氣體何如抑哀就禮以
全大孝乃交游至愿也太夫人几筵前皆以不得躬奠

為慙附上薄儀稍辦脯果侑奠辭爾唯鑒納之江淮旱
災饑民死者甚衆高懷雖罹荼毒想不能便忘也附知

又前八首

別來馳慕不已南都多事想公悉知靜觀菊田相繼捐
館朝東近罹內艱全之玉卿與義諸人又皆以言得罪
聯翩四出交游零落莫甚此時向來聚集真不偶然也
范齋去歲生子獨此稍慰懽糜祿愧甚亦盛為人不喜
將來出處不知如何也時事日新目前人物屬望者甚
少公且因官効職養望蓄才一登要津所發便沛然矣
無便久不修問萬冀崇護以副具瞻之望它所欲言與
義能悉不具

久別奉懷耿耿雖間承手翰及兵侍王公至始獲盡聞

起居之詳直道至誠內外綏服紀綱之地實愜具瞻欣
忭欣忭承不鄙以賤姓名聞於王公且感且愧才識薄
劣恐負故人之知爾諸公書皆轉上但范齋馳賀未得
昨又諭其乞身矣年來士夫多鮮晚節近日謝方石李
范齋乃浩然決烈但老成人引退此又有可慮者臨楮
不能悉也公名位優著計不久當歸中朝未奉侍間唯
多愛以副瞻企不宣

去歲又辱滇中象櫛番錫之賜感荷感荷承差回魯具
手書并雜詩文數篇奉覽昨承諭謂無書至今稿尚在
也豈承差逸去邪但公移鎮不得覆矣湖湘地邇此後
却得屢通問也賢姪過此得書諭公起居之詳云體貌
視舊豐美甚慰甚慰至於學行宦業與年日廣此則不

諭而知者但貧約如故此吾人之常奈何奈何僕年來
為病所苦諸餘皆廢它日甚無以副故人之知獨此念
未忘爾宏文行又喜公得賢僚奉接未涯唯加愛為吾
道重不宣

承手劄垂問賤疾詞意諄至不善調攝每勤故人之念
益重感怍無已賤目矇子幸無它虞但兩弦赤爛病後
久未得瘡乃血氣不足所致多方未得充實奈何奈何
日者多謂厄運使然恐或然也公貧乏惠帶何以克當
多病無似之人腰間豈稱此飾置之篋笥永以為榮而
已一齋提學昨行曾附書想徹覽矣所懇借抄者幸留
意有恒先生蒙殊待其行履固取重於公想又以僕師
之故也知感知感

賢姪在江口踰月臨去始得相見又迫晚急欲出城遂不及留一飯悵悵聞貴體今歲亦稍違和公食色淡薄無庸贅言但飲藥亦須戒辛溫之劑雖參芪亦不可久服蓋火常有餘反助邪熱之故僕雖不能盡卻宿病然保此孱弱之軀亦賴投藥不差也幸垂聽母訝斯文故人相繼淪謝言之慘傷范齋朝東想聞訃矣近仲璧又以背疽下世繆全之死三日乃幸復甦不知造物於此公何如也近交游又得楊方震朱懿卿數公甚慰人望但各以事牽不得常合爾何時獲奉君子言咲一豁鄙懷也秋抄唯調嗇不宣

家君承惠領次感甚生子喙喙乃辱交於當世偉人數千里外重蒙貺問尤足為老者之慰也欽淺劣何足仰

裨盛德來諭有書至愈疾之譽蓋高明廣大取善無已之盛心不自覺其詞之溢也公名實相副內外交孚欽有它聞當即奉告不敢為諛但寔無所聞然公檢身下問勤勤如此乃欽所當法而欽之無能寡過却專靠公之切誨也誌文承命謬為增損并前兩篇付陳价回但恐不稱時安孝念聽其采擇爾价亦說有命持歸刻石也冬寒保練以副傾慕之誠不宣

承諭髣有華者此血傷之故養陰最妙陰即血也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但陽動而陰靜吾人方為世故牽挽竟日只是動豈能靜以養邪若在燕閒或中夜能忘念默坐澄湛一二時亦殊勝積久則靜常為主以應動陰血可漸復矣此欽近稍悟者乞體驗之南京今冬雨雪

彌月長老言數十年所未見又臘月大雷電亦非時可
憂奉知恐又軫慮也廷玉提學亦欲公節勞省事然此
公正自不免爾陳誌附宏文价上久矣覽訖示知歲晚
惟加重不悉

新歲再承手翰無便未及裁復罪罪柳灣風物如昨但
故人散盡無復曩時之懽早晚異公來續舊游不知造
物者肯置公閑處否也元善將出清室今昨所惠悉轉
納矣全之賻金已作書召其子它人恐不可託也公官
極清貧篤於故舊之誼勤渠周到即此一節亦當在古
人中求之嘆服嘆服枕肱道人昨歲得一丈夫子七十
老人特特奇事天道真不爽也曩亦近實一妾向承念
此故敢瀆知沈畏齋在武昌暇中想多延訪曩兩年以

病懶不常置書乞為道意萬萬聞湖南熱劇唯加重不
宣

寄孫九峰志同

奉閱既久瞻企日甚僕以冗劇不獲時致書問罪媿何
可言春間雖乘便致數字然草率太甚祇足取罪於執
事者聞服色已在祥禪間矣讀禮之餘閱理想益精到
旦夕瞻望儻從南來冀得聞緒餘以為楷法此僕夙願
也未陪侍間唯節哀自愛不宣

春間仲鑿生行曾附狀不知徹公覽否憂患之餘甚媿
不謹悚罪悚罪緬惟道體起居多福比來多事想大擴
賢蘊康濟時艱海濱難得邸報不知邊事近日如何曩
之私憂自古大患皆起於夷狄外侵盜賊內訌今內地

之民貧甚亟宜軫恤以固根本須得賢守令錯布州縣
乃佳遴選更易此却公之任也恃知舊輒爾奉瀆唯裁
擇之不宣

寄蔡介夫

得手書承太夫人奄棄祿養吾兄持服南歸自京至閩
跋涉數千里癯然道體何以勝此苦邪無由奉慰日惟
馳念而已曠薄祐甫壯先安人已見背得年才四十有
六較之太夫人享高壽祿養寵封皆及存日萬萬不及
矣况吾兄行學純備它日將畢遂顯揚之願如曠者則
又竟何贖我此足以為慰也乍暄氣候不常舟中唯節
哀強食以副士林之望萬萬不宣
在京承誨愛耿耿不忘舟中開緘又得手錄正學集數

十段見諭朋友箴規切至如吾介夫者何可多得曠鄙
陋之質加以多病正須良師友日警戒之但相去遼遠
不得日奉言論曠之無復長進實判於此矣別來不識
動定何如近見邸報監牲一節縣念無已此時想復職
人便當示知為慰汝愚尚未過此前諭已悉到官匆匆
適仲璧行聊此唯加愛以副斯文之寄不宣

兩辱手翰諭僕出處一節甚荷甚荷僕舊歲此念已決
尋承家君之命未果至今抱愧謀之未審語故人也邇
來覺賤體稍健但氣不得粹完固不能任勞屛勉調養
以俟不知後竟如何也因憶公往日養氣之諭最為切
要一身不能治何暇他為歲月不留誠恐因循泯沒了
此一生中夜耿耿病中唯此念未忘尔因恃公知愛及

此衷悃幸勿聞之它人也

欽昨北上後不知吾兄自浙抵閩音問常切奉懷比者得手書數番慰甚慰甚承繼有大王毋憂苦事奈何惟此厄境諒惟有道處之唯勿過毀傷乃朋友至望令叔歿在上新河者其事僕寔不知想是既別江左矣不敢掠美也欽劣弱之資政府過聽調居此地何以供職徒自積慚畏爾尋常念不得奉陪左右及來却又值吾兄之去若預有為之阻闕者豈非欽之不幸耶瞻望南天數吾兄之至日以需來教計得竟遂此愿也臨紙不悉所欲言切冀抑哀加愛是祝

欽昨罹大故荒迷中伏承教慰賻我送我情誼篤至感刻何可言抵家勉襄葬事兼海鄉無便布謝未及乃承

疊賜手劄哀感益深新歲緬惟體履康裕主客之除想執政者以吾兄不任勞劇之故然吾兄所養所教神明彊毅他人未必盡知也承示不久留欽欲奉瀆幸稍安之不惟姑恤人言蓋天之生才甚難如吾兄者出必有所為也今雖不得盡所蘊異日豈無識拔者乎一時得失不足介意要當使在我者常有餘爾若遽然引退他日復出關係甚多雖山林著述益于後學終不若吾身親見之也如必欲去亦須一二年渾然無迹乃勝此欽之臆見輒以奉告幸裁鑒之賢郎鄉舉甚慰甚慰庸學淺說千巽抄示窮廬寡陋開卷得承教也餘不能悉唯調護眠食為道加愛萬萬

急脚回承新曆手劄之賜感感新歲伊始遠惟道體亨

嘉豈勝瞻慰。雖此厄運殘臆中，又失一旣昏女子。靜中顧念益不自堪。惟間閱書史，力為排遣而已。秀才周瀛即亡妻兄子，去歲提學方公過泰，以病不出。茲行聽考此公嚴察，恐有它虞。雖未嘗納交，不敢輒通名姓。敢乞以僕之故，儻有蹉跌多方一斡旋之幸甚。幸甚。因其行附狀春氣尚寒，惟為道葆重不宣。

回丁玉夫

久不領教，瞻仰瞻仰。憂後氣體何如。時於閩中士夫畧得起居為慰。禪服在今年便起復否。交遊皆顯，竢公來薰德聆教。尤雖夙愿也。時事極可憂，將來不知何以捄藥。汝源必能言之。未涯款待，抑哀加愛不宣。

乃區區一念之私也。專城之寄，寔執政者搜揚賢雋之意。承手書若謂，雖亦與聞其事者，捧讀數遍，益增媿怍而已。吾兄學行清古，士林攸重，諒致遠奚止於此。唯冀少安之，蓋賢人得志，世道之幸。它固不足為輕重也。相見未涯，唯為道加愛不宣。

奉李范齋

別後甚切瞻企，希哲至諗尊體向愈，忻慰無量。翩然蚤退位，不稱德士論所共惜。晚年必介祺壽，折此浮榮也。雖今歲卧病數月，此時幸稍健，但目疾猶未爽，豁闕於修問職此之故。亮之亮之，未侍奉間，唯調護眠食以副下懷不宣。

與沈畏齋憲副

奉別忽復再歲中間屢辱惠問最尔小子一及門墻輒蒙記愛感幸感幸南望武昌每興悵望何由日奉良誨耶賢郎想益茂秀見與范齋帖近日積稿倍常荆楚江山題咏殆盡風流萬古矣閒中多得寄示即如面承也近寒惟加重不宣

公昨過江東僕以病不果奉謁及敝廬承枉顧于時薄暮又不獲奉君子之教從容移日怏怏迄今公儒林宿望浩然引退足以激厲薄俗寓居武昌其江山之勝及前人興滅戰爭之蹟益助文字之豪計今人奔走以得者不足易公所好也諸郎想益秀發大有向以絲履見寄何以消受唯珍感而已許郎中行敬此修問徂暑唯調護以副瞻企不宣

寄劉與清都憲

向承手劄并惠誌書領次感刻迄今無已尋聞執事入蜀未及裁謝悚罪悚罪然此書復得之詳確謹載之誌中使泰人世事誦而感之非確一人而已也蜀中歲豐夷靖皆執事撫綏之力臺端虛席久矣計不久留于外新歲伊始萬異調攝以迓寵渥不宣

寄李子陽

久闊無任瞻企人自江東來者每辱垂問感感吾兄雅有當世之志留都奉常奚足以留近聞兼署成均此蓋大拜之兆也確抵家已屢閱歲服除後婚嫁多事遂不果行今秋擬北上冀一南官以竊祿得如所圖又得陪奉左右但恐吾兄又赴召也因便謹附簡徂暑惟調攝

不宣

回白秉德

白集十七帙納上乞檢之明之處有一冊想自上矣中有模糊處得克温本併校間隨筆註之但不能一一也公家少傳膏馥霑丐後人多矣曠又寅緣於公得丐其殘餘感感荷荷所媿才非元劉得與其諸孫相倡和爾箋百幅奉供揮灑它不悉

復石邦彥

曠抵舍一月已三枉手劄體悉祝望之至藹然楮墨之外捧誦數過故人高誼惟中心藏之而已疾痰所滯海果未能投種柰何柰何公當及時栽培毋似小子之遲暮也西陲忽有此變 霧息之後必有携貳悔悟者便

中寄示以慰畝畝之憂景明邈然無書想以向者洵姪之故詩卷能擲一序乃見曠度也煩為僕謝之徂暑餘惟珍衛道體萬萬不宣

與張栢崖

執事赴 闕後曠雜病綿延久闕修問繼聞復官翰林士論攸愜况曠忝門下士其為喜抃尤倍群情遠惟即日侍從經帷鋪陳道德仁義之說啓沃 當宁蓋天下陰被其賜非止如它有司效一職治一官者可論也瞻企瞻企曠自度不堪時用覓官來南但近北司張甚侵撓羅織毒流縉紳稍有稜角者渠便側目矣家貧糜祿不能引去柰何柰何唯執事雅垂獎愛必有以教之它人前曠不以告也不宣

承教帖恭審孝履清勝感懌感懌服禫在迹不知明春
遂上京否南臺得禍最烈蓋有借是快其意者出處之
際伏惟高明必有超然之見但一得之愚謂不如姑待
年歲之為愈也恃愛敢及此尊甫先生祭文遲滯多罪
多罪兼文思荒落不足以發隱君子之潛尤可愧也漸
寒惟崇護不宣

寄畢嘉會

久不脩問遠惟履况清裕為慰公獻南田想能達鄙意
不能推轂甚為公媿也巖居此甚無補廣陵父母之邦
也不能風動長民者一一奉公恤下它境尚何望哉嘗
與同僚言惟須公撫治乃得淮海澄清尔都憲李公相
見必及詢訪乞明告之畏天命而悲人窮乃公夙志也

未間唯為道自愛不宣

俾來承手帖并厚餽領次寵感寵感恭諗考最昨又風
聞京尹之拜亮不久滯于揚也承京師故人尚齒及不
知近日摧頽已甚又非昔之無似者矣青溪序文抄上
詩冊且留在敝齋容作一詩贖不敏之罪史公欲脩運
司志取敝州志以備考索已轉借冒先生本然州志所
載不及什一須各場委人採訪事跡乃佳不宣速成也
邵地官書附上乞即寄去萬萬蓋地官屢有書僕不能
一一裁謝甚媿此友尔未間唯調護以需嚴召不宣

回韋彥質

承手劄并領抄本四帙感感但獎與太過巖自視缺然
不敢當捧讀數四祇益發慚尔它書更乞留意訪之恐

閩中士夫秘惜不欲轉寫也待用家居聞嘗得憫藉此固同年相契之素然此公孤介亦有不喜之者凡百望調護之當為天下愛惜也人還謹奉狀餘冀以時保練不宣

回孫惟冕

奉別忽復數年追惟舊游每切縣念恭喜諸公稍稍進用然尚未得分列通顯以究所施確謬居此心雖不能忘而力有所不迨不能無責也廣德之政聞父老相傳說謂數十年所未有敬羨歎羨不知在公乃畧出緒餘爾承手翰并領佳茗感感但獎與太過媿不敢當凡有關失輒為垂示乃見舊誼也全之賁志以歿士林至今昔之溧陽相望其孤想在撫視中矣未涯瞻侍唯調護

以副遠懷不宣

寄婁元善

別後甚切瞻企戴令選日曾託致書瀕行遣人去問則渠移館城外不及見矣交游相知雖書問疏數不以為厚薄然私心甚闕然也亮之亮之周生來承手翰示充閭之慶備論動履佳勝忻慰何量居閑著述發明家學不有得於今必有聞於後此吾兄所素期者區區榮願想無以尚之矣走碌碌一無所稱但謀食不決去為甚媿尔它非楮墨所悉未由奉晤唯調護副友朋之望不宣

伴來承手翰并寄示諸詩讀數過恍然如見故人面也欣感欣感聞被請主白鹿洞學得一方英俊教育之取

是儒者所樂想幡然赴其請矣如何如何日已兩附書
茲不多及餘惟加重不宣

與王誠之

久闊幸去歲在京邸相接但僕以初到館舍未定於公
甚簡冷耳悚罪悚罪王夫憲副聞羅奇厄哀哉哀哉內
翰克道相會間謂靠公仁人經紀其家也趙夢麟書問
久缺亦希致意向聞其家有一書名填海錄乞借轉抄
見寄幸幸他具別紙徂暑惟冀葆愛不宣

與張敬修東園

乍別不勝瞻戀矐兩日苦齒痛無惊衰軀多事北行尚
未能辦秋冬之間欲扁舟赴公鷄黍之 或能努力也
府公是王御史恩餘姚人曾在湖廣巡按冒先生稱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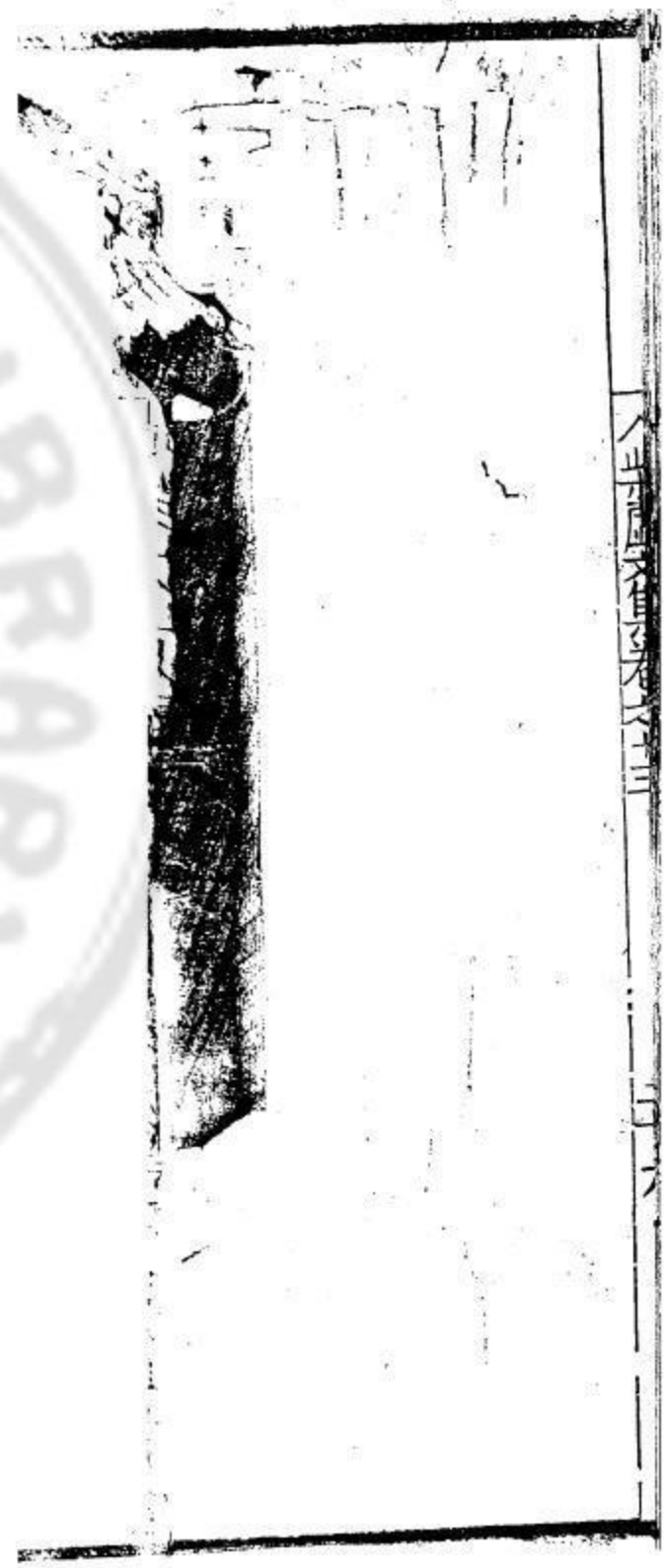
才此公在本科久是老道長不知如何典郡想是銓曹
重守令之意馮御史書來謂有人擠之殆不可曉也晉
明冒良俱入試今歲共三十二人可謂盛矣必有發解
以為鄉閭之望者邊事尚未寧帖秋高更可慮尔水鄉
早涼未中調齋不宣

奉何良載先生

矐前歲匆匆過家不克奉教北來屢諭尊候動止佳裕
紛冗不及齋沐脩問亮夙知其頑懶之性不便斥絕之
也近世時文敝陋之甚求詞理精蔚如先生所作者絕
不可得每論及此輒動遐思之於家要之異日當有
領畧者尔尊甫八丈恭審納福期願之歲想猶及稱觴
也徂暑伏惟調護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柴墟文集卷之十四

書簡

寄喬白巖希大

曾孫耀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嶮不孝禍延母氏荒迷中承屢慰加賻厚不可量季冬
抵家幸襄葬事所幸者嚴君康健日侍左右為慰尔海
鄉寂寥朋從稀少辱贈佳賦時復展卷一讀以寄遐思
宛然如對白巖也石淙進補奉常應韶典學關中甚慰
物望蓋君子在位善類自尔彙進此可為世道慶也比
月賤妻病篤得少間促促作書不能盡所欲言稍竢稍
竢未由瞻晤惟若時調攝不宣

春暖遠惟履况清佳能寵想已協夢矣如何如何嶮自
悼傷心顧瞻身世益孑然無聊但已立猶子差用為慰

尔乞封事未得回示茲託之舍親徐進士如不嫌於親
齋煩整頓之白巖善作人意中語幸為一援筆也進士
明敏謹厚其材可任亦嘗聞於志同便中幸及之奉瞻
尚遠未間唯為道加愛不宣

趙倅回辱惠書曆感感但渠以過家又託人轉寄開緘
祗領曆本不知手帖竟何處失之窮鄉得故人一劄不
啻百金徒奉空函令人惋恨無已若帖中有所關係不
惜重見示也使至又領日報恭誌簡擢選曹賢人當路
多士胥慶不但友朋欣慰而已向曾以重守令及量才
堪煩簡而調之為志同僚長言此雖常談似尚可為吾
兄新政之助奉常之選叨陪石淙先生第資望俱淺祗
增憂愧常調官好做此吾輩素守者幸諒之權擬在秋

冬間治裝淹速尚未能必未瞻奉間惟加愛不宣

久不得京師消息甚切憂念聞禁抄邸報海濱一無所
聞天下氣脉通塞正在此恐不須過防也權近來頤尔
衰憊不但比年憂病所積乃中年氣血衰耗自然之徵
異時與公相會殆茶然一翁矣欲如往者窮日夜極追
逐為樂何可得邪青溪大拜甚慙輿望更能挽回司徒
益當賀樞筦之地俱得人也秋嚴惟珍攝萬萬不宣
久不領手帖耿耿秋來權屢奉狀不知一一閱否遠書
恐不能悉達也邊事聞稍靜若解嚴後玩愒如前却更
有可憂廟堂必有却顧之策使數十年無事者如何如
何青溪公履任張施必大慰輿望第海濱未有聞尔邦
彥東之想俱起復權蜡月禪矣明年須嫁小女乃可北

上計奉晤在秋冬間也未中惟寶燮不宣

謝守回承書報感感青溪公竟不起士林有殄瘁之痛
涯翁又失豕噐令人真悶死也不知天竟何如邪聞亦
有微恙寡欲却厚味乃良藥至祝至祝囀春初擬行只
恐無缺坐守得與吾兄聚首乃所願此後時事日新若
留都亦可竊祿藏拙也淮南寒甚想都下尤劇珍愛不
宣

新歲遠惟起居佳勝囀已趣裝矣聞徐濟間路甚澁恐
不可彗孛以行朝正者回想有消息三月初囀或罄身
北上也向夜夢白巖差往中山隨看辭免并不允批荅
皆非故常所有囀曰此近兩漢辭命必涯老之筆奉白
以俟果然殆千里神交也因徐禮科行附簡春和加愛

不宣

謝守來承書報感感囀初擬罄身北上緣室人有弥月
在中夏者中年來亟於得子豈能持被出門邪故且遲
回待之郭西向年之會南湖曾有八孤之戲白巖暨座
中客想多抱子矣示知為慰南湖一債遂不起且聞其
後事不靖俯仰存歿為之慨然寶應新進士朱嘉會囀
內弟也青年美質頗惜其得之早耳聞中希進而教之
奉晤尚遠入夏切冀珍齎不宣

屢奉狀想徹左右昨聞見素謬及於僕急發使止之行
已踰月無及矣此舉關係極不細囀何人敢當之哉兼
之時情亦不宜有此恐徒致一番不靖尔柰何柰何想
公善處泯焉無跡不致張皇使僕輩得免它議也常調

官好做權久安此語矣述中得示數字為慰萬萬秋間
必得瞻晤面際得覩縷也不宣

奉別條已逾月途中水淺日觸風霾且有惡少之警行
路之難此行備嘗之東郡旱勢尤甚不知圻輔得雨否
開河遇黃宗賢縮其志向學識今士之難得者請有以
處之方石先生亦有書達老先生矣麓堂菲居之際希
為小子致意高文仰望真如饑渴之於食飲也忽忽附
問不宣

寄邵國賢

子仁之書諸體臻妙天付此腕與渠想亦憐其窮阨然
尔老兄善書名家賞之固宜僕不解書而所見亦與之
合蓋非阿其所好它人稍稍有不然者要之良金美玉

公論自不可揜定價自不可奪也所臨數紙輒得其形
似嘆服嘆服然不敢便謂逼真老兄嗜學專到人品又
高將來何患不及或者更突過之也權平生於此藝似
無夙契展玩數四徒增羨慕并汗媿尔不一不一
權昨罹大故伏承弔賻兼賜奠章哀感無已殘歲抵家
僅襄大事即辰杜門抱戚苟存視息瞻望泉齋邈若江
海每覽詞翰用寄故人之思而已誌文僭勒公名寔存
歿者借以為寵但荒迷文字不當累公書丹尔乞亮貸
亮貸窮廬寂寞因風不惜番問未中為道自愛不宣
權前歲抵家襄事先母誌文僭勒公名書丹尋具書并
誌託揚州顧指揮寄上昨顧君至泰乃云不曾問得使
府其書尚留篋中數千里外致書不果甚令人快快也

兩承手劄佳章之惠甚惻哀悰但私門多故亡妻忽尔
喪逝痛割殆不可當此皆殃咎所致奈何奈何昨宋判
回重承垂念高文厚賻寵慰存沒斯文骨肉情見乎辭
平生故人如吾泉齋者豈多得哉哀感之誠藏之中心
而已前書今歲必達但恐遷轉又不相值也聞亦有令
愛之戚苦苦能罷之吉如何吾徒俱老大矣公宜亟圖
之瞻晤尚遠未間唯為道葆愛不宣
奉別忽兩閱歲瞻企何可言罐居間異有少進抵家不
幸憂疾相纏多事碌碌尋常十數日不近書冊日俗下
矣奈何奈何屢辱手劄期待良厚捧書長嘆甚媿故人
之知也容春精舍涯翁謂吾兄誠孝懇至有必致之理
確論也而記文經兩手乃得尤是異事殆有神物護持

之邪致大盖宋之學士老儒耻仕元者稱遺民最可悲
吳草廬亦稱遺民之子意盖同此所須拙作容寄奉諸
餘已具託徐進士書茲不贅未間唯為斯文加愛
闕久奉懷益勤不置江西學政不惟髦俊翁服至使其
山林者逸與仕宦中朝者交誦無間此人所難也近聞
盜賊尚熾奈何奈何說東廣後山一種尤橫恣但恐響
應即難撲滅識者多以為憂計與見素中丞相得歡甚
想日夕經營不日奏功紓此一方之急也罐昨抵京幸
復除覲顏竊祿無足為故人道私懷耿耿時有所觸一
浩歎耳便中不惜寄問未間為道加愛不宣

又前一首

向辱寵示碑文捧玩之餘忻羨忻羨國賢守麗文章益

深到可愛僕居間於此却汨汨度日為愧何可勝言昨
歲詣京師聞大旆當來促裝復淹數日奉候既而不訖
見悵然南歸及梁秀才附手帖至亦惓惓冀此嘉會可
謂千里神交也音塵久踈平生故人如國賢者何可多
得僕豈遂不省記耶直積懶然尔亮之亮之迓來用人
稍破常例國賢時譽諳然計不久居許矣未嚴召間惟
加愛以副馳企之私

與楊方震

承示言行錄考據精博微顯闡幽處甚多第矐之私意
尚恨收錄未廣方正學一時諸公必不可泯近世如彭
從吾丘深菴諸公亦當次第入也如何如何邊防多警
海濱傳聞不真說大同宣府皆在重圍中果尔真可劇

憂也近日想多論列便中畧示其概可乎徐禮科宣之
茲莅職慕公以為依歸同僚相得則事成矐重為公賀
也餘暑保愛不宣

復王應韶

承手劄并示公移諸詩捧讀數過恍然如對風範也關
中學政遂菴去後得吾兄代之秦涼之士何其幸哉文
移所示皆育才化俗之要因憶向年上饒婁先生條教
亦如此明切儻可備參考試檢閱之但不知在陝所行
與南圻同異如何尔矐自罹大故抵家室人喪去又失
一小女子衰經餘生加之多病朋資離索舊學盡廢甚
媿它日無以見故人也便中幸數教之尊甫先生為僕
轉致瞻慕之誠萬萬介夫在南都每得書聞近日甚健

并奉知會晤未涯惟為道加愛不宣

與夏廷章

承示游鷄鳴詩甚觸往年之興江山城郭宛然在目恨不縮地以從公游也曲肱道人言者亦波及之覆奏內歷述其三請致仕俱奉 旨勉留出處極為明白但老先生悼傷之餘聞此恐亦不堪然平生清介之行忠愛之誠高文博學海內所共稱伏豈一人能輕重之哉况其所論無它尤可見其卒無可議也暇中乞以此意奉慰之萬萬咨到且留在銀臺如何想必有堅辭之章只自陳叙不及言者尤為盛德若說得婉曲使聞之者自悔且愧亦可此在公調護之爾時事日新不可言不可言未中愛重不宣

前歲京師別後尋聞太夫人奄棄榮養承訃驚怛未及奉慰懽隨以母氏喪歸抵家又重以室人之戚罪逆深重遘災特甚太夫人前不獲一酌雖在京疚此心惕然久欲附狀聞襄事在長沙無便茲具瓣香束帛謹遣家童將上乞於几筵前一道賤姓名萬萬計禫服在邇明春北上面盡餘懷也不宣

寄李惟誠

懽重以室人喪逝昨承手劄惠慰勤至哀感哀感兩年憂患未必專是厄運寔懽忝竊過望所致也夫復何言昨聞行府被火是誰餘殃及我平軒邪又承去秋貴恙天下事不如意者固十常八九然於吾人似不止八九也奈何奈何想高明襟抱有以安之而已邊事近如何

司馬賓僚多嘉謀雄畧之士笑談尊俎想能折衝千里
外矣人便示知為慰秋高惟保恙不宣

張老回備道雅誼并領手劄佳惠波及此老者又其餘
也感刻感刻殘臍又承平軒白巖聯句見寄捧誦數過
益重故人之思矐今冬服闋計明歲或得奉瞻但恐迂
轉南北不可適度耳張舍行病疥不多作字惟高照之
不宣

與李惟正

奉別忽再閱歲憂患之餘追念舊遊輒興瞻慕夏間承
手書兼拜厚賻慰問諄至哀感何可言見懷坡韻之作
捧讀數過幾欲下淚朋友道喪久矣如公家兄弟規愛
之切海內寧有幾哉屢欲奉和腸枯思渴援毫輒止何

昨得侍左右一醒滌為快邪所示諸文體制各當筆力
克瞻稱所欲言健羨健羨建祠合族尤是義舉西平真
有後矣邊事甚可憂但海濱遼邈所聞不多吾兄日有
所聞憂當倍於僕也裁謝不敏悚罪悚罪秋深惟珍練
不宣

黃令來得手書恭諭出巡遼陽今日見與志同書憲旆
已在三河矣相去不數程不得一握手悵悵矐自去歲
嬰兒夭折懷抱甚惡俛顏人世只是百年未滿耳初意
留於家者異調南官恐途中驚悸醫藥不便且免往復
之勞不意痘毒遽發蹉跎不揀迄今痛悔無已承慰及
不覺涕零也柰何柰何平軒尊兄前矐已三奉問起居
此後當數致公友愛之意朱推官初任未免愆違賴垂

教感感分司所諭碩曠淺薄不能奉以周旋然鄙心耿耿不能忘也因价便得附此不宣

承手翰領女紅之惠忝竊通家之好問貺及此珍感珍感平軒老兄昨出處不定誠如來諭想是順境處久稍不快意便自不堪耳昨得其陝中書六月二十三日入關翌日即履任矣行臺諸公皆已釋然欣慰欣慰南湖家事甚切鄙懷前使者俱曾致託但皆避嫌遂迤運至今今差者當約志同同往力言之喜亦遇需典矣承垂念嗣續兩地皆茫然明年半百矣愁人愁人賢郎有室公將抱孫益動僕之念也蚤晚欲再圖之惟是此輩人極難得穩當者耳餘具別紙不宣

又前一首

自二公持服後僕未嘗通狀奉慰及使旆往還江東僕以病故又不克走弔罪多罪多念以夙知必能體察遠惟讀禮之餘閉門講習它時當與河南眉山相望數百載間不便追逐時輩而遂已也曠瀕年抱病百事無復長進却真負此生矣二公當數有以誨之相見尚遠唯抑哀自愛不宣

寄黃公獻

奉別幾半年矣坐冗未及脩問但時時於南來士夫問公獻動定為慰然公獻亦竟無一字見貽豈亦以分曹之冗邪曾監丞冊子想付之矣此人末節乃淪胥至此甚辱名家之筆但僕欲完初約尔奈何奈何叙藁幸寄示也一署皆吾鄉名士最是盛集公暇必多酬倡所恨

小子不能攀附尔目下邊事甚亟曩庸怯無補取宜投
之閒散想不久得與諸公相聚也未間唯珍練以副上
望不宣

寄王忬學

舊歲忬學出淮上僕病無以為別至今怏怏忽復閱
歲豈勝瞻企遠惟德學與日俱新雖關市之征暫屈賢
者然淮海間實一偉人風采所及關係亦非細故也茲
奉上祠部所抄者曩嬾且病日就衰頽矣慕述之任却
真有望吾忬學也介夫素多病持服南歸曩甚念其不
勝喪也會際乞寬慰之萬萬乍暄唯為道加愛不宣
闊久每勤瞻企貴恙向瘳尤慰友朋之望提學異方多
士之幸異時枚數門生所収當不止如程薛諸公也曩

近轉副馬曹忬竊過望惟是職業無補兼之舊學荒墜
得此祇足為愧尔故人亮知鄙意也承寄橫渠語錄感
荷感荷丁君回聊附區區餘唯為道加愛不宣
忬未承手教兼諗起居佳勝為慰為慰介夫舉家卧疾
在杭州昨已發書問訊但道遠未得勿藥之報日切縣
念爾老兄博學偉器中州人豪區區總要豈敢自私正
當奉助備武庫中一物賚上六冊湏付謹潔者留在分
司內抄為佳餘四冊緣有圖畫却待公來再奉此書宣
布未廣不能忘慮也知之知之披奉在邇熾熱唯加愛
不宣

與陳明之

日承遠惠哀感哀感曩兩年憂病殆不能生每賴故人

書劄開慰寥寂而明之獨無一書見及蓋不可曉數年
游從之雅亮不如是愬也邊事孔殷職方攸係想倍勞
經畫以助廟謀自始事迄今虜人入寇及我之戰守屯
戍調兵遣將次第命屬吏抄一通見寄如何蓋囿亦竊
有隱憂欲聞之稍自寬爾不宣

回楊晉叔

承惠道鄉集奉讀手翰感媿感媿天部人才皆遘簡海
內佳士如囿者奚能為役迺獨荷過譽如是邪青谿先
生捐館士林悼歎不置時方多事老成人尤難得也世
卿并楊馬二僚長乞道名暮寒慄冽珍誌不宣

復龔元之

昨房登之回蒙手劄副以厚惠存問周至感刻不勝囿

殘歲已除服牽於家事尚未得北行公兩舉大衆計亦
不久居郡如東人之福未艾尚尔少滯今冬或得奉見
都下也登之守已清白時流中蓋不多得感公惠顧甚
厚屢為人誦之蓋賢者氣類相從有不約而自同者理
固然尔因其人行謹附狀首夏伏惟調護加愛以膺召
用不宣
久闊每勤瞻企濟上僞會表司訓得聞起居之詳欣慰
欣慰以公才望豈遂卧于林下者媿無力以起之爾賢
即今歲尚未利遠到者固自不小就也未涯瞻會保練
不宣

復蔣惟深

久闊瞻慕無已比年家居無便奉問間遇江東人士得

聞起居之畧尔仰間領手翰并書幣之惠豈勝慰浣駐
舟訪醫囑當躬謁但暑病初愈揚州多事不能任勞且
猝不能出尔幸亮之貴疾入秋諒亦嚮愈濕熱多酒所
積飲量須太節服藥乃効也二僚作古可憫德光家想
在庇下玉露後冊奉抄名臣錄因北來書帙散亂一時
不能檢出囑行期未定會晤未涯惟冀調護眠食即聞
勿藥之慶是祝不宣

與李叔源

憲旆出巡時匆匆不克一奉言論迄今耿耿昨揚令書
至道執事欲刻遺山先生文集使來囑處取之囑慕遺
山最篤嘗以不見全集為恨訪之十數年始得秘本于
今禮部程公錄而藏之欲託好古者刻行而未得也承

頌雅意欣喜無量遂借初本再校一過但其中亦有一
二處訛缺惜無它本可證柰何柰然古書之行於今
者未必皆能完好也遺山文章大家著術贍富如中州
等集不行於世久矣執事企仰鄉賢汲汲表章之甚盛
舉也全集四十冊納上外傳志題贈諸作乃囑於他集
中輯錄者亦望并刻之蓋遺山在當時已為名人碩士
所與不待後世始知子雲也須擇楷書有典則者另寫
潔本方可入梓聞下許州規措想承委得人矣大康吏
回謹附狀秋暑惟珍攝不宣

復毛貞甫

奉別忽再閱歲病軀坐冗踈於脩問自諒則無它也平
生故人如貞甫者海內亦不多得囑豈易忘邪承手翰

併領厚惠益增感媿貴志側聞遠和詢之南來士夫聞
謂漸抵平復矣讀來諭甚為縣念豈貞甫慎疾之至亟
於東歸故為危言以撼僕邪不然則須急就醫藥也近
時號知醫者皆詳於藥品畧於飲食然此二物乃相濟
以養生者須兼擇之為妙宗伯童公論此取善瀕行訪
問之勿以為迂也向年賤疾曾此收效所以奉告盛价
回又值匆冗它不及一一慎加保練以副士林之望乃
謹至禱也

承手翰併領嘉貺感甚感甚齒藥尤荷垂念之意更冀
惠方乃收後効耳致政之章議定在任調理不知何為
齊變守溪先生必詳及之急流勇退一時鮮見直遂公
之高尚矣第僕輩淺薄不能奉留為可媿也亨之承委

曲扶持有斯文骨肉之誼非楮墨所既藏之中心而已
歸途徂暑惟倍加調護以綏後祿不宣

與程德和

向歲疊承惠問匆匆具謝甚媿簡畧人來每咨動定及
嗣續何如與公俱漸老矣顧瞻身後甚使人無聊賴也
奈何奈何恭諭寵膺薦章計在即署不久相會蓋不可
期惟努力多男子為故人之慰乃至祝也廷童來自長
沙否示知欲置瓣香之敬不知其所在尔妻兄子周瀛
茲赴病起之考恐有蹉跌行臺乞多方一斡旋之緣權
納交疎且在服中不敢輒奉狀也千萬千萬餘不宣

寄楊君謙

承屢貺問冗嬾之故奉荅不敏君謙當諒其無它也謹

在此忽忽度日計平生竭蹶以得者不滿君謙一笑亦以是沮於執筆尔知之知之與君謙雖同年在京暫得相聚未嘗厭飫交懽為快今皆老大矣它年相見恐不及少時意氣之盛也向承佳扇懽惜緘題數字未曾開視一日杜榿居同徐子仁過訪索扇作畫乃出之杜為寫芝徐繼以詩可謂不負嘉惠矣回念君謙在數千里外何由得一詩乎懽即席口號云為惜緘題入手遲清風千里故人思畫成一事知還欠封寄江南乞寫詩一笑一笑今附全卿回煩作一詩明年託便寄來也往哲錄標例甚新叙事簡雅大都自一家之言正不與人共機軸者金小史未得奉讀窺著述之妙有餘本望寄示萬萬瞻款未涯唯為斯文加愛不宣

昨承寵示二絕誦之悵然病劣屢欲就閑但以貧故未決所媿不能如高尚者要自胷中擺脫未透尔陶史謹愿可愛承欲置一善地緣格於條貫兼別有主者及期當再為圖也惠橘荷荷齒頰間風味殆如坐菜飯齋中益用切慕尔周文濟過吳欲乞一詩此君謙援筆可得者渠託蚤致意附知近暄唯加愛不旣

與張進之

雨中檢敗篋得舊稿數篇奉覽甚媿澁目昂珍禁齋飽飫之餘亦湏一嘗葵菹之盤知世間別有此味也懽自視比來益昏惰不前又不及向之稍有可觀歲月無多祇增媿懼奈何奈何此可對相知一發歎也不宣

復姜玉卿

承示廣西事宜遼邈僕本能知聞之有識者皆謂非用兵不可况公親歷其事績效已著仁人君子豈欲佳兵哉不如是無以除殘而輯衆也又論專重柄者多事因循不獨廣西為然使公目覩于此憤恨當又如何所媿吾輩竊祿不能有無於其間而賢者頽久滯於外戶此者伊誰之責也時事日新邦輔必能言之情墨不能盡區區姑此附謝漸暖唯珍攝以副士林顛仰之望不宣

復陳文德

奉別忽復閱歲疊承寵問感荷無量周南之擢乃公望實素孚宰副省郎一閱選簿即擬是郡僕寔無推挽之力不敢誑也但去歲聞賢郎天折甚為縣念夷陵所得當為英物足以寬慰矣承示觀德碑賢者所至便有稽

古變俗之政律羨健羨祭鉅鹿公文讀之嘆息矐在此碌碌甚媿受此公之知也願公有以教之比日為考察京官簿牒填委不能一一未涯瞻奉唯調護以屬時望不宣

復王伯安

清涼之遊得飫聞高論却悔在京時多聞漫過日不曾數就有道也矐鄙陋之質摧頽已甚所幸得良師友時提撕之庶幾稍有進詣平生所傾慕者海內不數人栖遲零落今皆捨我去矣奈何奈何承期待過厚何以副之祗益增愧耳鄙詩未成正以俗冗之故兼佳童玩索有味亦自難為下筆也尊甫老先生遽尔致政言之於邑承有微恙喜遂平復為慰未間為道玆愛不宣

復李宗一

使來承手翰屢辱嘉惠感感絮艾護膝尤荷遠念嚴寒切骨跪拜之餘當益感故人之貺也坐冗未得治筆研卷子久留齋中愧愧近不幸哭一未彌月櫻兒至今情思愴怳使者又徒回想公聞之且為我惋惻姑置稽遲不問也聞使旆已出齊魯之境諸寺僚先趣出之矣時事日新逝中多邸報不具奉瞻不遠已寒玆畱不宣奉別忽再踰歲中間嘗兩致起居之問邇來側聞抵京英姿豪氣不減疇昔想不為造化小兒所苦矣欣慰欣慰懽忝忝竊過望日以曠敗為懼相知者何以教之諒於某便不以踈遠恕也今日涉園見杏花甚切奉懷比此簡至北土者亦爛然矣觴咏之際想亦及某也未涯瞻

晤玆不宣

荅方與義

南北遼邈無便數致書問每切瞻念唐主事至領手書印盞并海內雜咏燈下讀數過潛然下淚誦至有膽如身之句又擊節壯公春明門內之人真可媿死也公言行動於蠻貊斷欲損飲又能卻瘴平生忠直神明護持亮無他虞晚節當益昌也屢與志同圖回必遂稍北以畢故人之願然為國薦賢亦非阿好之私也第懽寡薄兼粹未得便耳請千萬少安之懽以點馬出近圻不得訪唐君熟詢公起居又不能奉和佳作為慰殊切耿耿尚圖續布之不宣

兩厚手帖副以佳章詞古調高意氣感激近士夫中漸

不聞此語捧誦數過不覺懦氣復振仰羨仰羨公林居
日久造詣益深意造物者暫屈將以大伸遲速得喪高
明曾次想已透脫矣江東自昨冬迄春雪雨大異往歲
貴郡民疵蓋同此沴氣也奈何奈何雨中復用高韻一
詩附上聊以侑柬亦欲公知鄙懷索莫至此耳未涯瞻
奉唯加愛不宣

與徐宣之

奉別又涉新秋矣起居聞益佳勝為慰賤體病暑已嚮
愈比生一子今日彌月幸得長大萬事足矣想宣之聞
之為僕喜也葛生處曾令其卜筮否時事近何如邊處
聞已緩自四月至今邸報希一看有所聞不惜寄示也
北目秋熾惟加愛不宣

昨胡忠宣公附書想徹覽矣不意遽罹國哀臣庶皆有
堯崩之痛天意殆不可諶邪所建明者想應謹言之詔
連日煩冗不暇抄看亮稱先旨也宣府失利五六千人
至殺兩裨將人情洶洶傳聞虜復掠上谷京軍已出矣
未知將來如何攘外必須治內今內不治者多第一大
蠹未去貽患不可勝言此非泓穎可盡者人回聊及之
不一

余司勳行曾附書舟行恐尚未達前狀已送南屏人事
且待頒後納上瀕再一簡為轉上也吾鄉之災乃至此
極哀哀元元罹此凶歲果沴氣召之邪抑天殺也曩前
疏宛轉許力止得免印息馬當事者似不欲此事出於
僕當蘇秦時儀何敢言民稍霑澤曩之望足矣免折色

糧價 聖明寬大出司計之上萬萬但恐不能揀燎眉之急近聞遂之御史增饑民之數發折色之價甚強人意今京畿粟價殊賤若司農請發太倉積銀召糴百萬石每年軍餉間支一月則三年可盡處之有道諒亦無流言於道路者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不惟此間不至傷農兼流通太倉之錢可以杜別項借支之弊且又不減歲漕之數賤極必貴貯粟既多又可備荒此姑就留五十萬言之若多多則尤善一舉而數利得所謂糞土中得此數十萬以賑饑也曾與張時行論之時行上言只欲將倉銀給軍糧兩月是欲白捐三十萬兩故司農未肯擔荷亦有書與巡撫矣宣之謂此議如何巡撫公各項財穀悉以便宜發之斷無長孺所不避者請勸

之它且別紙蓋自視淺薄無裨於民也不宣

與王應韶又前一首

使旆日過南都匆匆不及奉教悵悵別來忽復閱歲遠惟妙質銳志造詣益深將來追繼古人曠竊有望承諭永樂初節行之士尤見志尚所在曠不自揆念其忠於所事嘗欲蒐其遺事稍發其潜然此事禁諱已久又僕聞見不覈須它日面談不敢輒託諸紙筆也嘗聞今宗伯公說戶部尚書王鈍公餘望扣其詳此事須博問多訪庶得之一人所聞有限也又諭及徐生事生才俊可愛初年涉於習俗稍不謹今雖痛懲往疚然已坐此見黜僕亦緣之得謗矣而應韶乃復勸僕徒之善人之域何其所見異於時人邪愛才一事斷不可與俗人言尔

知之知之久辱盛意聊此奉復未間惟多愛以副向慕
不宣

與汪憲副

竊頌首啓大旆南行不及餞別悚悚即日春暄遠惟體
履清福敝郡荒歉百年所無暴骸中野殆數千計哀哉
有生罹此厄運南望鄉園潸然出涕而已所賴執事竭
誠殫慮多方賑拯尤遺黎之幸近巡按李公疏稱本府
廬鳳折色糧價兩淮開種鹽價大約已得幾二十萬
謂若果有之南豐河北拯災之議可行矣使饑民併得
數月之費歸而護麥治田以須秋望乃善後之策請與
撫巡諸公一論之竊亦具書奉白矣近廷議欲發餘鹽
之價留漕船之米果得請尤為一助竊再報竊待罪無

補媿不可言竊還定之日當拜公道左為生民謝爾未
間惟冀為民葆衛不宣

復王太守克承

竊竊仰德望積有歲年乃者天惠吾民屈守敝郡豈弟
之政庶靖之風宜我士民刑於遠邇雖阻於官守不
得祇謁廳事其為喜慶倍萬常情所念茲歲不登切勞
綏撫布新除舊弭災召和伏惟有道將受厥明昨蒙裝
飾綽楔增光里閭顧茲鄙陋獨荷寵私其為感謝曷可
言既遡風引領薄此叙陳不宣

承賜座船方以未及奉謝為罪適辱專使惠以手劄副
以厚儀人家生兒亦是常事第竊行薄得子良遲重煩
仁慈念枉賀拜領之際感戴莫勝使回先具手啓秋

仲北上尚容趨候廳屏稍伸謝臆殘暑猶熾伏冀調攝以副下情不宣

欽頌首啓久曠修問甚勤瞻感揚民之饑而泰為甚幸賴執事陳言設法畢力賑拯逕者 聖明憫惻窮民免徵折色糧價免印孳生馬駒可謂薄征矣不知廬鳳與本府米價并兩淮鹽價果如御史遂之所言否如有之乞懇申憲臺分方計口併數月給之為勝曾子固河北採災議甚當今可行也此外各衙門錢穀俱可便宜發之矯制之罪必蒙弘貸併乞轉達廷議又欲蠲免各項征科亦有請再留漕上米者行否竊再奉白不宣

復趙叔鳴

欽向在京師奄罹大故疊承弔慰情誼篤至盛儀遠別

感荷益不可當抵家僅襄大事不意復有亡妻之變中懷痛割疾病侵凌益不自堪幾至育死痛定思痛恍然如一人鬼關也屢承手劄并邸報之惠極慰窮廬但哀悰無聊未及裁謝兼自去春便聞有監倉之差又未委軒旆所在是以迤邐至今尔罪媿罪媿惟亮貸之徐東方要害之地高山曠野足可登眺公餘必多傑作便中幸寄示有王憲之者欽故人也請過而問之張一比來政譖甚佳揄揚須荷朋友也知之知之會晤尚遠惟調畱是祝不宣

去歲承遠顧拏舟訪客百里之外此風久寥寥矣願欽何人當此高誼感媿感媿別後冀即能詣京奉謝不意多事牽滯迄今尚未成行如菊月未離計在明春冰泮

得挹顏采矣時事近如何家居每切耿耿明之職方想
籌邊無暇頻年不報一字相見乞致此意且道元之囑
姨季也畧垂照之漸寒惟加愛不宣

郡守回承手書日報新詩之惠自顧淺陋何以當名流
知愛感媿感媿小簡昨附元之致謝想徹覽明春擬行
面際得覩縷也三詩清古甚得選體送獻吉兄者絕近
東野叔鳴天資粹朗又能玩味古人語趣固自深到也
第衰懶不能奉和耳奉晤伊迩未間加愛不宣

復張一鳳舉

久不得君書方切詠思承手劄及枉示秋興諸篇思致
妙逸讀之爽然豈勝開慰以君文行清雅出宰百里宜
有不釋然者但叙文與詩苦語校多半山老人嘗言少

年為句忌數悲哀恐君不免坐此爾古之志士嘗以不
得臨民為憾淳安雖小山水頗佳要當凜雪奮發以澤
及斯民為樂笑談謔詠以奔走期會為不足晚已乃所
願望於君也政成譽善自有識拔之者豈久滯一邑邪
恃舊輒叨叨唯亮納別紙所示非相見不能悉歲晚唯
加愛強政不宣

與立書來稱鳳舉政務通敏所守介然為諸邑之冠即
與別薦當可必也囑籍為備遇不遇於鳳舉何輕重哉
第朋友之私為賢者得路不能不忻快尔第四小女殘
臍不幸以痘瘡夭折初承議婚時囑不敢遽諾且為之
約者正虞此厄尔今果然美柰何柰何蓋締好高門亦
自不易也人便謹附狀未中加愛不宣

一山才堪文集卷之四
三十一
曠昨往府中承專使盛饋抵家啓手翰甚媿使回不及
附謝也吊訪之誠曠積久矣但服闋後便為人事迤邐
至今目下緣繼室納采尚未得出東田之會計在春夏
之交却不煩賢弟輩遠候以重曠稽遲之罪也寓居公
館似便想日得聚首間則就假高榻夜話如何奉晤未
遠益勤瞻詠不宣

昨貴价來冗中復書甚媿不謹緣賤目至今未爽朗不
能致精於筆研間也中年來多事多病遂無溫故知新
之益恐便了却一生尔奈何奈何小姪比來勤學否渠
輩不知歲月易過請時以此意提警之米肉薄助學堂
之費歲晚寒冽唯加愛不宣

久不奉問耿耿楊何諸友高第鄉邑增重想婚姻之家

喜更甚於人人也小姪迺來試卷稍佳但疑非阿戎之
筆俟面試之然在珠王之淵或能掇拾一二亦足以駭
衆也如何如何奉請賢弟回始謀者旅出尚未果迺聞
設館城西乞令小姪請問聽教蓋區區之意欲往來二
先生函丈莫所得當益多也但又惧其駑弱不能領畧
耳乍暄葆重不宣

承枉手翰備悉雅意感刻感刻貴目想即清朗矣且戒
筆研完養之異時乃不再發也令弟鵠舉不鄙以佳作
一冊致書于僕病中得一快讀清新奇健真擅場之作
緣病暑後憊甚不得細看先附知之家僮行強病聊此
諸留續布不宣

與王欽佩

久不聞起居耿耿誌文刻否其中疵類不惜再見示無
存形迹也權疾勢如舊要之且不能但不得徒勝如
往日耳柰何柰何新春惟抑哀加愛是祝

寄謝德温

昨承手翰冗懶兼鄙作未就未及奉荅病劣之人備負
留都已踰涯分辱德温垂念何以堪之感媿感媿輒有
瀆江西盜賊狼兵之害近日愈甚今當事者既不能節
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衆兵禍延蔓殆無已時
蓋狼兵既難猝遣諸餘又難變易權謂莫若擢一大將
有威畧者領京邊官軍數千人奉勅前去督同狼兵
剿殺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
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

與黃綰秀才

稍警其心以弭後患此區區臆見未知如何亦有書與
鵝湖先生矣煩請懋貞廷尉同往議之如可採行須臺
諫交章論之千萬勿謂此議倡於僕也不宣

承惠長書并見謝李二先生書快讀數過為之悚歎無
已曩固竒足下及今益竒正學之儼自度益非誑也今
世才敏之士甚多但為時文所拘格卑氣弱養成一種
軟熟衰颯氣習以致行已涖官皆無足觀獨足下超然
攻古文詞邁往之氣特立之操間見諸楮墨間此權所
以歛衽起敬直以古人期之非鑿空逐影妄諛後輩以
自要譽也勉旃勉旃宗賢乎端有望於子矣所論時事
在引拔人才最為至論南軒論東漢之季意正如是惜

某之寡弱不足勝此而踈遠之地且不得與聞柰何然此心耿耿因足下語固當廣之耳近時士大夫如蔡君介夫王君伯安皆趨向正造詣深講明義理不專為文字之學今介夫致仕歸泉州伯安雅有山水之樂計不久亦歸越中以足下卓識高才服闋後間出往從之游所得當益勝矣恃知不覺翫縷未涯相見抑哀強自愛不宣

復曹御史廷輝

遠辱手翰併領嘉惠寵感寵感執事高風海內人望懽以不得奉瞻顏範為慙自顧淺薄無以助之乃辱獎諭益增悚赧南望襄漢惟切瞻望而已因錢丞行便謹附狀丞在下僚甚賴垂照荷荷未由趨謁惟冀調護道

以副輿望不宣

復馮侍御執之

吏持手翰至承招金山之游得陪兩侍御覽江山之勝何其幸哉第矐自四月來病目病孰病泄瀉今幸稍愈尚未能任勞平生有疰夏之疾盛暑將至不敢不防舍妹早歿懷抱不暢老父自喪愛女終日鮮懽舍弟又携小姪在揚晨夕無人在側妹家在此月下葬誼當臨送開槭誦帖逸興飛動恍然如在金焦但病身多事不能趨召徒增企想之恨耳勝遊佳境臨期齟齬諒由鄙俗素無山水之緣也奉白大綸侍御移在初秋如何不然只努力陪公狼山一行以償宿約耳徐令暫謫非公之風力都憲之扶持殆不止此

寬明惜先入者瀆

之然不久當有賜環之寵也橋記欲作二篇乃兩生將
順盛意云然要名之私權雖愚不以此窺公也大綸會
際乞道懷仰之誠天熱奉勸少飲故人相見恐不覺酣
適也金山回想即過泰餘留面既不宣
謝集小叙既辱命容十數日奉上文津記亦欲及吾兄
才還旆時呈稿但近來俗冗文思衰落急不能抖起尔
分司遺址不能忘情者其地在城中可避它虞有長地
可作林池為晚年休閒娛遊之處就得之亦便不能修
葺且靠吾兄寫官券認下異時竢文載終之豈敢迫也
觀象書乞抄一本見惠萬萬內官偏死老人湏勘報何
如為進止彈文但只據事直書不為激訐之語乃當漸
寒保重不宣

復歐孚先

久闊無任瞻企浙酒之惠至今飲醇感甚感甚大藩政
譽播滿人口計遷轉當在不次聞之輿論蓋然權抵京
復除前職後後駑駘間無補於事只合克一園長尔不
足為故人道也昨過薊門聞令姪守舍以課紙訪之不
獲相見為慙薊民近被京營清牧馬草場奪其良田數
千頃甚是凋敝但郡守稍能撫之為可慰耳會晤諒不
遠未間惟調護眠食以副傾仰不宣

回劉希召

權向以諸生嘗辱宗伯公齒及得以文字附諸集中既
得以為報又獲託賤姓名於末何幸如之但自顧淺薄
不敢犯不韙之罪苟且為之是以前者聞命懇辭寔此

之故非有所飾詐也希召意既堅甚且假以歲月曠當
努力奉命相知十數年又何須一觴相屬乃為他日左
券乎甚媿行已無似不為吾友取諒也今日坐冗須晚
始得抵舍希召裝久矣明日即望首塗毋以曠不果為
念也不悉不悉

短別更不得握手一笑曠亦自厭塵冗不待故人見誚
也鉅鹿公冢事得希召董之平生愛才今會其報矣古
人感知已嘗數千里會葬曠以糜祿故不得往赴一慟
負媿何可言所賴者得希召此行爾方伯高公文德太
守皆篤誼之士相見乞致鄙意嵩洛間當有超然之作
無惜寄示萬萬公差事竣謁病告歸它日自無吏議但
欲文移歷歷明白爾使中保練不宣

與李巡按

昨韓舍人行曾附手簡想徹覽矣人來自揚者恭諭執
事汲汲揀荒措置財穀防禦盜賊憂勤不置真兩淮生
靈之幸也蓋此事本無善策若拘文法守故常則事何
以濟哉近張給事時行又建言請留漕運之米戶部并
執事前奏覆處曠屢懇於當道咸以留為請但恐不多
有亦吾民一助也更冀執事一面令民護麥一面料理
犁種以治秋田乃可以善後蓋靠官賑濟終不可常也
瞻晤尚遠保愛不宣

曠比者兩奉手啓計徹行臺矣所請漕米與張夕即本
同覆准留一十四萬石報具別紙凡士庶至自淮揚者
莫不於執事稱誦感戴往往有泣下者謂非執事死者

殆多十數萬矣古稱活千人者後必大今執事所活無慮十數萬它日天之報施當如何哉仁人君子固不計功謀利然理有不可誣者非權之諛也第聞迄今未雨麥已稿秋又不可望江淮為南北之衝將來事變殆不止一方之餒而已此則更可憂者今執事旋京不遠更冀及此餘日益發賢蘊大圖經久之策以為去後之思使老稚竟免溝壑之填強壯亦無潢池之戮益固邦本以終大惠則執事功業之茂又豈權區區筆舌所能盡哉恃知輒覩縷然亦執事所樂聞也未瞻侍間伏惟為國加愛不宣

復張黃門時行

佳章筆勢縱瞻剴切及復說盡事情嘆伏嘆伏揀時行

道執事素蘊非偶因鄙言而發也聞司農欲會議處之鹽事且必不驟論恐有所觸并此廢格也聊此復不宣與劉東之

權啓春間迫于公事不克奉送途中滿異一會過青縣聞之館吏云舟行過此六日矣悵甚悵甚入夏想已抵家遠惟吾兄孝心純至哀痛曷勝切望抑哀就禮為它日顯揚之地乃友朋至願也京西臺院屢見題咏輒馳企慕渡白溝次金臺高韻一首錄在別紙附上讀禮之餘聊紓哀抱也不宣

與李茂卿

屢辱寄問感感近於馬思進處得公諸詩皆豪宕奇偉無今人軟美氣習讀之快哉快哉和陶詞亦佳但蕭散

冲澹之趣便不得如陶尔然公人品高将来造詣亦當
到古人也僕淺薄多病學問漸廢道路遼邈不得數從
交游之後柰何便中唯不惜教音是望春暄慎重不宣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柴墟文集卷之十五

書簡

寄仲與立親家

曾孫燿文振甫率男均校梓

五月間風聞令弟祠部不諱，曠甚驚疑。及它處得真訃，為之悲痛數日。以令弟溫明篤厚，何以有此。豈迫於數命造物者亦無知之何邪。苦事苦事，遠惟吾兄友愛切至，何以堪此。即辰不審，動定何似。當此大故，要須以理遣之。况二老親在堂，尤賴吾兄多方寬譬。乃底康吉，幸勿過於哀戚，以重老人之悲也。京師積雨後，住宅垣屋間有傾頽處，亦僕守視不謹之咎。目下稍晴，便為修整矣。知之久不獲便奉慰，此心耿耿。元弼行附此，它候續布不一。

承惠長書并領嘉魚珍果是日早使府人至又領歲前
之惠荐荷遠意感荷何可當囿自去秋襄事後遂葺敞
居薄冬月泥水凍迤邐至今未得竣事時拙舉羸頗費
心力 二太宜人前未及走使奉問起居罪媿罪媿唯
一致書天祐勉其及時務學蓋承公之囑也承諭宦中
孤立甚為公念及展讀至近日諸公亦已相信則又為
公喜居今之世立身處衆最難最難古人謂智圓行方
亦不獨今世為然也第囿之病正亦坐此雖鄉里稍有
識者亦以迂闊峻嶒目之竟不知何如處世乃能無忤
顧昔賢往哲自有法度豈能一一顧恤流俗哉鳳舉極
荷吹噓惜才愛士固公之盛德囿亦與有寵也公親老
門戶豐盛遠宦蓋非本心幸稍安之名實既孚諒不久

滯於睦也瞻奉尚遠唯葆重不宣

昨承厚燕盛惠禮儀繁縟有加無已感刻感刻瀕行亟
於開舟不及再奉高論殊為怏怏所欲示知者想續有
手翰見及也抵家備道尊眷慈愛小女之意皆欣喜無
量雖遠心猶近也人回聊此已寒抑哀自愛不宣

數日嚴寒不審孝履何似囿賤日向愈但太君莖日已
近誌文遂不曾着筆蓋謏陋之才亦不敢率爾奉稿也
小女服藥不知効否前承手翰下慰周悉感刻感刻數
日內當遣人視之近日除拜如何邊事亦稍靜否因使
示知襄事在迩惟抑哀強食是祝不宣

承惠手帖名酒多感多感家君老年尚能日飲數十杯
然敞鄉之酒濁惡不堪正須此清冽之味也囿抵秋准

北山彌月者在仲季間矣此時入夏豈能行邪承寄會錄但未得亨之甲第之報縣縣儲楠是故秋官世資之族昆弟亦嘗叙宗盟通往來兩日盛傳何非是狀頭如何如何果然益為鄉邦增重矣小女甚繫遠懷但跋涉重湖且不欲之來異時再奉書為進止也見素先生謬舉及囿甚荷故人之知然人情時事極不宜有此已發使止之但恐無及此正人以為榮囿以為懼者須面悉大聲口傳并帖中演其餘意者珍領無量靜乃養陰之要訣即今五六月陰初生切戒容止天祐且移榻於外令結夏課可也誌文竦奉稿亦不久滯矣體齋捐館詞林又失此老可為世道惜也柰宅人回謹狀復未中調愛不宣

與葉貳守

舟中得奉顏采聆雅言幸甚幸甚但恨匆匆遽別爾首夏伏惟動履清裕府公所疑者想一揖即釋然執事至誠有素諒無不動也軍解不知詳允否囿茲具狀恐後時矣然亦欲致感謝之誠修河之役農月僉夫甚擾即欲作書懇曹公請寢之不然移在秋冬間但不能必其聽否耳須執事極力斡旋之也王生許惠米恐須一指揮縣吏憚執事嚴明州家以曠役申矣請置之如何登之託賢郎所餽名酒已拜嘉矣餘不宣

聞貴體愆和甚切馳仰署印兩月吏民畏悅如李臨淮入郭中令軍部位旗幟令人改觀補偏起廢想過勞神用也治瘡不宜用斷藥須詳所以致此者先治之瘡毋

既去則瘡不斷自愈矣此僕已試之方也承過有褒拂敢以意奉復比日想勿藥矣猝不能出謹遣家童奉問起居不罪不罪

近辱手劄諭及饑民及抄得撫巡奏本讀之內有備執事所呈者含悽出涕不能自己哀哉吾民厄運叅會柰何柰何曠待罪無補媿不可言僕僕然懇於當路祈多方以賑之如免俵息馬發鹽價蠲折色皆 聖明仁政又有生民困苦朕甚惻憫之旨曠謂即此一念可以變沴為和矣近張戶部再請留漕餉米其說甚當下戶部議亮必有所濟但百姓無麥與禾靠縣官賑貸恐不可久耳鄙意欲行曾南豐河北採災之議使饑民併得數月倉價一面使之護麥兼治秋田乃可以善後亦有書

與行臺矣會際請及之憲副汪君與執事素相得同事于揚疲民之幸也餘具別紙不宣

寄高揖之

別久甚切縣慕吾兄才具豈宜浼以司征第為曹局所限尔自公多暇湖山佳處必多吟詠亦足以暢發逸興也曠近叨貳馬曹自顧無狀躡趨優職祇增慙媿尔令叔先生憲譽日章昨使至諗動履甚吉知之知之相見未涯惟保重以副遠大之望

復仇東之

兩辱手翰冗懶不及裁荅悚悚三士記前有諸君題跋令人閣筆暇時亦欲彊綴數語但恐汚紙得賜罷免乃幸也如何如何二書承校正非但嘉惠後學想古人亦

於地下知感矣谷音疑出清碧一手恐未必然此固高明不定之論但乞勿出此語後生輩一聞之便謂古書古人皆不足據妄生閒議論也知之知之校本僕亦竊正數字奉觀請再正之仍乞發下餘一冊并筆談古文四冊納上稍備書府之缺它書俟有蕪本者當再續奉也楚語如點勘過就付去手良便它不一
雨後新涼快人燕居想超然佳勝但苦坐冗不得數奉言笑每用耿耿尔谷音所載皆志節慷慨之士讀其詩思其人可以喟然發歎也但中有錯落處并其人出處有見於它書者請校示之筆談楚語亦乞校正此事正須行秘書尔筆談先望着筆欲寄去陽羨使之速改謔本得不多傳也知之知之筆筴聊將意幸納之

與沈儀賓寶

承惠長書并領楚葛感甚感甚東坡才絕古今何可輕擬辱獎祗發一媿然不敢謂後生中無人也心地頓爾開明乃學問精專之驗當要究經學涵泳義理為勝竒書異冊雜人聞見不須收蓄此疇痼病今稍悟矣奉知奉知尊丈先生庭訓有素亮不竢疇之贅也彩侍間乞道嚮慕之誠行人立促書不能悉

與徐興之

承就鑿過此此間眼科亦少佳者在吾輩寬心省事自料理之尔僕初病時甚乖將息後來遂作故疾痛定思痛此可為戒也去歲甚闕款問迄今悚悚昨承手帖喜動顏色知吾兄德度大勝昔時交游間正須棄捐細故

乃可久也蒸鵝罇酒聊以軟脚踈賤目稍快面盡契闊
不宣

復周元弼

承示令祖母喪應否承重僕禮學素踈兼比日日疾又不能檢閱書冊甚媿吾兄下問也奈何奈何示謂不當承重者想據祖在為祖妣杖朞之說蓋古者父在亦為母杖朞今制則通三年矣嫡孫承重者以此推之寔亦相同但錄與律皆盛代之書不知誰為後來定本今却難於適從尔且從貴司行一手本到吏禮二部看詳留都多議禮通經之士必有至當之論使孝子慈孫不得違於禮也臆見如此請裁之願進士煩致鄙誠憂患中得故人詞翰慰不可言竢目疾愈當附狀奉謝也他不

能一一亮之

回沈公茂大尹

縣人至又領手翰并厚餽荐承雅意感刻感刻自媿鄙劣何以得此於公茂也令祖母治命情甚篤至俟考最日百方一歸以襄大事乃盡慈孝之念顯揚褒贈此計日可得者姑待之史公相會僕盛稱治行之美史公亦素知蓋鳳麟芝草人人皆以為瑞理固然也所請丁口僅補闕乏無庸過慮為民一念惓惓不已如吾公茂者豈多得哉石坊賴德元年兄已面諉府中矣更須一牌令其竣事回報事乃趨辦也便中煩畧及之人回謹此陳謝新歲伊始唯葆愛以迓寵祉不宣

與沈德元

昨承寵顧并領厚餽感甚感甚牌坊重煩垂意既不破
敝州財力諉之府中事又易集且使囂掠無擾鄉人之
美非公裁處曲當奚能至是感德之私藏之中心而已
第府中事 尚未暇及鄙見欲請專發一牌委一判倅
官令其竣事具報事乃趣辦也宜否裁之因便謹此附
謝春氣尚寒唯慎節寢餽不宣

與葛廷光

向聞使節過江東急欲趨拜舟已發不及悵悵承惠鳳
池吟稿汪公名蹟久湮聞於後者賴有文字之懿自非
執事表章鄉哲則并此集散失矣甚盛舉也欣抃欣抃
但僕初得抄本後集有胡仲子標註末有三叙聞前集
亦有標註唯今閣老丘公家所收本有標註不可并得

但此三叙不可不刊謹抄上乞付之梓也奉侍未涯唯
加愛以膺遠大不宣

與貢元禮

久不修問屢承垂念感感奉瀆少宰童先生以年近七
十有謝事之請先生文學行義為士林之望蕪之才識
宏博施無不宜敷歷雖久未究其用遠惟執事當掄材
之任奏下之日萬乞助堂上從容留之蓋先生之去於
已計最便但如此老成人時所解得貪賢尚齒使鎮薄
俗亦盛事也執事知之素詳必有以處之恃故輒叨叨
惟亮察不旣

昨劉稽勳行曾附書納上所瀆想不以為忤也然傑意
更望開納遂為成例尔如何如何近見復秦公咨詞婉

意到嘆服無已此雖介菴看詳大率想出公手也士大夫多文學固佳逢時遇合施諸有用則尤難也公所學者今恰為不負矣未中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回楊重光

別老兄六七年矣耿耿在念關於音問病與懶兼之故使來承華劄新詩連篇累牘奉讀數過不置宛然如從重光吉甫攀緣上下於武夷雲谷間也仰羨仰羨中州集未領全帙它書更望致寄如何書坊之便以是奉與爾良會未涯加愛萬萬

荅王宏文

奉別忽再閱歲豈勝瞻慕每與舊游文酒之會有懷言笑尤劇耿耿矧鄙劣官南圻將千年所納交者皆一時

雋偉之士閑中妄欲紀叙諸人行畧以備異時林下覽觀如古人交游錄故人外傳之類公之盛美幸稍知之但向留王公疏家無抄本此正所當載者乞錄寄萬萬更乞勿語它人也向懇轉抄者如何已竚竚兩年矣未涯相見冬寒唯保練為斯文重不宣

與繆全之

別來忽復閱歲士風日變時事日新令人抑鬱而無誰語仰屋竊歎而已緬懷諸君子直躬義色心朱嘗不在曹魯沅湘間也堯民懿鄉甚惻人望昨堯民下吏已釋總督者報復被劾之私尔可笑可笑野亭被逮昨亦根究得分曉聞彼復有後言將來不知何以究竟也矧在此為人指側久矣跡甚孤危然思之禍福得失斷有不

可迴避者吾人當安義命豈以在彼者奪吾所守哉承
惠藥會黃精尤病體所宜珍感珍感瞻侍未涯未中為
追自愛不宣

與郡民愛

伊德載到家始知民愛入蜀抵任聞郡事煩甚吏民亦
難馭檢身率下乃民愛所優為聰察之餘濟以寬大則
尤得牧守體矣恃故輒及此不罪不罪道遠不得時致
書奉覲未涯唯加愛

與陸希遠

別後每劇奉懷承手翰并惠感愧感愧吾兄才氣豪俊
出宰百里良非所好承論謙撓太甚益見省躬奉職之
羨東坡自海外歸劉元城曰浮華習盡去非昔日之東

坡也蓋自古名士須稍經抑滯遠到乃佳况吾兄寵召
有日非久淹下僚者雖冗食無補視吾兄得據所蘊福
澤一方尤可愧也良晤未涯惟加愛以副傾企
承手帖捧誦之餘竊見希遠以掾時行道自力仰羨仰
羨東方凋瘵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章民何幸得
賢令如希遠邪士君子行志澤物最是樂地此外蓋不
足計也僕年來甚為疾病所苦幸此閑散得以竊祿承
過譽私增愧悚更望有以加誨也未中調畝不宣

答盧伯綱

寓居咫尺無便不得日置書問然此心縣縣如接面談
也見廷重知公動履甚詳大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不
獨窮居者然也公讀易必善處困矣去就須自決若居

天長當赴廷重時買田築室聞欲它往恐賢主人不能
過廷重也思之思之承欲歸蜀極是畢竟它鄉只可暫
寓歸裝稍辦當自決往也臨楮不勝區區

荅文太僕宗儒

昨相聚甚希別後瞻企切謝病之請淺薄既無以留
又從而縱吏之去誠鄙心所未安也承諭愧悚文書久
下京府尚未契勘到也公方時屬望豈便高枕卻事邪
菊田詩稿曾收輯否切望切望未中加愛不宣
昨賢郎過此承諭及雁太夫人憂尋訪之館舍說即過
滁陽矣不及附慰罪罪范菴捐館凡百賴公經理義氣
浩然直前不顧足收此公取友之效如僕者真可愧死
也承及作狀僕豈敢以鄙劣辭但僕晚及門墻其五十

歲以前履歷及所上封事皆未知見伺徧訪出奉報鄙
意謂莫若各出所聞見畫一付之一人採擇似為詳盡
在南京者僕當圖之吳中及它處却須公任其責爾楚
頌手卷是南京張允學家舊物有帖子可証望轉出與
之亦為范菴完信也家僮不久詣吳餘俟續布

荅黃良貴

來翰可作此詩之跋便當聯為一卷也使我公入座當
有擅場之作餘子歛衽矣此後願受約束於旗鼓之下
幸勿麾而出之也真切真切徐生此幅在舟中書苦無
佳紙筆故爾僕惜渠才翰正欲呈羨於公然篋中適檢
得此渠亦可謂不遇矣知之睡起奉答不周不罪不罪

與郭太守

欽拜啓去歲敝州缺守詢之選部以執事膺薦欽不勝
欣慰此時計已下車矣當此饑歲民尠且死望良牧守
真如赤子之望慈母也第公私無備倍勞經畫耳頃者
聖明特蠲秋稅折價免歲報馬駒今又 廷議請免一
切科派州縣可一意採荒矣愚見謂雖流離凋弊之極
一面守護麩麥一面處置牛犁種穀以治秋田乃可冀
棄榆之望不然恐值和調之歲亦無所得矣恃舊輒瀆
未由庭謁伏冀為民加愛不宣

與外舅朱先生

昨歲暮得亨之書始知尊丈復監新正乏使違起居之
問甚切瞻想遠惟尊候暨眷聚諒各安和介福敝州沾
上人回又得亨之徐州書說北方土已潤不可陸行正

月六日已附便舡行矣昨林寺副回說水路甚難車馬
往往陷泥淖中却甚為亨之幸喜也欽與室人俱粗安
唯是行期未定待此月盡決進止竝再報也奉侍未涯
伏冀調護眠食不宣

得報恭諭亨之內弟高捷南省欽與室人欣抃無量但
未得即奉觴尊丈前稱賀也進士第不知得泥金帖否
得唱名在高第尤所望大母生朝想請假暫歸為壽專
使將菲儀致遙祝之敬併致賀儀不能躬出厠賀賓之
後悚媿悚媿初夏惟冀調護納福不宣

北得揚子灣手書知尊丈復過家暑月跋涉想調攝有
道起居亨吉遠慰下懷鄉友回亨之有書見寄頗有科
選不滿之意欽已兩致書寬慰之矣人生豈能事事如

意邪矐擬秋仲北上揚楚間必留連十數日峽果成行
臨發專人奉報賤體病暑遂為故常之疾已嚮愈令愛
以下幸俱安因便謹附手簡餘不備

寄唐執中

奉別忽再閱歲僕雖坐冗嘗縣縣於左右人來輒諭與
居為慰此時想已抵家矣雄豪之士蘊蓄遠大一出便
當警動一世正不當以蚤暮論出處也齊東野語煩留
意訪之得為完書它日只從老兄借觀數日爾鄉里多
後來之秀想在治鑄中矣示知文王親家病廢小
妹孤甥甚為縣念念之輒酸鼻唯數過而存問之使渠
知僕意亦聊以自慰也未中唯加愛為大科之重不具

與方嘉伯

嘉伯行時不及再送想諒之鷄鳴清曠又多佳士友結
夏課取宜聞入秋暫歸冀得一會矐不久亦北上也僕
得子已晚不欲張皇親友致賀俱堅卻妻丈先生前奉
書亦不曾及恐盛暑勞其使者往來不久亦寶應胥會
矣如問及煩婉曲達之因源潔行聊此未中玆不宣

回胡教諭彥深

久闊遂不知彥深出處承手翰乃知典教淄川此寔一
方多士之幸居閒想益肆文學追跡古人計不久又羣
試禮部當衰然在人上也淄令尚未新除僕當亟言於
選司擇一明健吏以副吾友勤民之意但知人亦甚難
唯以盡吾心爾仇東之方止文學之士交游中難得者
想彥深知之相其姪也幸屬而教之萬萬書帕將意不

足谷惟貺愧愧它不宣

與樾居

承惠佳畫珍感珍感比日困不及奉謝唯亮之谷音所集諸詩者調清激小傳尤簡切可愛囀讀而悲之奉觀當動樾居懷古之歎也紙三百番并帕筆將意此非潤筆之餽也呵呵它留面既不宣

問陶雲湖

數日稍閑耿耿昨聞騎從出城瘡恙想遂平復矣公性度耐事極不可得想是靜觀既久於禪林兼有所得故一切難苦皆不能動心也嘆伏嘆伏速行擬在何日要輟冗與公為別尔未中保練不一

與朱亨之

得手翰知貴眷納福但尊舅微恙不意尚尔淹滯計秋涼當勿藥矣監假已久想即治裝此時過江最宜慎重須四鼓起看星月明朗四無雲翳乃可渡也江東回動定示知它不一

站船人回得手翰知舍車從舟矣計程想正月盡可到也大母在寶應尊眷在南雍已專人奉候歲俱納福亨之可無遠念也囀趣裝且行聞徐濟間路其澁不敢盡室以出俟州守回諭之如何再為前却或者囀先罄身先行大科之賀尚得不遠奉見也不一

囀自三月十日得亨之南宮之報與令姊欣慰無量元德回始知被庶吉士之選亨之青年美質宜與而不得囀甚惜之然此事亦非人力所盡為吾曹自處正在於

聽命而自力也。又聞懷歸甚切，丈夫四方之志，此其發軔亦宜稍安之。馴習既久，它日可以當事也。尊文先生四月過家在此，祇住兩日，體氣比舊甚健，貌亦加腴矣。諗諸尊幼皆安吉，可實遠念也。曠入秋，北上相見不遠，未中慎交納，廣學問，是祝不宣。

久不得書，甚切懷。仰部中兩次辦事官，皆未回，想有書在彼。副總時源追賊至黃州，止百餘人，劇賊劉齊亦在其中。源索舟過江湖，廣官兵見賊少，欲專其功，止源勿過。源回兵往壽州，賊遂奪舟順流而下。五、六日至南京，在和尚港住。一日，南京操江并守禦者怯懦無謀，賊守風至晚，遂揚帆東下，抵金山，掠瓜洲鎮。江南京官兵始去，應故事追襲，竟不敢發一矢，可謂無人之甚。其賊聞

月十五夜過南京，今日家人來說，因鎮江調兵相拒，賊東過太興沙上人家，已遭其焚劫，聲言要入泰州。過揚州北，上又捨舟從陸矣。柰何柰何！今日已發人回家探看，并搬移入城矣。兩日酷暑，病體正費支持，又聞此不勝憂感。蓋老父在家，干係尤重，微官真是何物也。此賊料之大約要逃命江海之間，如往年施天泰之類，費許多氣力，纔得捕滅，非旦夕可以成功。若如此邊江沿海州縣，何以克當所恨者？黃州人不宜止，時帥南京不宜輕放過耳。此書煩與洵姪同看，安葉諸公皆當言責，亦與之商議，早為處之情，迫詞隘，恕草率。

與王肅之

久闊，僕卧病家居，邈然不知。肅之出處使來，承手翰，嘉

惠始知提兵川蜀以靖賊徒 朝廷簡用可謂得人矣
今渠魁已得餘黨漸平計不日凱還當登壇大拜也僕
已改官留都碌碌無足為道未由奉會軍中更祈保障
不宣

與徐子仁

卷價奉去恐不滿進生之望但僕輟俸錢為之多自不
能辦爾瑣瑣論價不惟諸君笑僕寒乞兩太史聞之地
下想亦撫掌大笑也甚媿甚媿
宋君來開緘得令兄隱君之計苦事苦事此翁健在何
遽厭人世而去邪又聞以二郎託足下死生之際骨肉
之情令人悲痛老兄之意自顧諸子劣弱以是託賢弟
爾足下知之乎當受而撫之也途中計與以德淹留不

意四十日抵家在足下亦云快矣到後雲湖以七月到
此甚恨不及相見有晝先託亮之轉寄到否知之知之
筆談已託東之校過目下作得一叙便寄去陽羨煩致
意徵之勿廣傳布也韻會望轉致并圖書一切見寄萬
萬京師交游皆有後期之望然足下身事如此恐不得
罄身出門也寒近唯好將息不一

久闊豈勝懸念亡妻誌石辱書篆甚感甚感聞新居極
寬雅經營想未斷手指擬其處便若與諸君宴坐其中
矣雌服滿終求一官辦老江東也內姪鍾甫質敏可與
語茲以事遊江東如有所託煩為垂眷也千萬千萬臨
紙不能盡所言春寒惟好將息不具

荅王公濟

所諭已悉未得手帖相見間已及此意屢枉佳貺何以
報稱感愧感愧惠茶未領豈非竢汲中冷同餉之乎計
不化為烏有先生也已暄唯加愛

與劉職方本升

久別每勤瞻企時於務教尚寶處諗知起居冲裕為憫
數年來交游多事委巷舊隣皆易新主栖栖朝夕唯僕
一人閑居獨念不勝故人之思也僕兩年亦甚為疾病
所苦坐此缺於修問罪媿罪媿貴體向愈想不日復起
冀得再續前好但公一出便膺顯擢不復再滯於此矣
聚合又未可期也便中時惠音問乃幸

與姚秀夫李惟正

婁武庫回解裝得聯句展誦恍然如對言笑也快哉快

我二公皆偉人同處留司相與討論想益深到相望不
遠無由陪侍徒切瞻企而已近承秀夫手翰荷荷惟正
所抄本子公餘錄過望寄示以沃渴懷秋高保重不宣

荅莫曰良

久闊奉懷耿耿昨賢郎持手翰至僕值危疾既不克款
接又虛尊命悚悚所賴情照莫不斥棄它日得請罪也
聞出整淮上戎事採偏補敝竚竚設施胸中甲兵此特
小試也未奉接間惟加愛以副嚮慕不宣

又荅徐元定

別後文字想益高古切欲求看以沾膏馥既在蓋卿處
僕可就得矣蓋卿極愛佳製舊嘗舉誦數篇渠亦開敏
遂知公文之佳也公居山中久專意文學世故想盡絕

所忘者不獨蓋卿字也呵呵

與朱楚英

前歲過家匆冗不獲與足下盡日劇談唯是此心懸念
尔不知足下尚以夙昔相待知僕此心否邪足下天資
超逸為里中後來之傑僕心善之近見送文佩詩益嘆
足下才思清拔所惜者不肯少降就古人法律爾詩文
字畫皆有典則若說不煩繩削而自合則樊宗師之外
它人恐不能也愛足下厚故為此言亮之亮之見嘉伯
元楚諸友併告之以為何如

回周千兵

小女幸託高門重承厚聘繼領華翰益諗至情兩姓之
好既諧百世之懽末固謹將帊以為壽併納扇以祛煩

副以文字之資爰相瑤環之嗣提戈握印固知將種之
特奇閱禮敦詩豈藉外家之膏馥愉情莫既敬簡以陳
與周近仁

歲初在京承雅愛感荷感荷賢郎在此以舊故屢過敝
寓愧無長助也褻然高舉與有寵華忻幸忻幸遠惟高
明期以遠大亮不運懷然弱冠登科有子如此亦可稍
耐也無由厠賀謹此布狀寒近惟調愛不宣

與姪男洵

自汝北上每念汝道路辛苦冰霜寒慄不置然男子四
方之志亦須備嘗艱難它日可以當事也計汝新正到
京矣江米巷段廷用是吾鄉人其宅乃仲親家舊宅有
閒房可借住彼無不肯也惜不曾早與汝言恐今定居

夫又我曾寄一青紵絲襪青鼠皮襖一領與葉景華拆
賣近葉書來說為劉敬夫取去至日入場尚寒可取以
禦之尋常只閉門看書為佳凡事與晉之親家同之諸
鄉舊為我致意不多及

得汝書知汝得舉進士且吾鄉得三人而愛之親家又
同舉家門之慶鄉邦之光甚喜甚喜今歲必選庶吉士
期爾與選君然則更為喜或者一甲亦可望也如何如
何二月內我病作幸又愈世事已灰心矣昨 恩詔許
調理痊日起用不勝感激諸老先生維持之力不敢忘
也欲作書以謝病且未能得相見先為我再三謝之不
一

二月十八日得咨并汝書閒退之人且疾未脫忽蒙起

用進退皆難欲再具辭士夫相勸一則有負 君相軫
念曲處之意二則恐致好名違俗之嫌彊疾一出蓋非
得已已於三月廿一日到任今差官進本謝 恩 內
閣并冢宰諸公皆有書奉謝汝可送者送之餘付辦事
官分送可也 爹爹康健然年高時艱心常憂惕比
向年出仕大不同到京十數日已夢想數番矣昨報賊
在陸安等州恐犯揚泰甚恐已差人回省矣常打聽來
南人頻寄書是望餘不能一一
楊實夫并周椽行俱有書知之 西涯老先生宅上留
得手卷求 曾祖父傳已四年矣 先生近有書來索
事狀想前者已失今重錄事狀并小簡一通汝可央亨
之舅同去投書請文仍備二帕為贄此後得便去催湏

今秋得乃盡我此念也

閏月晦張辦事官回得汝書知曾在寺中相見說汝平安甚慰選期尚遠無以韓同年南來動心遲速各有命也連日因流賊消息未得泰興江上人家說已為所燒賊欲舍舟掠馬由泰入揚以圖北上聞此紛紛之論恐怖不可言已三起差人回一二日內想得真聞也李閣老先生曾催請手卷文字否因明日辦事官行揮汗乘忙附此南京熱甚病體只靠藥餌支持願守中致意常常問渠討報寄來

閏五月望賊過南京六月將望復自通州上來至九江七月十一日又復過南京三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秦無人焉可嘆也幸官兵十三日俱追到儀鎮等處連日無

消息因江上禁船往來說又趕在東邊家鄉未免驚懼然我師水陸皆進恐賊不暇登岸吾郡稍遠江口決不為賊所犯也汝婦北行我為之謀欲待戈刑侍回京覓船附上已報滇輩矣細思此行亦不易滇書來說再圖之 爹爹喜康健家間俱平安且秋成亦有六分吾鄉真樂土有年但為流賊所擾以強弱順逆論之官軍尅勝可期其柰二劇盜狡猾識者尚未敢必成功也見報知吳廷器已回急流勇退可嘉我自入官來精神稍可但肌肉瘦瘠如舊耳看事勢如何即引身東歸也石先生張刑侍且致意今日得一同年訃感懷不得作書知之

昨戈司寇諸公南中勘事初聞其避賊從陸北上不意

事不

專心問學

小矣家中無人柰何然不以一第自滿且

賢游京師朋友如此者恐不多得宜常親近之戈司寇前已再三託其致意於張黃二公說吾姪在部希瞻看之不久自有書奉達也我病尚未脫然親老身單歸心日動冀明春看如何圖之不一

執中回得書為慰

痘瘡不幸吾郡中此毒者甚多

柰何客中宜自寬置之勿復念可也前日河路稍清不意四月末白羊河復有燒船之慘天心未肯厭禍將來不知竟如何也出門後汝父一房搬回昨有警復搬入城却令湏一房搬出若賊勢不已恐泰亦不可住復

登仕路如在樊籠日夕沉憂家

國之寄不知何處是

樂土也時寄書來萬萬

羅廷評并公差人回得書知吾姪平善為慰但家小未發為念耳書中說從鳳舉北上恐不果儲平昨來看船待與駕部謀處未免搭官船省力且同元德寶眷行尤好選在何時翁守洪何以先題單選恐又是一格也

爹爹尊體日健曠在正初六日成婚汝伯疾亦嚮愈此間雖尚可竊祿然早衰志意凋落且吾親春秋已高不能久處矣待考滿圖之餘缺後書不一

瘳衰日就歛退不意復有此轉脫錢穀之冗就清閒之署此皆諸老先生當路者體念病軀所及也感幸感幸晉之孔時理鄉皆不聞選除消息元德令正同姪婦輩

俱正月十二日附鮮船北上矣計二月未旬可到家間
喜 爹爹康健嶮已正六日成婚亦稍收心可慰餘待
汝婦到悉能言也諸老先生病冗尚未作書謝竣稍遲
相見話及之不一

與姪男湏

連日不知家鄉音問此心憂煎不可言舊疾加以暑病
不出衙門已數日矣初九日金吏留子行今復遣吏王
潮回看 爹爹并探賊勢既移入城湏堅為守城之計
所慮城中人少城外人多若不預處置多人入城誰與
共守不知州所有定策否曾排布下人否磚石火器之
類曾一一預辦否吊橋改否橋下復深四門兩邊開關
否是皆不可苟且者若得官軍并土軍在如畢海安截

住可使不至吾州此又上策也聞都憲公在東湏可將
我意徧告張冒陳三老先生及孔時應和同見都憲公
各出方畧為保城之計有備無患不可恃其不來也見
大守公致此意病中不能一一具書知之

寄缺

承俯和 泰陵挽章讀之隕淚不已 聖德享年不永
此千古之痛也邊事近稍幸靖然中外恬然遂不之及
可嘆可嘆祗有東山老老成謀國今又為人所構懇求
歸矣將未不知如何也雌向所陳者亦無甚高論竝抄
寄奉觀垂念南湖欲東集遺文梓行使君高義當於古
人中求之地下之人想亦望於吾輩也當徧告諸公成
之蘇刻敝齋正少海市詩珍荷珍荷他本有副者容檢

奉人立促書不能待也明春過通州得先示及囀或可
謀一出奉會也餘領諭美寒甚加愛不宣

蘇軾與王仲儀書

跋

煙莊誦象

老袒柴墟文懿公集凡十子卷
惟象 伯袒平野公嘉靖乙
酉刻於沂陽靈泉寺是也巳
川之云以矣行之久遠則亦
枚用之弥勤墨澹畫地嚙陸



乘梨必世而後士夫購求者
集本世以應後在憾之尖子
曰先而之弗彰非幸也後學
之靡式非之也非幸也公煙
於是有大懼焉搜笥中僅存
原藁一部自備百至重授之
梓更括鄭澹泉吾學孺傳刊

華玉靈淑紀端于時吳淑詩
梅園陔楨伯彥陵十先生傳
之一

重刊也況新語互分咸補入即
二泉集序之後另為一書名
原集其十六卷繕寫校刊又
二年而如新庶乎可以尚宗

器存口澤也。引卦。壇竊。論曰。
系者。祖文。懿公。人。公。稱為。王。
下。才。人。也。系。以。為。系。者。祖。善。
神。仙。中。人。也。印。也。以。性。靈。純。
柔。體。骨。不。凡。抽。翰。布。舞。往。上。
似。不。食。烟。火。人。語。為。人。修。潔。
清。善。澹。淨。冲。和。生。息。是。在。靈。

系。以。故。交。溷。濁。而。不。汗。履。步。
清。而。不。危。負。高。才。美。名。而。人。
不。忌。其。以。金。身。應。世。之。漸。也。
卯。求。乎。騎。等。之。際。神。言。蒲。葵。
貴。而。不。立。孝。翻。之。而。抱。靈。根。後。
王。花。瑞。葆。緇。於。戢。身。之。言。變。
司。祀。常。始。亦。所以。購。祝。是。家。

語之尸解或又以丙公生平
亦表之奇觀於此盡表云尚
公於神仙中人上當錫誥之
况表乃文章詩陸功業人品
國史已言之評壇何敢贊於
末晉
系身甲寅仲夏吉旦

三世曾孫耀百拜謹摺

耀

百

陽山徐來後改之甫書

徐來

後改

